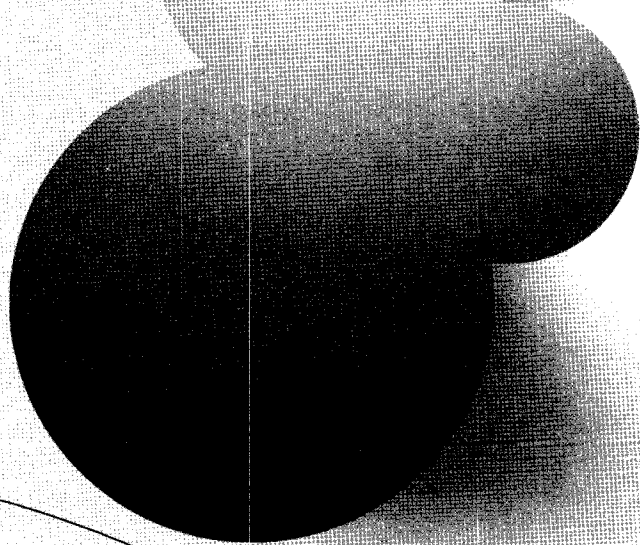


难忘 (1984—2001) 情怀 那杯酒

邹明珠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难忘情怀那杯酒/邹明珠著.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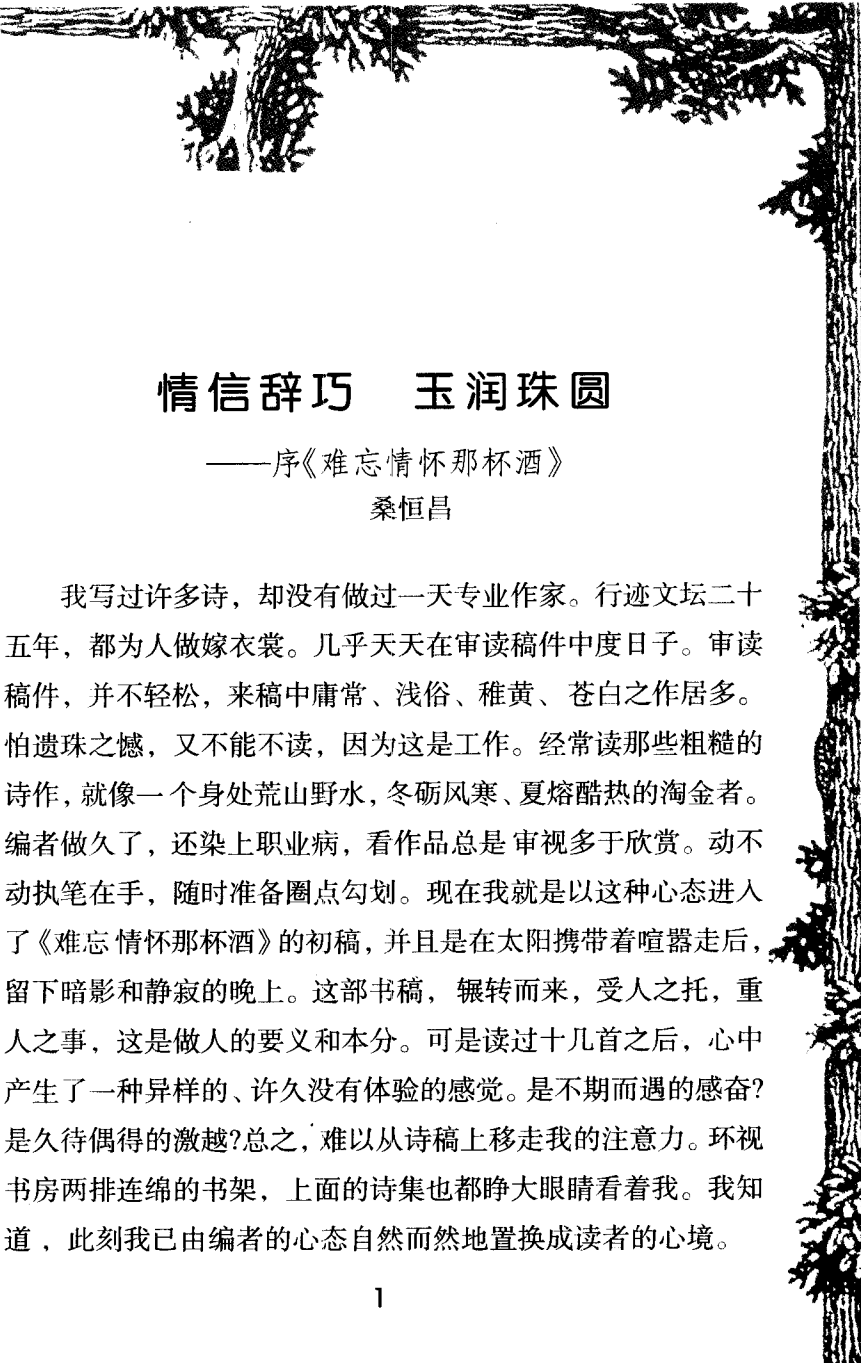
2002.6

ISBN 7-5329-1957-9

I. 难... II. 邹...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9634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地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泰安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375 插页/6
印 数 1—2100
定 价 15.60 元



情信辞巧 玉润珠圆

——序《难忘情怀那杯酒》

桑恒昌

我写过许多诗，却没有做过一天专业作家。行迹文坛二十五年，都为人做嫁衣裳。几乎天天在审读稿件中度日子。审读稿件，并不轻松，来稿中庸常、浅俗、稚黄、苍白之作居多。怕遗珠之憾，又不能不读，因为这是工作。经常读那些粗糙的诗作，就像一个身处荒山野水，冬砺风寒、夏熔酷热的淘金者。编者做久了，还染上职业病，看作品总是审视多于欣赏。动不动执笔在手，随时准备圈点勾划。现在我就是以这种心态进入了《难忘情怀那杯酒》的初稿，并且是在太阳携带着喧嚣走后，留下暗影和静寂的晚上。这部书稿，辗转而来，受人之托，重人之事，这是做人的要义和本分。可是读过十几首之后，心中产生了一种异样的、许久没有体验的感觉。是不期而遇的感奋？是久待偶得的激越？总之，难以从诗稿上移走我的注意力。环视书房两排连绵的书架，上面的诗集也都睁大眼睛看着我。我知道，此刻我已由编者的心态自然而然地置换成读者的心境。



长夜过半，读诗过半，眼睛轻度酸涩，视线偶感模糊，眼角还有一滴挥之不去的清泪，这是近年来长时间读写之后出现的毛病。于是双目闭合，稍作休息。我曾在一首诗中写道：“经常说也经常听说/死不瞑目/可我活到这会儿/不死却要常常瞑目/心在比眼更暗的地方/里面有阳光汨汨流淌/也许为了死后能够瞑目吧/我忍疼拨亮瞳仁的灯芯”。瞳仁拨亮了，又接着读下去。凌晨两点，到了我必须睡觉的最后一道警戒线。于是，稍加整理，拥被在床，脊背斜靠，想平静一会儿就把睡眠交给枕头。无奈的是，睡意被诗意抢掠一空，又顺手拿起那沉甸甸的一摞诗稿。我知道，这会儿我已由读者变成了欣赏者。待我读完全稿，街上的人声车声，已由涓涓滴滴汇成江河。喃喃的我喃喃地说：“好一个诗人坯子。”

“当苍白的面孔被苍白掩盖；当空洞得到空洞的支持；当远离尘世、远离众生、远离人间烟火和生命痛痒成为时尚；当无知、浅薄、奴性和乖张被‘先锋’、‘前卫’的绚丽旗幡乱花迷眼……”（杨牧语）当中国近二十年的诗坛被象征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狂轰滥炸”；当许多中国诗人言必称荷尔德林、博尔赫斯、海德格尔、布罗茨基等等，并且“匍匐在‘汉学家’的俯瞰和‘获奖文本’的阴影下写作，一边对西方奖项有着病态的顶礼膜拜与垂涎欲得的心态，一边自视甚高地在国内刊物上扮着唬人的神经相”（章德益语）之时；当诗坛衰微、诗心冷漠、诗情寡淡、诗人贬值之际；读到这么多荡气回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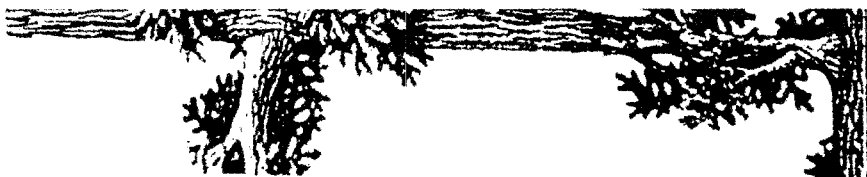
清新隽永、深而不涩、妙而不玄、中国味和现代味都很足的佳作，怎能不荡去心灵上的许多皱褶。

读者诸君，当你读到这里，是否会灿然一笑，心中暗语，一向以苛求著称的“桑大编辑”如此笔歌墨舞，不是虚张，便是偏激，总之有根神经弹响不谐和音符。朋友，且把褒贬搁置一边，先读几首作者的诗如何？“女人碎了 碎成一汪汞液/从汞液中首先凸起并/站立起来的/ 是//儿子/剩余部分/重组成娇不可碰的/妻”（《生》）“夕阳/把黄昏海/熨成溜冰场//热恋中的女孩/总以为自己轻盈得/足可以在上面/溜完终生”（《爱情陷阱》）“赠你一把刀/然后由你一点一点切我”（《爱情》）“海洋深处/一颗珍珠自孕/凝视半晌/一条鱼被净化为/水母//映射着最纯正的蓝/一天天增积 一触即破//四处找寻 而抓在手里的/只是一次次倏然而落的/海水”（《温柔的过程》）“有一天 我会拒绝所有温柔/生出骨节 长满鳞甲吗//又一条临渊的脆蛇/不必啊 不必举起你操刀的手/寸断的岂止是我的柔肠//纵然拼接起来/已是曾经破碎的温柔/不知道你 要还是不要”（《无骨脆蛇》）

引诗颇费笔墨，况且诗作就在后面，举手之劳。不妨请先去读一读《等》、《期》、《银池》、《致你》、《偶然》……当然还要在一串省略号中寻找你喜欢的诗。这些诗构思精巧，婉约有致，情笃意切，锦心绣口。又如这样的一些片断：“我决意在你必经的路上/以头颅撞 响群山/震醒你千年大寐”、“给天空打上封条/别让那些雾/冒出来干扰我”、“走到天涯才发现/只是走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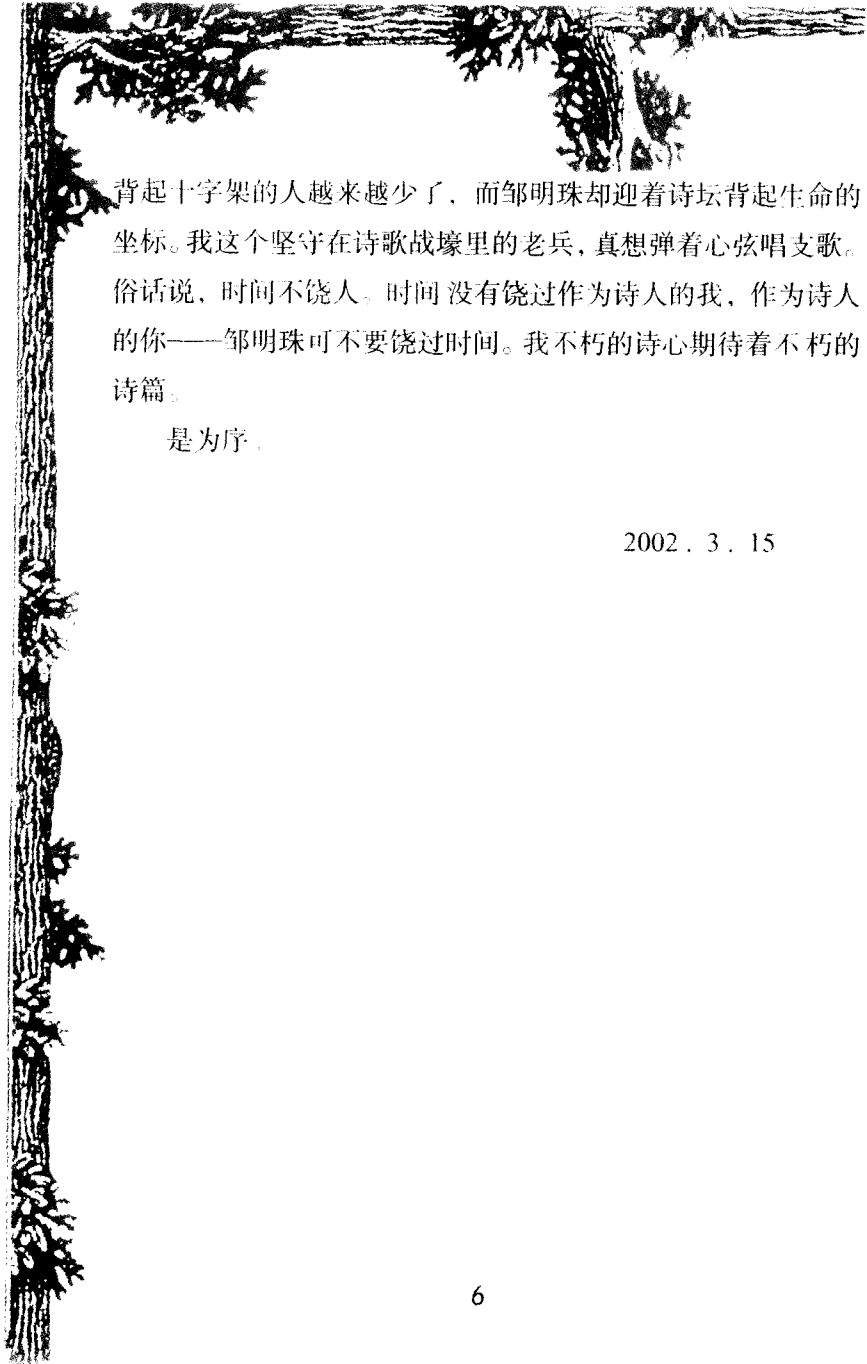
你的第三个指关节”、“让月亮蓄起长发/再挽一个髻/便是我想了千遍万遍的/祖母了”读过之后，令人想起奇绝二字。作者的诗是从李清照词中婉约而来的春风，终于在辛弃疾的词中豪放起来。再如《钟声》：“一只蛋/拾级而上//只跳上一级/壳就碎了//有人急步而下/撩袍跪倒 捧起这颗湿湿的/太阳 泪流成行//与壳一起碎裂的/是山那坡 寺院的钟声”多么幽深，多么传神，堪称奇思妙想。仿佛那蛋就碎在自己的肺腑里，需要一生去捧着。几多缱绻、几多禅意浸润其中，足见作者涉猎之广、开掘之深。如此诗作，非大境界、大手笔而不能出。至于诗中的丽词佳句，俯拾即是。“明天就把这片园子嫁过去/我是我园子的嫁奁”、“止不住的泪滑落你胸前/你说那是你最亮的勋章”、“被你拥抱一次/不管是否从此成仙/我都将绝不返岸绝不还俗”、“该减肥的只有这颗/太过多情的心”、“别再嘱我加衣啊填食啊/天下有情人哪个不是/瘦骨嶙峋”不仅有一种意绪美，还有一种流动美，更可贵的是陌生美。把这一切熔铸成三行两句，从诗稿上扑面而起。难为作者把词性自由、时态自由的汉语言组合得如此富有魅力和张力；把线性的词句变幻得这般多向多义。有多么丰富的词汇和诗意就有多么丰富的人生和生命。诗人是语言的驯兽师，只有艺高气雄，方敢猎奇用险。诗不需要先验的经验和规律，如果开始之前已经有了开始，还算创新吗？有出息的诗人，总是把脚下的地平线尽力推远，再追过去，托起一抹新的曙光。用佛家语说，就是叩向上关。



虽然瑕不掩瑜，我还是要指陈其我以为的不足。总的说来作者构思的功力略逊于语言的功力，这应该引起作者重视，常常提醒并鞭策自己换一个视角看人生。再者，语言尚不够干脆利落，虚词副词连接词多了一些。诗要硬转硬接，甚至“前言不搭后语”，省略的空间正是读者再创作的用武之地。好诗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从诗的编排次序上看，前面的略嫌单薄，中间的就充沛丰厚了许多，后面的又露出散文化的气韵与感觉。精练是天才的姐妹，只有诗人才有移天缩地的力量。诗要减灶，更要增兵。也就是用少许的文字，表达尽量多的内蕴。“灶”减不下来，诗意就被冲淡；“兵”增不上去，减“灶”又有何益？“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可作为诗人的座右铭。我力谏作者将诗进行到底！原因很简单：我爱诗心切，常担心诗坛水土流失。

序文行将结束，我深情地问一声作者，你知道你诗的价值吗？再惊喜地问一声诗坛，你知道邹明珠的价值吗？本诗集出版后，中国诗坛将燃亮一个诗人的名字，这不是希望，而是断言。时间会记住一切，只是不知人们能否找到所有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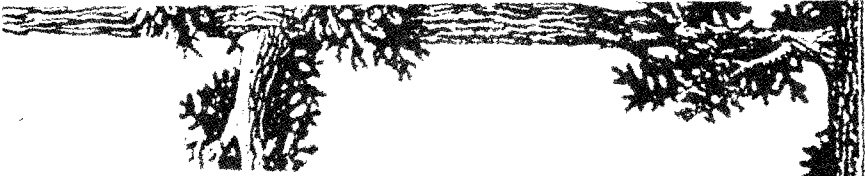
诗是生活的牧歌，诗人是灵魂的耕耘者。诗蕴涵着丰厚的时代精神和独特的个人感情的色彩，惟独没有功利。正被病魔煎熬的老诗人曾卓先生曾说：诗养活不了诗人，诗人却要用自己的血肉养活诗。诗是文学中的文学，诗人是伟大的精神贵族，诗人总是把背影留给世界。在这一切都可进行交易的时代，能



背起十字架的人越来越少了，而邹明珠却迎着诗坛背起生命的坐标。我这个坚守在诗歌战壕里的老兵，真想弹着心弦唱支歌。俗话说，时间不饶人。时间没有饶过作为诗人的我，作为诗人的你——邹明珠可不要饶过时间。我不朽的诗心期待着不朽的诗篇。

是为序。

2002 . 3 . 15



目 录

情信辞巧 玉润珠圆 / 1

——序《难忘情怀那杯酒》

始 章

无骨脆蛇 / 3

惊蛰 / 4

眼泪 / 5

温馨 / 6

雪的来历 / 7

星期天 / 8

你吻我的时候 / 9

古藤 / 10

请允许我破门而出 / 11

抉择 / 13

等你不来 / 15

街角之遇 / 17

接站 / 18

我是我园子的嫁奁 / 19

如风的你 / 20

情敌 / 21

湿心 / 22

换血 / 23

上山的女子 / 24

孤猴 / 25

持 / 27

等 / 29

期 / 30

担心 / 31

初次鸣叫于天地之间 / 32

宝石 / 33

依傍 / 34

中 篇

初约 / 39

爱情 / 40

致你 / 41

银池 / 44

挂牵 / 45



钟声 / 47

爱情陷阱 / 48

温柔的过程 / 49

赴约 / 50

生 / 52

君之德 / 53

黎明 / 54

梦中王子 / 55

孤礁之歌 / 57

共眠 / 60

离你最近的夜晚 / 61

偶然 / 65

致 J / 66

白兰的 / 69

礼赞 / 71

我的旧巢还温暖如初吗 / 72

今晚的心愿 / 74

归返 / 75

鹿 / 77

束手的情人 / 78

今夜无歌 / 80

情树 / 82

细胞的门 / 84

月现时分 / 86

终于 / 90

写于闰月 / 92

听完你的歌之后 / 94

致濒海而居的那位友人 / 96

我的高粱 / 99

你我不灭 / 101

佳话 / 104

写于三十岁生日 / 106

那一声低唤 / 107

关系 / 109

冬天的消息 / 110

长发女人 / 111

居于你视野之外的岛上 / 113

金匣子 / 115

终节

空诺 / 119



河 / 120

心病 / 121

风 / 122

京城之秋 / 123

我想我能够原谅 / 125

冰天 / 126

孽债 / 127

还 / 128

有难 / 129

请勿再靠近我 / 130

善自珍重 / 131

一只蝴蝶 / 133

收到你信的那个晚上 / 134

送 / 136

再来一杯 / 137

生离 / 139

昨日之伤 / 141

窃赠 D 君 / 142

难愈 / 143

住手 / 145

终 / 147

殇 / 149

一种存在 / 151

一代 / 153

逝去 / 155

滨海暗夜 / 156

猫 / 160

答郝龙君 / 163

附郝龙君原诗二首 / 165

忆及你 / 167

一次航程 / 169

设想 / 171

流星 / 173

醒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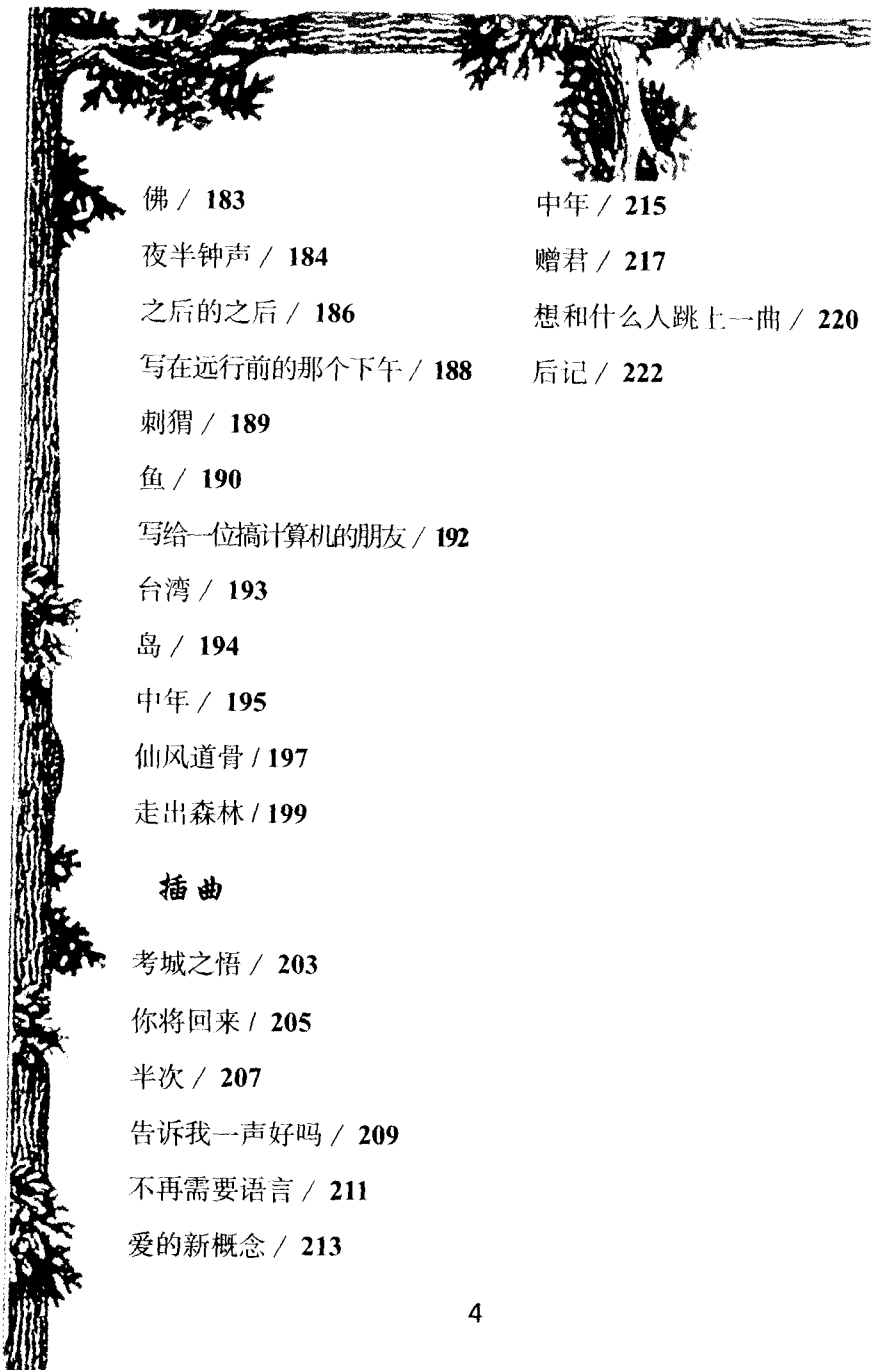
累年旧梦 / 177

失诺 / 178

化石的形成 / 180

夕阳西下 / 181

盹 / 182



佛 / 183

夜半钟声 / 184

之后的之后 / 186

写在远行前的那个下午 / 188

刺猬 / 189

鱼 / 190

写给一位搞计算机的朋友 / 192

台湾 / 193

岛 / 194

中年 / 195

仙风道骨 / 197

走出森林 / 199

插曲

考城之悟 / 203

你将回来 / 205

半次 / 207

告诉我一声好吗 / 209

不再需要语言 / 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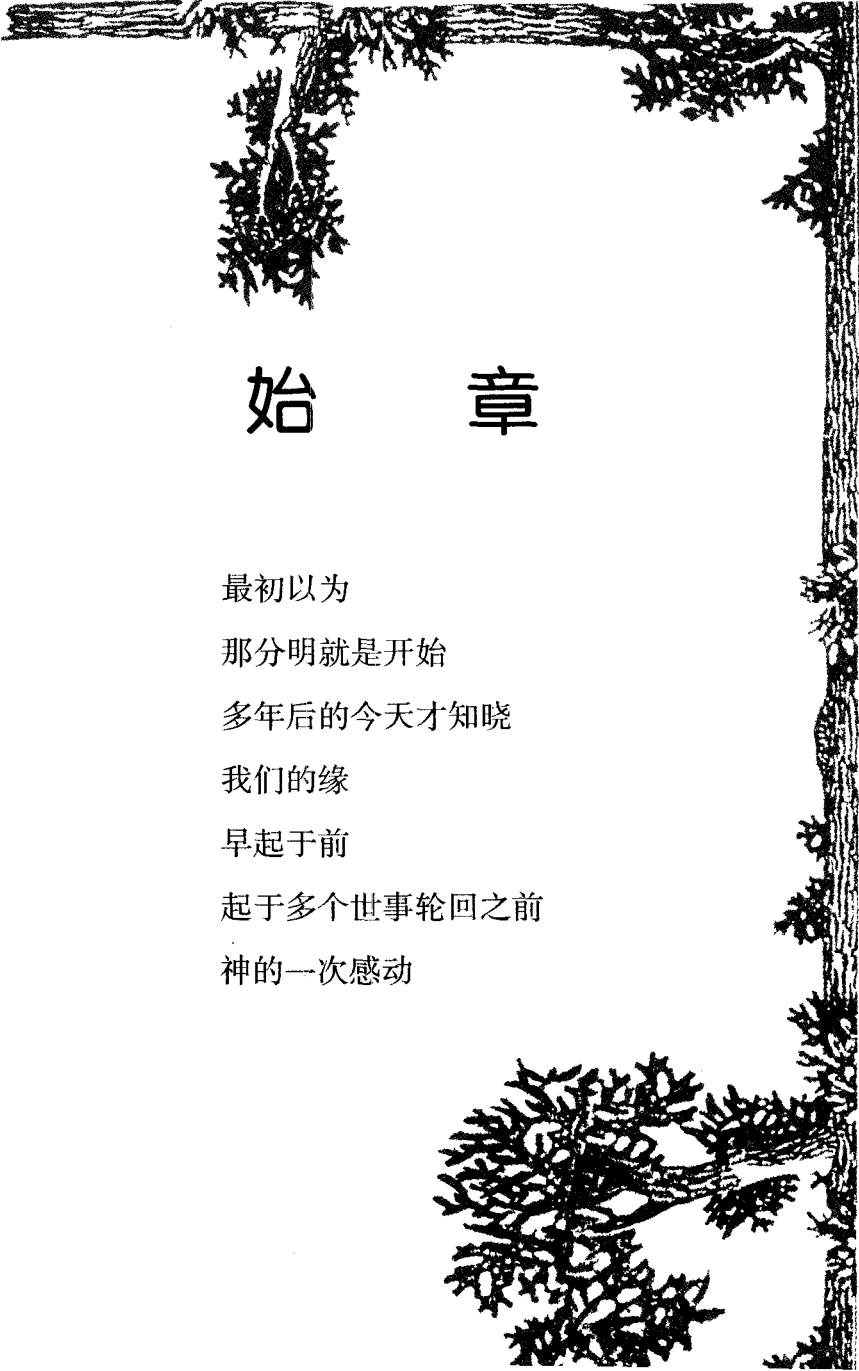
爱的新概念 / 213

中年 / 215

赠君 / 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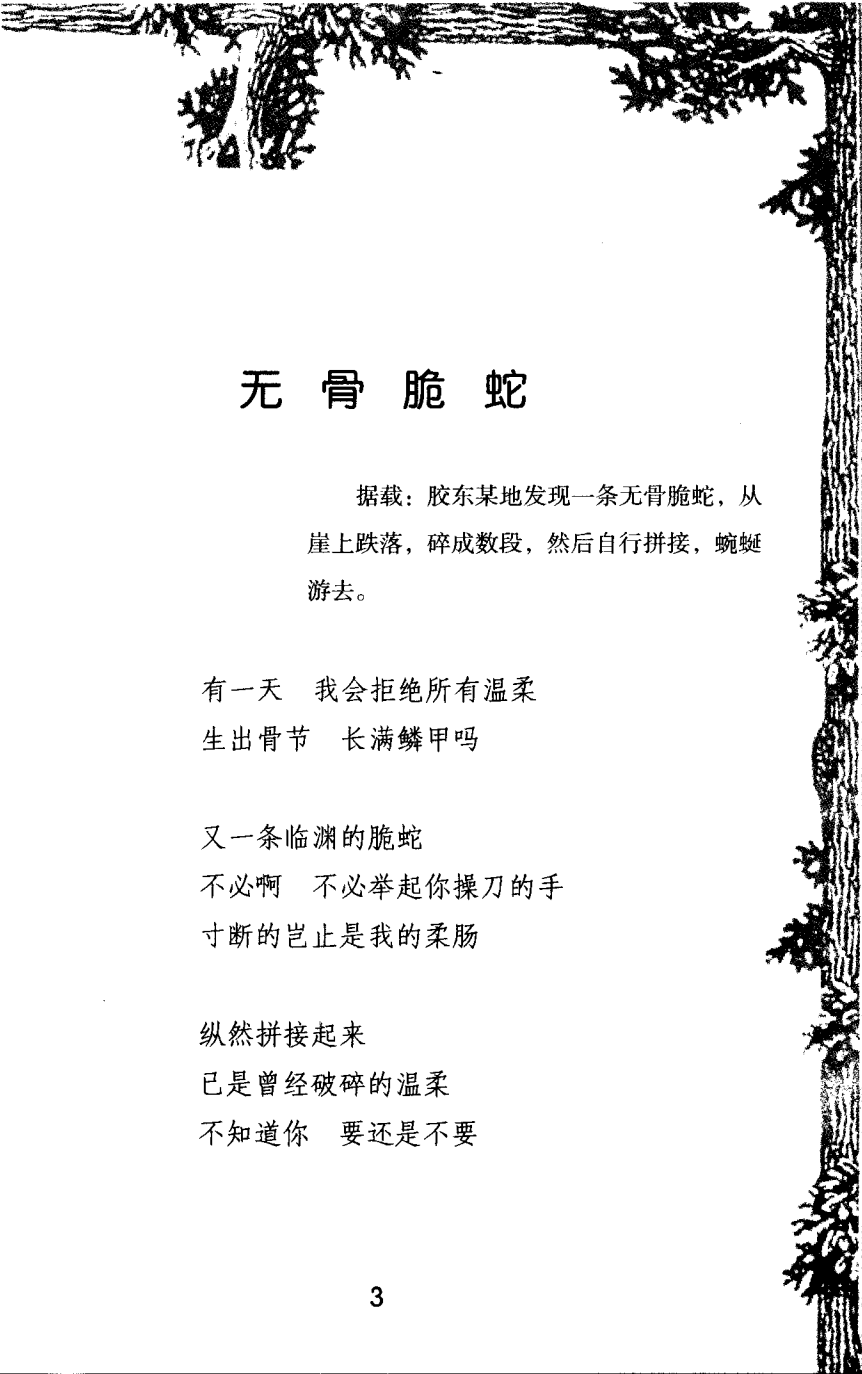
想和什么人跳上一曲 / 220

后记 / 222



始 章

最初以为
那分明就是开始
多年后的今天才知晓
我们的缘
早起于前
起于多个世事轮回之前
神的一次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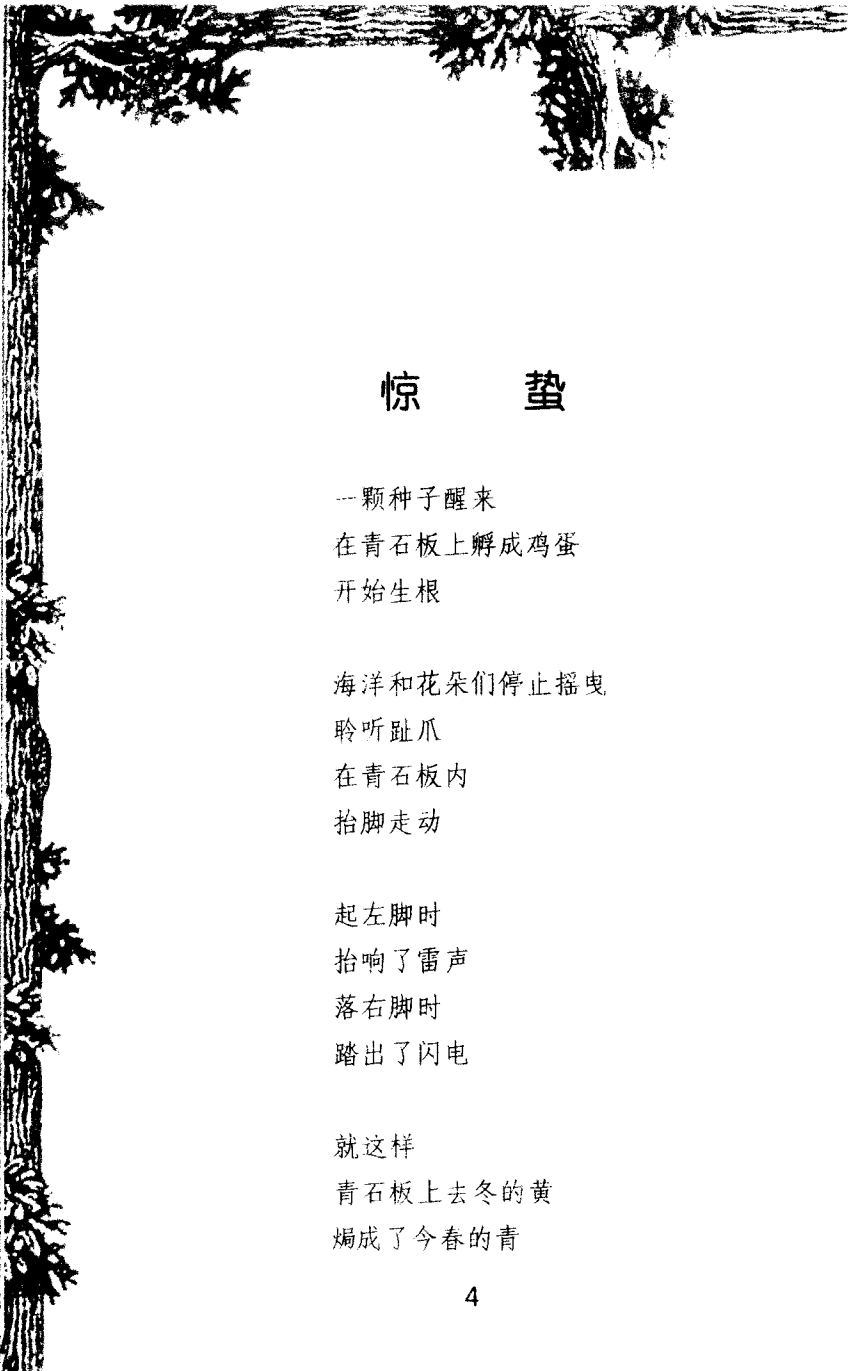
无 骨 脆 蛇

据载：胶东某地发现一条无骨脆蛇，从崖上跌落，碎成数段，然后自行拼接，蜿蜒游去。

有一天 我会拒绝所有温柔
生出骨节 长满鳞甲吗

又一条临渊的脆蛇
不必啊 不必举起你操刀的手
寸断的岂止是我的柔肠

纵然拼接起来
已是曾经破碎的温柔
不知道你 要还是不要



惊 蛰

一颗种子醒来
在青石板上孵成鸡蛋
开始生根

海洋和花朵们停止摇曳
聆听趾爪
在青石板内
抬脚走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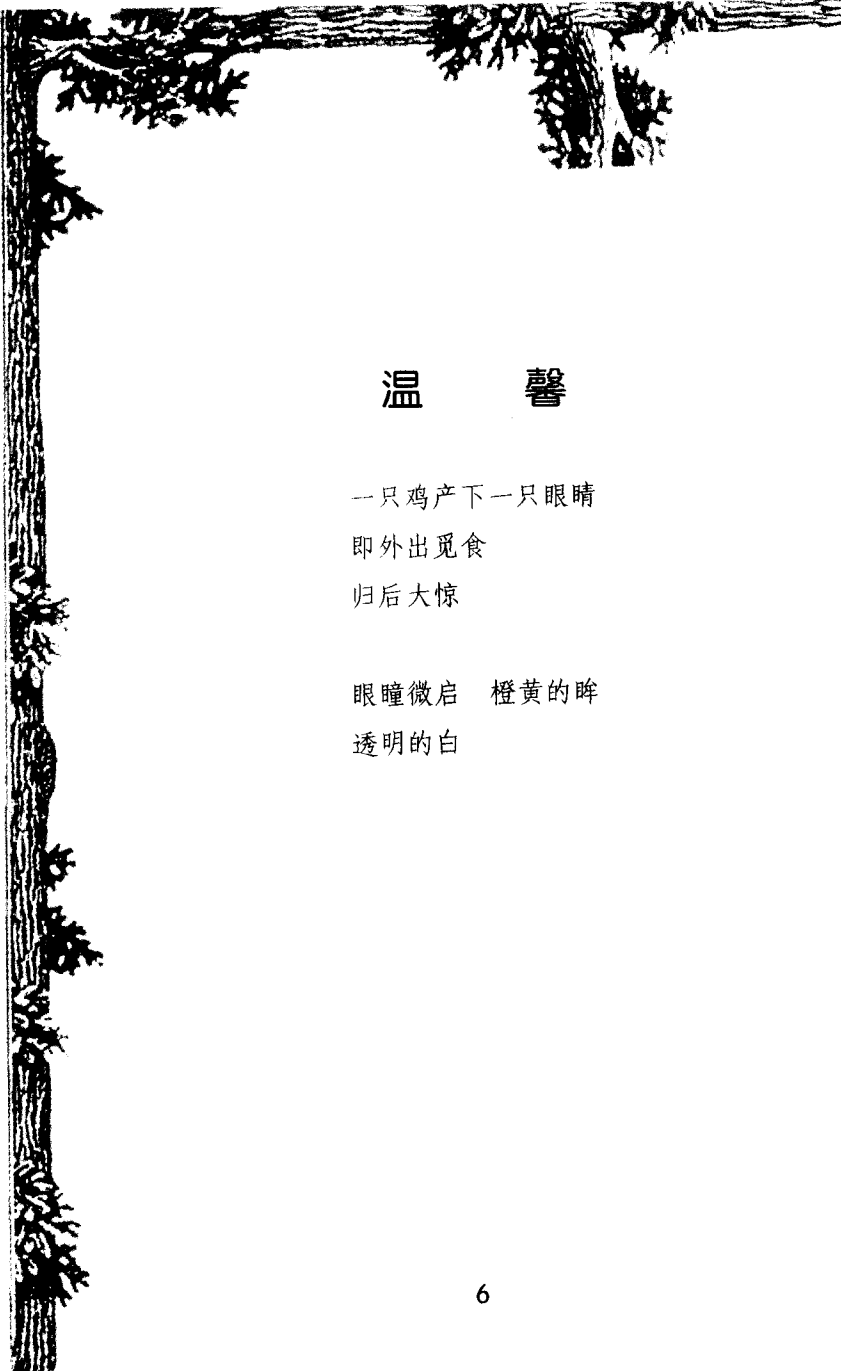
起左脚时
抬响了雷声
落右脚时
踏出了闪电

就这样
青石板上去冬的黄
焗成了今春的青



眼 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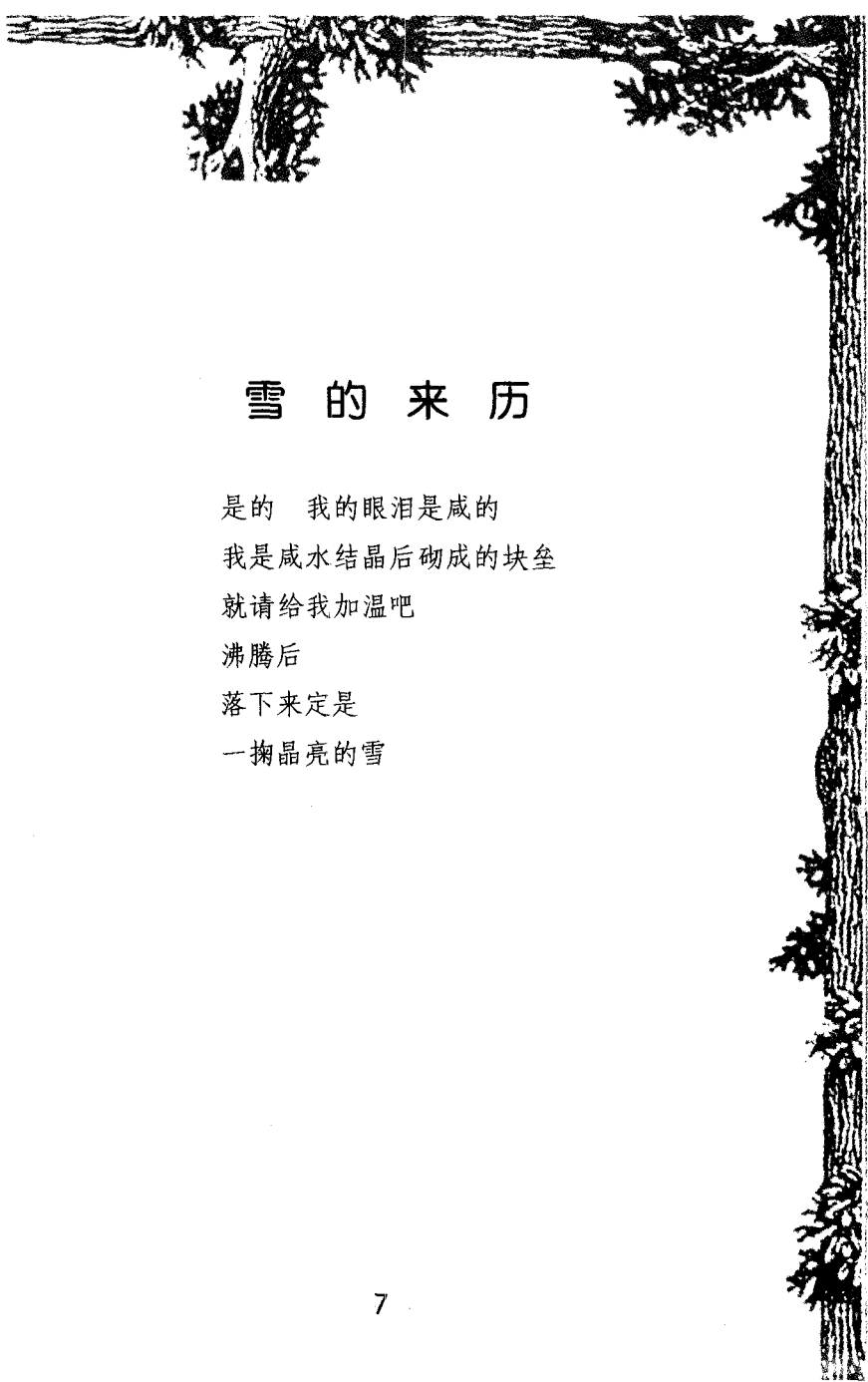
再相遇时
你已耸成一座孤岛
吾不能凌波而抵
就请你随潮涨而来吧
越来越近 越近越高大
占满心宇 继续疯长
撑痛 我黑色的眸子
于是 眼泪滴下



温 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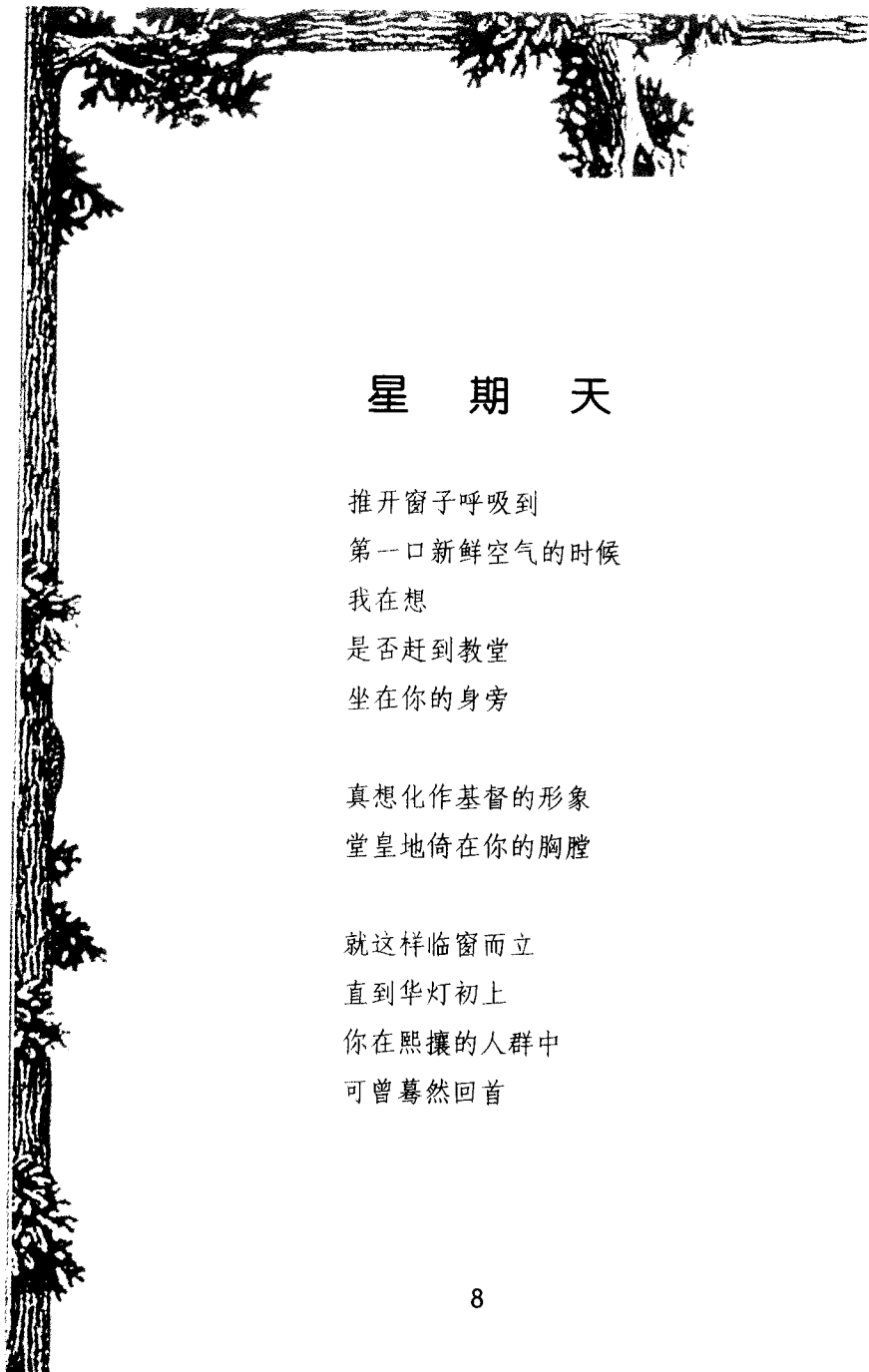
一只鸡产下一只眼睛
即外出觅食
归后太惊

眼瞳微启 橙黄的眸
透明的白



雪 的 来 历

是的 我的眼泪是咸的
我是咸水结晶后砌成的块垒
就请给我加温吧
沸腾后
落下来定是
一掬晶亮的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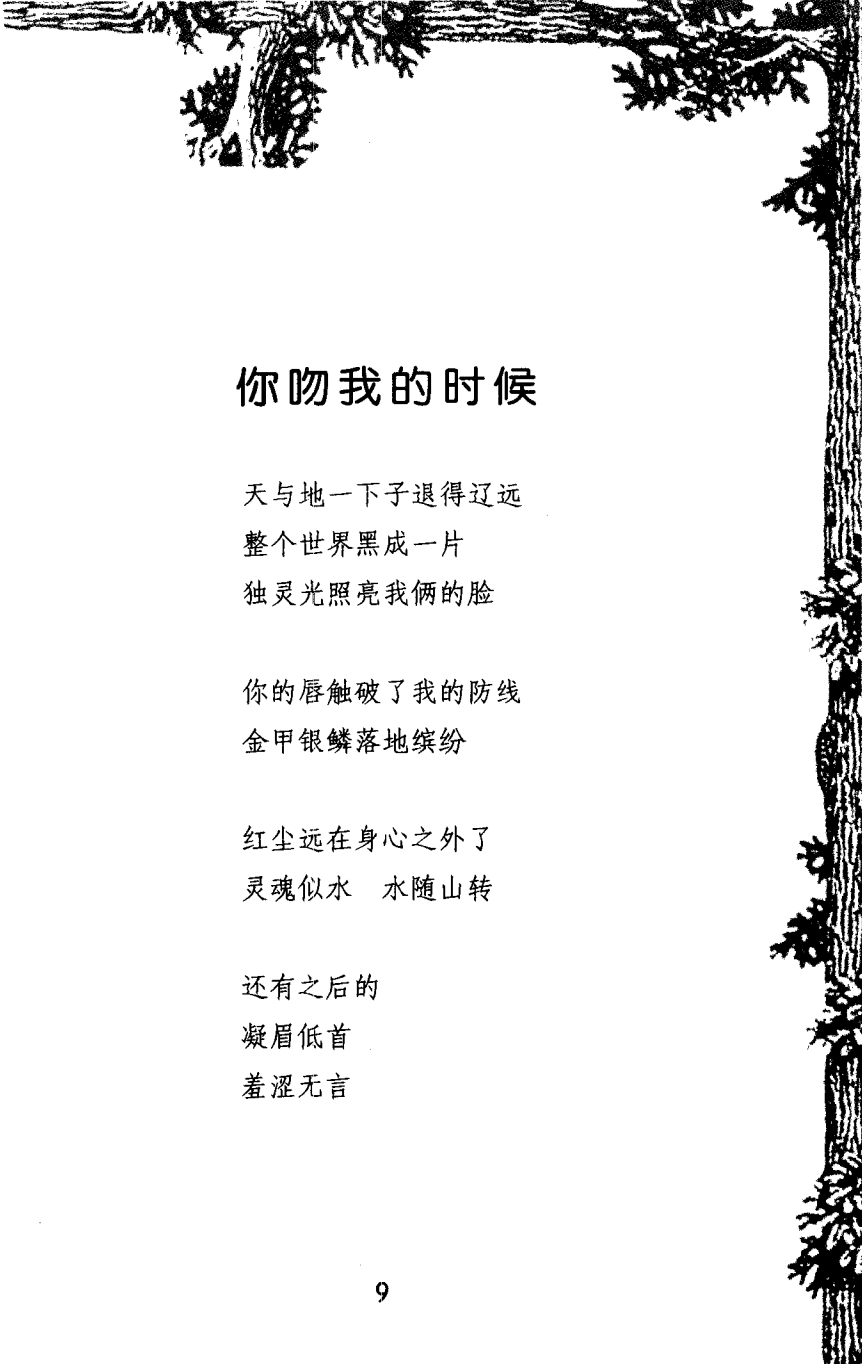


星 期 天

推开窗子呼吸到
第一口新鲜空气的时候
我在想
是否赶到教堂
坐在你的身旁

真想化作基督的形象
堂皇地倚在你的胸膛

就这样临窗而立
直到华灯初上
你在熙攘的人群中
可曾蓦然回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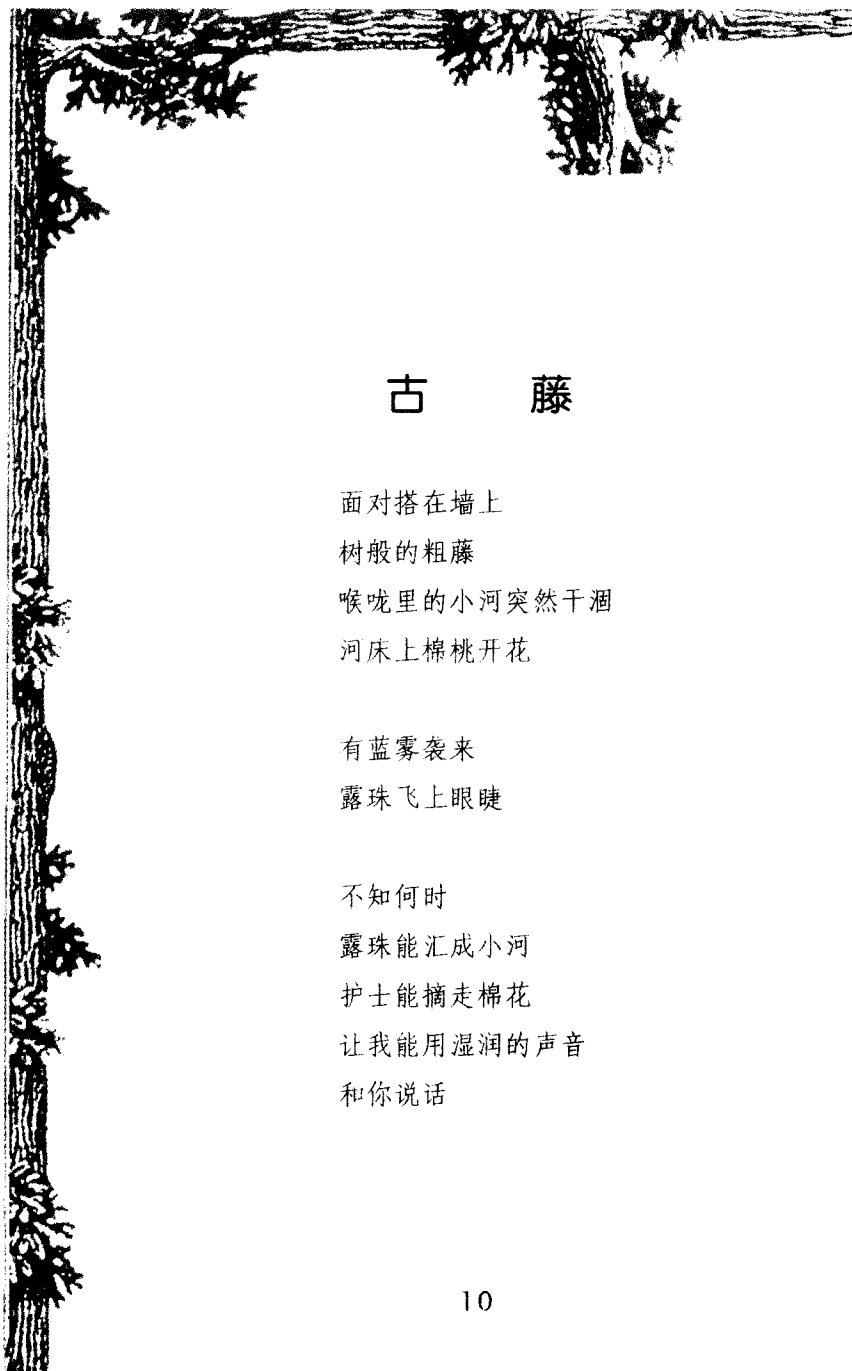
你吻我的时候

天与地一下子退得辽远
整个世界黑成一片
独灵光照亮我俩的脸

你的唇触破了我的防线
金甲银鳞落地缤纷

红尘远在身心之外了
灵魂似水 水随山转

还有之后的
凝眉低首
羞涩无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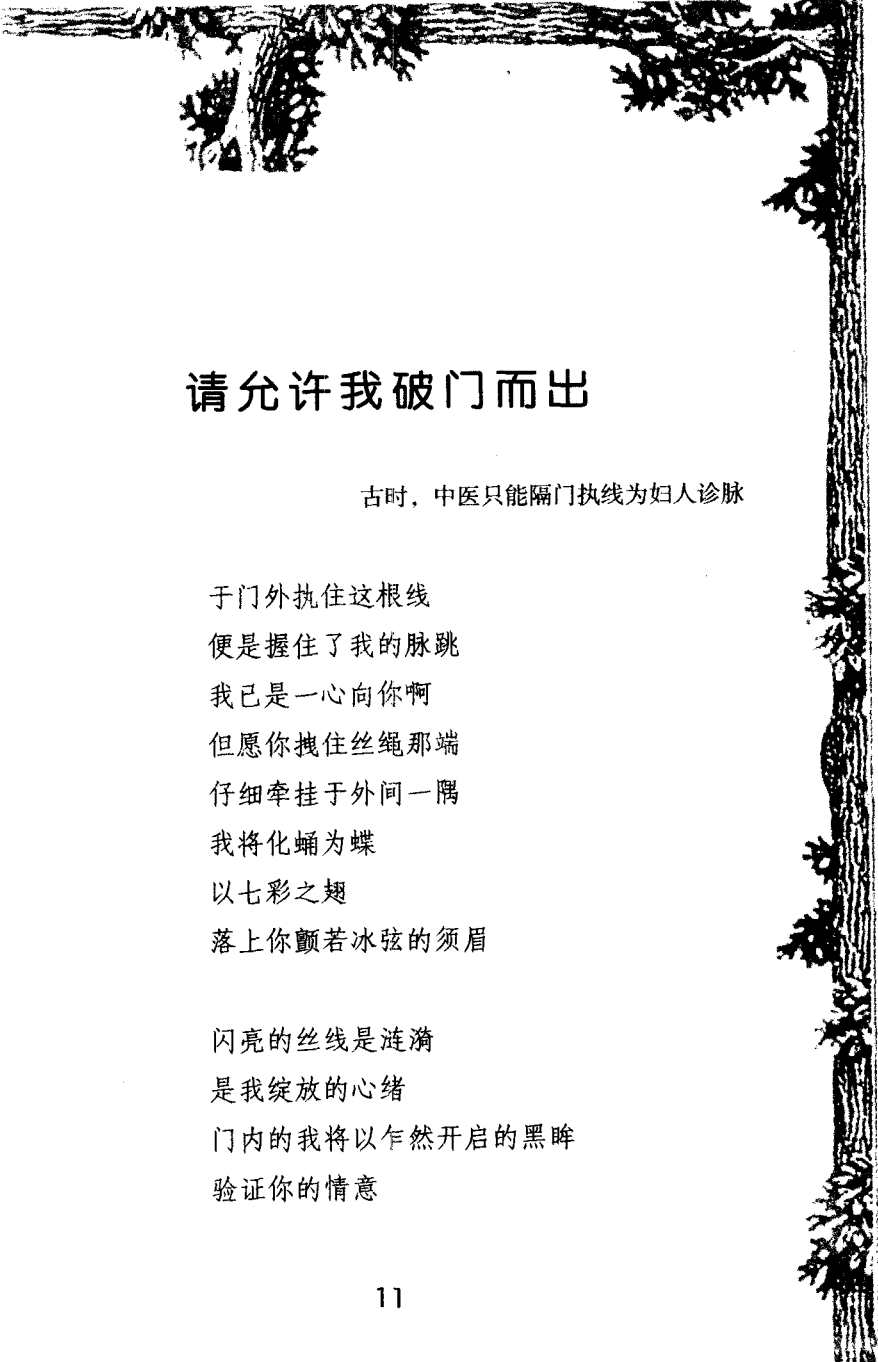


古 藤

面对搭在墙上
树般的粗藤
喉咙里的小河突然干涸
河床上棉桃开花

有蓝雾袭来
露珠飞上眼睑

不知何时
露珠能汇成小河
护士能摘走棉花
让我能用湿润的声音
和你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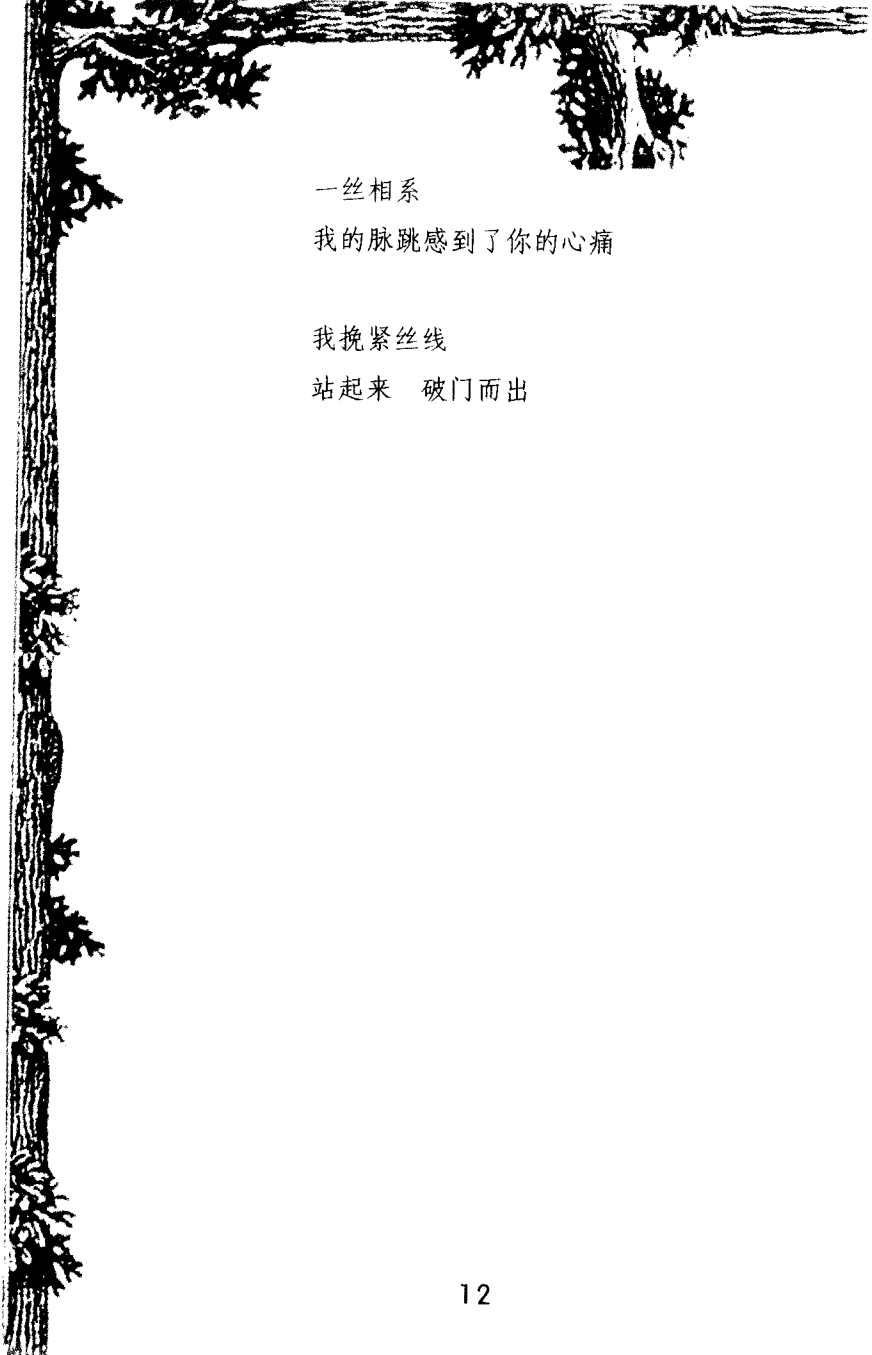


请允许我破门而出

古时，中医只能隔门执线为妇人诊脉

于门外执住这根线
便是握住了我的脉跳
我已是一心向你啊
但愿你拽住丝绳那端
仔细牵挂于外间一隅
我将化蛹为蝶
以七彩之翅
落上你颤若冰弦的须眉

闪亮的丝线是涟漪
是我绽放的心绪
门内的我将以乍然开启的黑眸
验证你的情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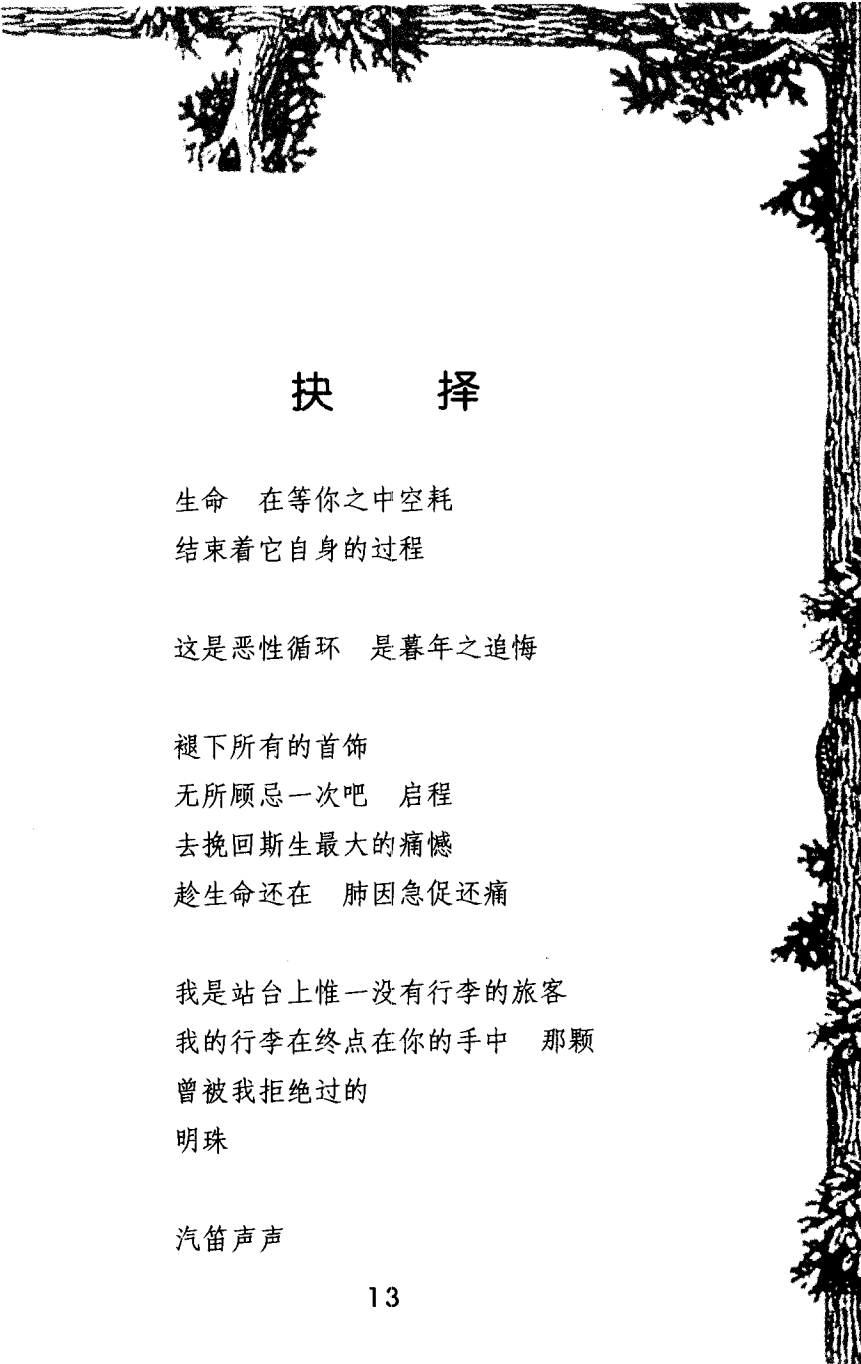


一丝相系

我的脉跳感到了你的心痛

我挽紧丝线

站起来 破门而出



抉 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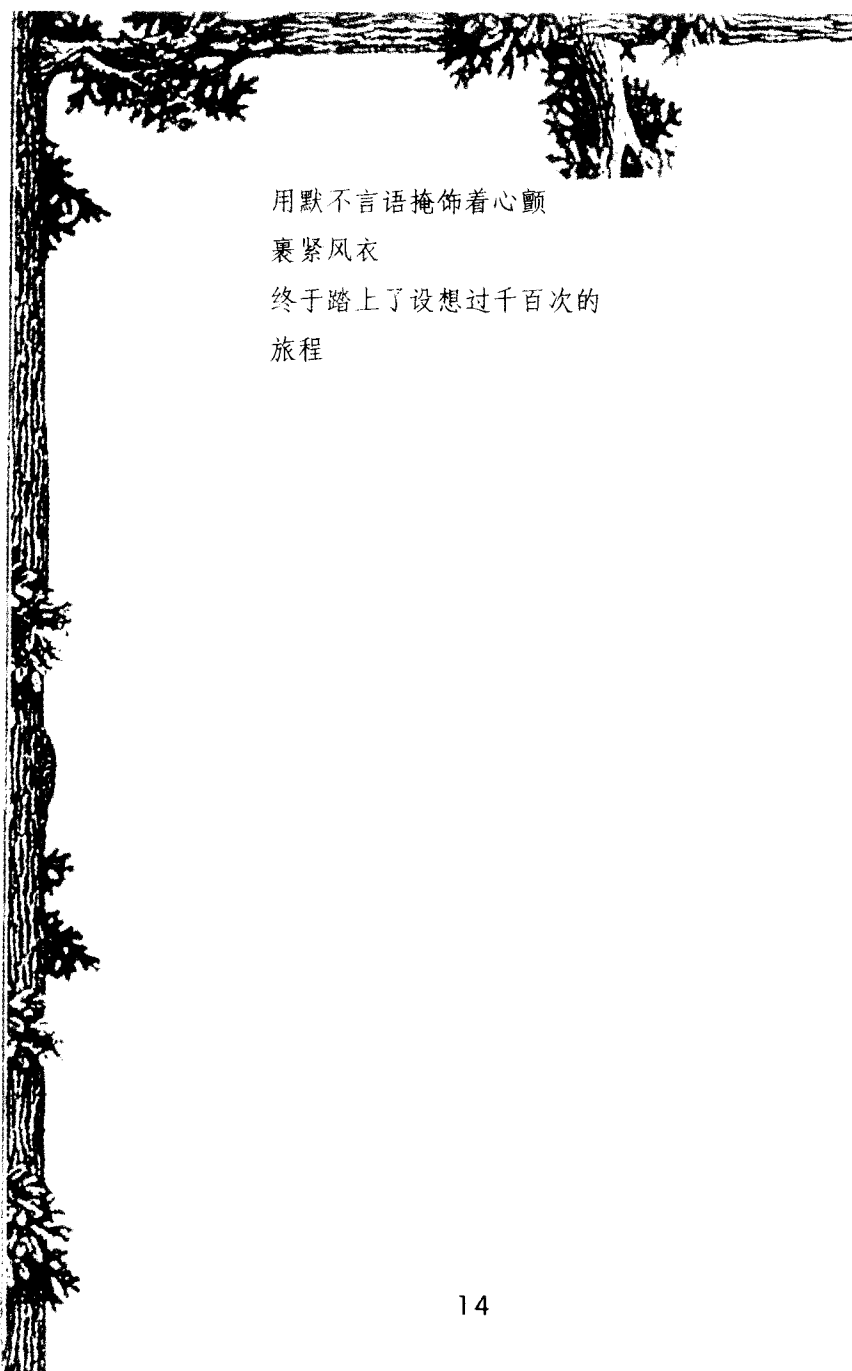
生命 在等你之中空耗
结束着它自身的过程

这是恶性循环 是暮年之追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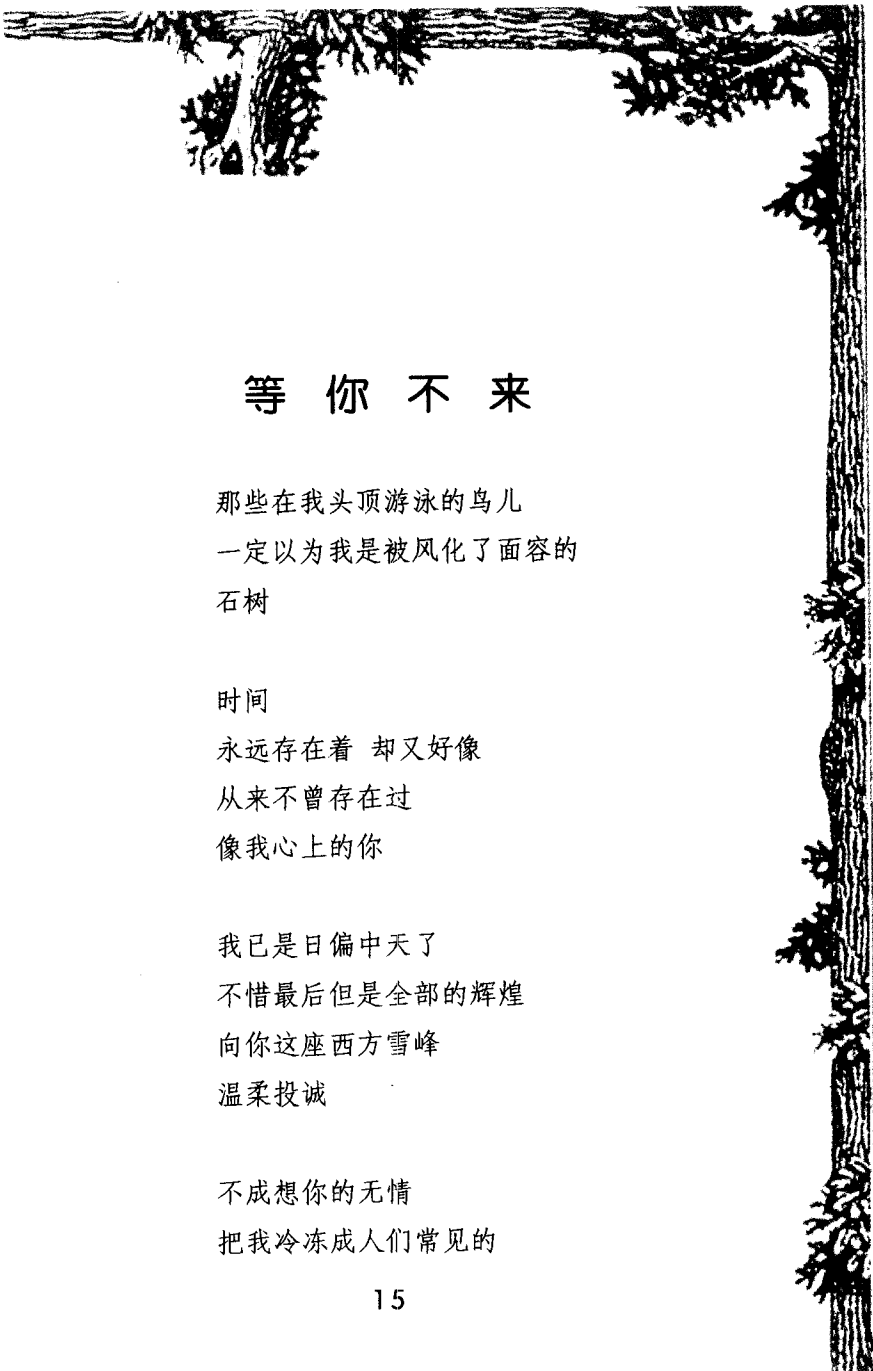
褪下所有的首饰
无所顾忌一次吧 启程
去挽回斯生最大的痛憾
趁生命还在 肺因急促还痛

我是站台上惟一没有行李的旅客
我的行李在终点在你的手中 那颗
曾被拒绝过的
明珠

汽笛声声



用默不言语掩饰着心颤
裹紧风衣
终于踏上了设想过千百次的
旅程



等 你 不 来

那些在我头顶游泳的鸟儿
一定以为我是被风化了面容的
石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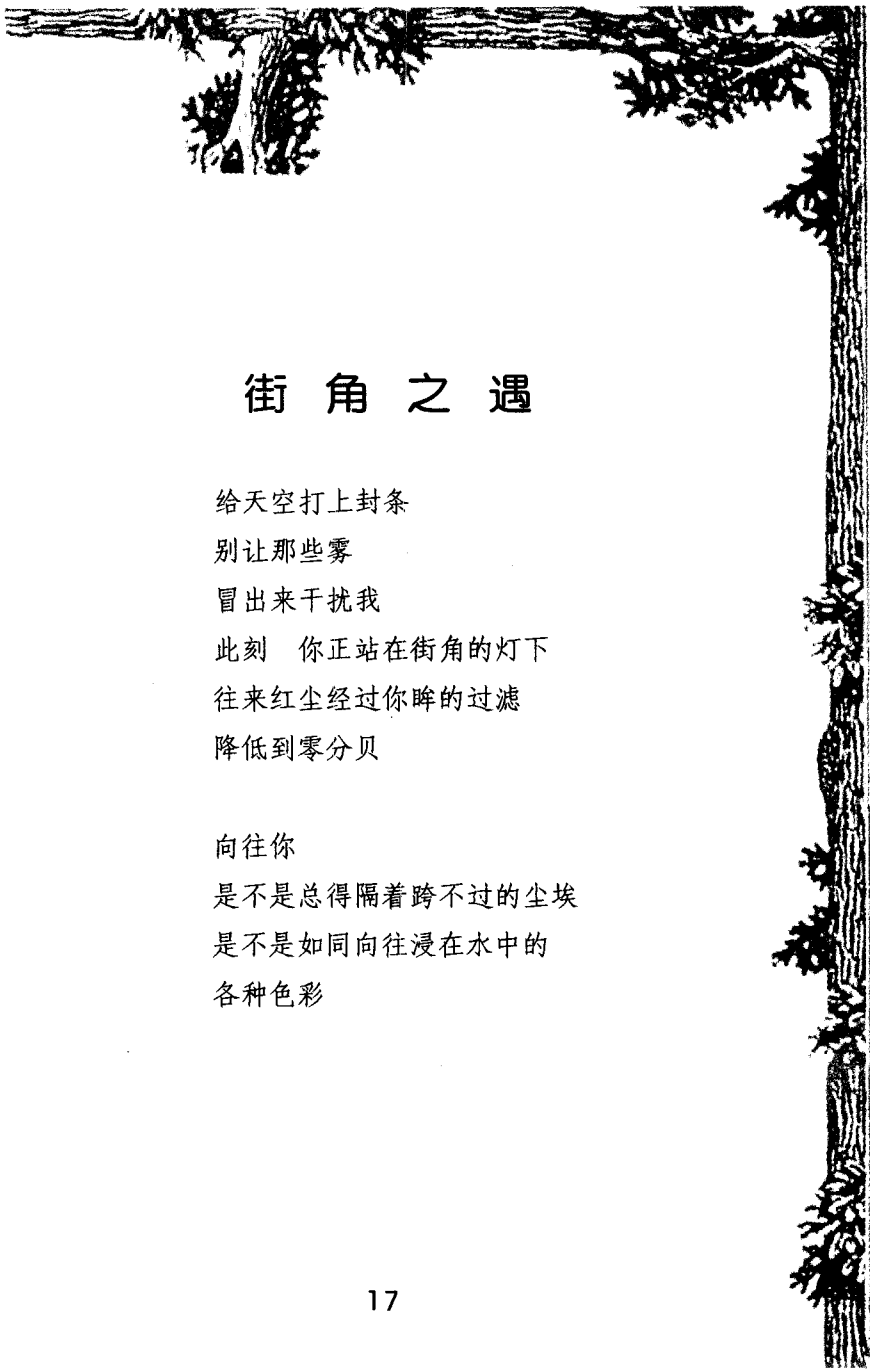
时间
永远存在着 却又好像
从来不曾存在过
像我心上的你

我已是日偏中天了
不惜最后但是全部的辉煌
向你这座西方雪峰
温柔投诚

不成想你的无情
把我冷冻成人们常见的

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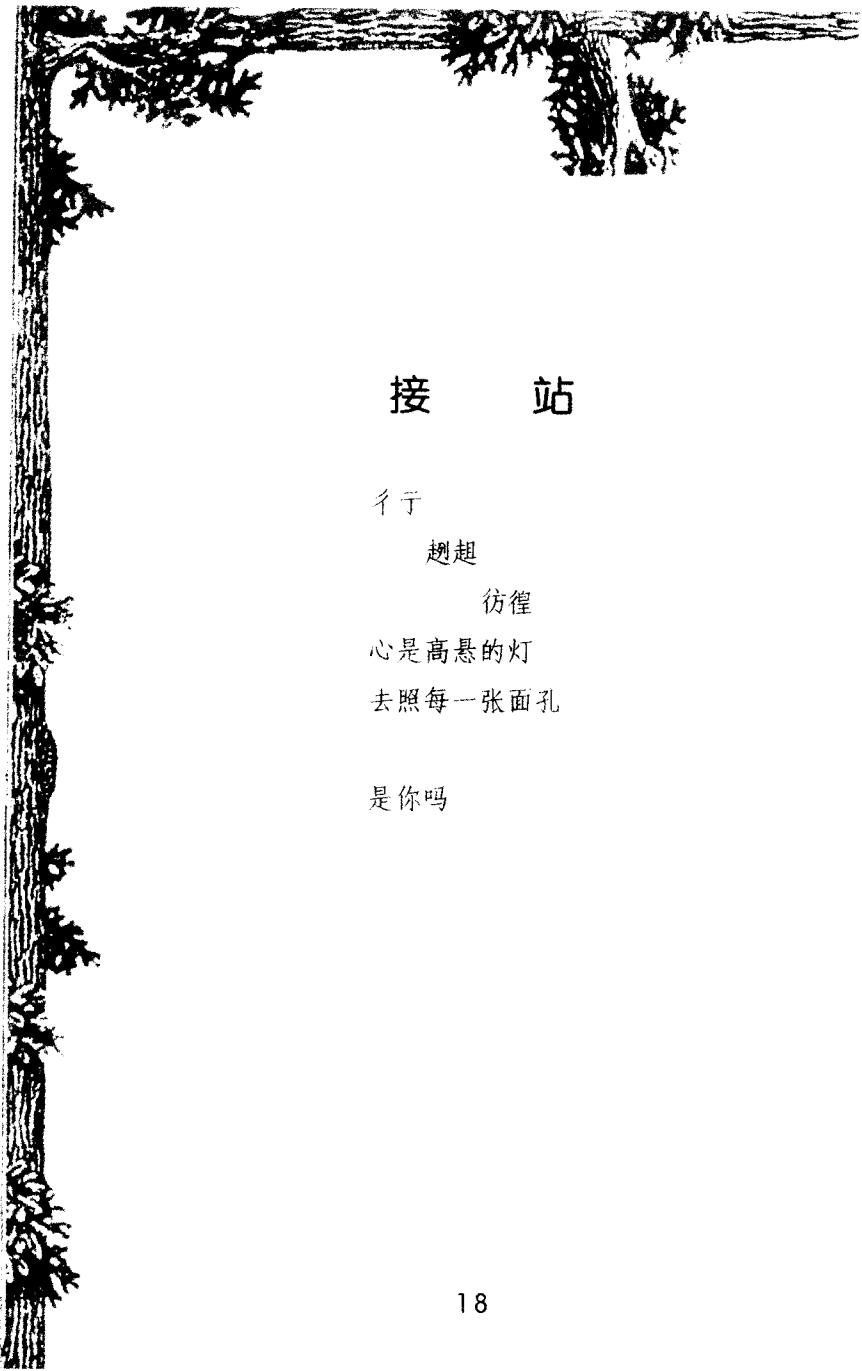
心纵然是长满渴望的齿轮
亦只能是永远孤独の日或月
亦只能永远自碾自我自疗伤



街 角 之 遇

给天空打上封条
别让那些雾
冒出来干扰我
此刻 你正站在街角的灯下
往来红尘经过你眸的过滤
降低到零分贝

向往你
是不是总得隔着跨不过的尘埃
是不是如同向往浸在水中的
各种色彩



接 站

行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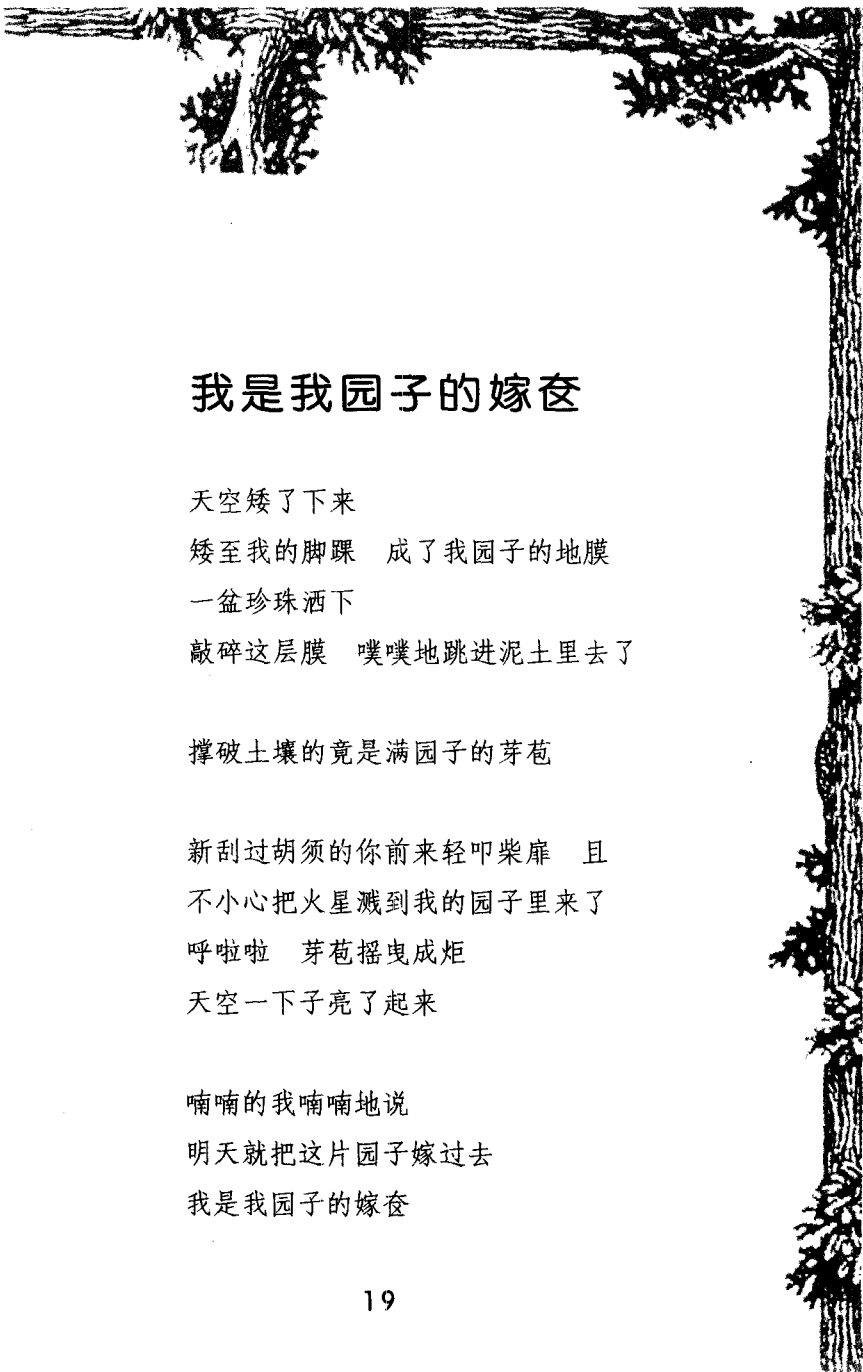
趑趄

彷徨

心是高悬的灯

去照每一张面孔

是你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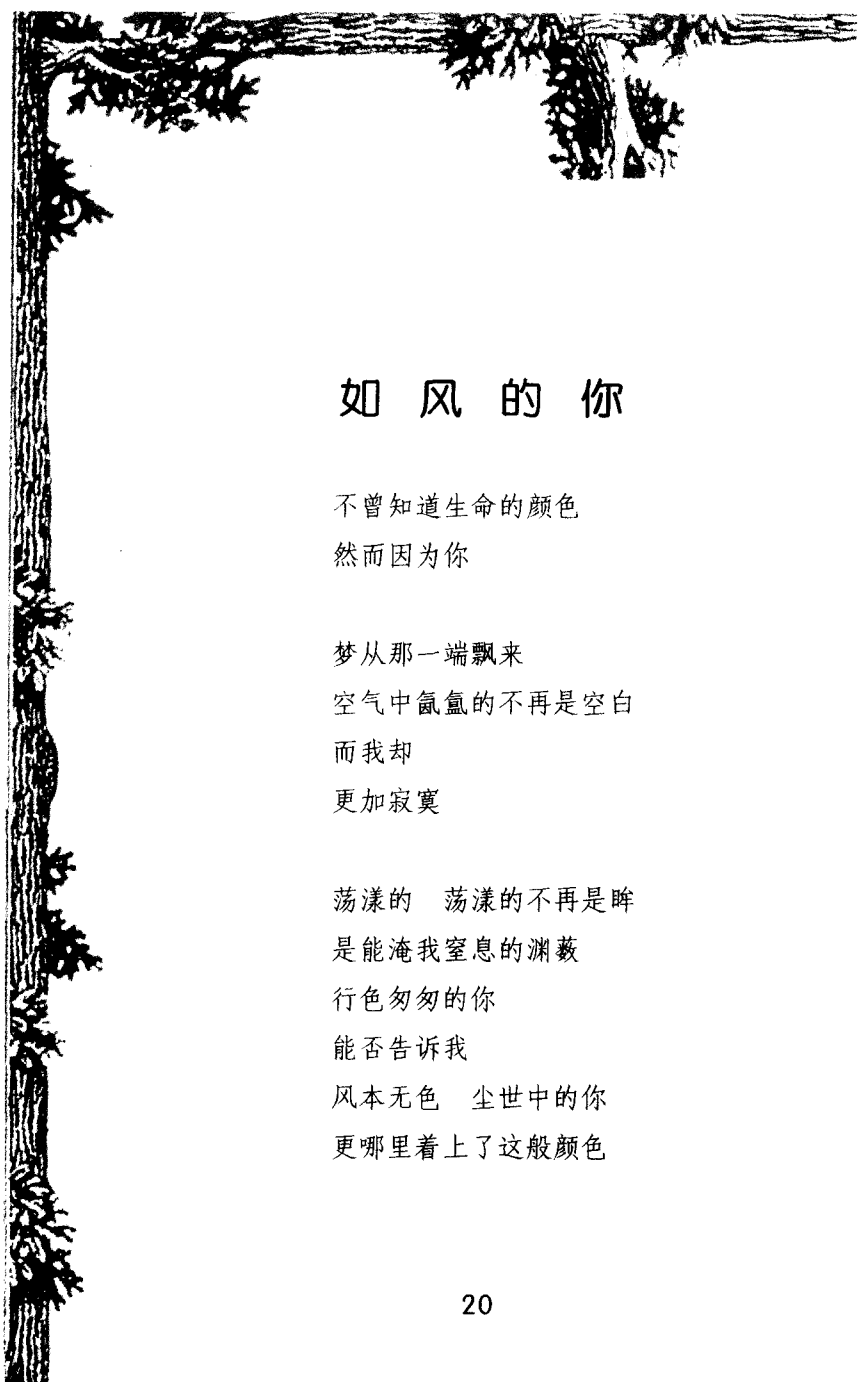
我是我园子的嫁奁

天空矮了下来
矮至我的脚踝 成了我园子的地膜
一盆珍珠洒下
敲碎这层膜 噗噗地跳进泥土里去了

撑破土壤的竟是满园子的芽苞

新刮过胡须的你前来轻叩柴扉 且
不小心把火星溅到我的园子里来了
呼啦啦 芽苞摇曳成炬
天空一下子亮了起来

喃喃的我喃喃地说
明天就把这片园子嫁过去
我是我园子的嫁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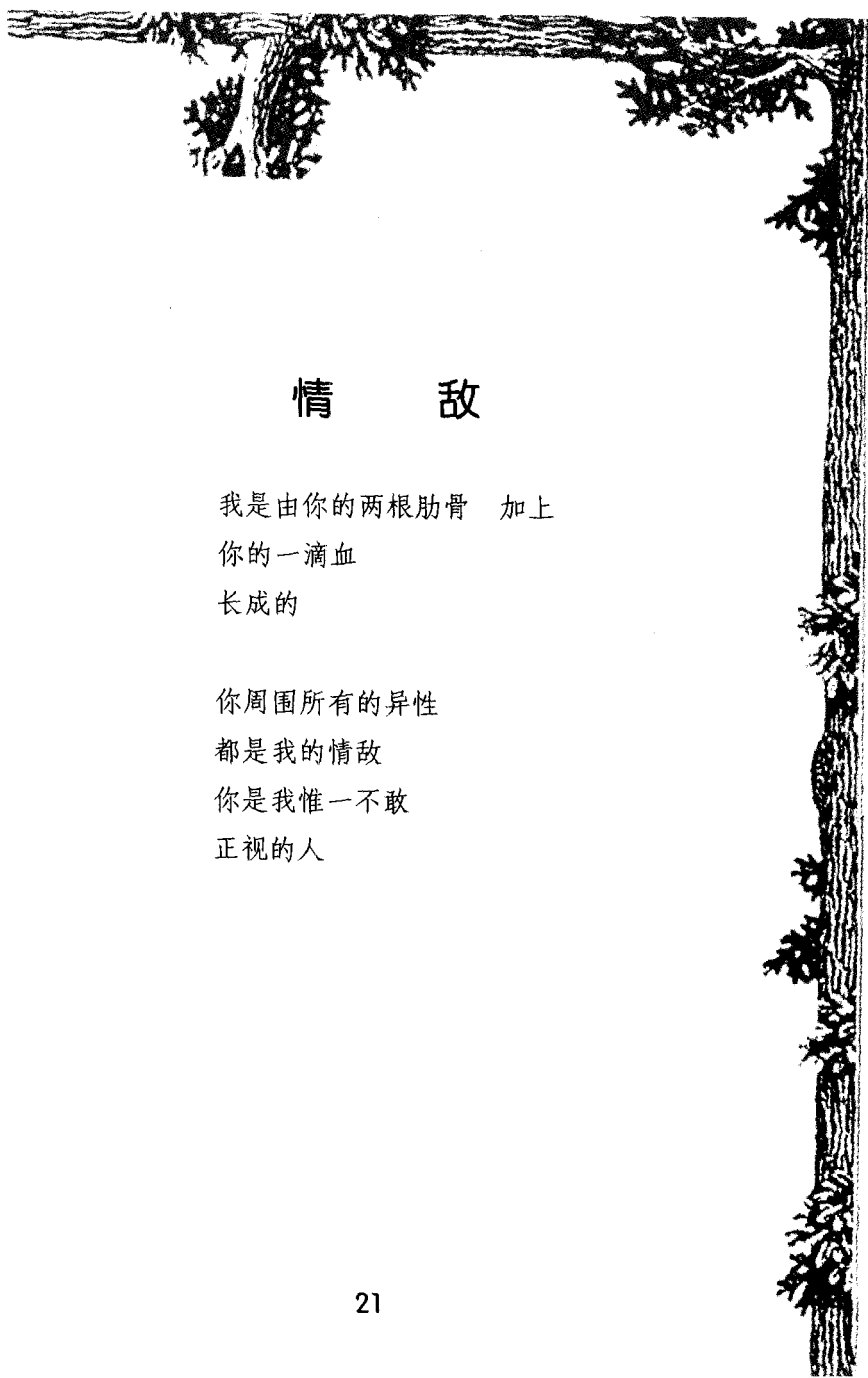


如 风 的 你

不曾知道生命的颜色
然而因为你

梦从那一端飘来
空气中氤氲的不再是空白
而我却
更加寂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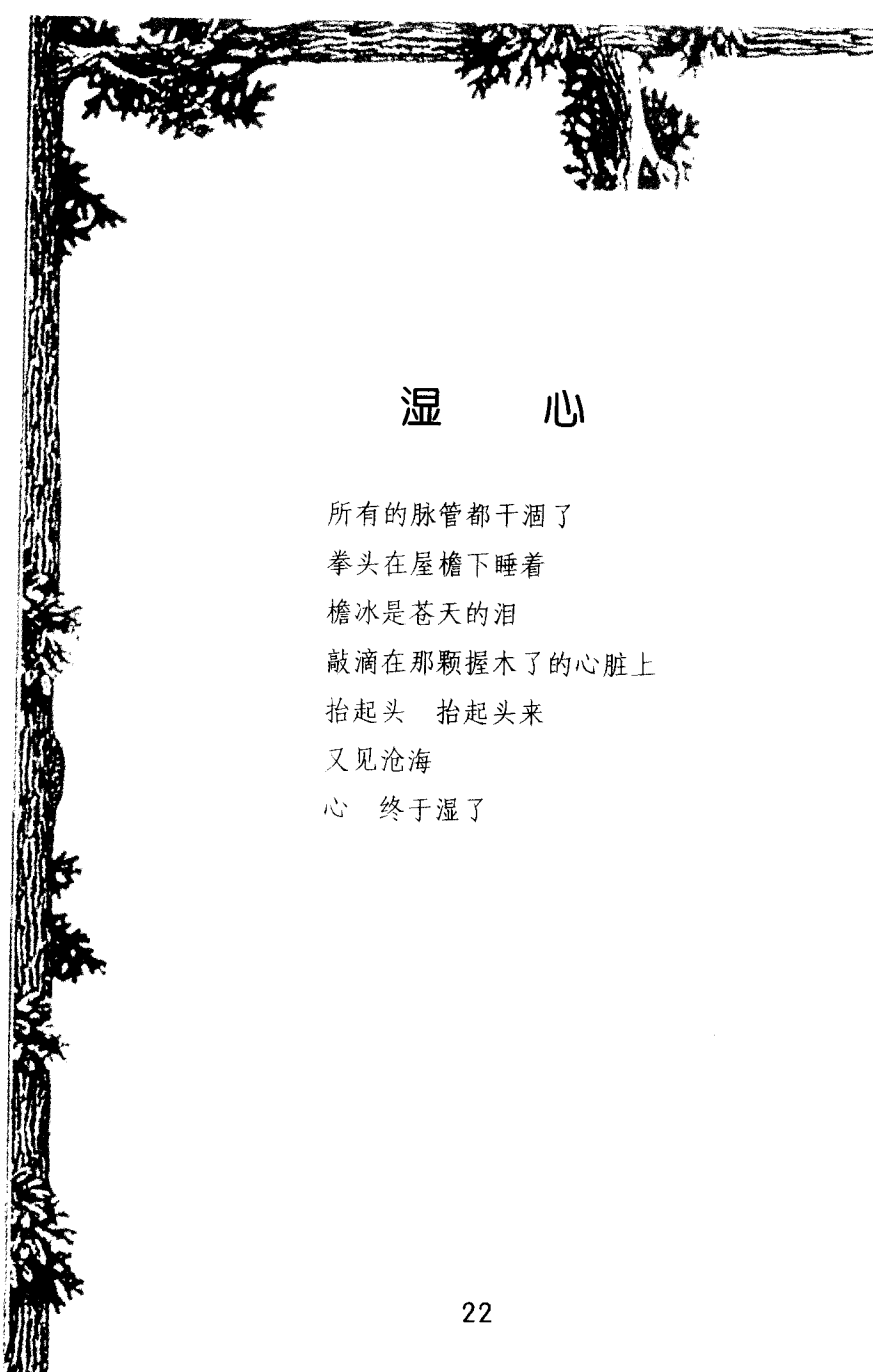
荡漾的 荡漾的不再是眸
是能淹我窒息的渊薮
行色匆匆的你
能否告诉我
风本无色 尘世中的你
更哪里着上了这般颜色



情 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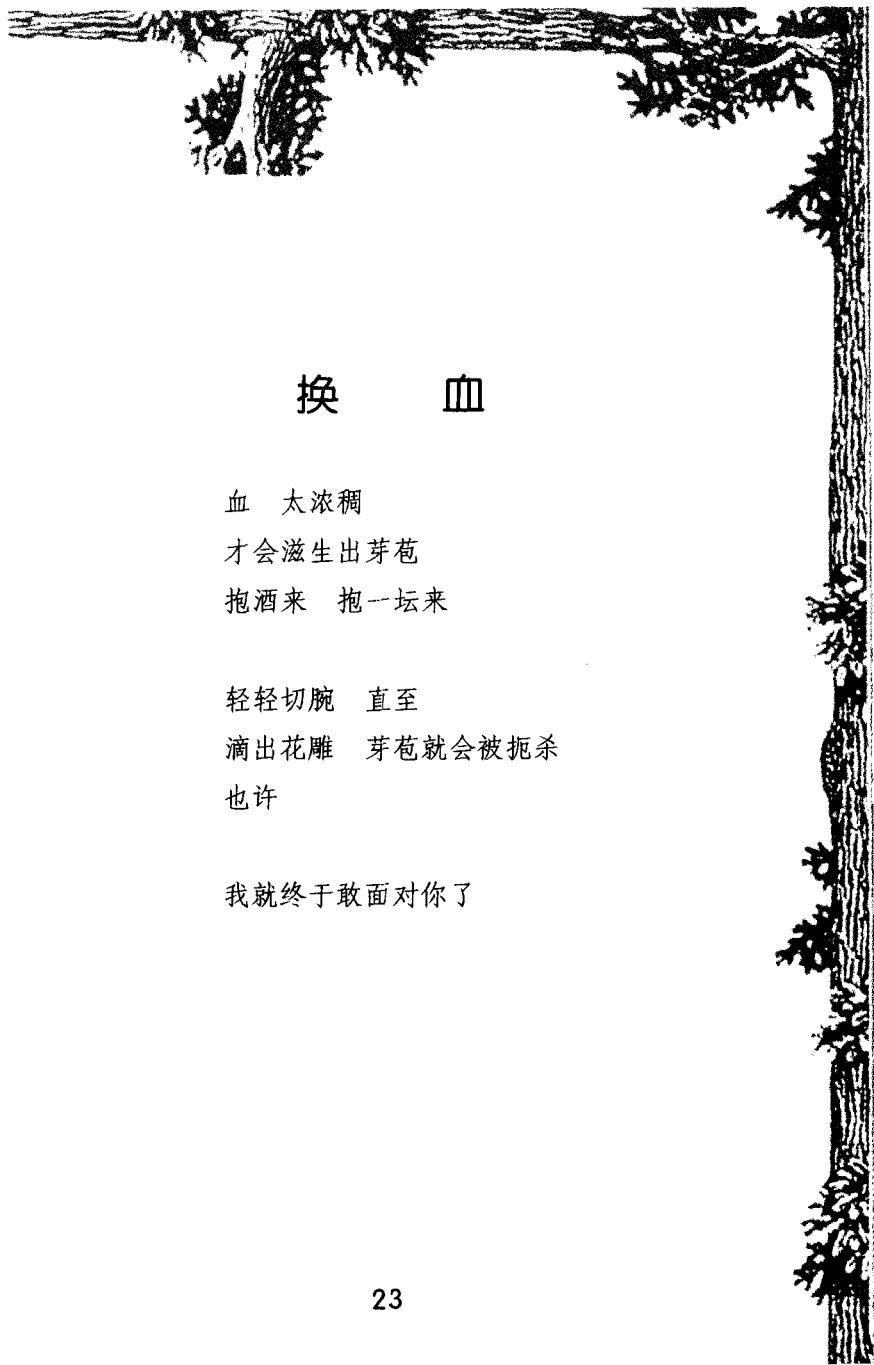
我是由你的两根肋骨 加上
你的一滴血
长成的

你周围所有的异性
都是我的情敌
你是我惟一不敢
正视的人



湿 心

所有的脉管都干涸了
拳头在屋檐下睡着
檐冰是苍天的泪
敲滴在那颗握木了的心脏上
抬起头 抬起头来
又见沧海
心 终于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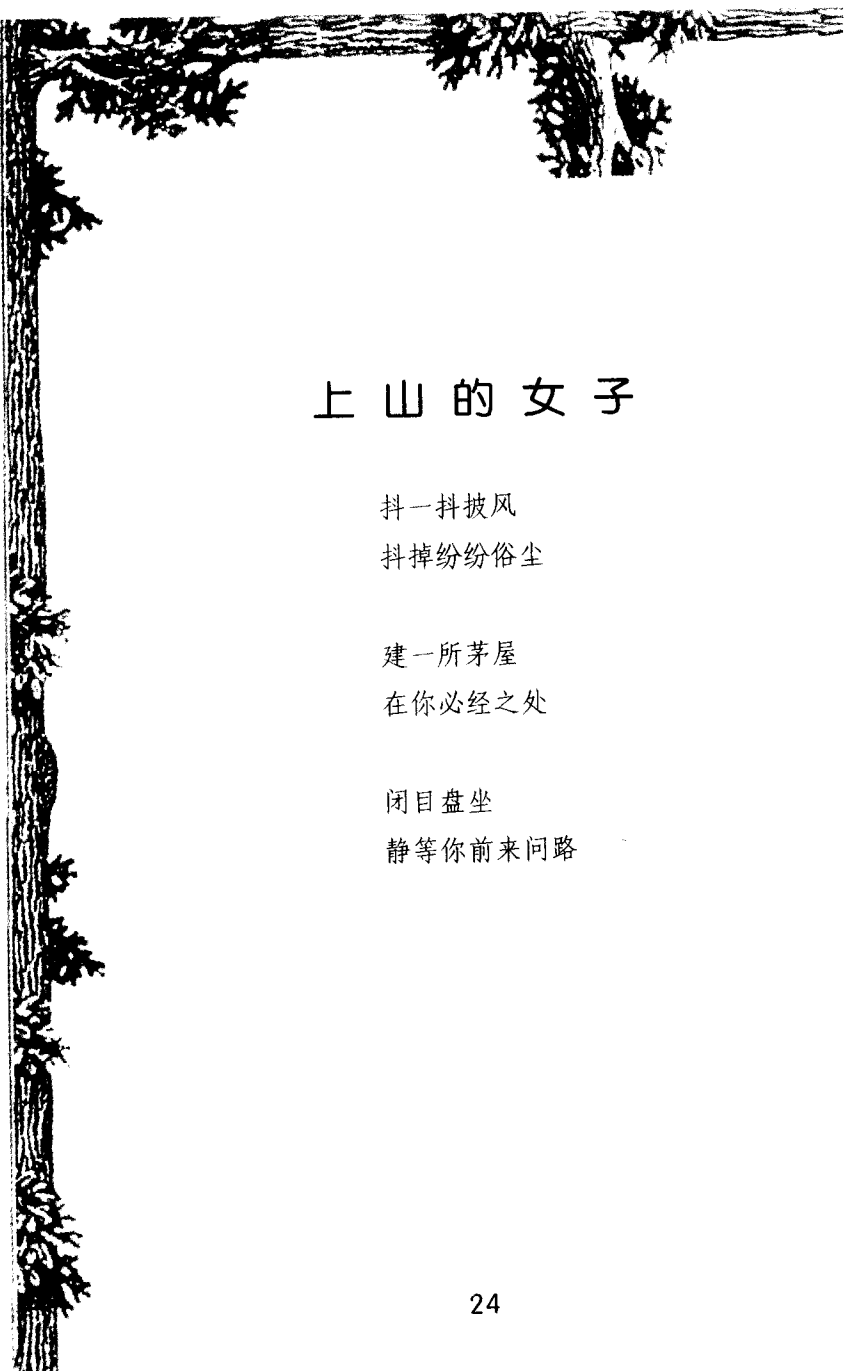


换 血

血 太浓稠
才会滋生出芽苞
抱酒来 抱一坛来

轻轻切腕 直至
滴出花雕 芽苞就会被扼杀
也许

我就终于敢面对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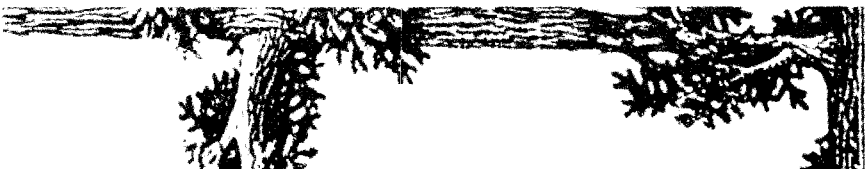


上山的女子

抖一抖披风
抖掉纷纷俗尘

建一所茅屋
在你必经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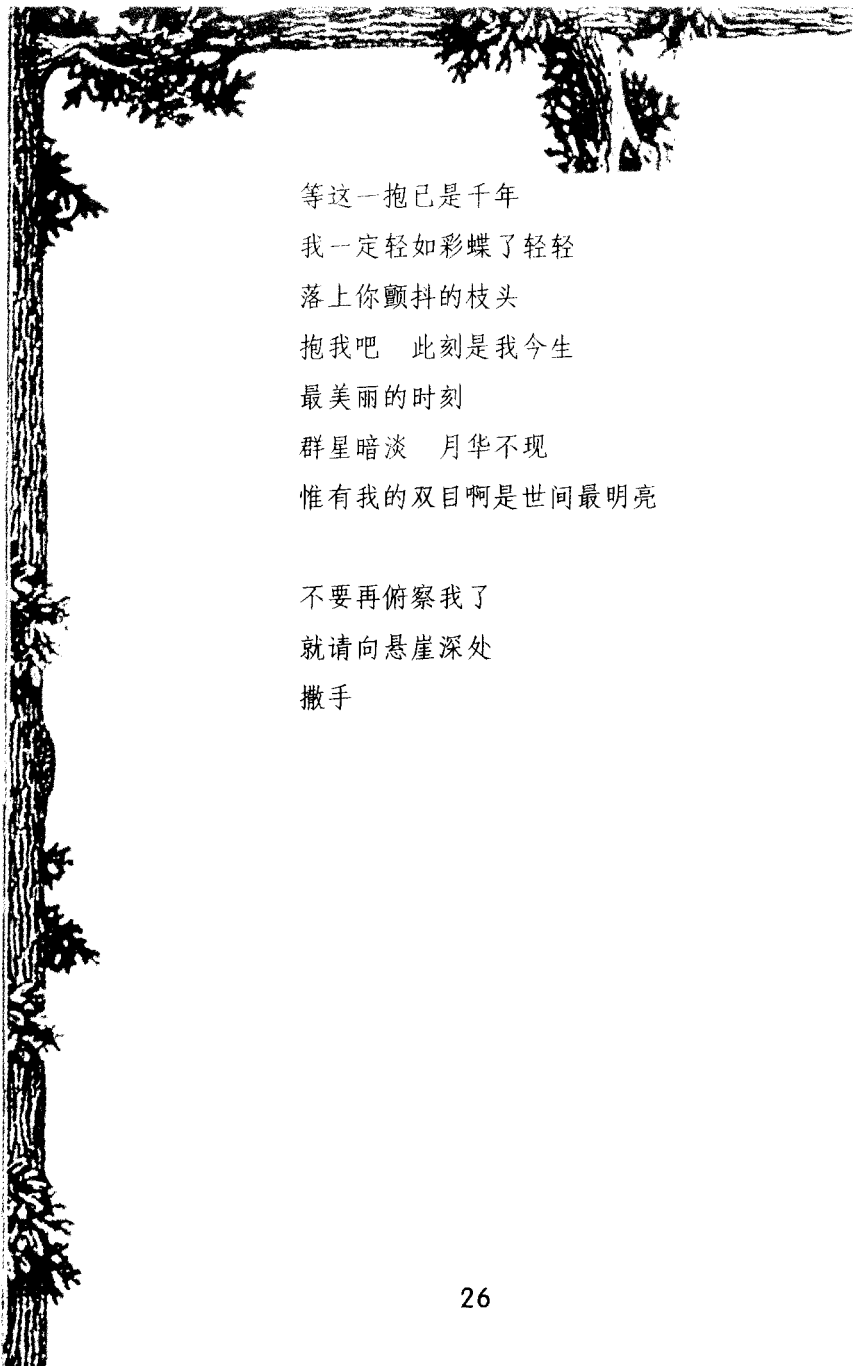
闭目盘坐
静等你前来问路



孤 猴

中央电视台有个节目，介绍猴子的，有哨猴、猴王等。节目主持人说：“最可怜的要属孤猴了，每年猴王都要从众小猴中挑取一个扔下悬崖祭神，以保佑平安，没被摔死的猴叫孤猴。因为当它从悬崖深处遍体鳞伤地爬上来的时候，已被视为不吉之星，再没有猴子愿意去接近它。”

你是猴王
立在崖边立成神
我从队伍末端缓缓迎向你
凝眸间我们完成了一生的私语
滑过我鼻翼的雾霭
是旷古的幽香
而我轻踩着的是一个又一个
早已作古的诗句



等这一抱已是千年
我一定轻如彩蝶了轻轻
落上你颤抖的枝头
抱我吧 此刻是我今生
最美丽的时刻
群星暗淡 月华不现
惟有我的双目啊是世间最明亮

不要再俯察我了
就请向悬崖深处
撒手



持

悟空临行前
划了一道圆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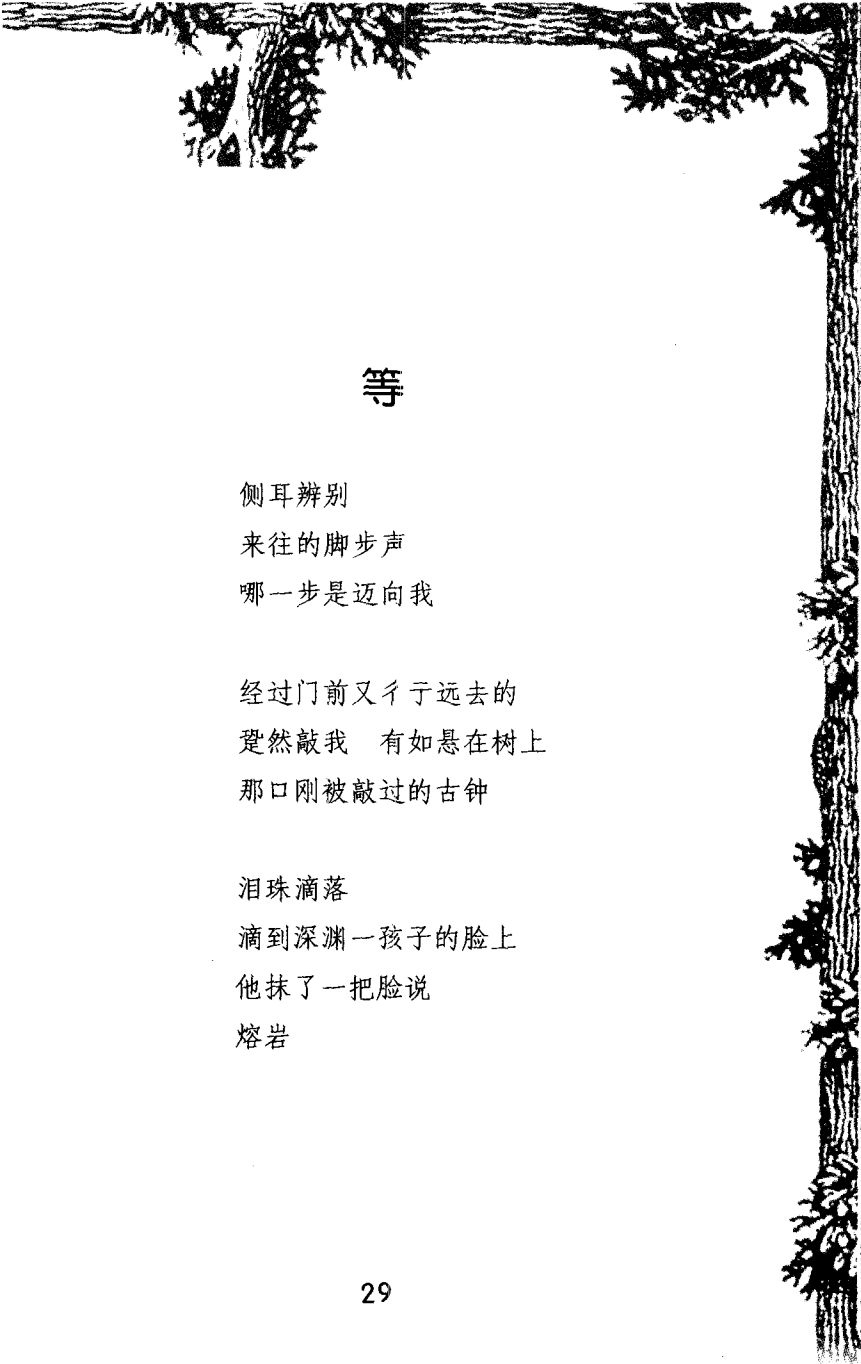
不想诱惑
却等待着一条鱼跃过龙门

佛珠如心
袈裟若水
那圈是海边缘你在岛中央
木鱼常醒
寺院不眠
让我也持一串念珠吗

伸手即可触摸
却永远也无法走近



我决意在你必经的路上
以头颅撞响群山
震醒你千年大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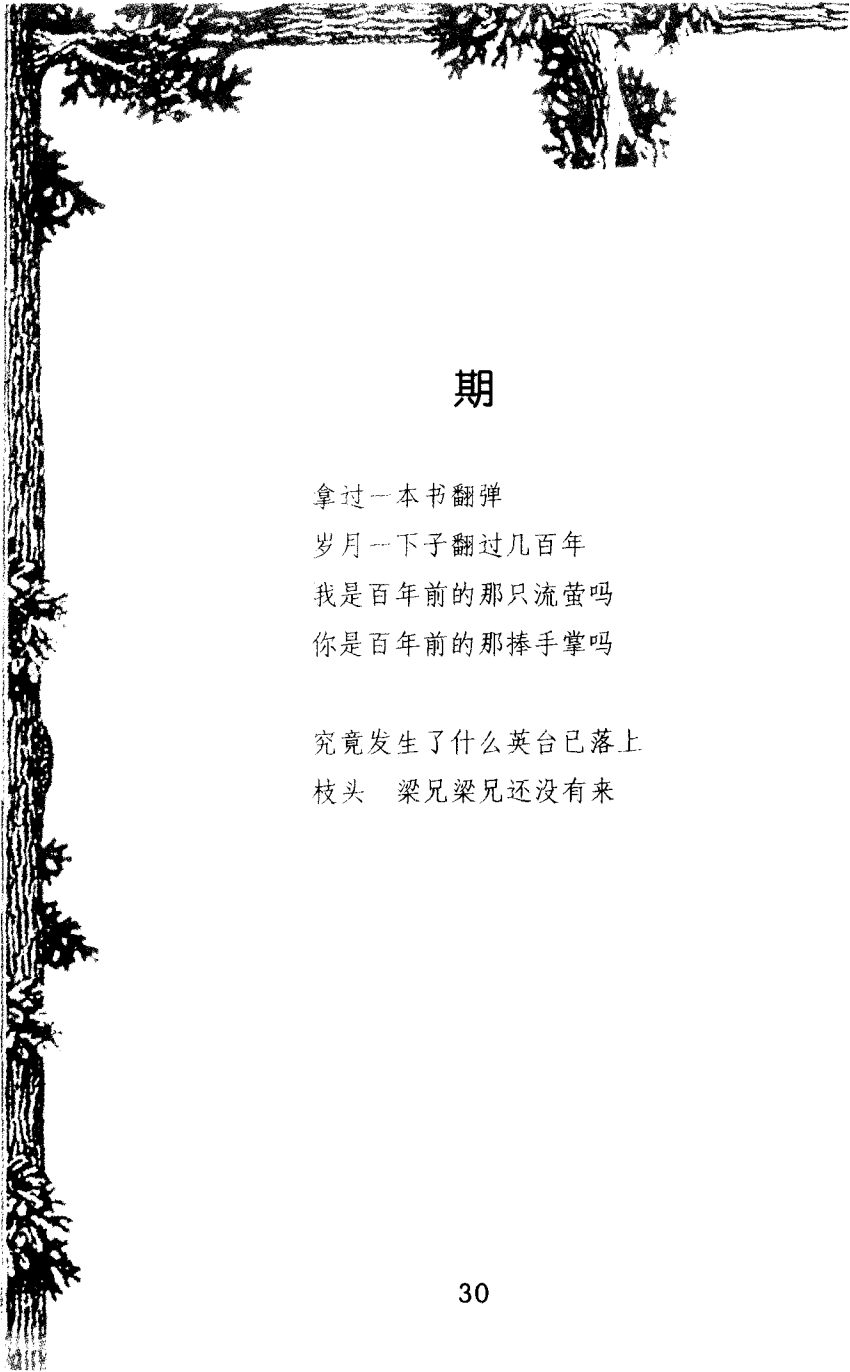


等

侧耳辨别
来往的脚步声
哪一步是迈向我

经过门前又彳亍远去的
蹙然敲我 有如悬在树上
那口刚被敲过的古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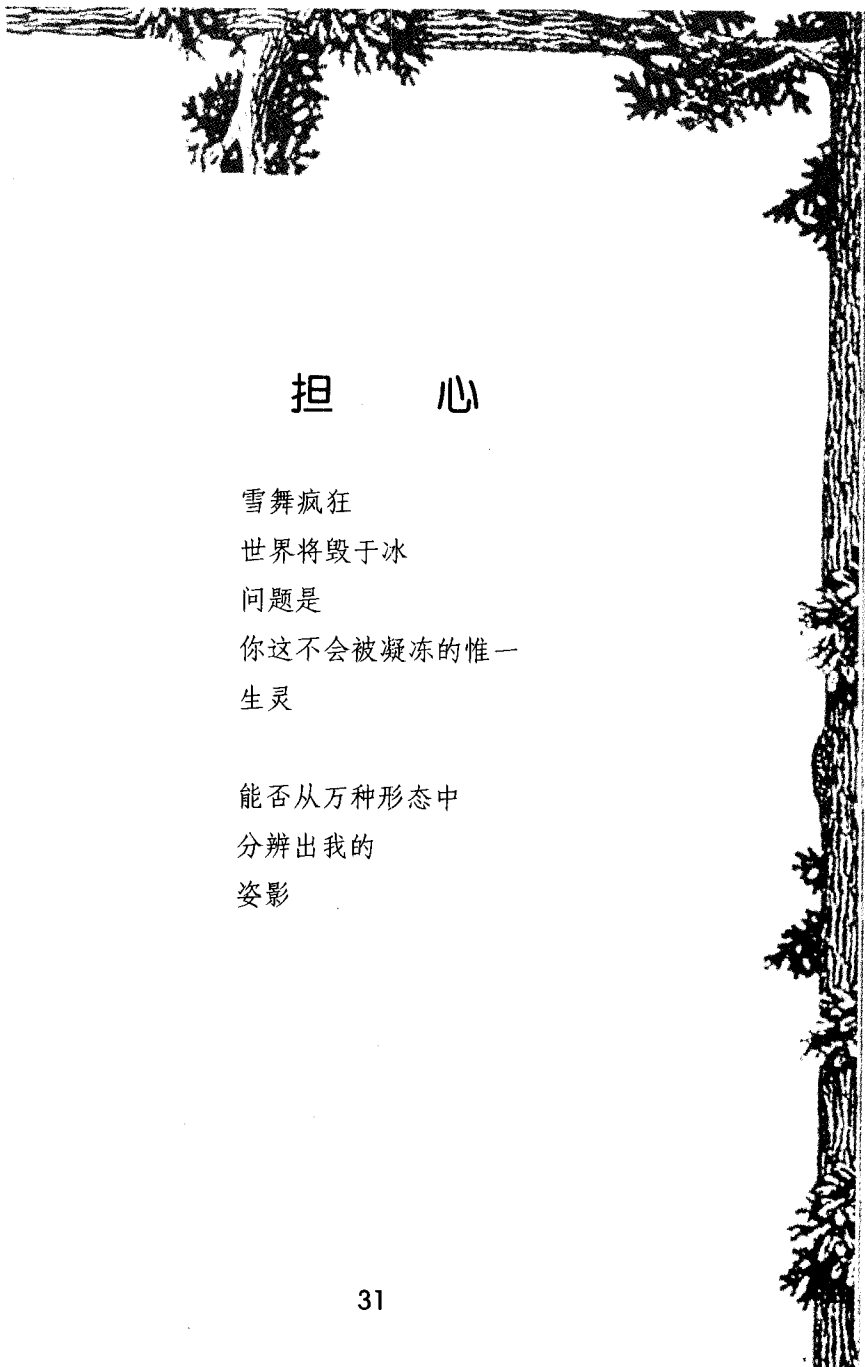
泪珠滴落
滴到深渊一孩子的脸上
他抹了一把脸说
熔岩



期

拿过一本书翻弹
岁月一下子翻过几百年
我是百年前的那只流萤吗
你是百年前的那捧手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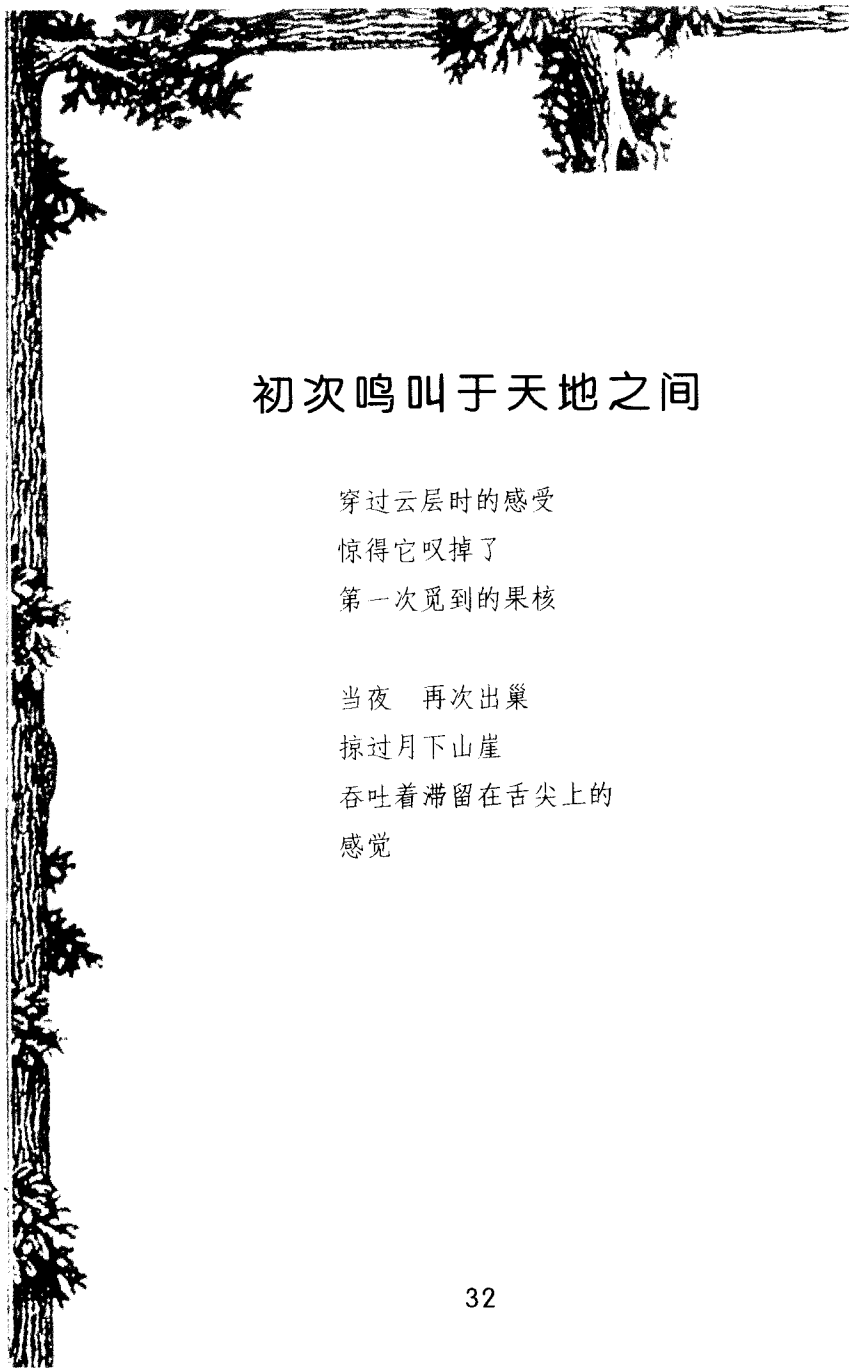
究竟发生了什么英台已落上
枝头 梁兄梁兄还没有来



担 心

雪舞疯狂
世界将毁于冰
问题是
你这不会被凝冻的惟一
生灵

能否从万种形态中
分辨出我的
姿影



初次鸣叫于天地之间

穿过云层时的感受

惊得它叹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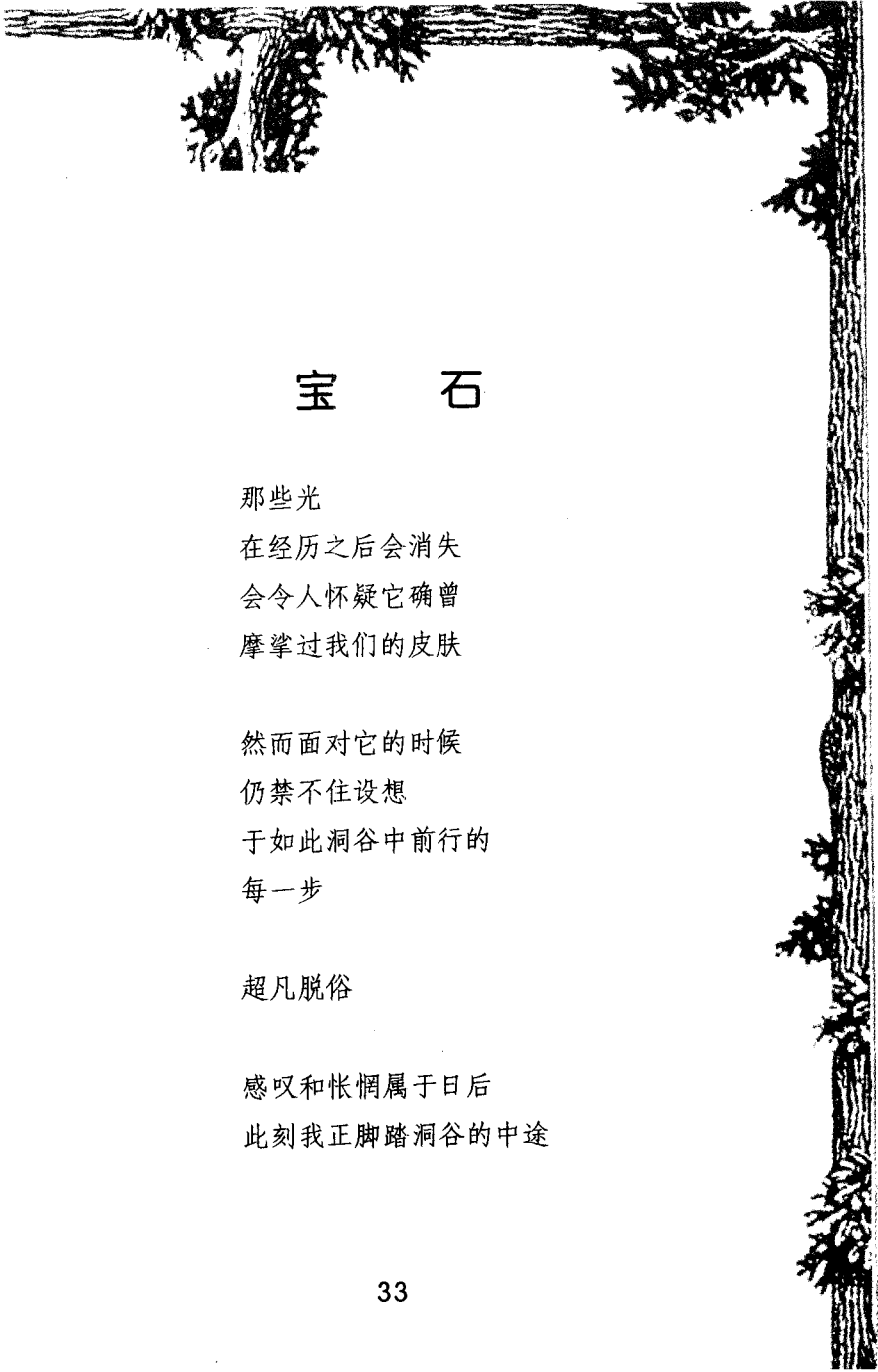
第一次觅到的果核

当夜 再次出巢

掠过月下山崖

吞吐着滞留在舌尖上的

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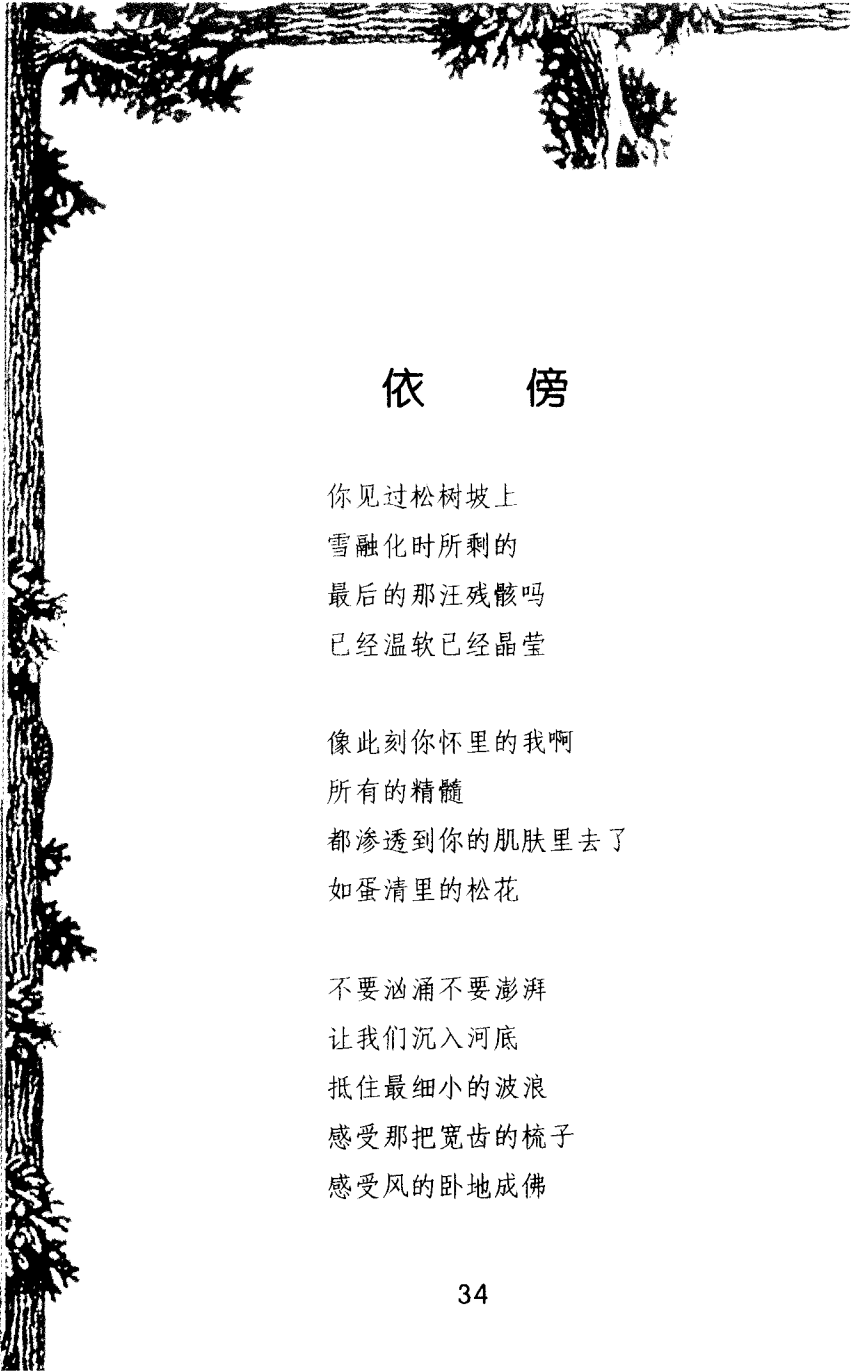
宝 石

那些光
在经历之后会消失
会令人怀疑它确曾
摩挲过我们的皮肤

然而面对它的时候
仍禁不住设想
于如此洞谷中前行的
每一步

超凡脱俗

感叹和怅惘属于日后
此刻我正脚踏洞谷的中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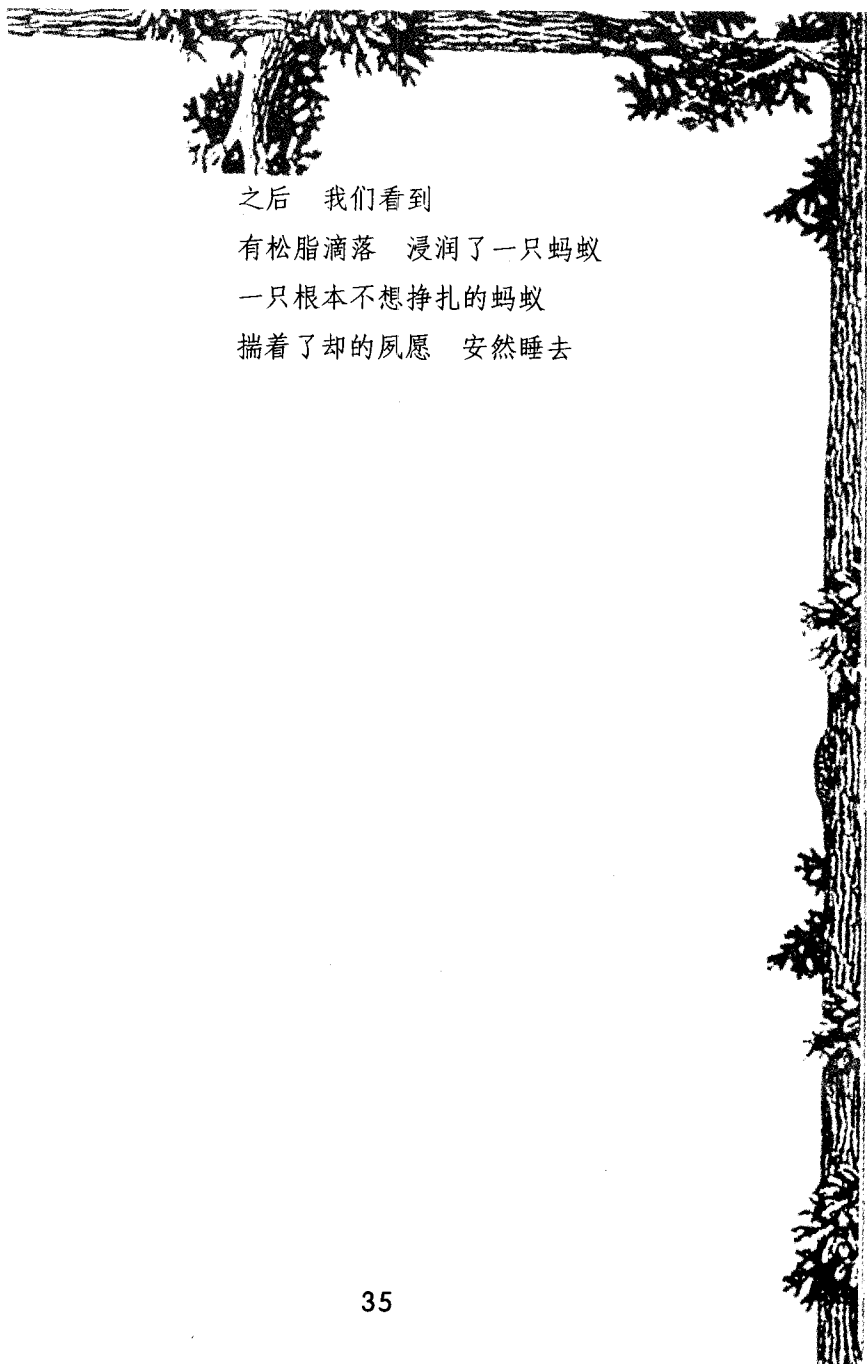


依 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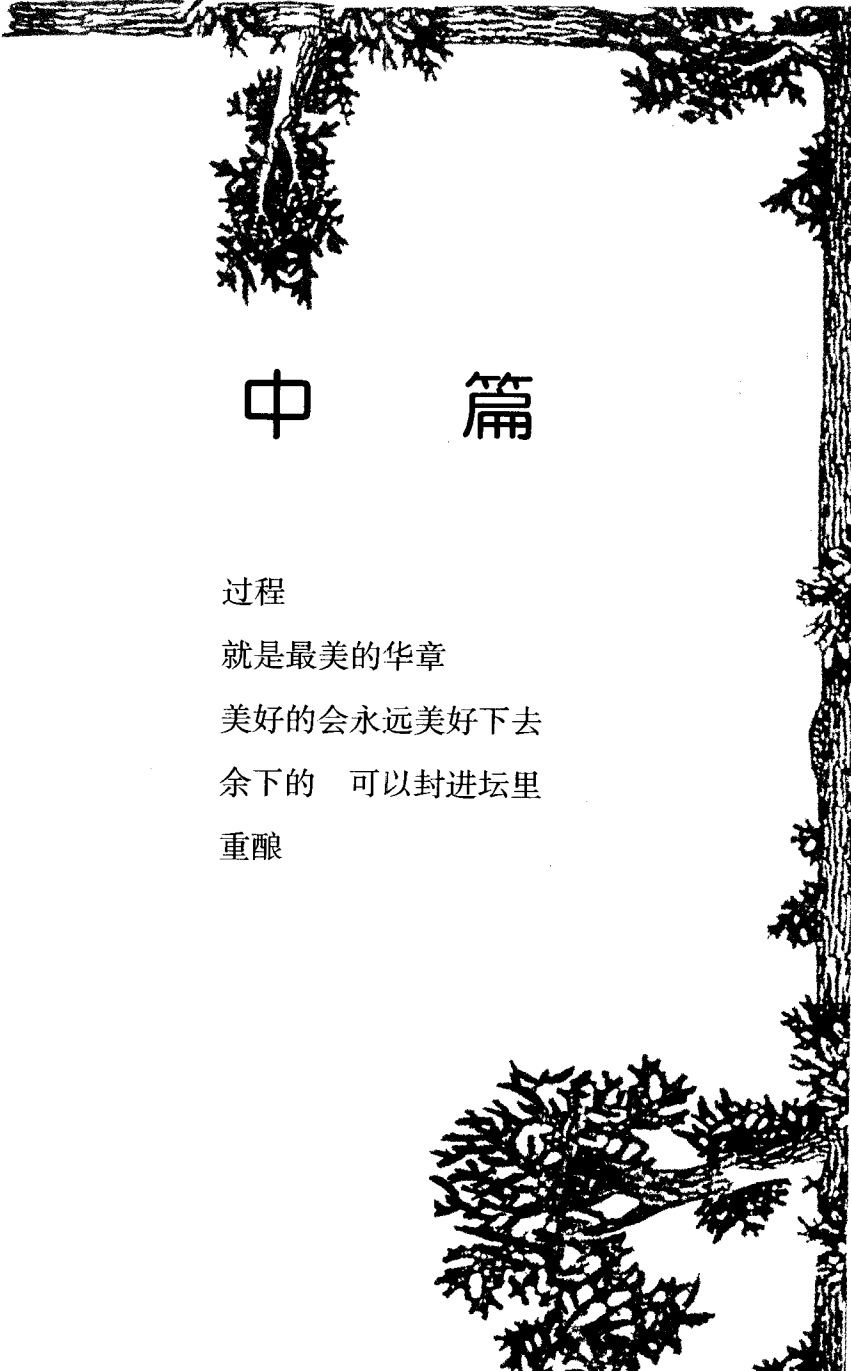
你见过松树坡上
雪融化时所剩的
最后的那汪残骸吗
已经温软已经晶莹

像此刻你怀里的我啊
所有的精髓
都渗透到你的肌肤里去了
如蛋清里的松花

不要汹涌不要澎湃
让我们沉入河底
抵住最细小的波浪
感受那把宽齿的梳子
感受风的卧地成佛



之后 我们看到
有松脂滴落 浸润了一只蚂蚁
一只根本不想挣扎的蚂蚁
揣着了却的夙愿 安然睡去



中 篇

过程

就是最美的华章

美好的会永远美好下去

余下的 可以封进坛里

重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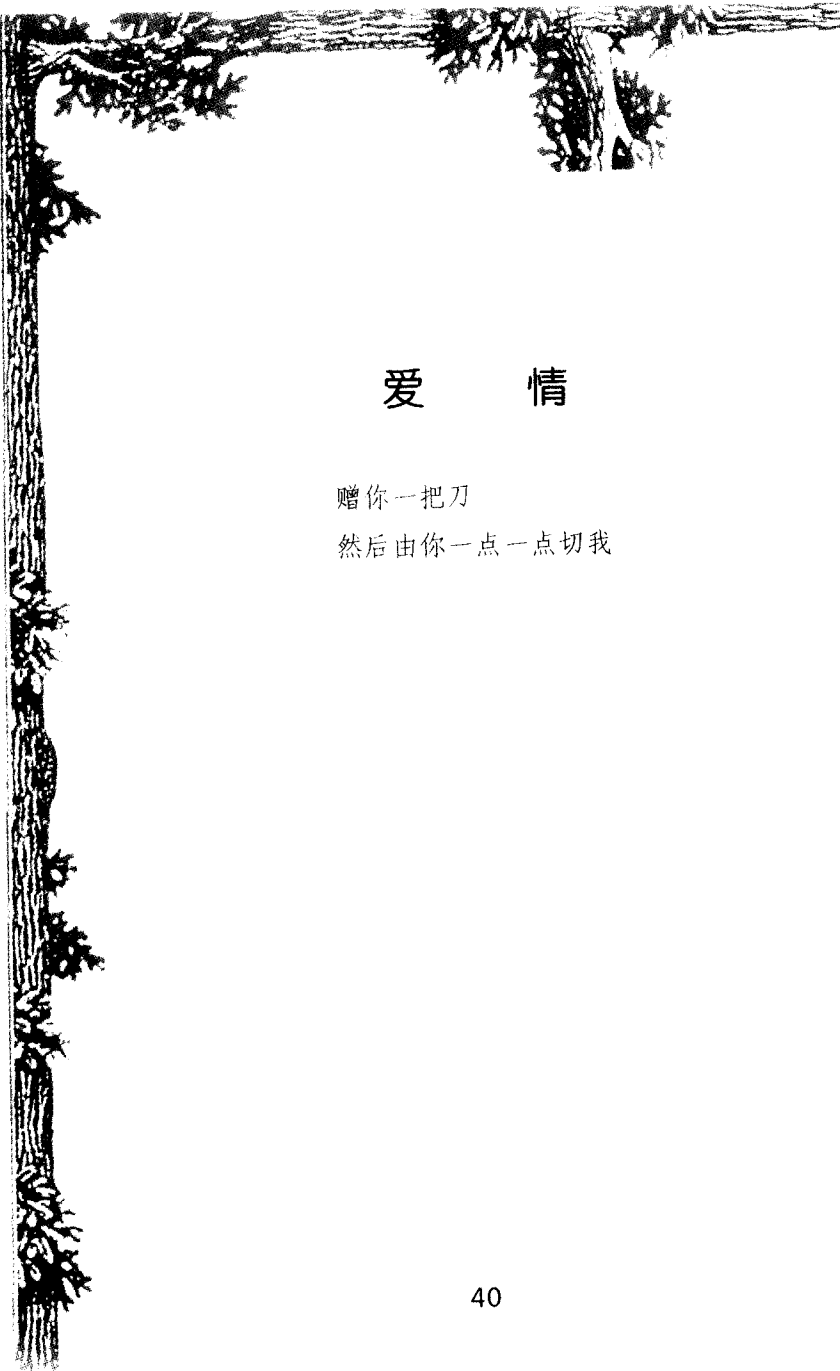
初 约

虫鸣戛然而止
比语言还温柔的
是五月湘江温暖的澎湃
是你的韵致你的步履

山峦和溪流都随着你的节拍起伏
眸是圆心 追随你的目光是半径
这透明之圆便是我对你的
一片至诚

你微笑了 旋即
一盏灯 照亮了
整个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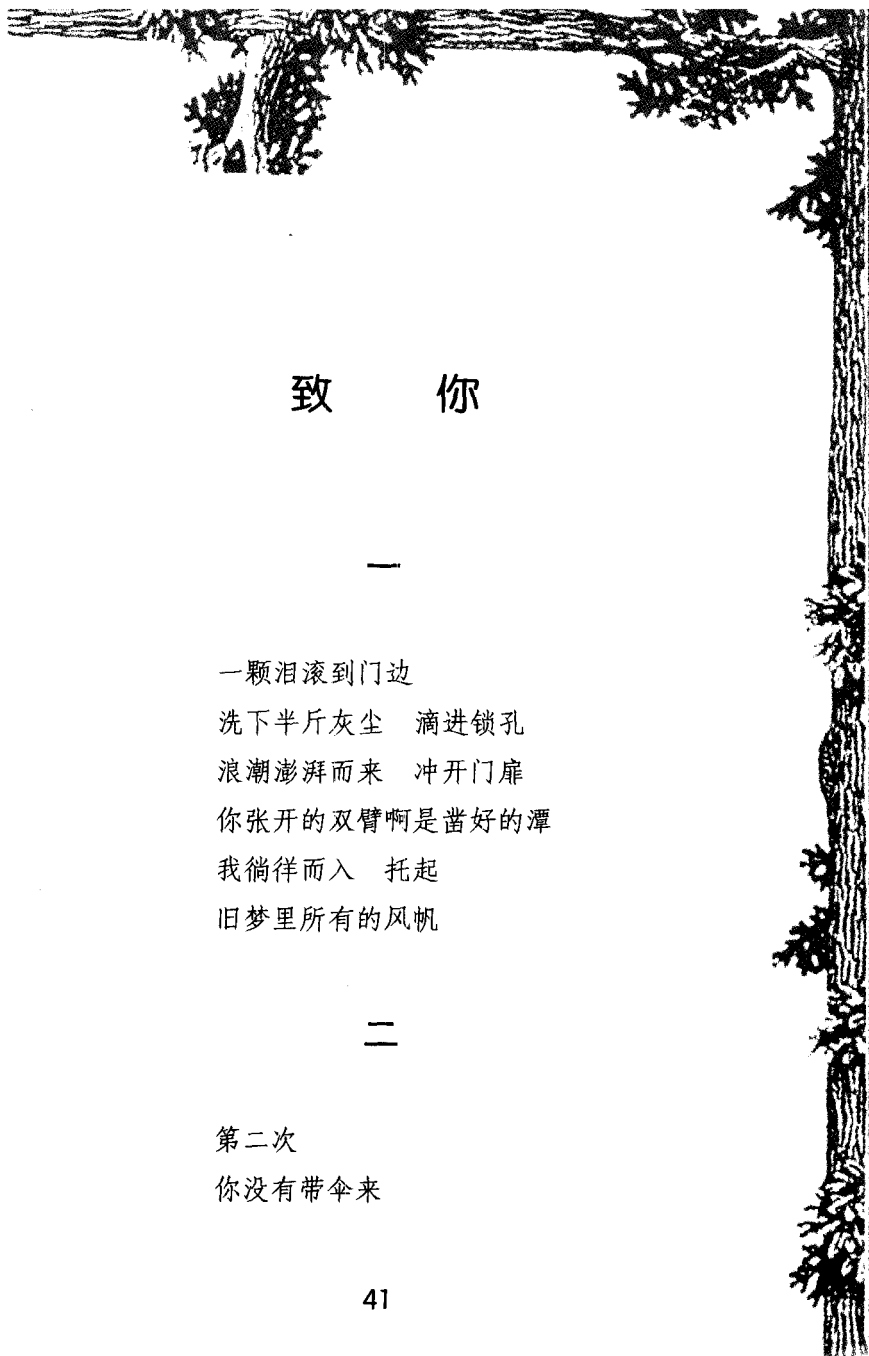




爱 情

赠你一把刀

然后由你一点一点切我



致 你

一

一颗泪滚到门边
洗下半斤灰尘 滴进锁孔
浪潮澎湃而来 冲开门扉
你张开的双臂啊是凿好的潭
我徜徉而入 托起
旧梦里所有的风帆

二

第二次
你没有带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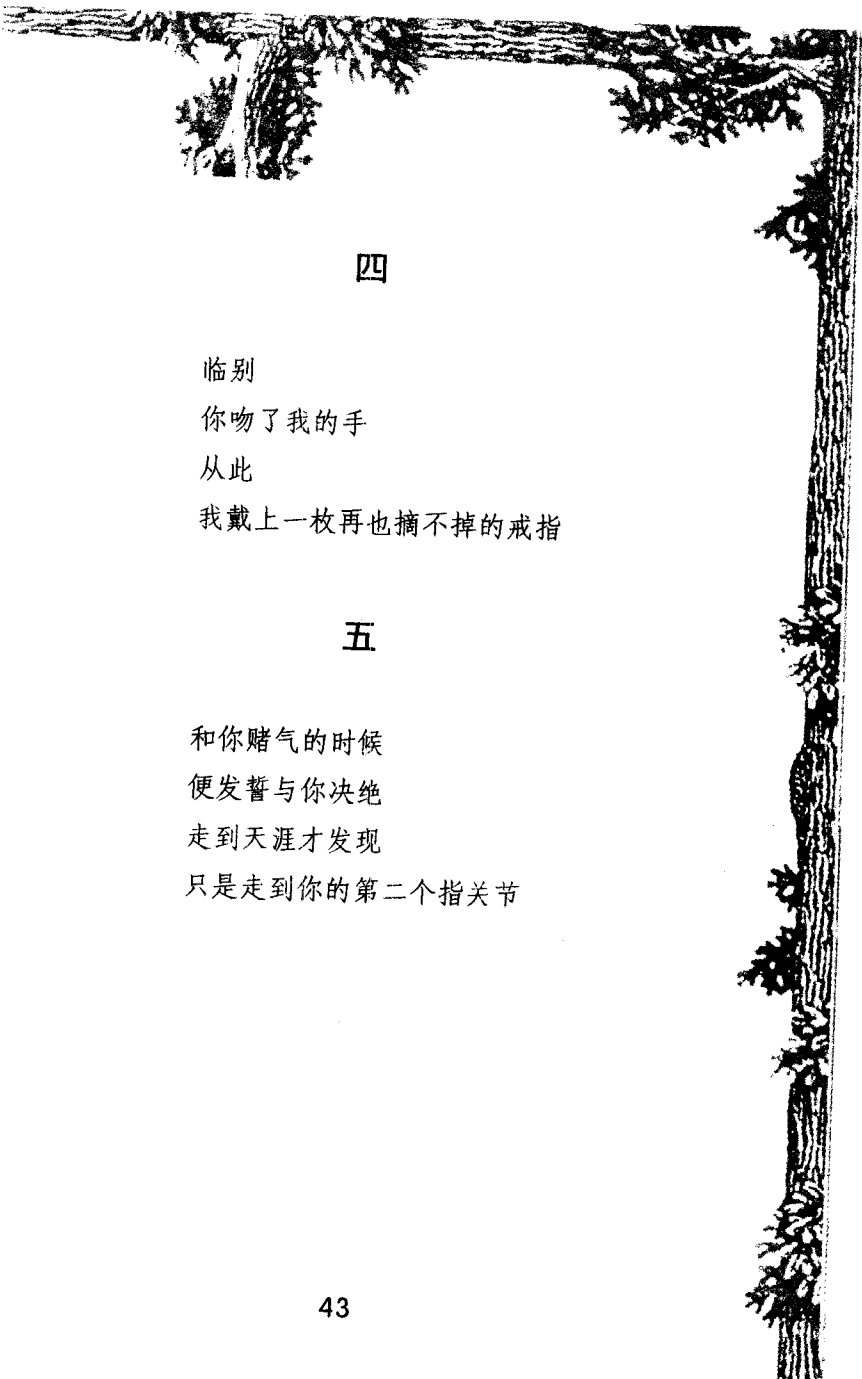
天边已是雷声滚滚
树拼命地纺着黑色的云朵
田野里站着收割了半垄的谷

遥远的泪滴不进海里
就变不成珍珠
你走吧

你却笑了
说你是伞柄
说整个天空都是你为我撑着呢

三

柔柔地吻我
轻轻地吸我
然后向着山岚呼去
你说 看哪
这满山的雾啊
就是我肺腑中
丝丝缕缕的你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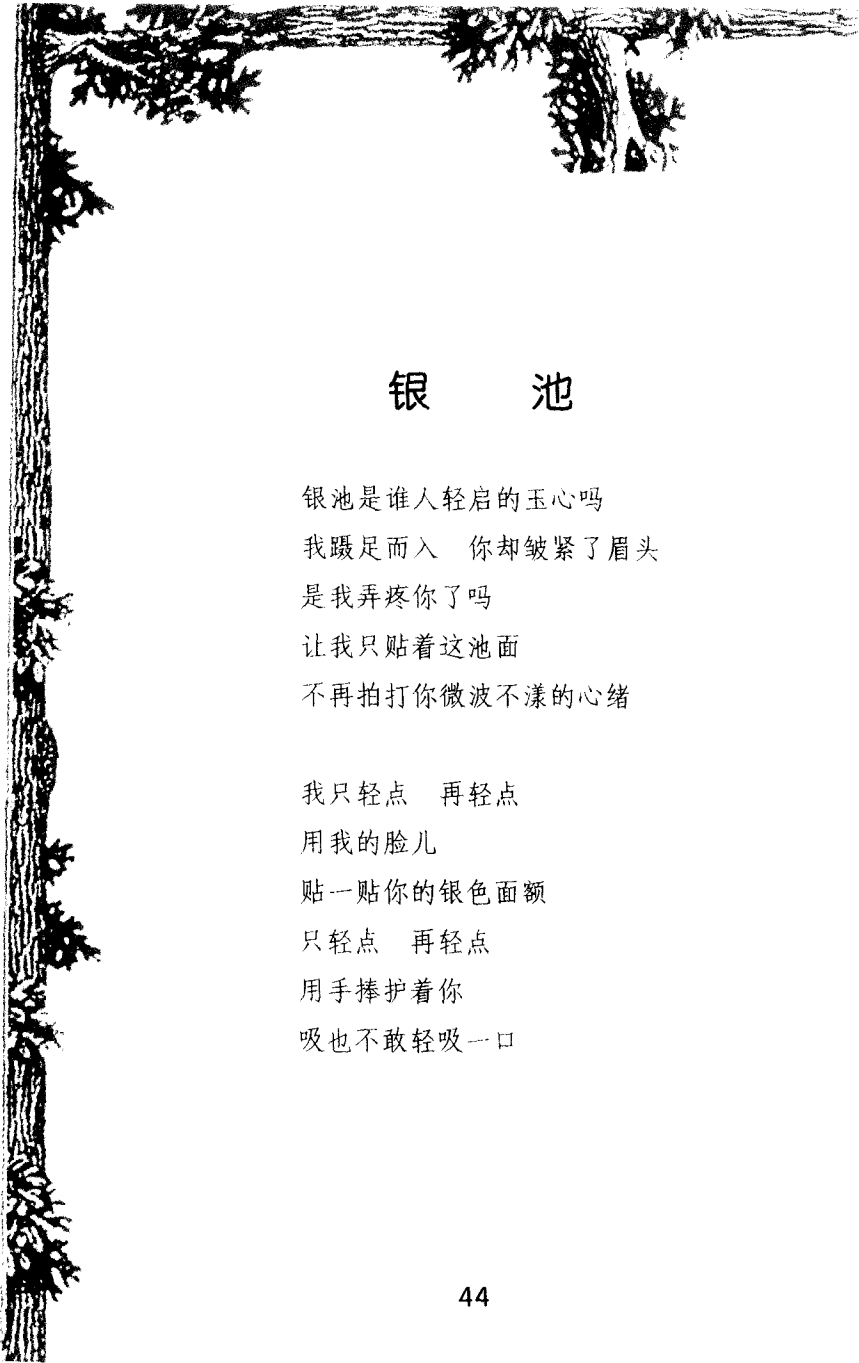


四

临别
你吻了我的手
从此
我戴上一枚再也摘不掉的戒指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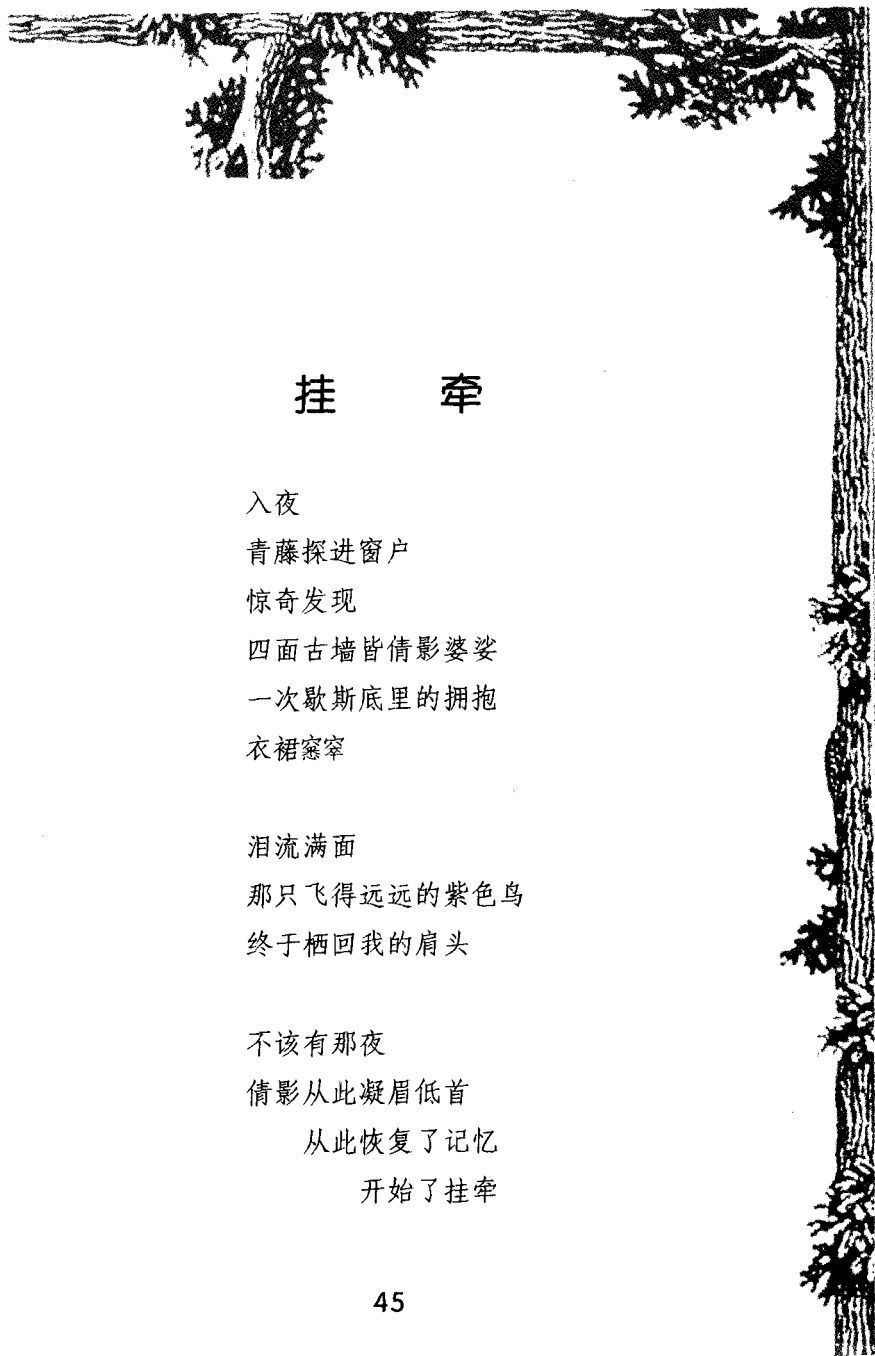
和你赌气的时候
便发誓与你决绝
走到天涯才发现
只是走到你的第二个指关节



银 池

银池是谁人轻启的玉心吗
我蹑足而入 你却皱紧了眉头
是我弄疼你了吗
让我只贴着这池面
不再拍打你微波不漾的心绪

我只轻点 再轻点
用我的脸儿
贴一贴你的银色面额
只轻点 再轻点
用手捧护着你
吸也不敢轻吸一口



挂 牵

入夜

青藤探进窗户

惊奇发现

四面古墙皆倩影婆娑

一次歇斯底里的拥抱

衣裙窸窣

泪流满面

那只飞得远远的紫色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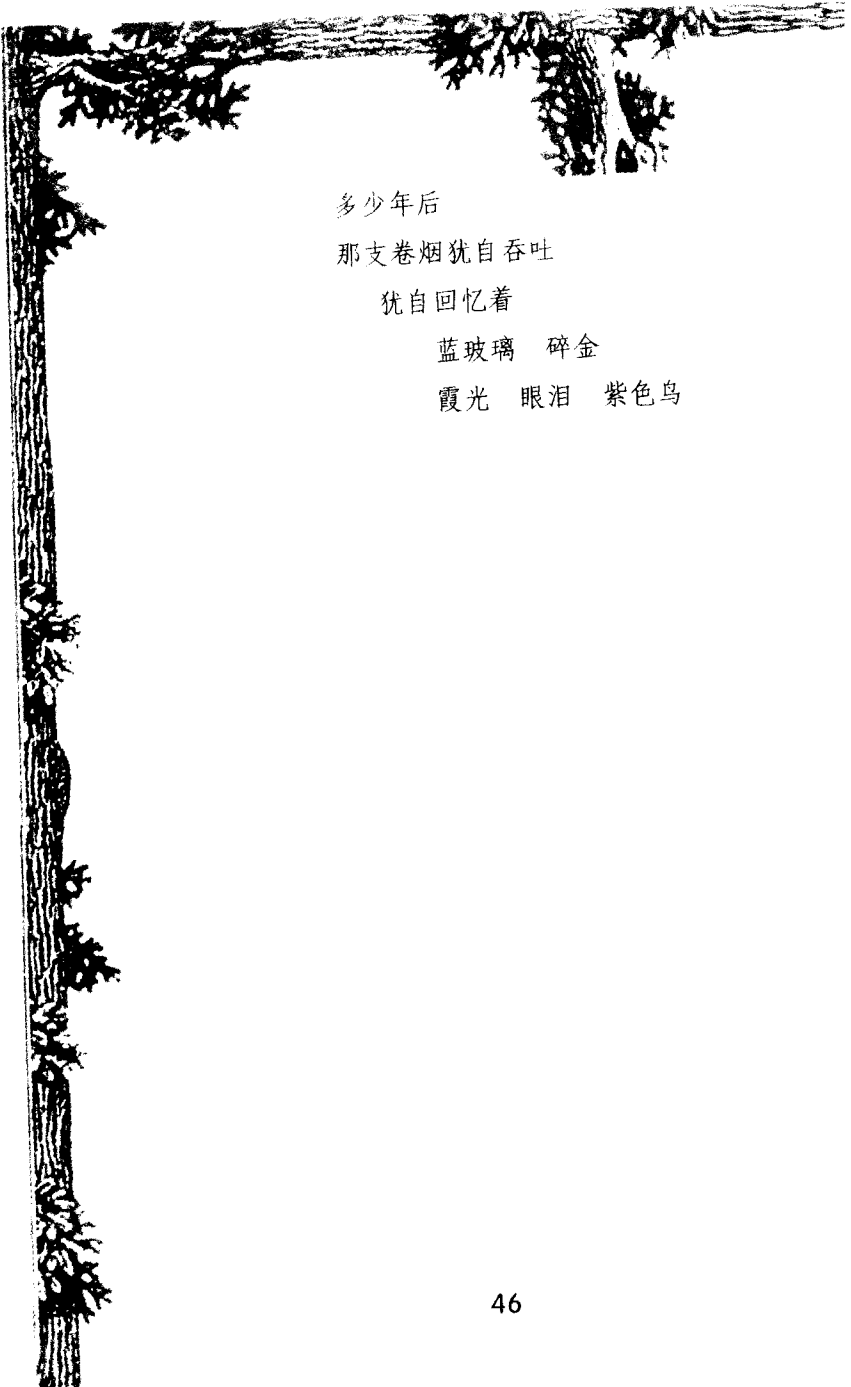
终于栖回我的肩头

不该有那夜

倩影从此凝眉低首

从此恢复了记忆

开始了挂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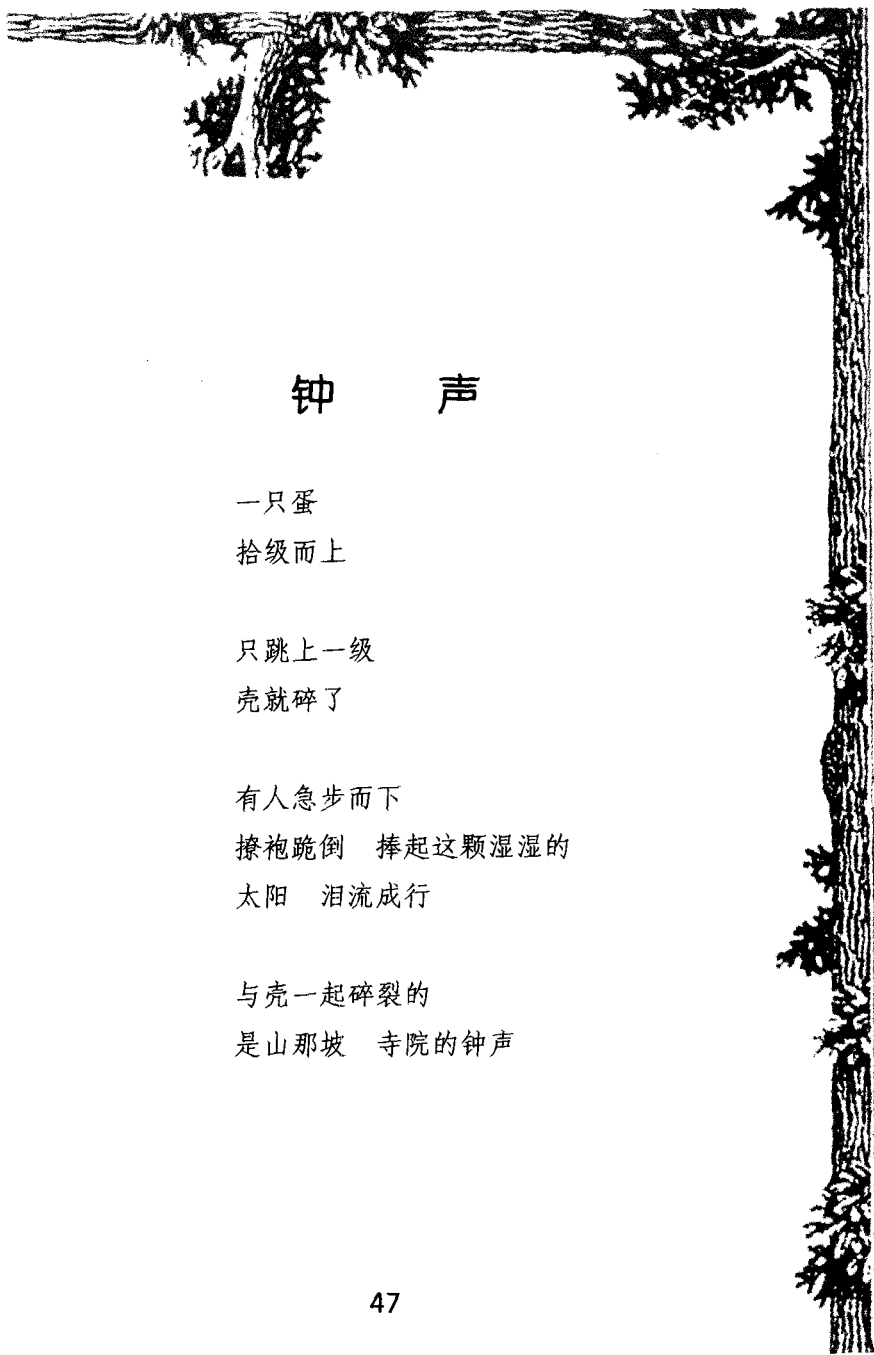
多少年后

那支卷烟犹自吞吐

犹自回忆着

蓝玻璃 碎金

霞光 眼泪 紫色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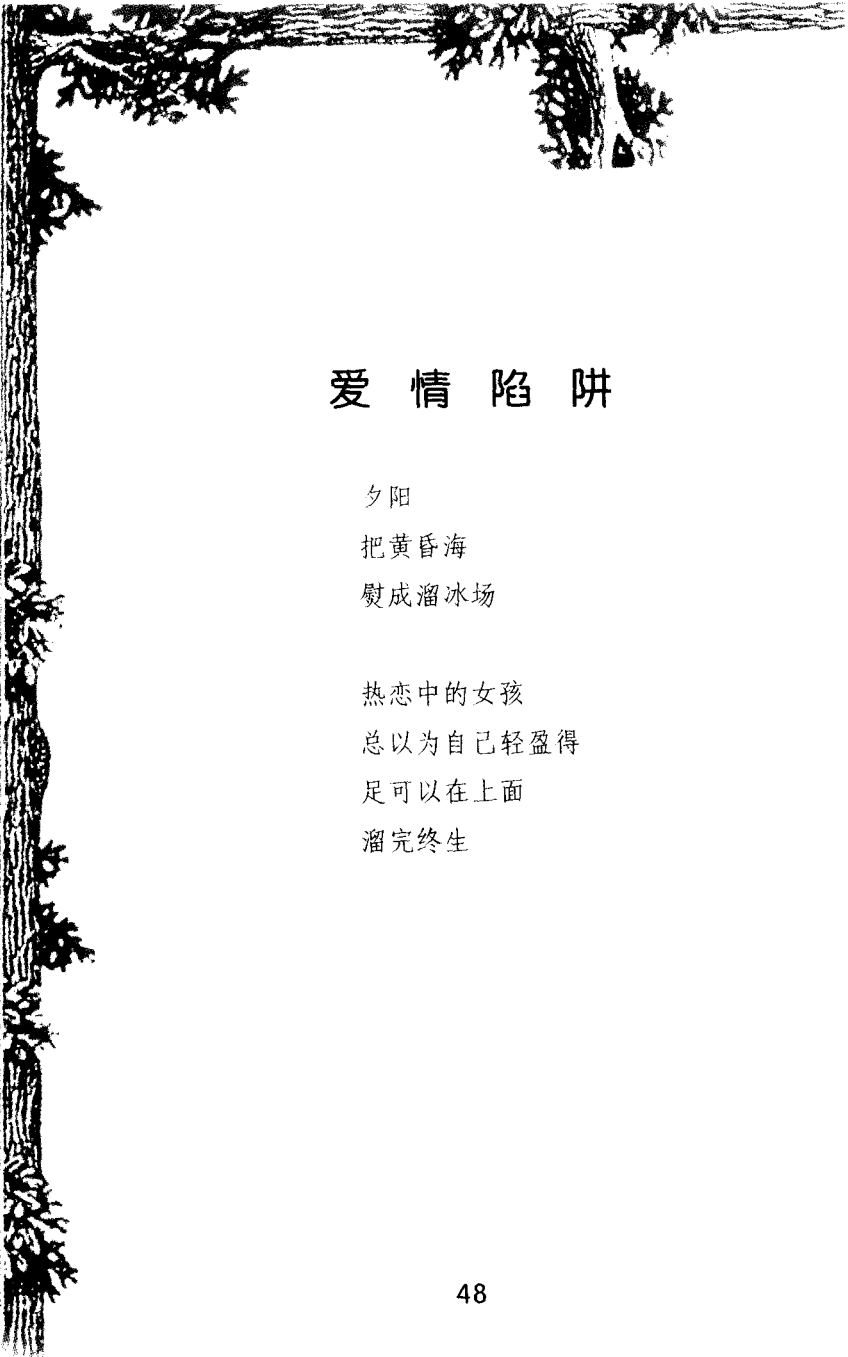
钟 声

一只蛋
拾级而上

只跳上一级
壳就碎了

有人急步而下
撩袍跪倒 捧起这颗湿湿的
太阳 泪流成行

与壳一起碎裂的
是山那坡 寺院的钟声



爱 情 陷 阱

夕阳

把黄昏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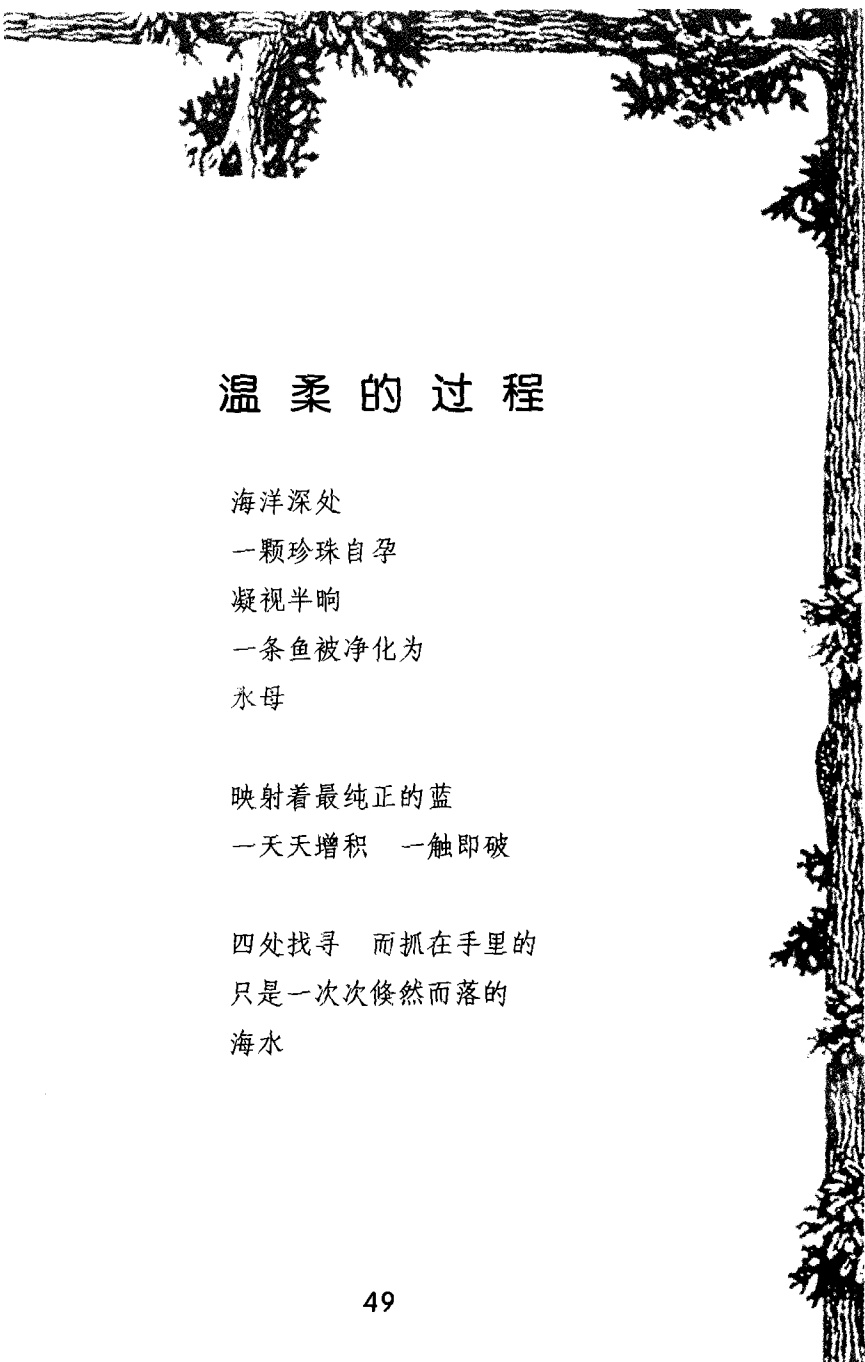
熨成溜冰场

热恋中的女孩

总以为自己轻盈得

足可以在上面

溜完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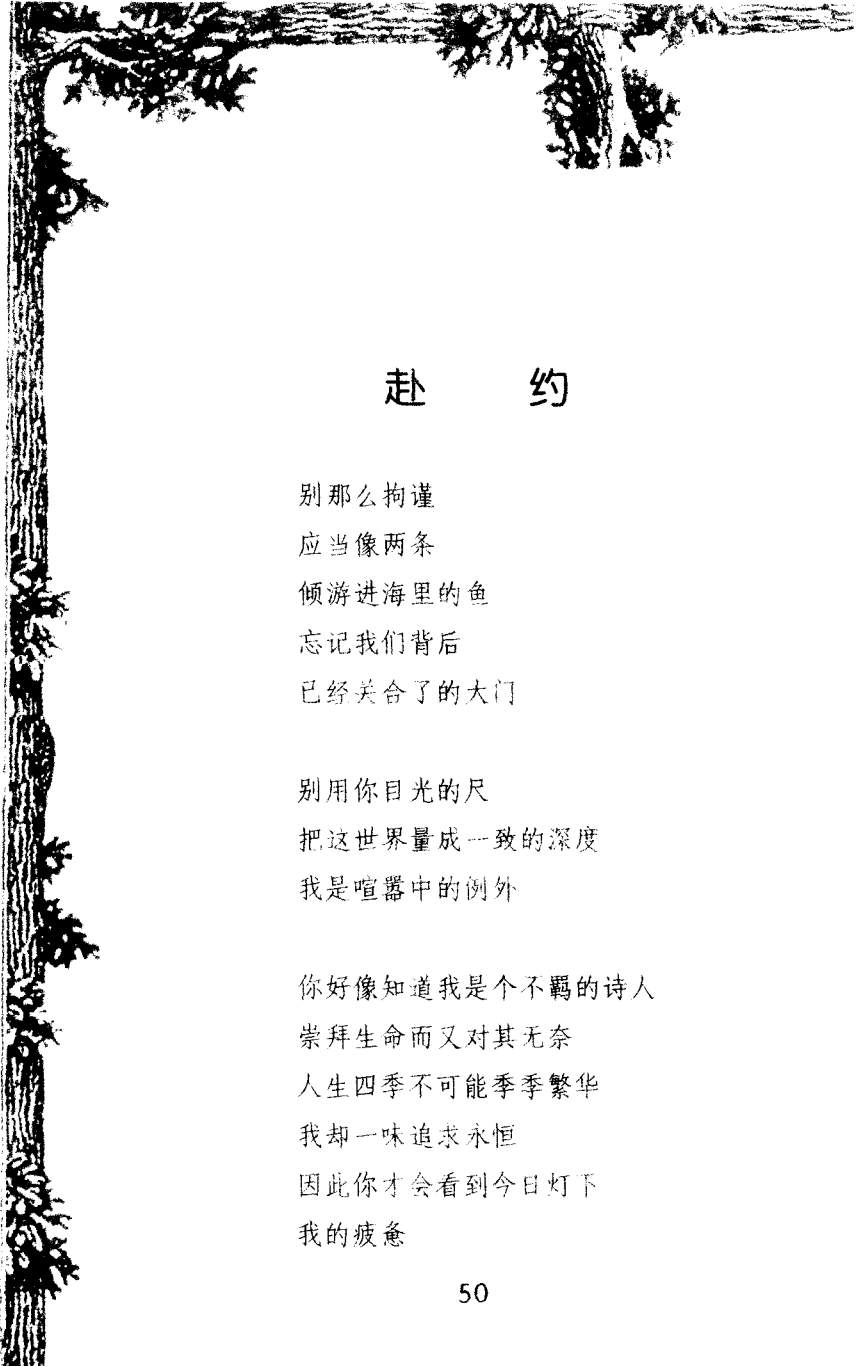


温 柔 的 过 程

海洋深处
一颗珍珠自孕
凝视半晌
一条鱼被净化为
水母

映射着最纯正的蓝
一天天增积 一触即破

四处找寻 而抓在手里的
只是一次次倏然而落的
海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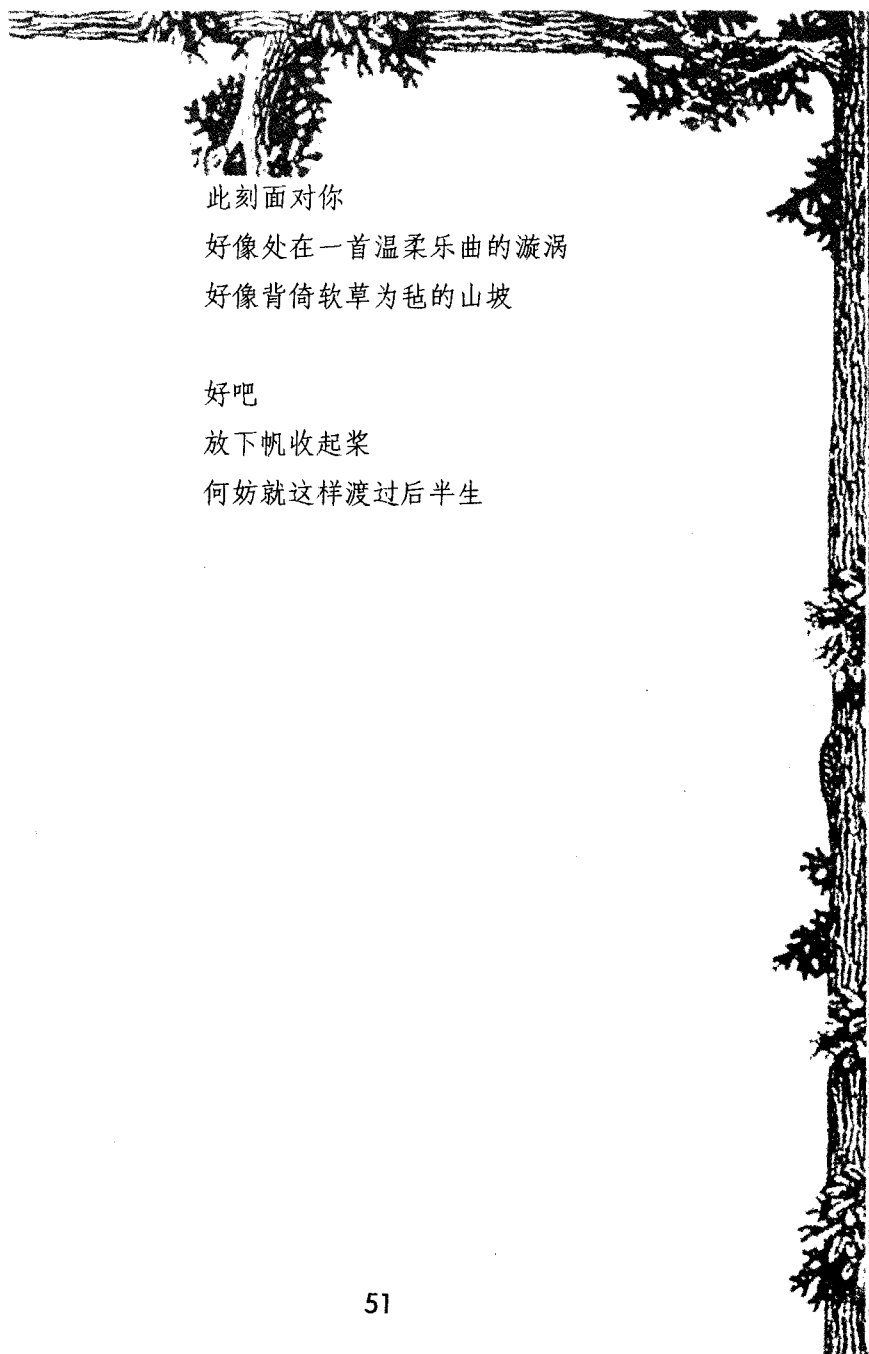


赴 约

别那么拘谨
应当像两条
倾游进海里的鱼
忘记我们背后
已经关合了的大门

别用你目光的尺
把这世界量成一致的深度
我是喧嚣中的例外

你好像知道我是个不羁的诗人
崇拜生命而又对其无奈
人生四季不可能季季繁华
我却一味追求永恒
因此你才会看到今日灯下
我的疲惫



此刻面对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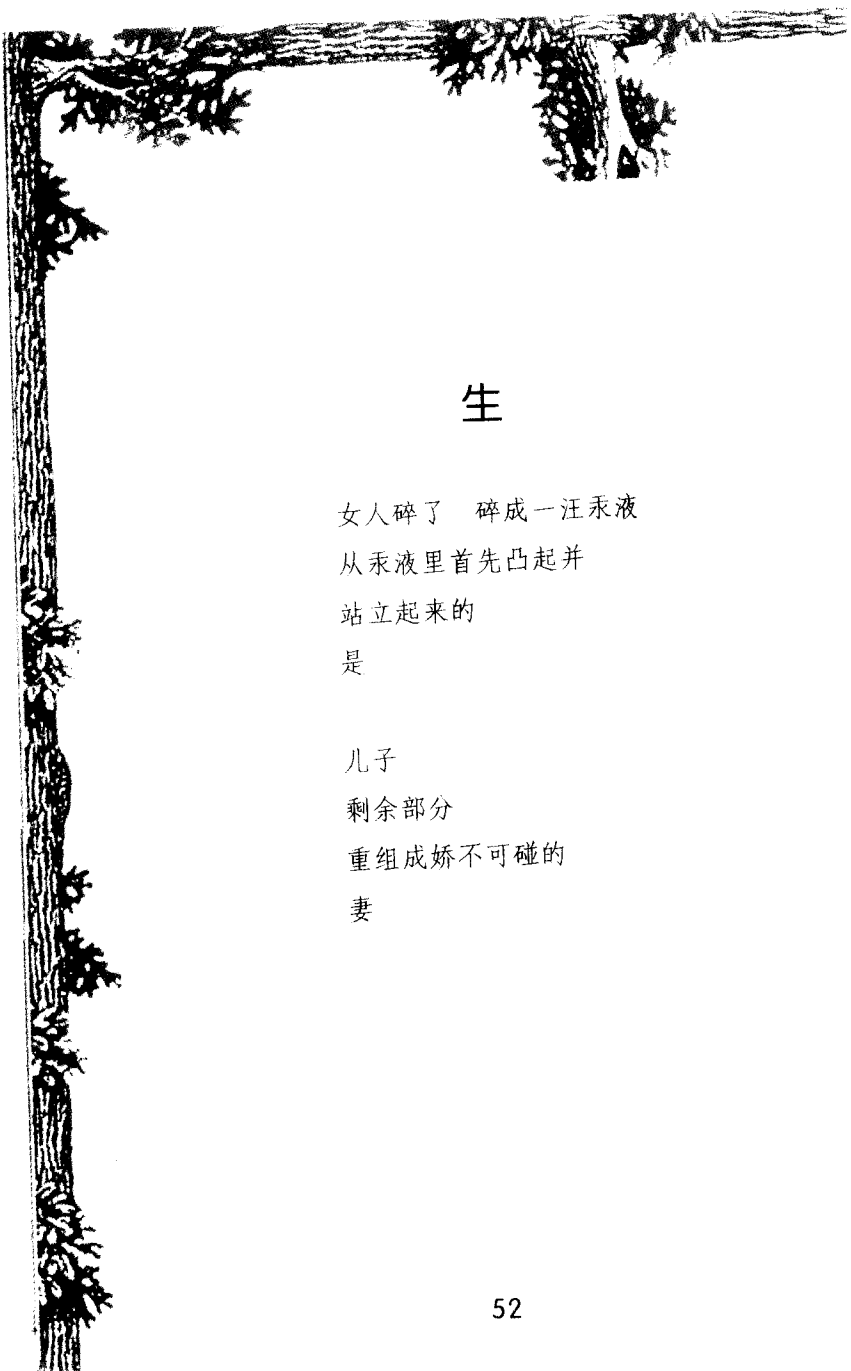
好像处在一首温柔乐曲的漩涡

好像背倚软草为毡的山坡

好吧

放下帆收起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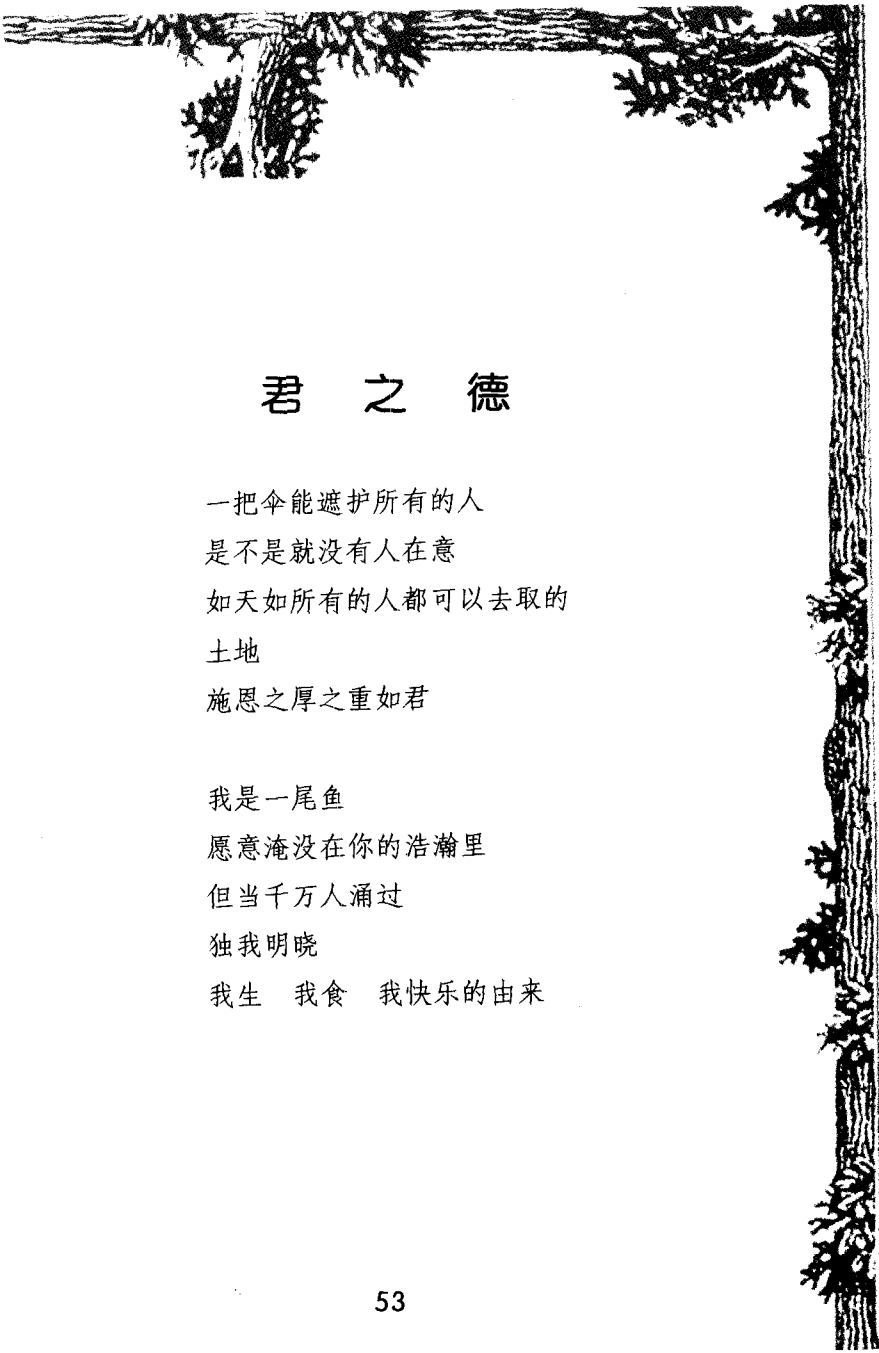
何妨就这样渡过后半生



生

女人碎了 碎成一汪汞液
从汞液里首先凸起并
站立起来的
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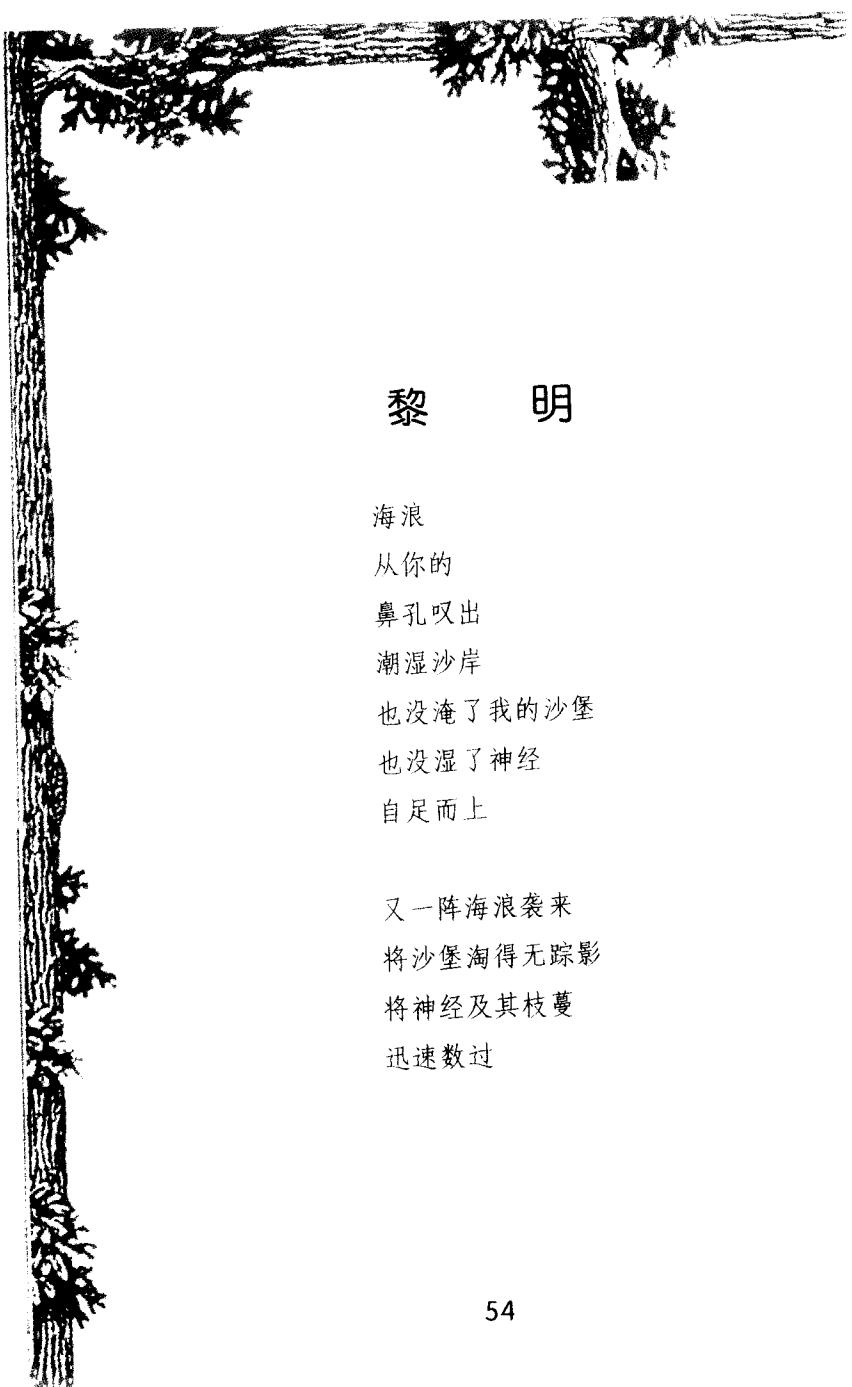
儿子
剩余部分
重组成娇不可碰的
妻



君 之 德

一把伞能遮护所有的人
是不是就没有人在意
如天如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取的
土地
施恩之厚之重如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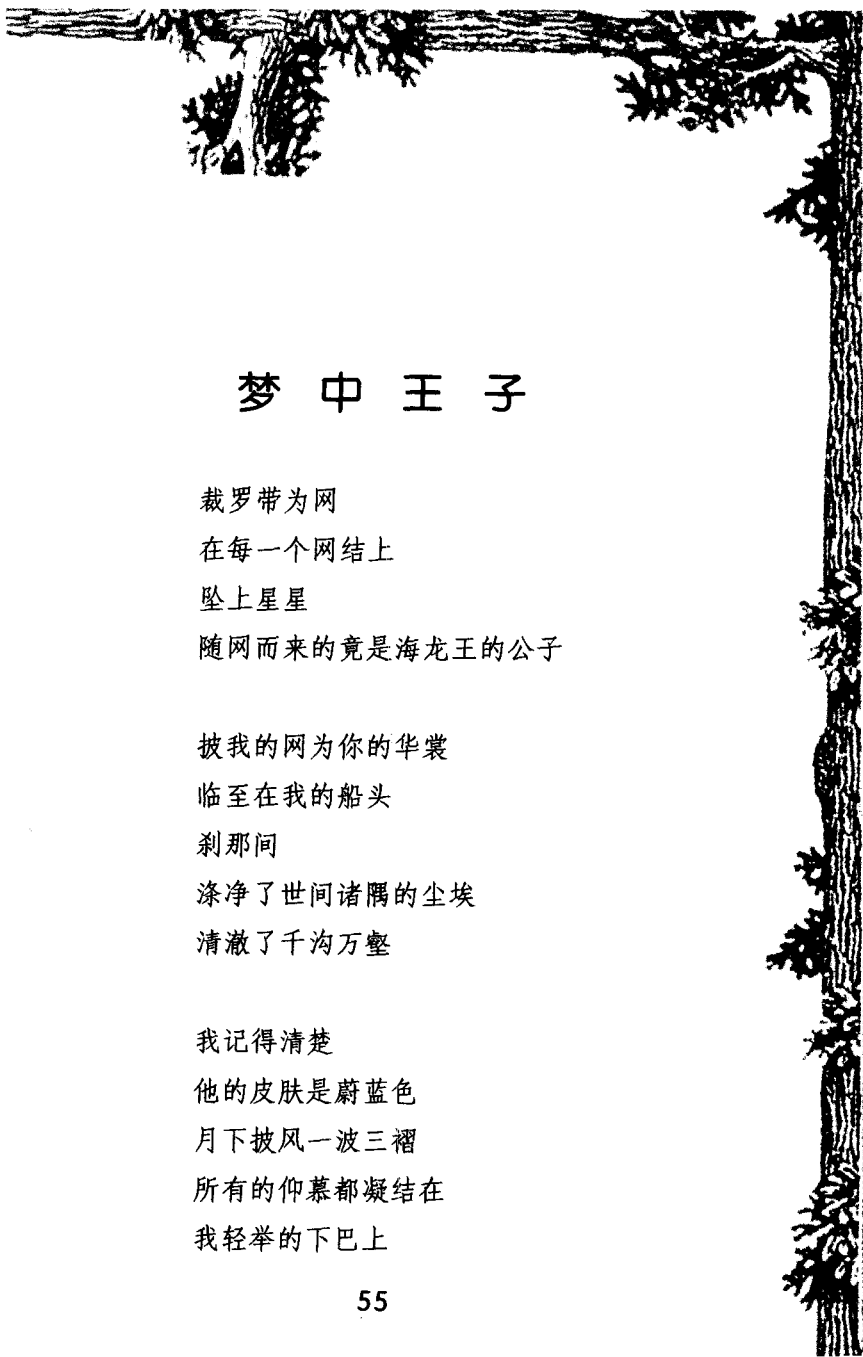
我是一尾鱼
愿意淹没在你的浩瀚里
但当千万人涌过
独我明晓
我生 我食 我快乐的由来



黎 明

海浪
从你的
鼻孔叹出
潮湿沙岸
也没淹了我的沙堡
也没湿了神经
自足而上

又一阵海浪袭来
将沙堡淘得无踪影
将神经及其枝蔓
迅速数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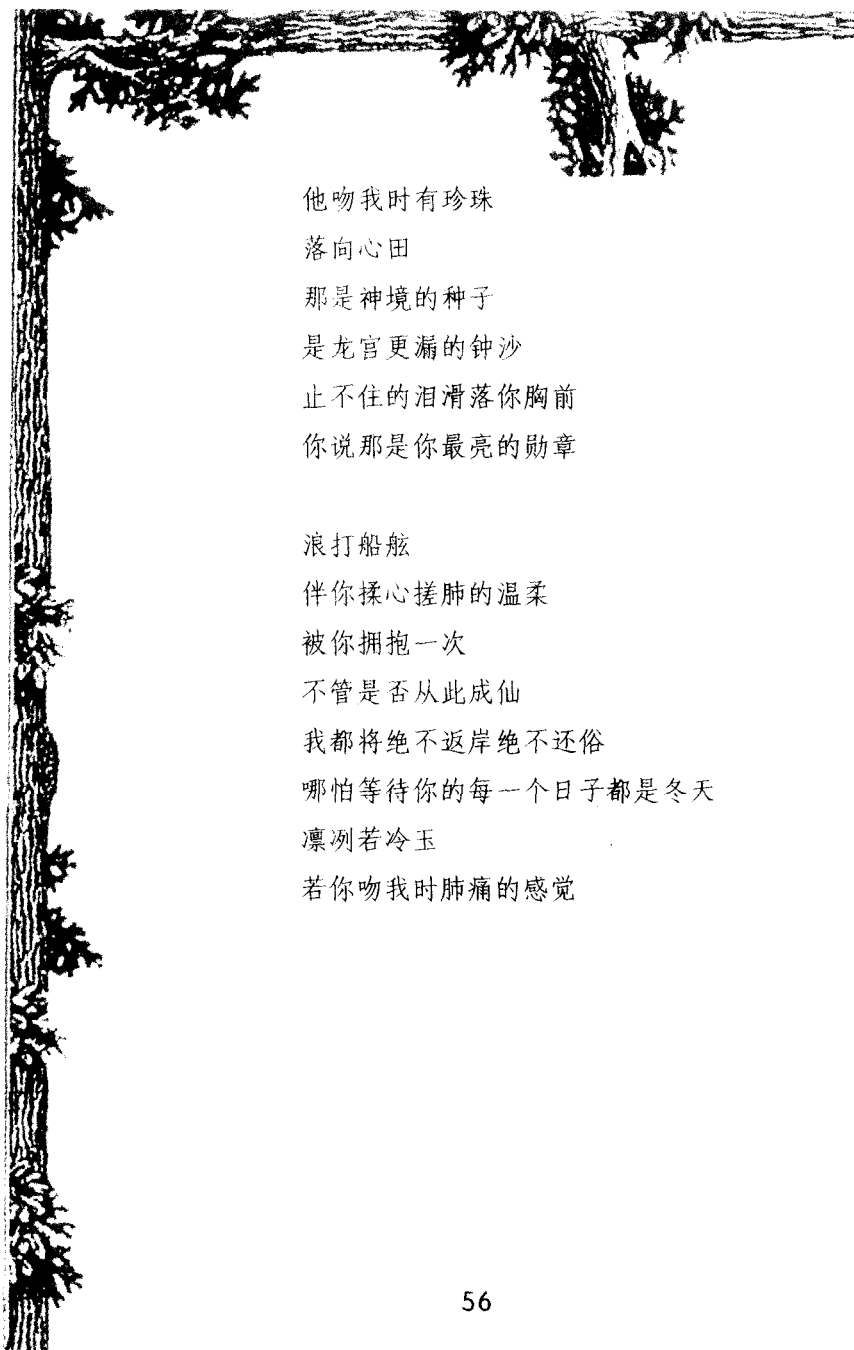


梦 中 王 子

裁罗带为网
在每一个网结上
坠上星星
随网而来的竟是海龙王的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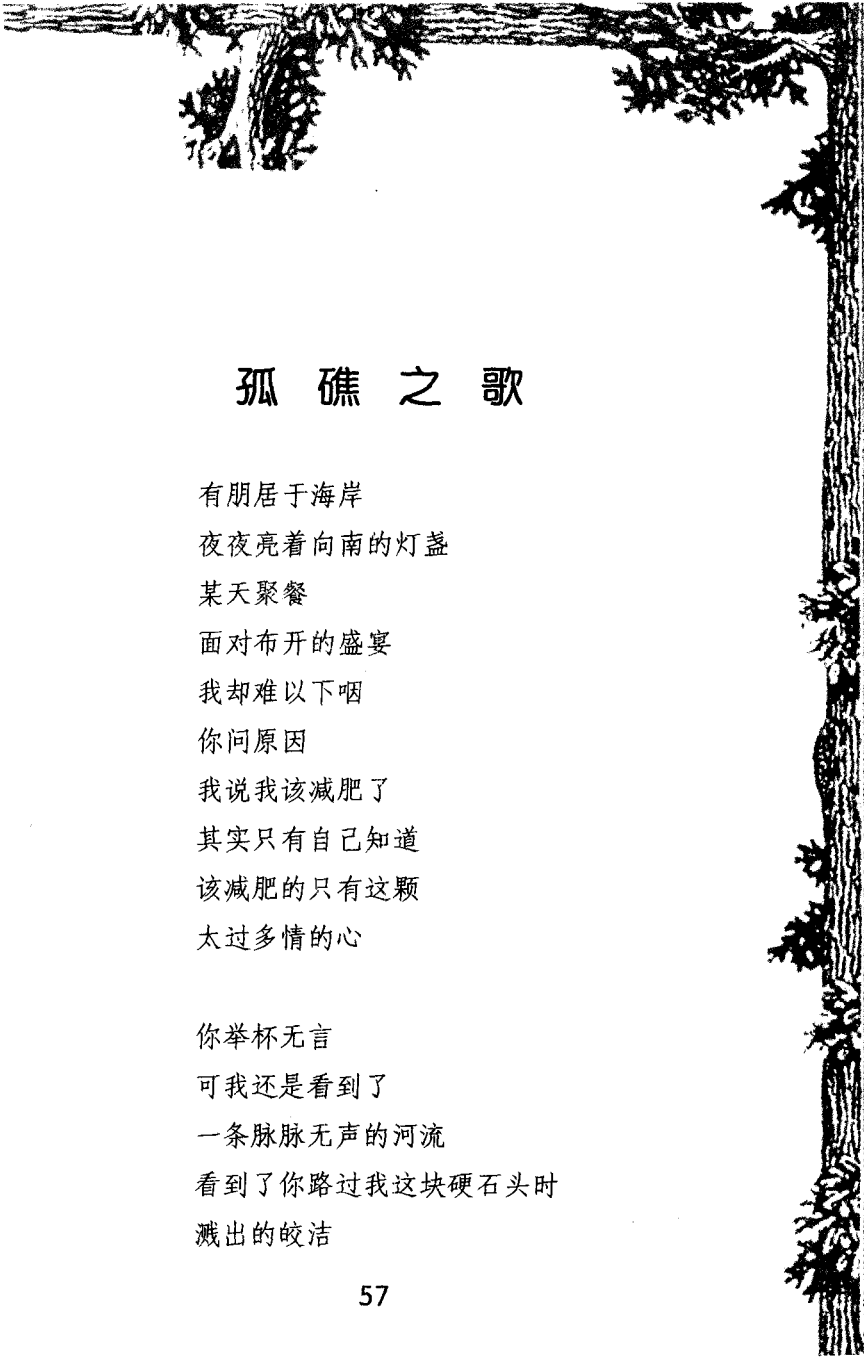
披我的网为你的华裳
临至在我的船头
刹那间
涤净了世间诸隅的尘埃
清澈了千沟万壑

我记得清楚
他的皮肤是蔚蓝色
月下披风一波三褶
所有的仰慕都凝结在
我轻举的下巴上



他吻我时有珍珠
落向心田
那是神境的种子
是龙宫更漏的钟沙
止不住的泪滑落你胸前
你说那是你最亮的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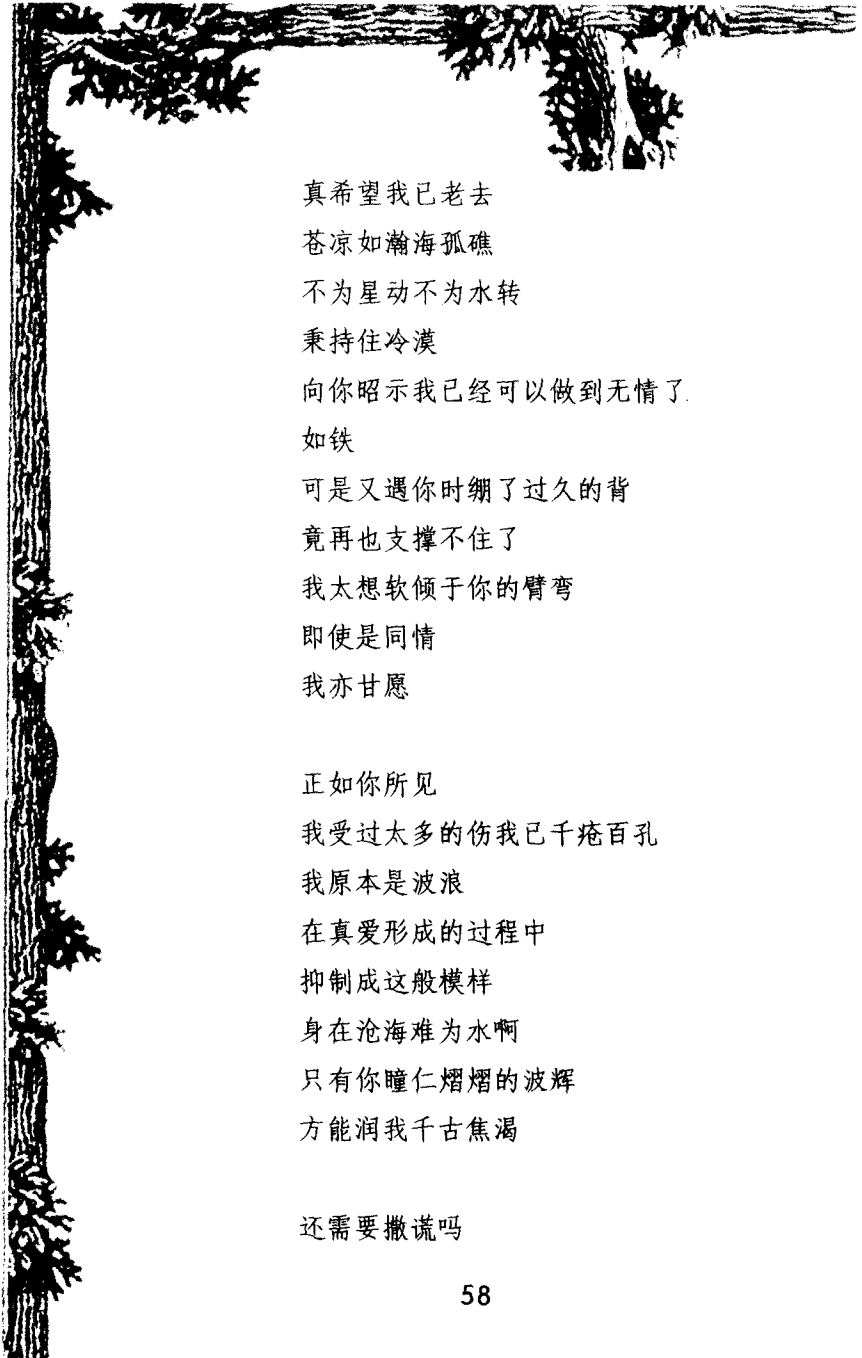
浪打船舷
伴你揉心搓肺的温柔
被你拥抱一次
不管是否从此成仙
我都将绝不返岸绝不还俗
哪怕等待你的每一个日子都是冬天
凛冽若冷玉
若你吻我时肺痛的感觉



孤 礁 之 歌

有朋居于海岸
夜夜亮着向南的灯盏
某天聚餐
面对布开的盛宴
我却难以下咽
你问原因
我说我该减肥了
其实只有自己知道
该减肥的只有这颗
太过多情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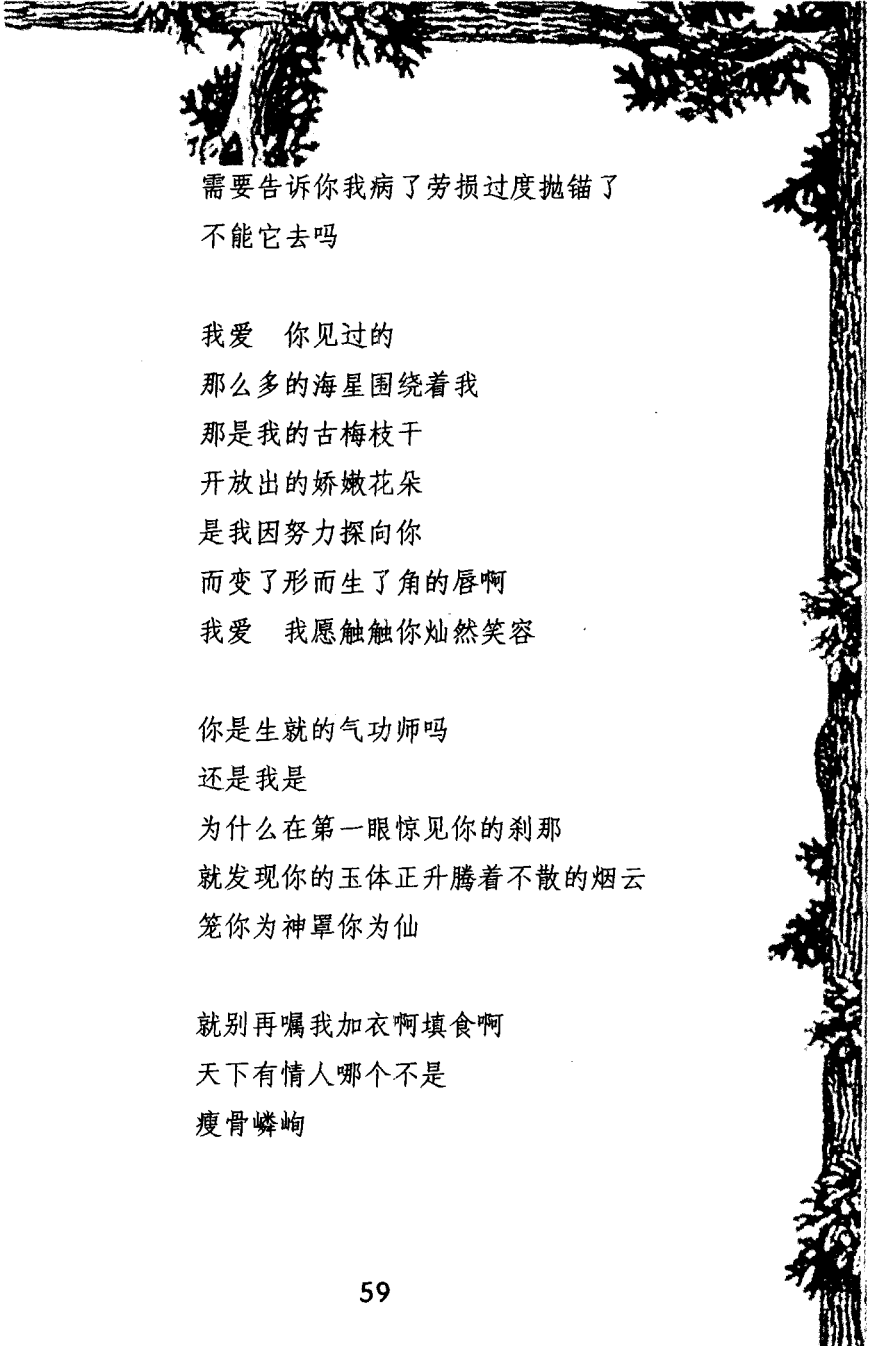
你举杯无言
可我还是看到了
一条脉脉无声的河流
看到了你路过我这块硬石头时
溅出的皎洁



真希望我已老去
苍凉如瀚海孤礁
不为星动不为水转
秉持住冷漠
向你昭示我已经可以做到无情了
如铁
可是又遇你时绷了过久的背
竟再也支撑不住了
我太想软倾于你的臂弯
即使是同情
我亦甘愿

正如你所见
我受过太多的伤我已千疮百孔
我原本是波浪
在真爱形成的过程中
抑制成这般模样
身在沧海难为水啊
只有你瞳仁熠熠的波辉
方能润我千古焦渴

还需要撒谎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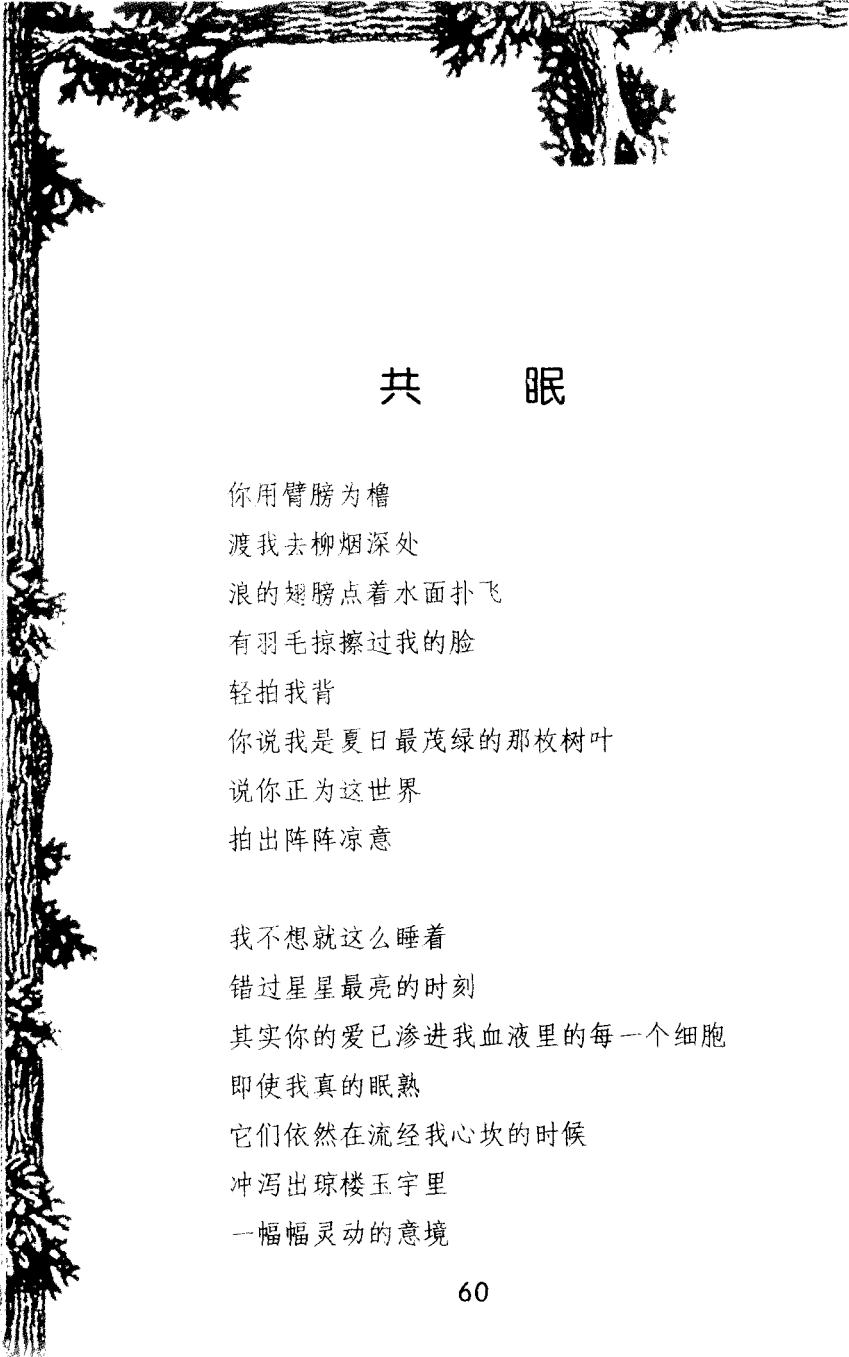


需要告诉你我病了劳损过度抛锚了
不能它去吗

我爱 你见过的
那么多的海星围绕着我
那是我的古梅枝干
开放出的娇嫩花朵
是我因努力探向你
而变了形而生了角的唇啊
我爱 我愿触触你灿然笑容

你是生就的气功师吗
还是我是
为什么在第一眼惊见你的刹那
就发现你的玉体正升腾着不散的烟云
笼你为神罩你为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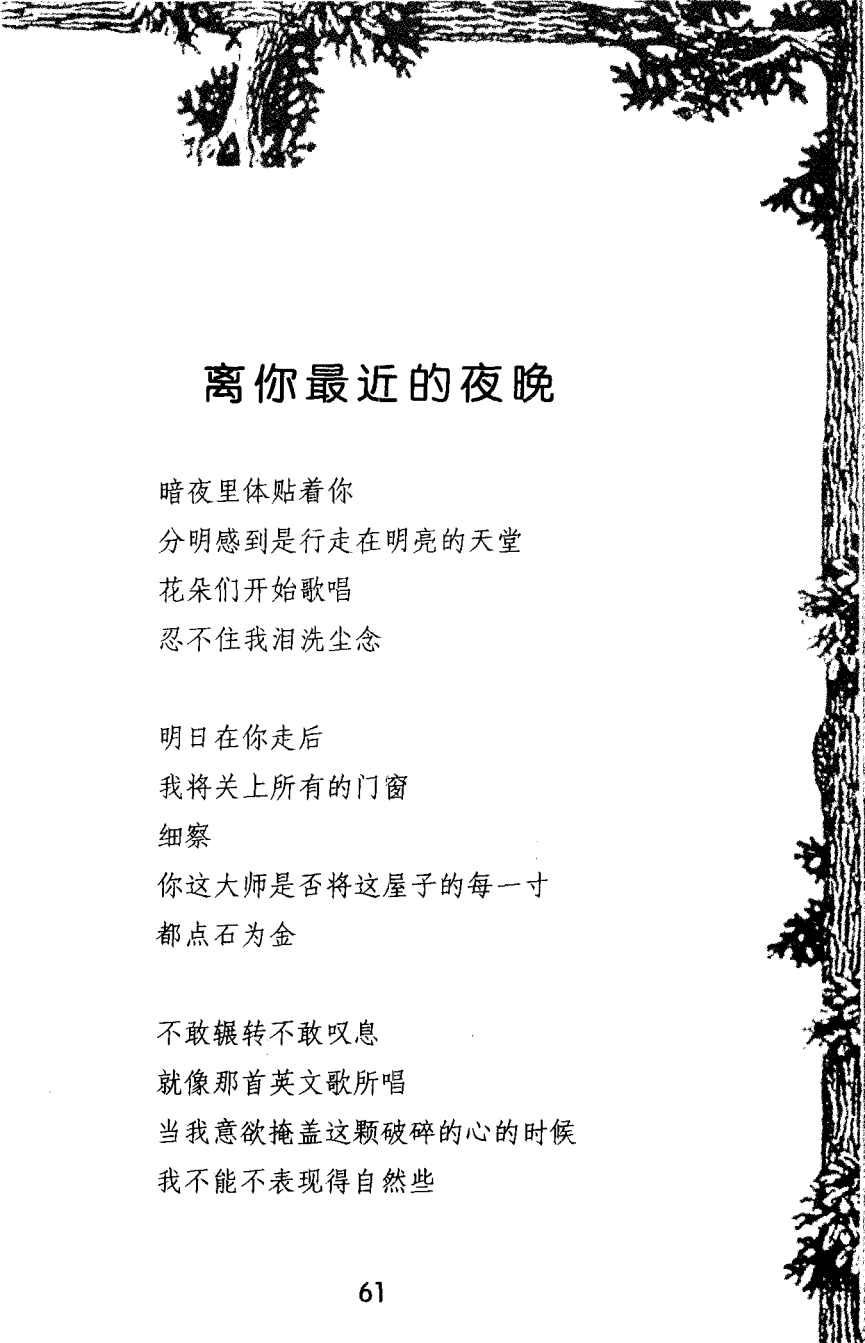
就别再嘱我加衣啊填食啊
天下有情人哪个不是
瘦骨嶙峋



共 眠

你用臂膀为橹
渡我去柳烟深处
浪的翅膀点着水面扑飞
有羽毛掠过我的脸
轻拍我背
你说我是夏日最茂绿的那枚树叶
说你正为这世界
拍出阵阵凉意

我不想就这么睡着
错过星星最亮的时刻
其实你的爱已渗进我血液里的每一个细胞
即使我真的眠熟
它们依然在流经我心坎的时候
冲泻出琼楼玉宇里
一幅幅灵动的意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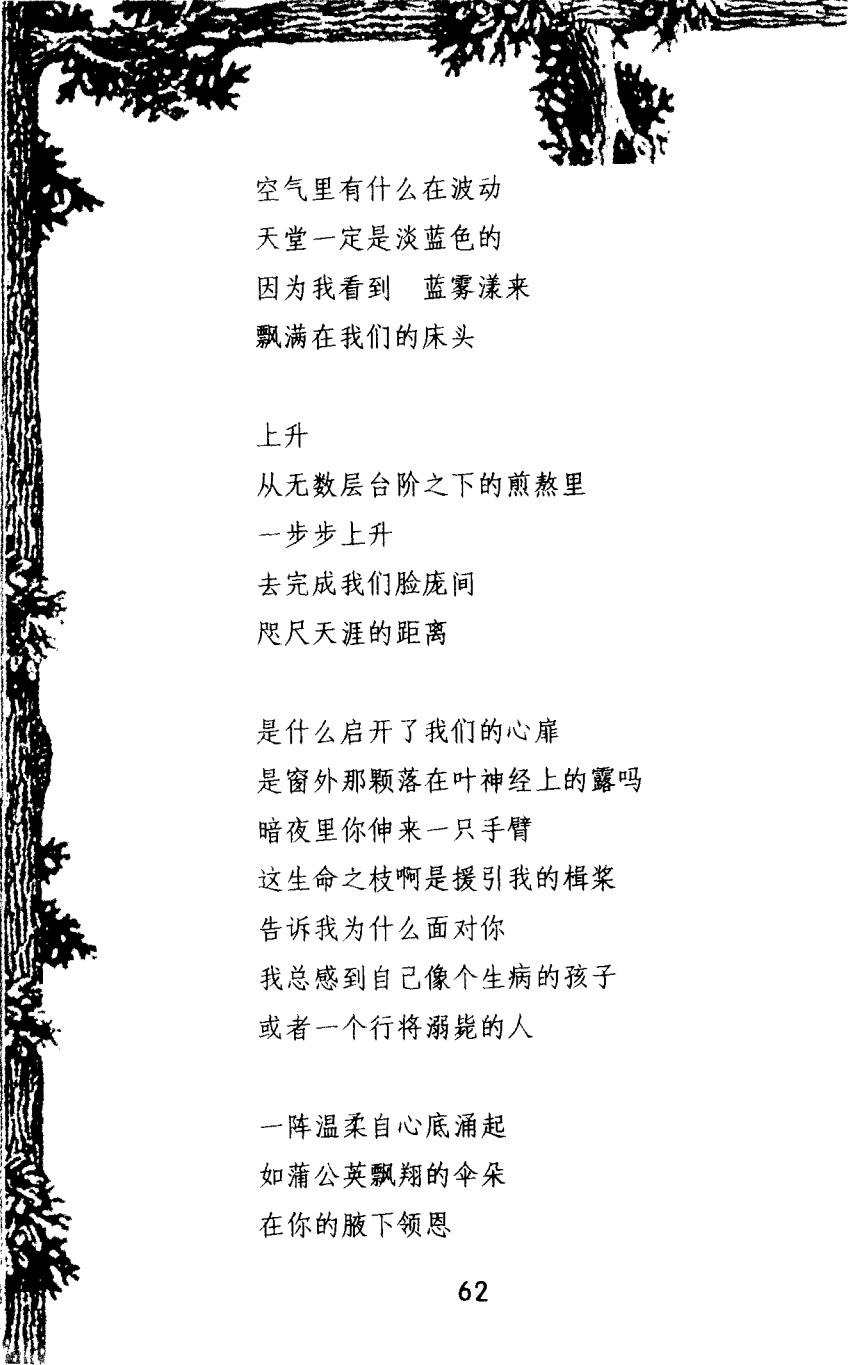


离你最近的夜晚

暗夜里体贴着你
分明感到是行走在明亮的天堂
花朵们开始歌唱
忍不住我泪洗尘念

明日在你走后
我将关上所有的门窗
细察
你这大师是否将这屋子的每一寸
都点石为金

不敢辗转不敢叹息
就像那首英文歌所唱
当我意欲掩盖这颗破碎的心的时候
我不能不表现得自然些



空气里有什么在波动
天堂一定是淡蓝色的
因为我看到 蓝雾漾来
飘满在我们的床头

上升
从无数层台阶之下的煎熬里
一步步上升
去完成我们脸庞间
咫尺天涯的距离

是什么启开了我们的心扉
是窗外那颗落在叶神经上的露吗
暗夜里你伸来一只手臂
这生命之枝啊是援引我的楫桨
告诉我为什么面对你
我总感到自己像个生病的孩子
或者一个行将溺毙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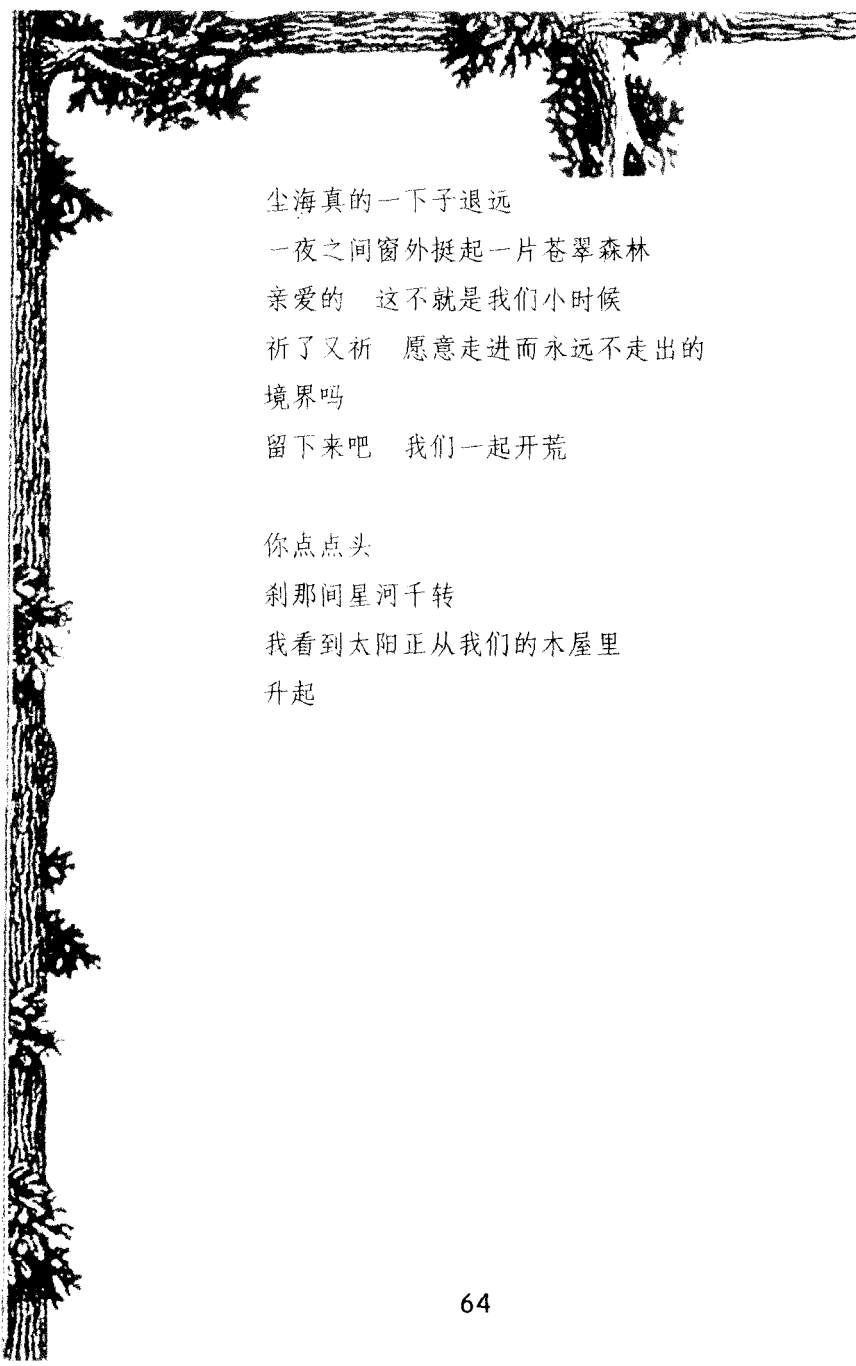
一阵温柔自心底涌起
如蒲公英飘翔的伞朵
在你的腋下领恩



我已失却了语言
只有泪水在汇成海洋

我们是两叶帆
两叶帆就能交合成一艘船
在这暗夜的海上
与你相偎靠
就无须再去寻岸
与你相偎靠
就不怕前路上所有的风暴
拥住我抱住我覆住我盖住我
雪压枝头
此刻你是否悟到
我销魂蚀骨的崇拜
为追随你和你做灵魂的齐飞
不惜化溶沥沥

我们一齐惊醒于清晨的第一声鸟啾
接下去的声声 长音是叶的形状
短音是满把小小坚果于手掌的磨擦
重要的是生命如此新美你就在我的身旁
打开窗帘哗的一声



尘海真的一下子退远

一夜之间窗外挺起一片苍翠森林

亲爱的 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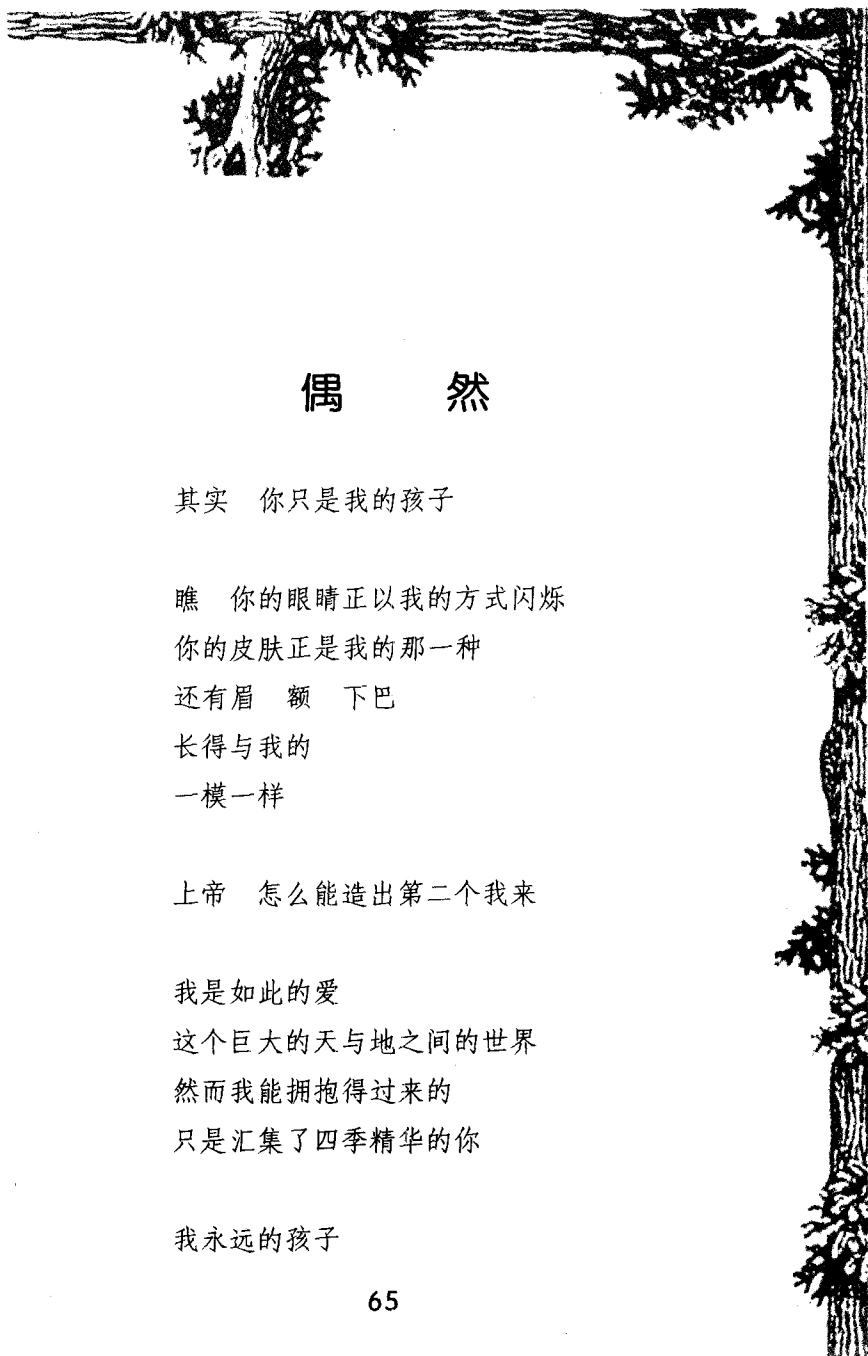
祈了又祈 愿意走进而永远不走出的
境界吗

留下来吧 我们一起开荒

你点点头

刹那间星河千转

我看到太阳正从我们的木屋里
升起



偶 然

其实 你只是我的孩子

瞧 你的眼睛正以我的方式闪烁
你的皮肤正是我的那一种
还有眉 额 下巴
长得与我的
一模一样

上帝 怎么能造出第二个我来

我是如此的爱
这个巨大的天与地之间的世界
然而我能拥抱得过来的
只是汇集了四季精华的你

我永远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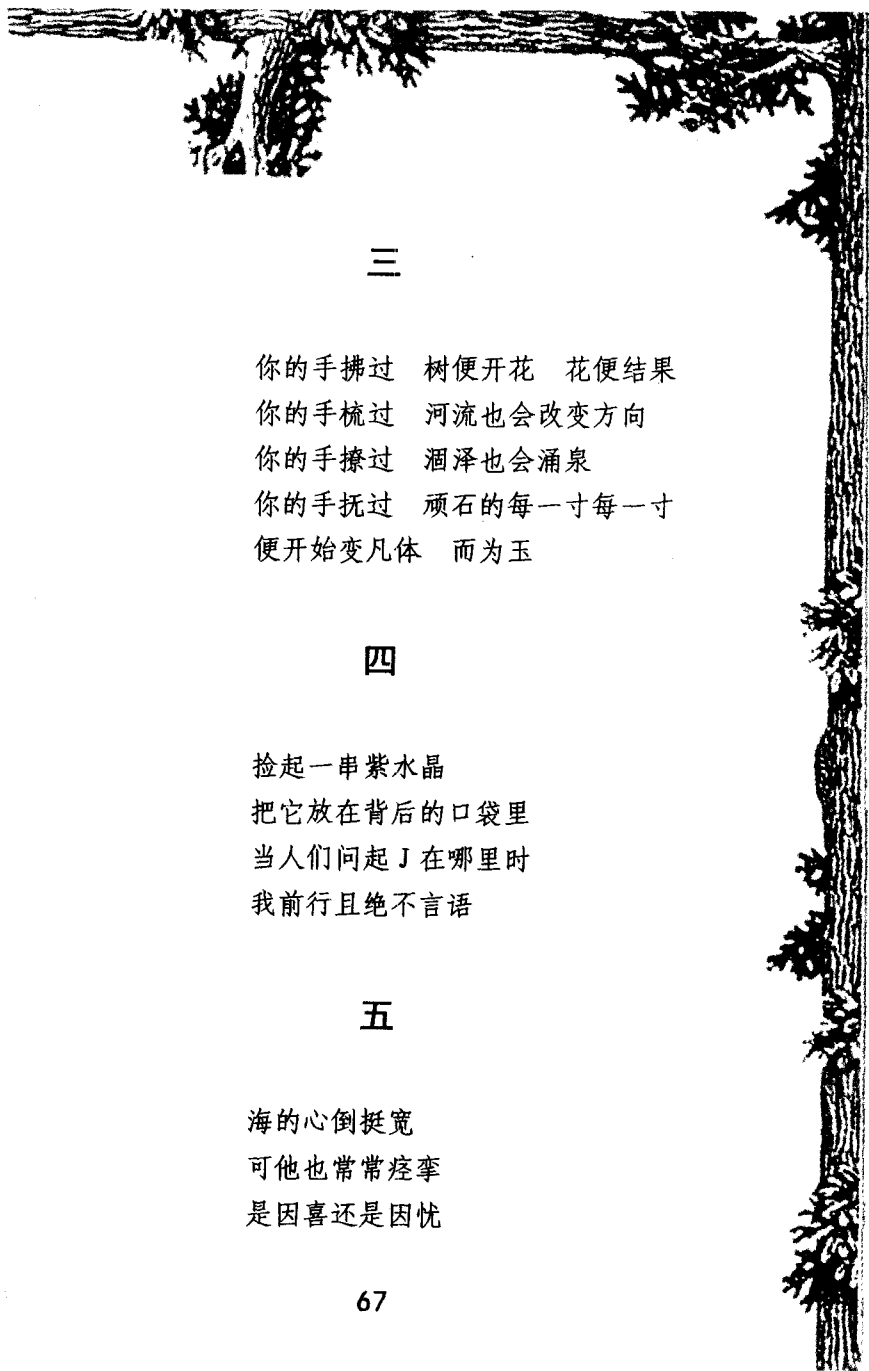
致 J

—

关于琉璃的颜色
我还是喜欢
雨洗过的天坛

二

桅樯真的举得动
天的帐篷吗
还是只将其戳破
让风刮进去为云朵
让海映进去做背景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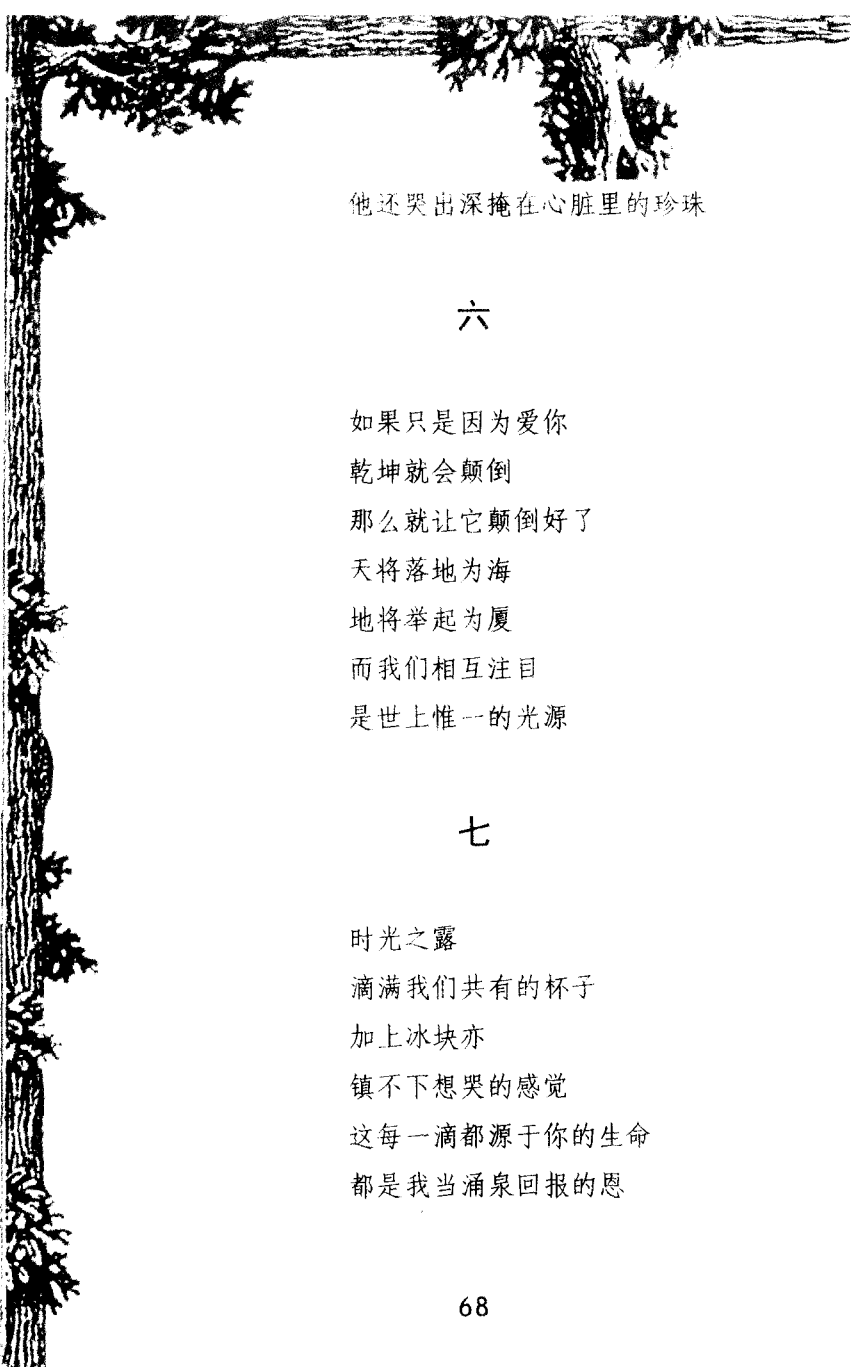
你的手拂过 树便开花 花便结果
你的手梳过 河流也会改变方向
你的手擦过 涸泽也会涌泉
你的手抚过 顽石的每一寸每一寸
便开始变凡体 而为玉

四

捡起一串紫水晶
把它放在背后的口袋里
当人们问起 J 在哪里时
我前行且绝不言语

五

海的心倒挺宽
可他也常常痉挛
是因喜还是因忧



他还哭出深掩在心脏里的珍珠

六

如果只是因为爱你
乾坤就会颠倒
那么就让它颠倒好了
天将落地为海
地将举起为厦
而我们相互注目
是世上惟一的光源

七

时光之露
滴满我们共有的杯子
加上冰块亦
镇不下想哭的感觉
这每一滴都源于你的生命
都是我当涌泉回报的恩



白 兰 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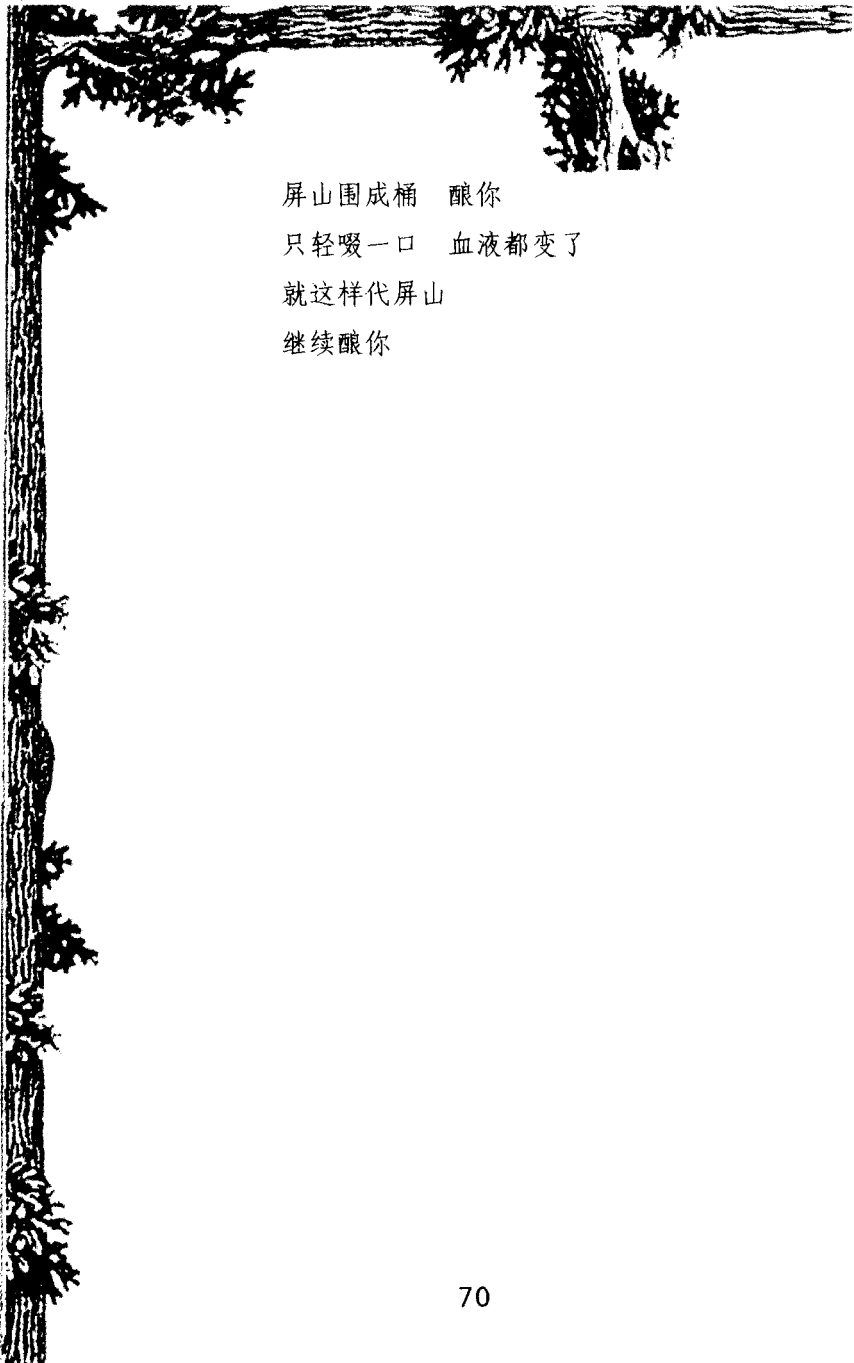
含着一口未吞 想起你
当年就用这酒将心煨着
否则我没有胆量

在柜台前打量
只不敢看这白兰地
半瓶不加冰不加水下去
是敌敌畏的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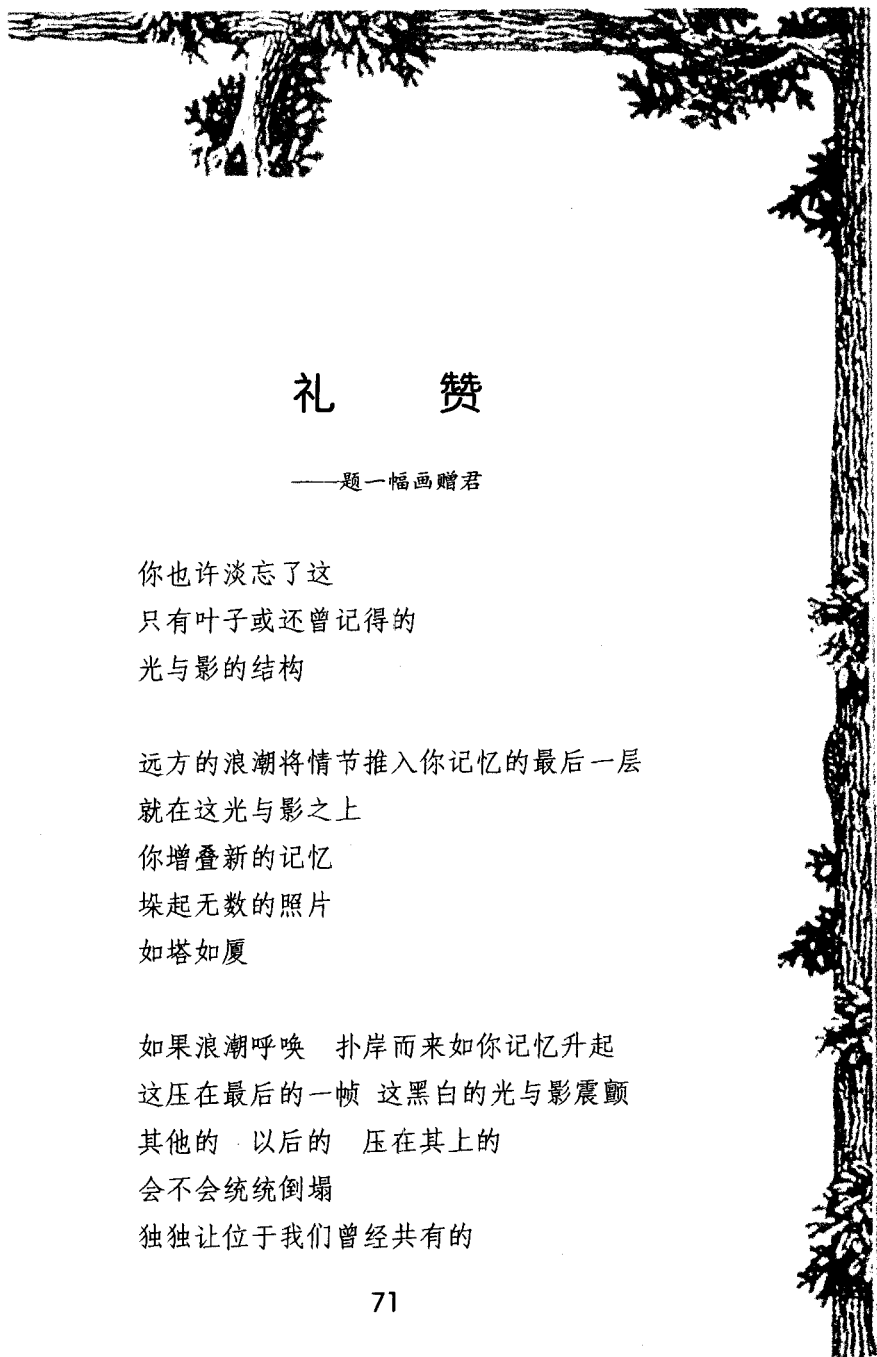
今晚又到了一个极限
一个人走向跷跷板的一头
一头扎进那酒店
未曾抬头 就叫
老板 白兰地

这是最后一瓶最陈久的白兰地了





屏山围成桶 酿你
只轻啜一口 血液都变了
就这样代屏山
继续酿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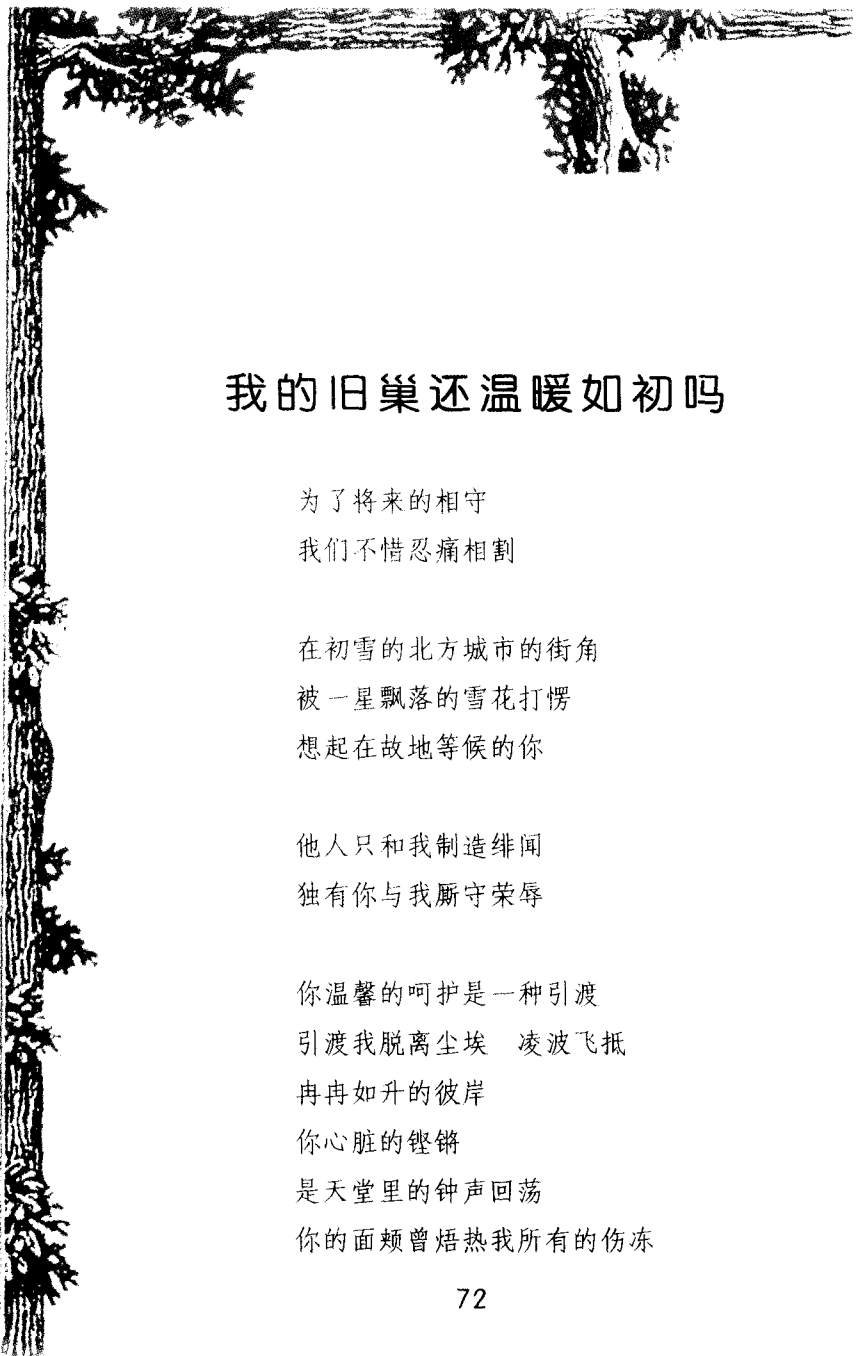
礼 赞

——题一幅画赠君

你也许淡忘了这
只有叶子或还曾记得的
光与影的结构

远方的浪潮将情节推入你记忆的最后一层
就在这光与影之上
你增叠新的记忆
垛起无数的照片
如塔如厦

如果浪潮呼唤 扑岸而来如你记忆升起
这压在最后的一帧 这黑白的光与影震颤
其他的 以后的 压在其上的
会不会统统倒塌
独独让位于我们曾经共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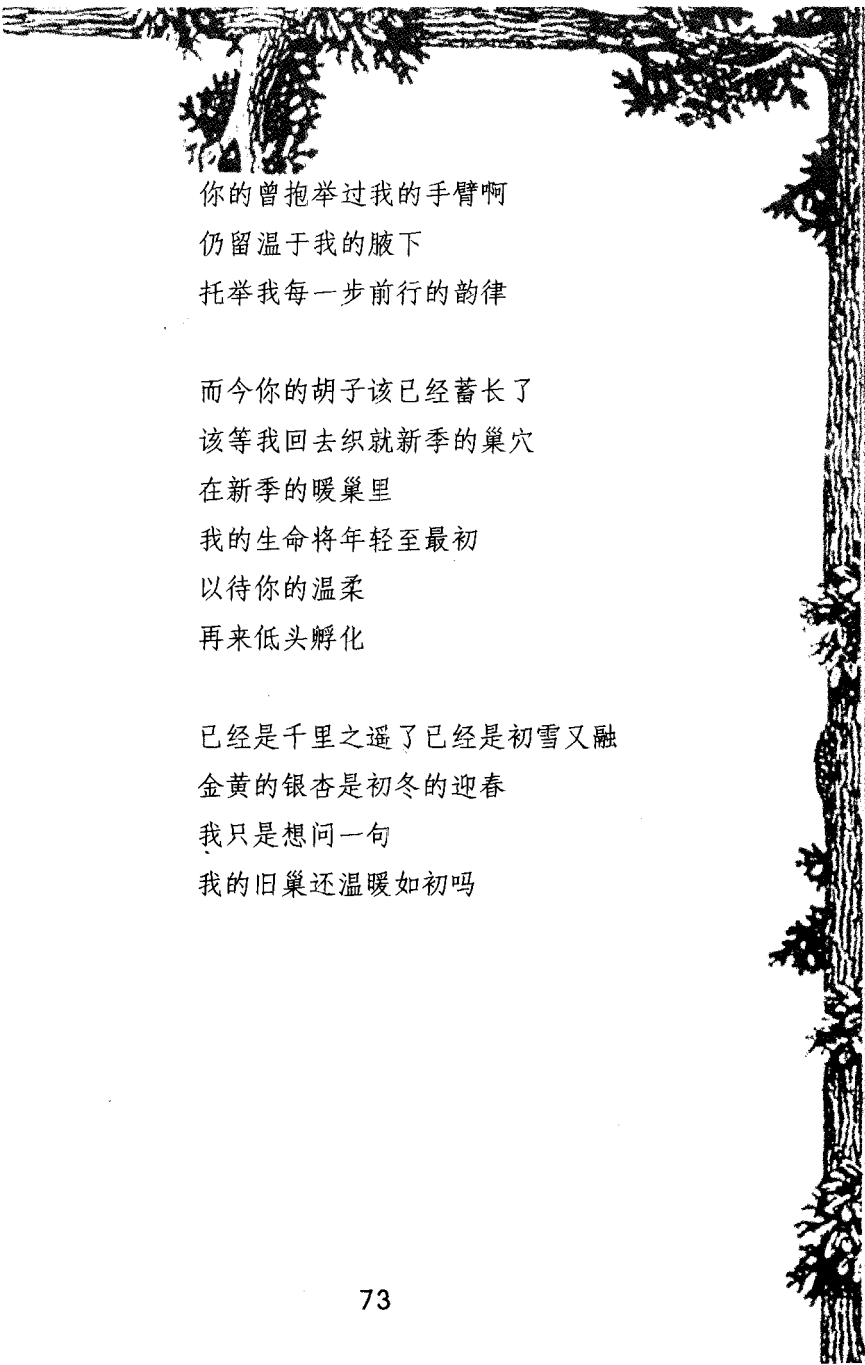
我的旧巢还温暖如初吗

为了将来的相守
我们不惜忍痛相割

在初雪的北方城市的街角
被一星飘落的雪花打愣
想起在故地等候的你

他人只和我制造绯闻
独有你与我厮守荣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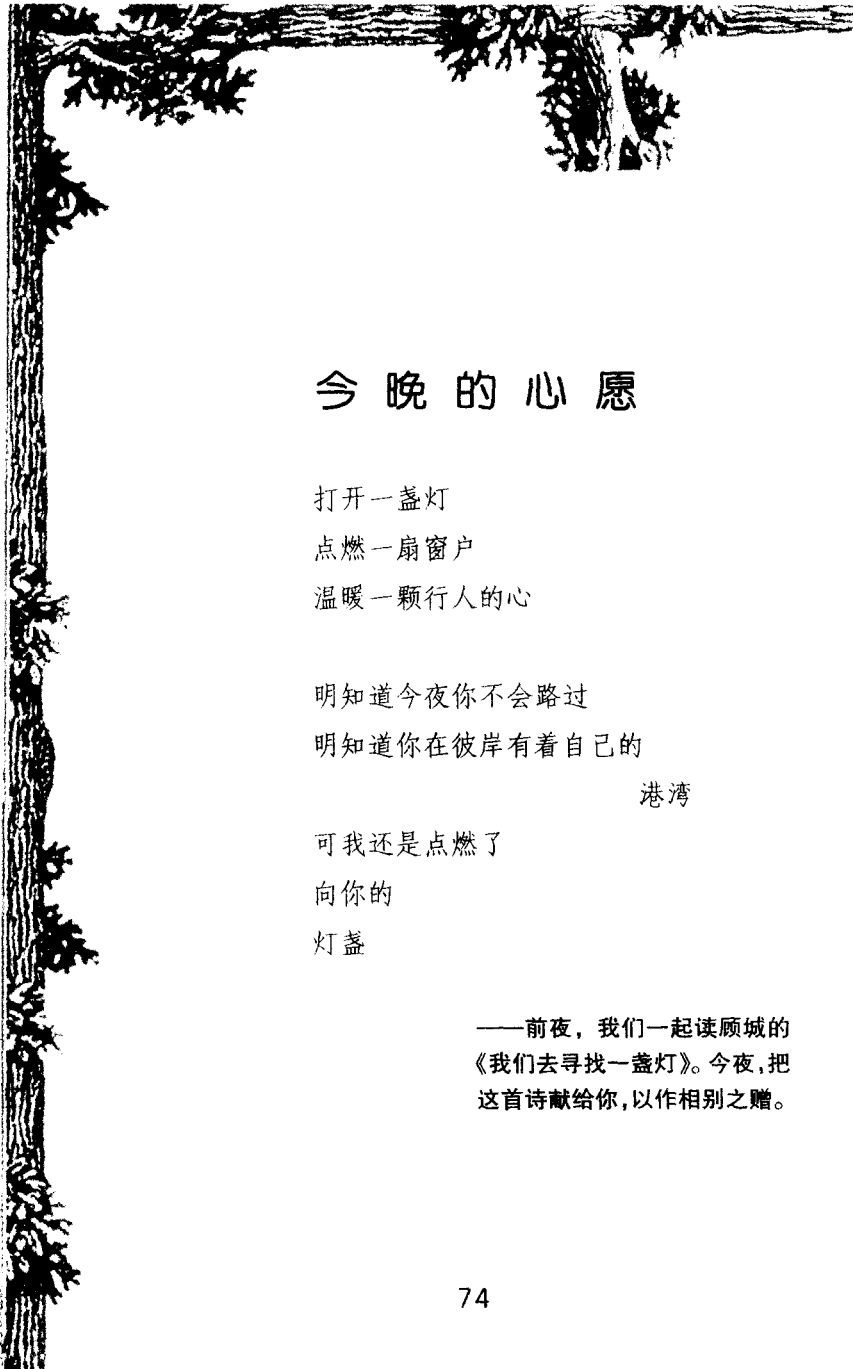
你温馨的呵护是一种引渡
引渡我脱离尘埃 凌波飞抵
冉冉如升的彼岸
你心脏的铿锵
是天堂里的钟声回荡
你的面颊曾焐热我所有的伤冻



你的曾抱举过我的手臂啊
仍留温于我的腋下
托举我每一步前行的韵律

而今你的胡子该已经蓄长了
该等我回去织就新季的巢穴
在新季的暖巢里
我的生命将年轻至最初
以待你的温柔
再来低头孵化

已经是千里之遥了已经是初雪又融
金黄的银杏是初冬的迎春
我只是想问一句
我的旧巢还温暖如初吗



今晚的心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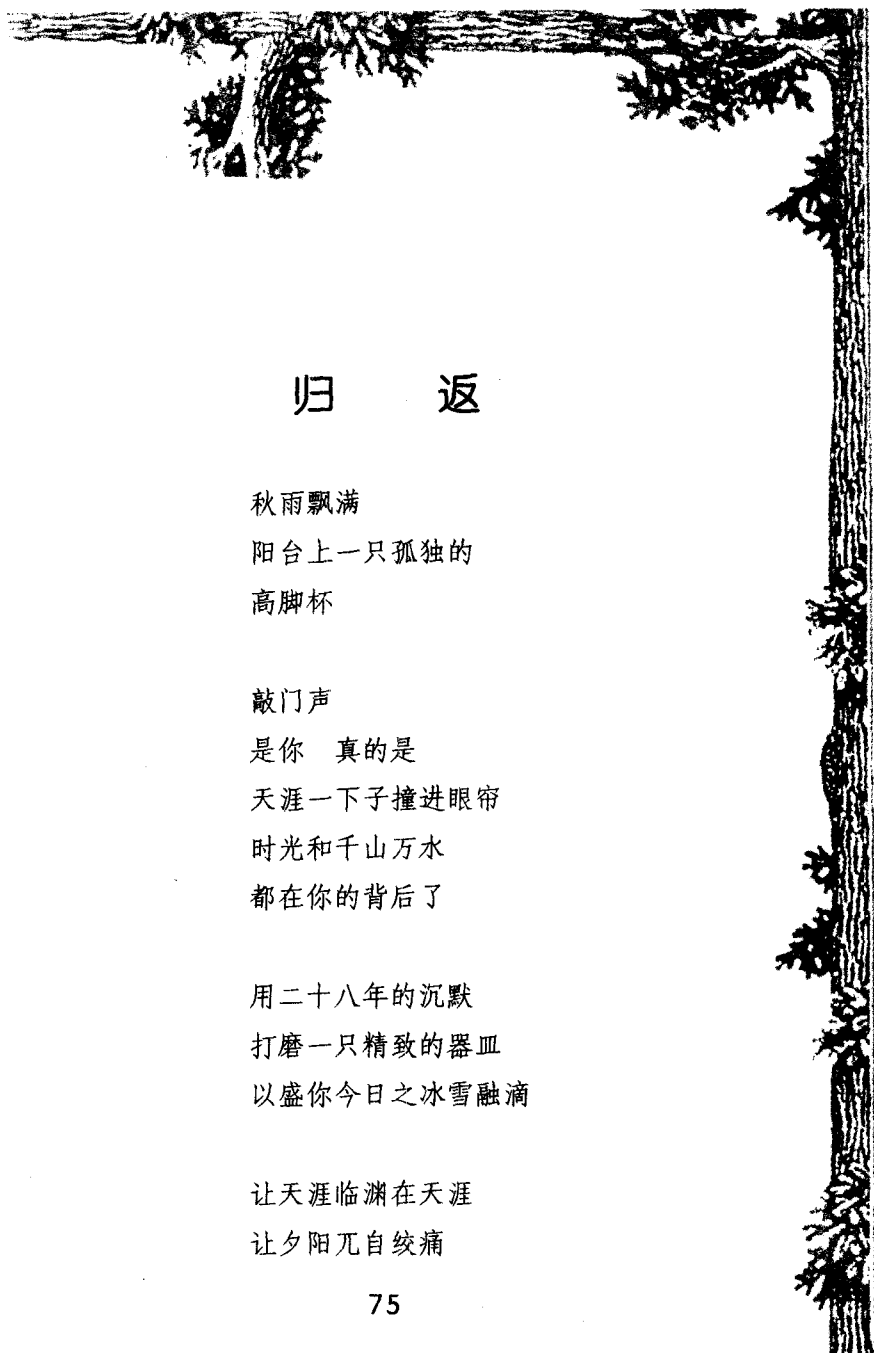
打开一盏灯
点燃一扇窗户
温暖一颗行人的心

明知道今夜你不会路过
明知道你在彼岸有着自己的

港湾

可我还是点燃了
向你的
灯盏

——前夜，我们一起读顾城的
《我们去寻找一盏灯》。今夜，把
这首诗献给你，以作相别之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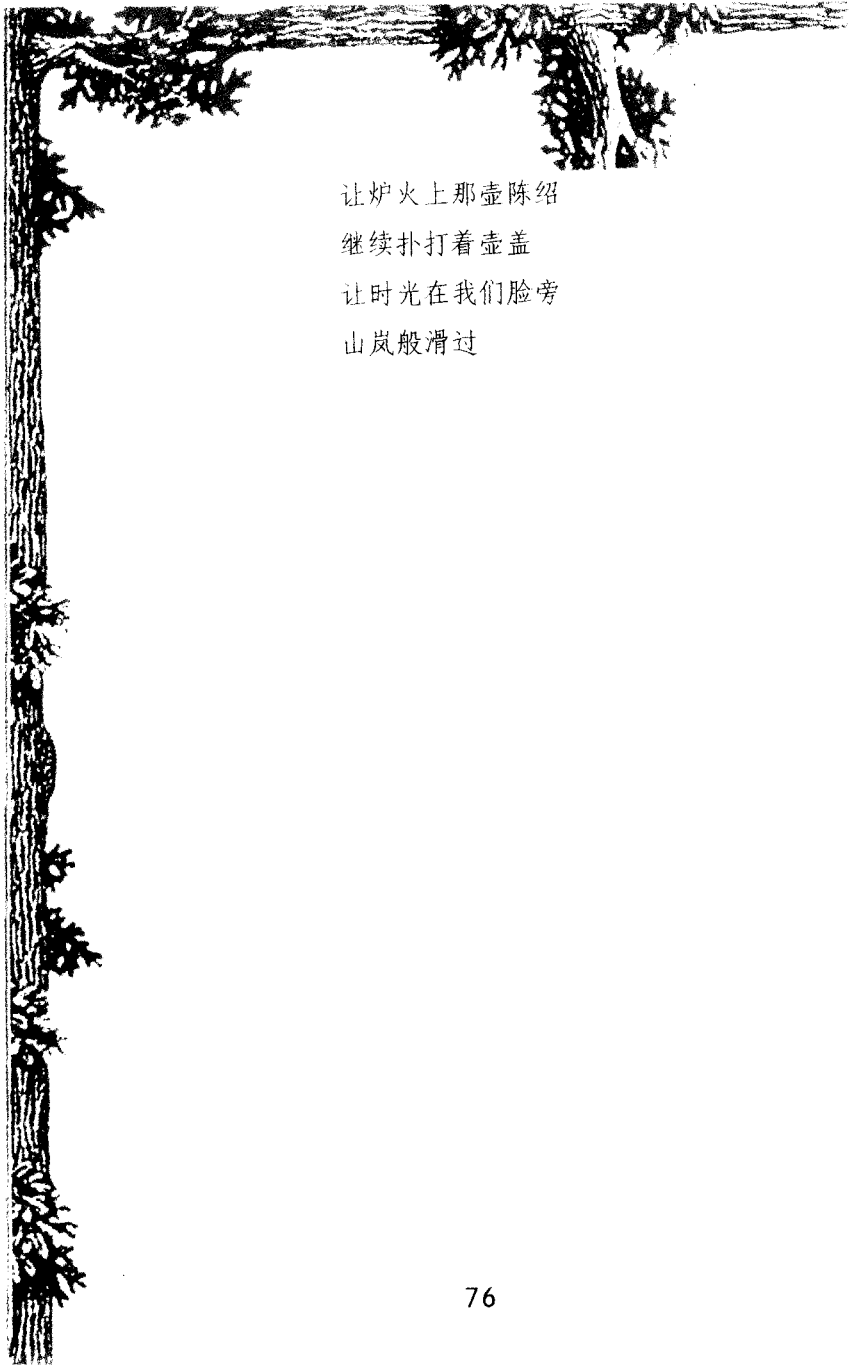
归 返

秋雨飘满
阳台上一只孤独的
高脚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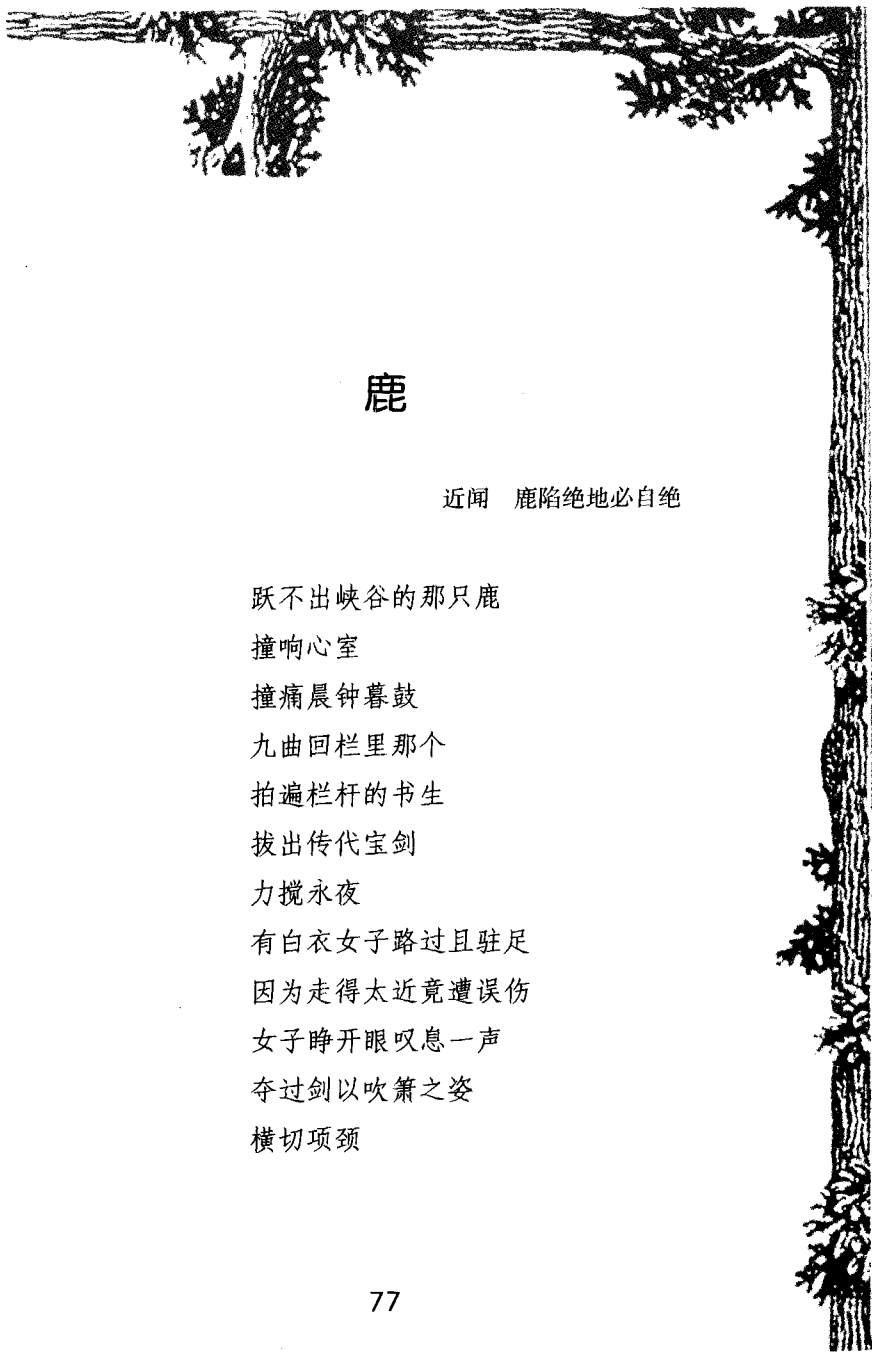
敲门声
是你 真的是
天涯一下子撞进眼帘
时光和千山万水
都在你的背后了

用二十八年的沉默
打磨一只精致的器皿
以盛你今日之冰雪融滴

让天涯临渊在天涯
让夕阳兀自绞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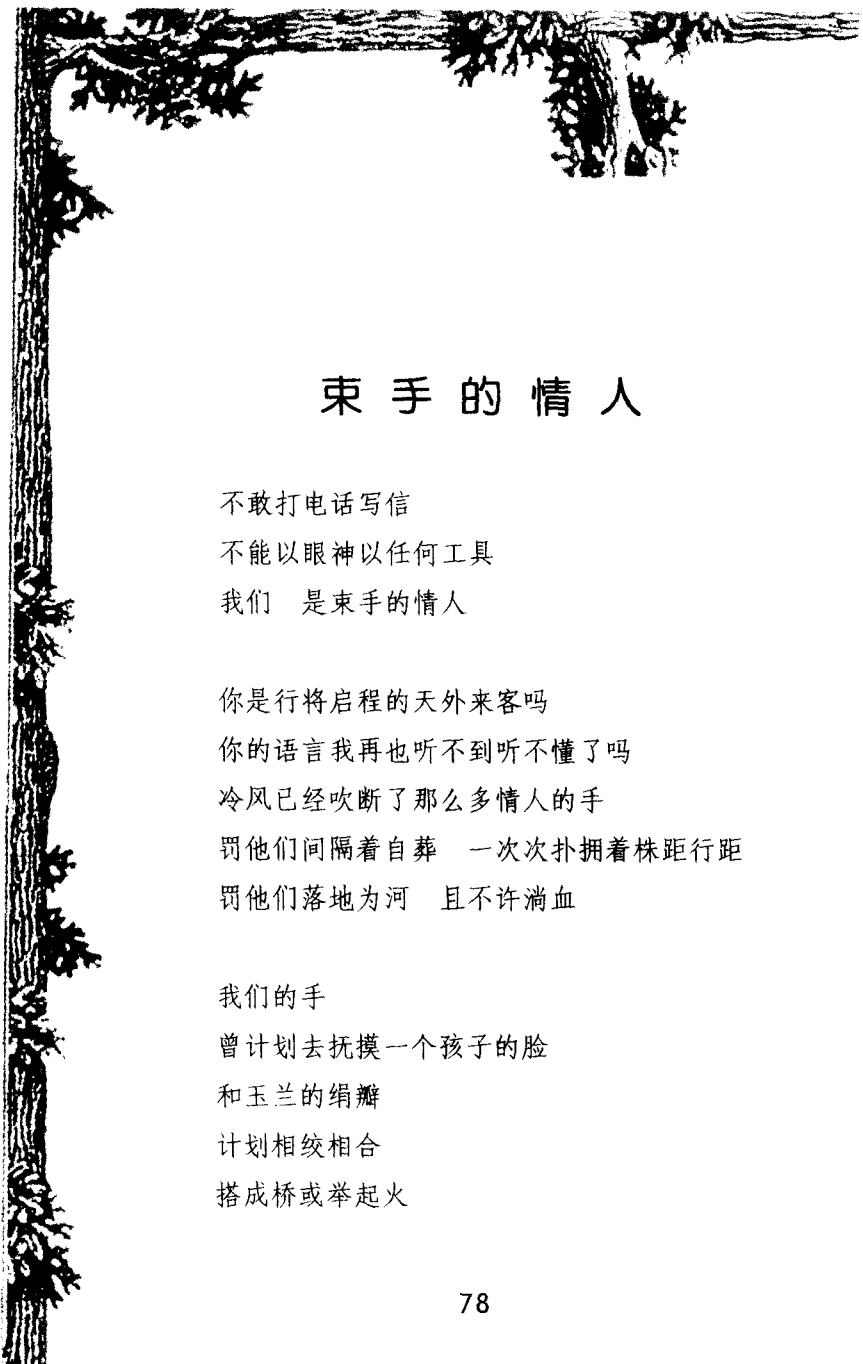
让炉火上那壶陈绍
继续扑打着壶盖
让时光在我们脸旁
山岚般滑过



鹿

近闻 鹿陷绝地必自绝

跃不出峡谷的那只鹿
撞响心室
撞痛晨钟暮鼓
九曲回栏里那个
拍遍栏杆的书生
拔出传代宝剑
力挽永夜
有白衣女子路过且驻足
因为走得太近竟遭误伤
女子睁开眼叹息一声
夺过剑以吹箫之姿
横切项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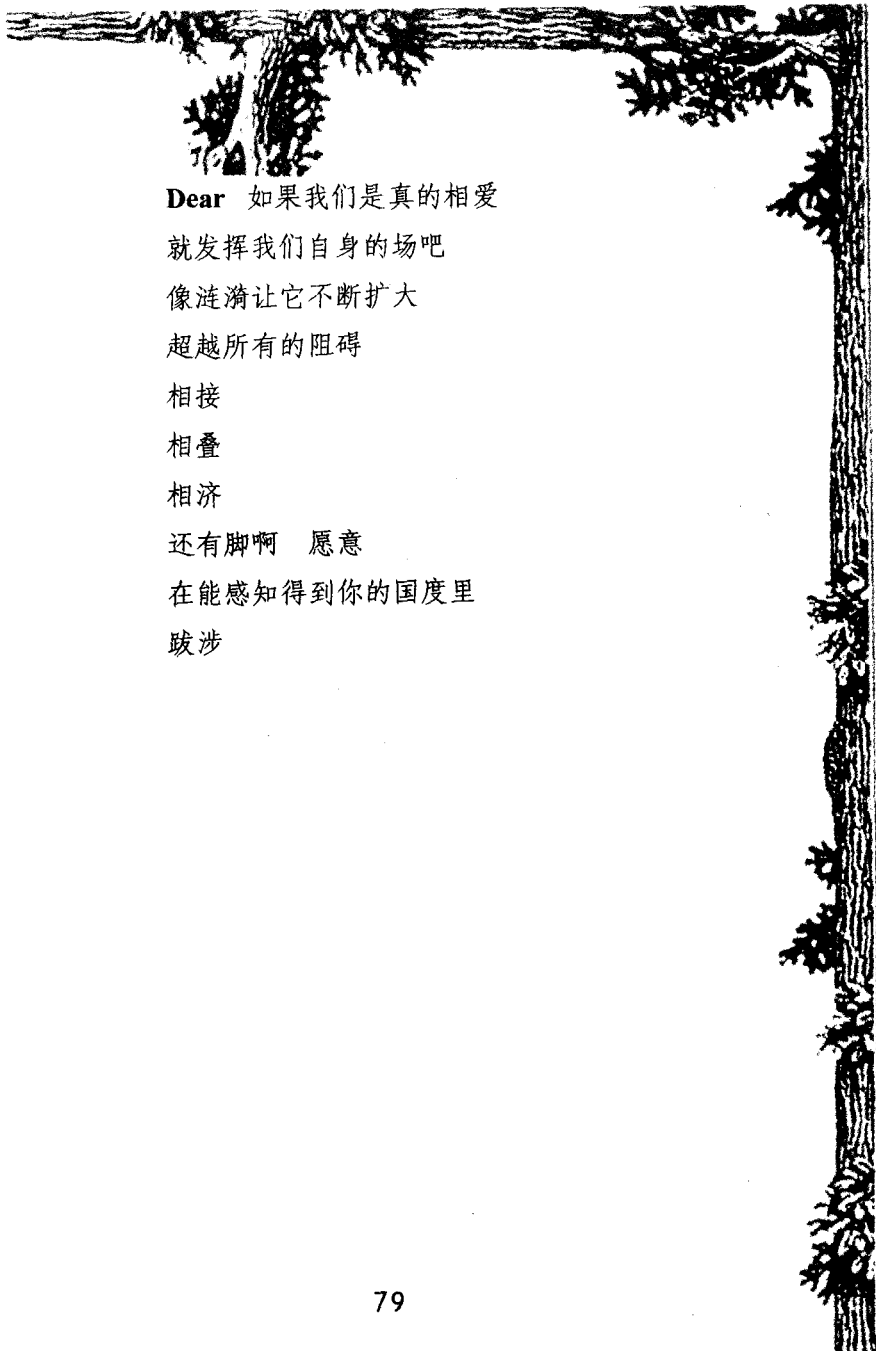


束手的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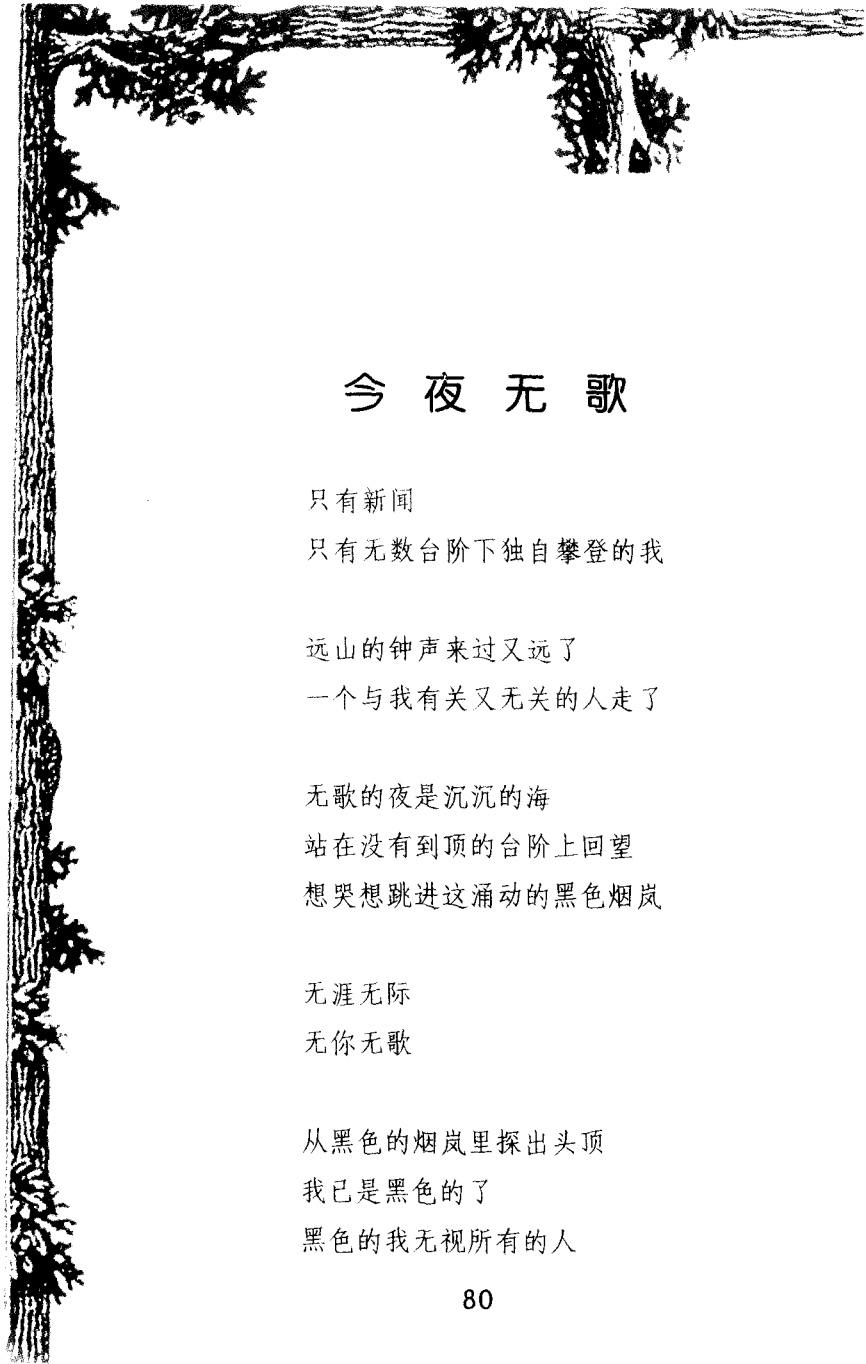
不敢打电话写信
不能以眼神以任何工具
我们 是束手的情人

你是行将启程的天外来客吗
你的语言我再也听不到听不懂了吗
冷风已经吹断了那么多情人的手
罚他们间隔着自葬 一次次扑拥着株距行距
罚他们落地为河 且不许淌血

我们的手
曾计划去抚摸一个孩子的脸
和玉兰的绢瓣
计划相绞相合
搭成桥或举起火



Dear 如果我们是真的相爱
就发挥我们自身的场吧
像涟漪让它不断扩大
超越所有的阻碍
相接
相叠
相济
还有脚啊 愿意
在能感知得到你的国度里
跋涉



今夜无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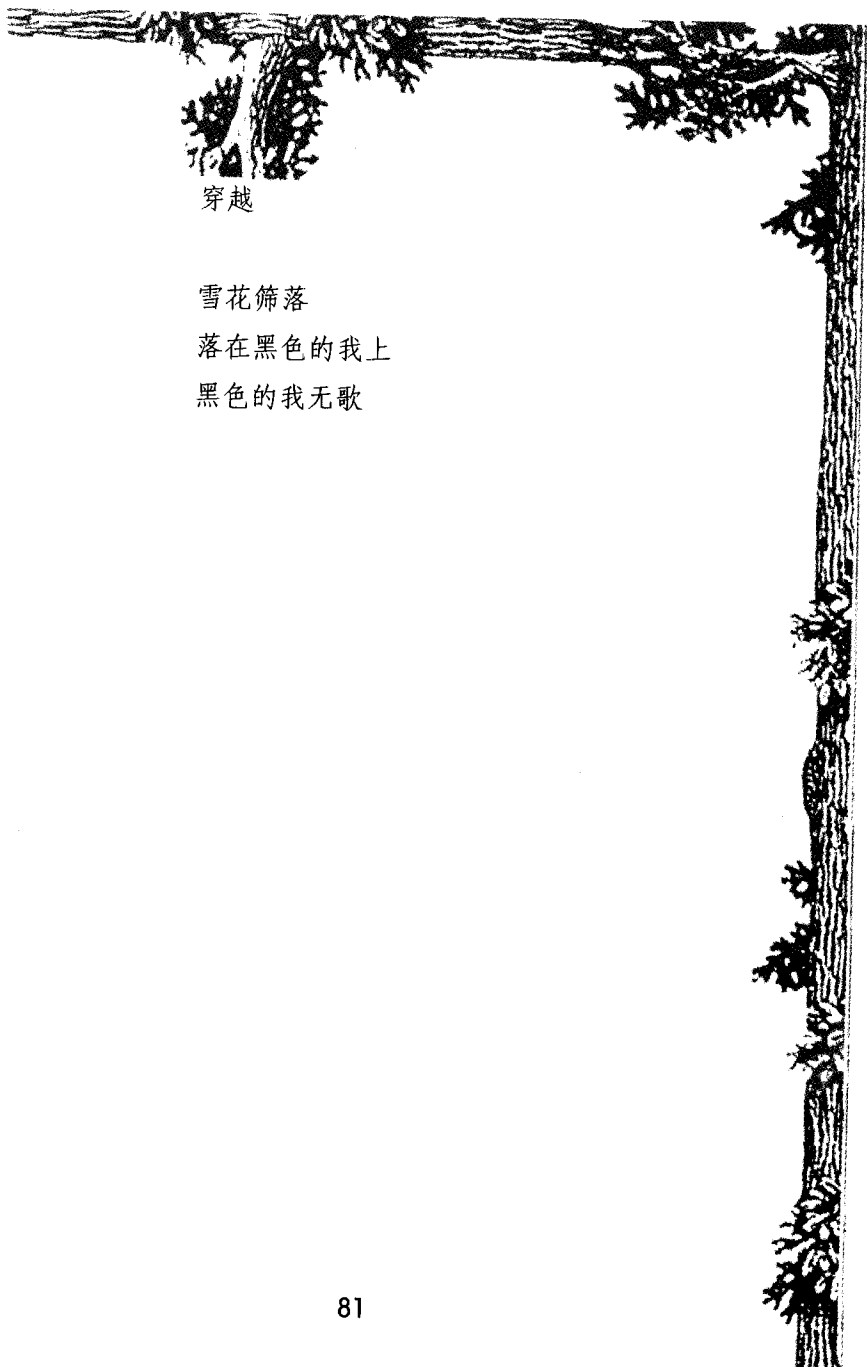
只有新闻
只有无数台阶下独自攀登的我

远山的钟声来过又远了
一个与我有关又无关的人走了

无歌的夜是沉沉的海
站在没有到顶的台阶上回望
想哭想跳进这涌动的黑色烟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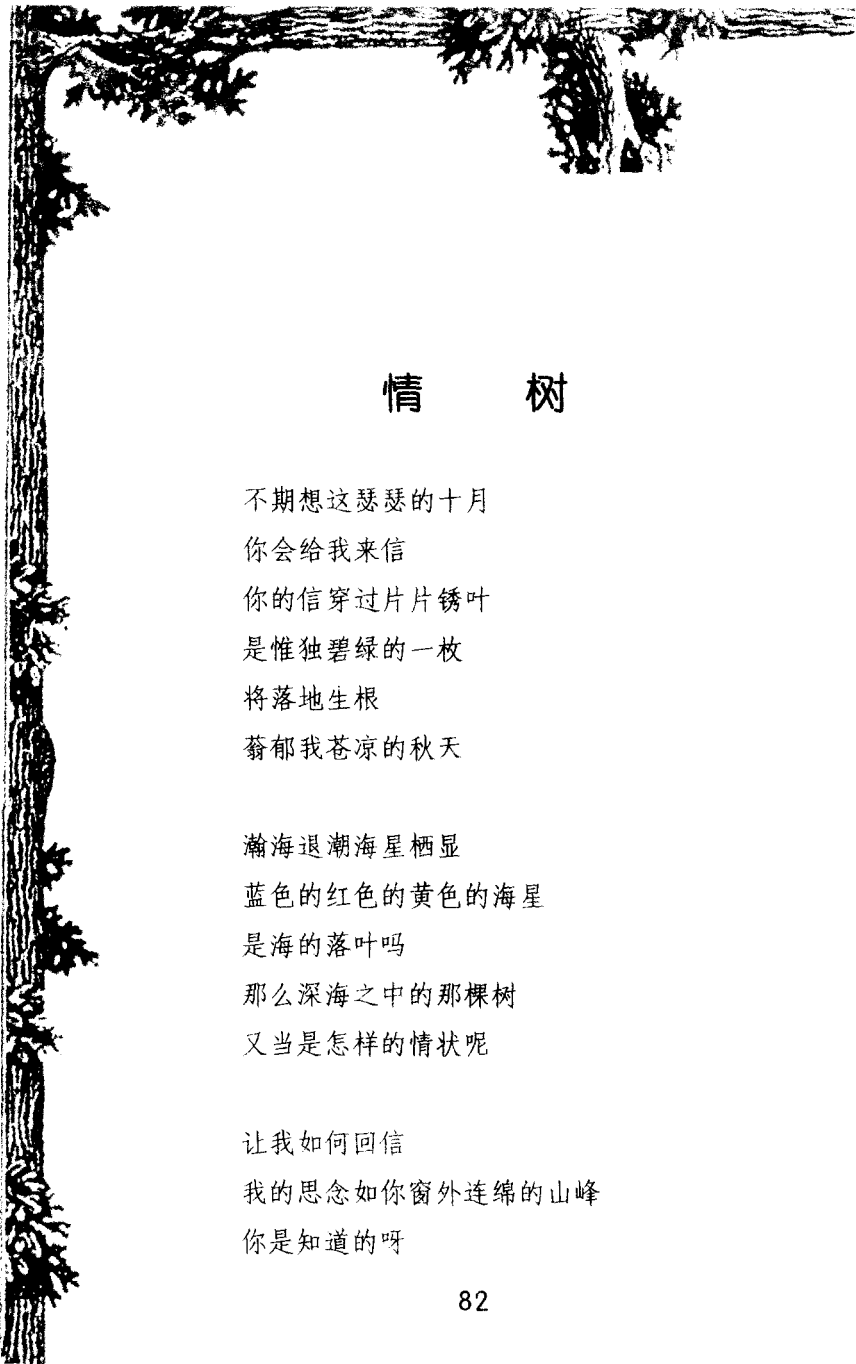
无涯无际
无你无歌

从黑色的烟岚里探出头顶
我已是黑色的了
黑色的我无视所有的人



穿越

雪花筛落
落在黑色的我上
黑色的我无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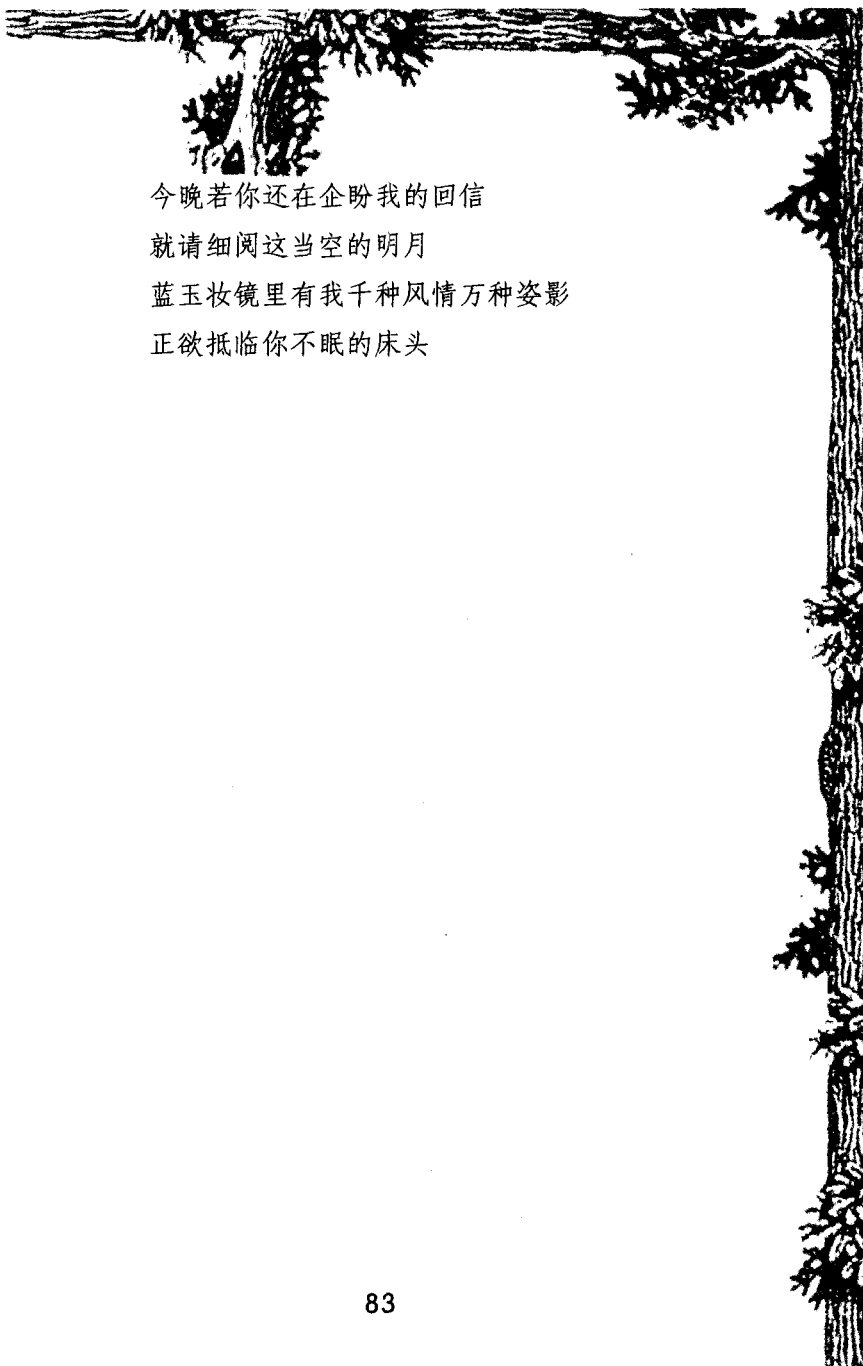


情 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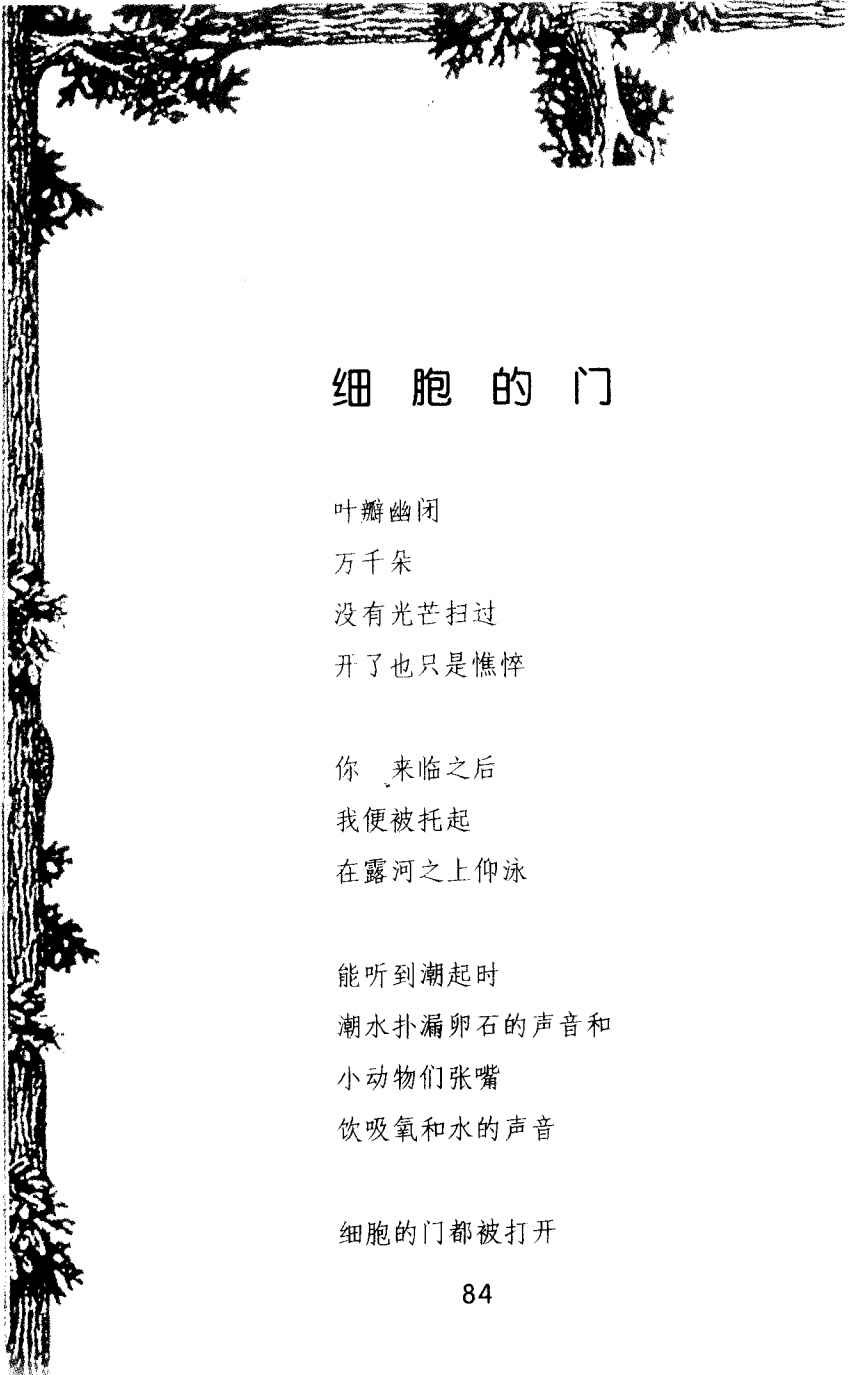
不期想这瑟瑟的十月
你会给我来信
你的信穿过片片锈叶
是惟独碧绿的一枚
将落地生根
蓊郁我苍凉的秋天

瀚海退潮海星栖显
蓝色的红色的黄色的海星
是海的落叶吗
那么深海之中的那棵树
又当是怎样的情状呢

让我如何回信
我的思念如你窗外连绵的山峰
你是知道的呀



今晚若你还在企盼我的回信
就请细阅这当空的明月
蓝玉妆镜里有我千种风情万种姿影
正欲抵临你不眠的床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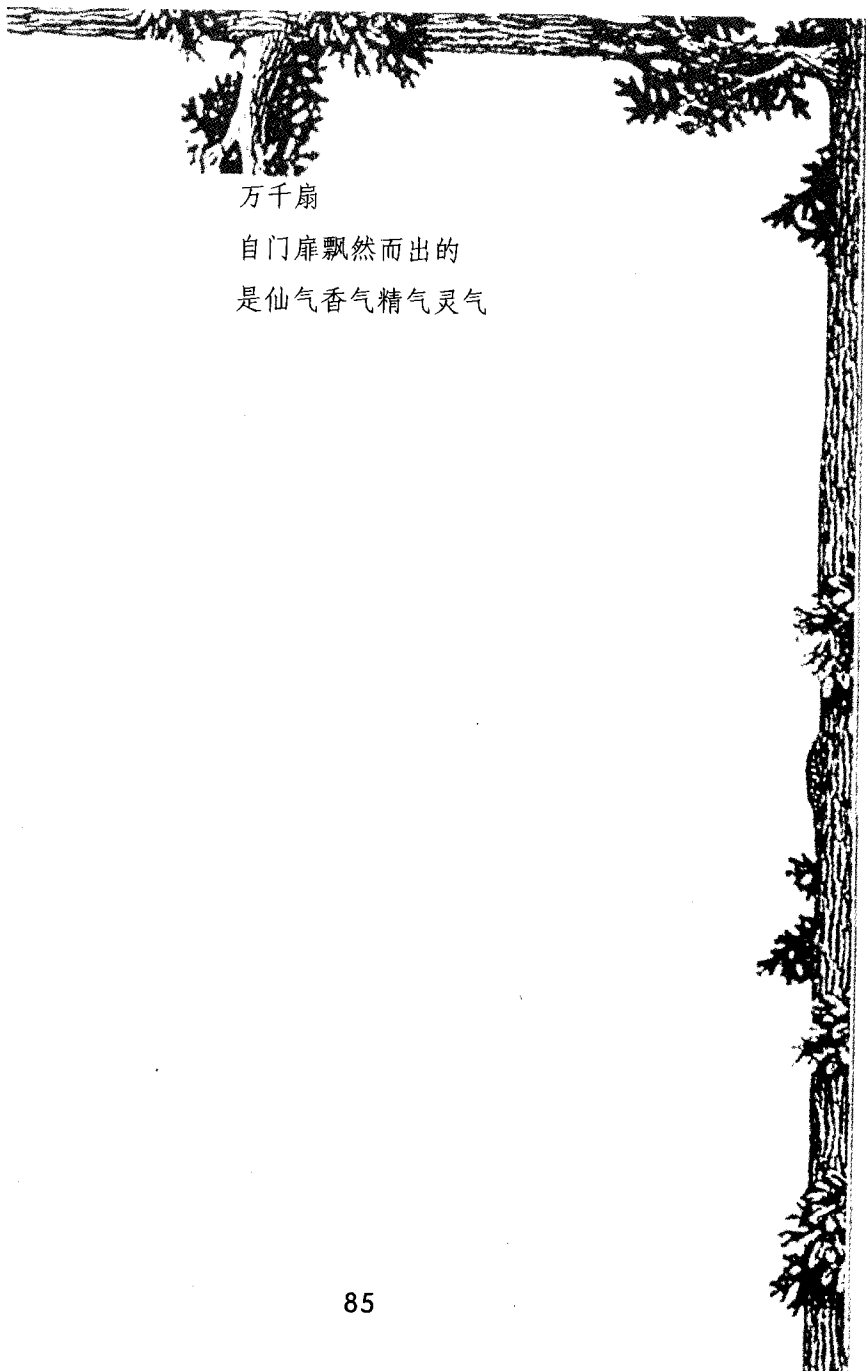
细胞的门

叶瓣幽闭
万千朵
没有光芒扫过
开了也只是憔悴

你 来临之后
我便被托起
在露河之上仰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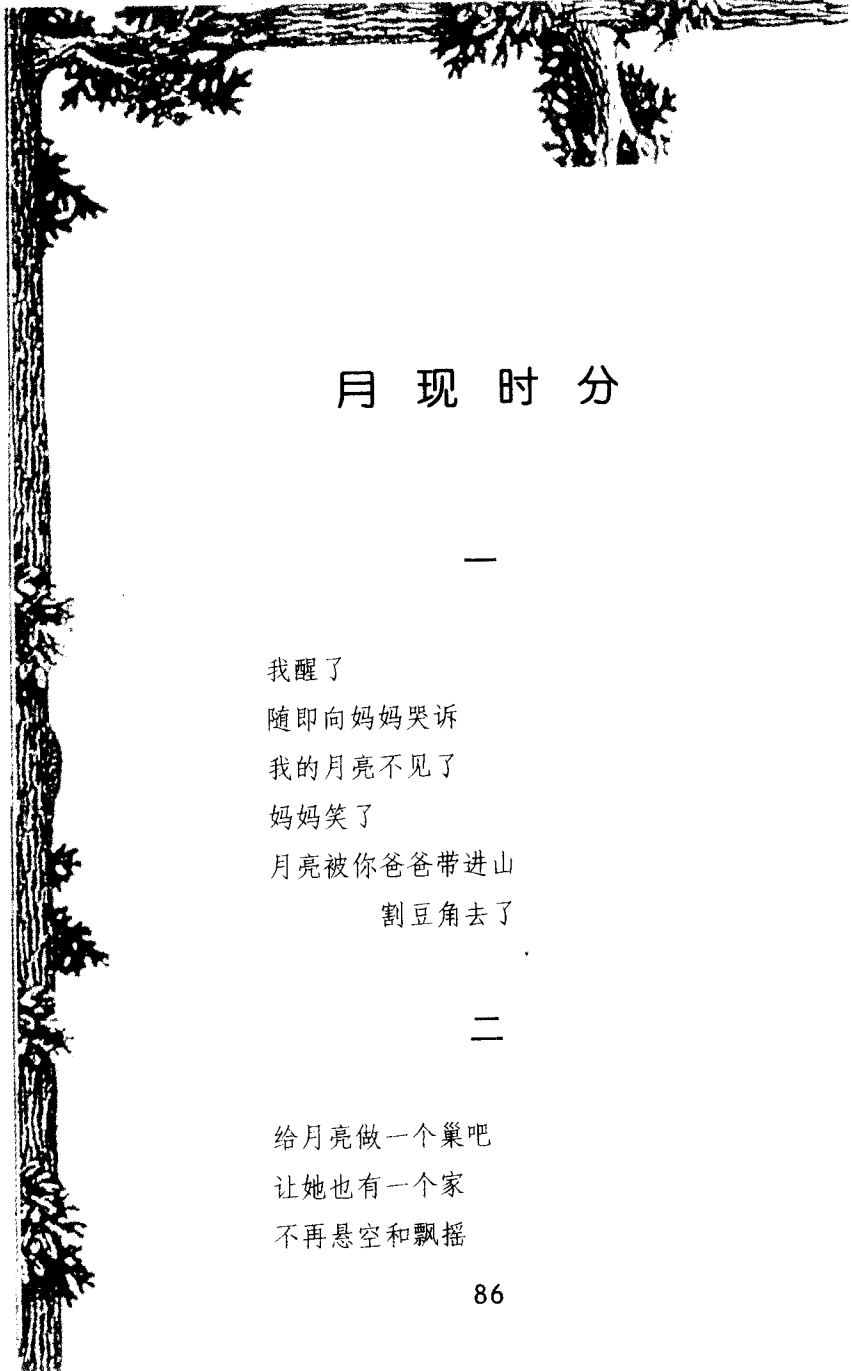
能听到潮起时
潮水扑漏卵石的声音和
小动物们张嘴
饮吸氧和水的声音

细胞的门都被打开



万千扇

自门扉飘然而出的
是仙气香气精气灵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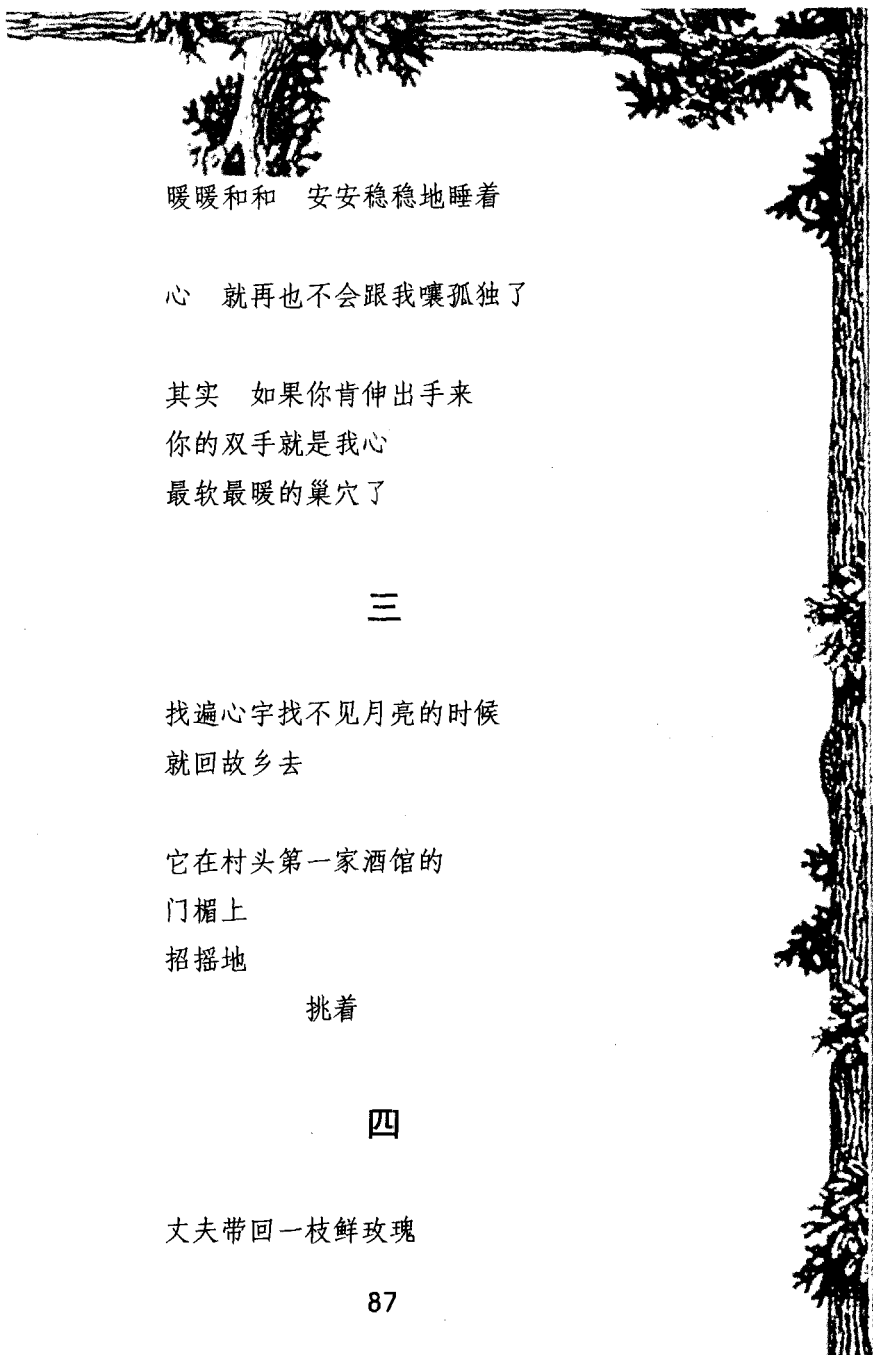
月 现 时 分

—

我醒了
随即向妈妈哭诉
我的月亮不见了
妈妈笑了
月亮被你爸爸带进山
割豆角去了

二

给月亮做一个巢吧
让她也有一个家
不再悬空和飘摇



暖暖和和 安安稳稳地睡着

心 就再也不会跟我嚷孤独了

其实 如果你肯伸出手来
你的双手就是我心
最软最暖的巢穴了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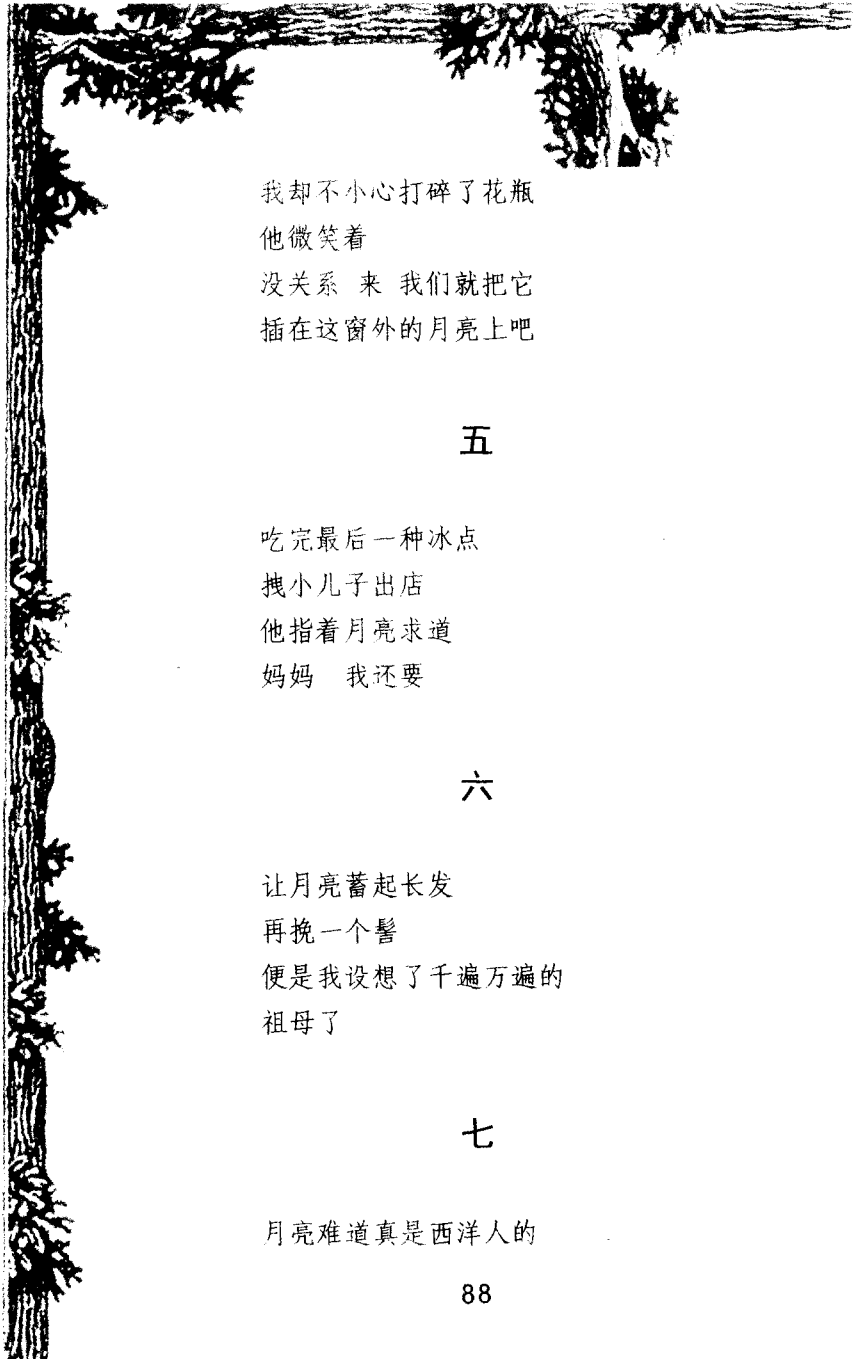
找遍心字找不见月亮的时候
就回故乡去

它在村头第一家酒馆的
门楣上
招摇地

挑着

四

丈夫带回一枝鲜玫瑰



我却不小心打碎了花瓶
他微笑着
没关系 来 我们就把它
插在这窗外的月亮上吧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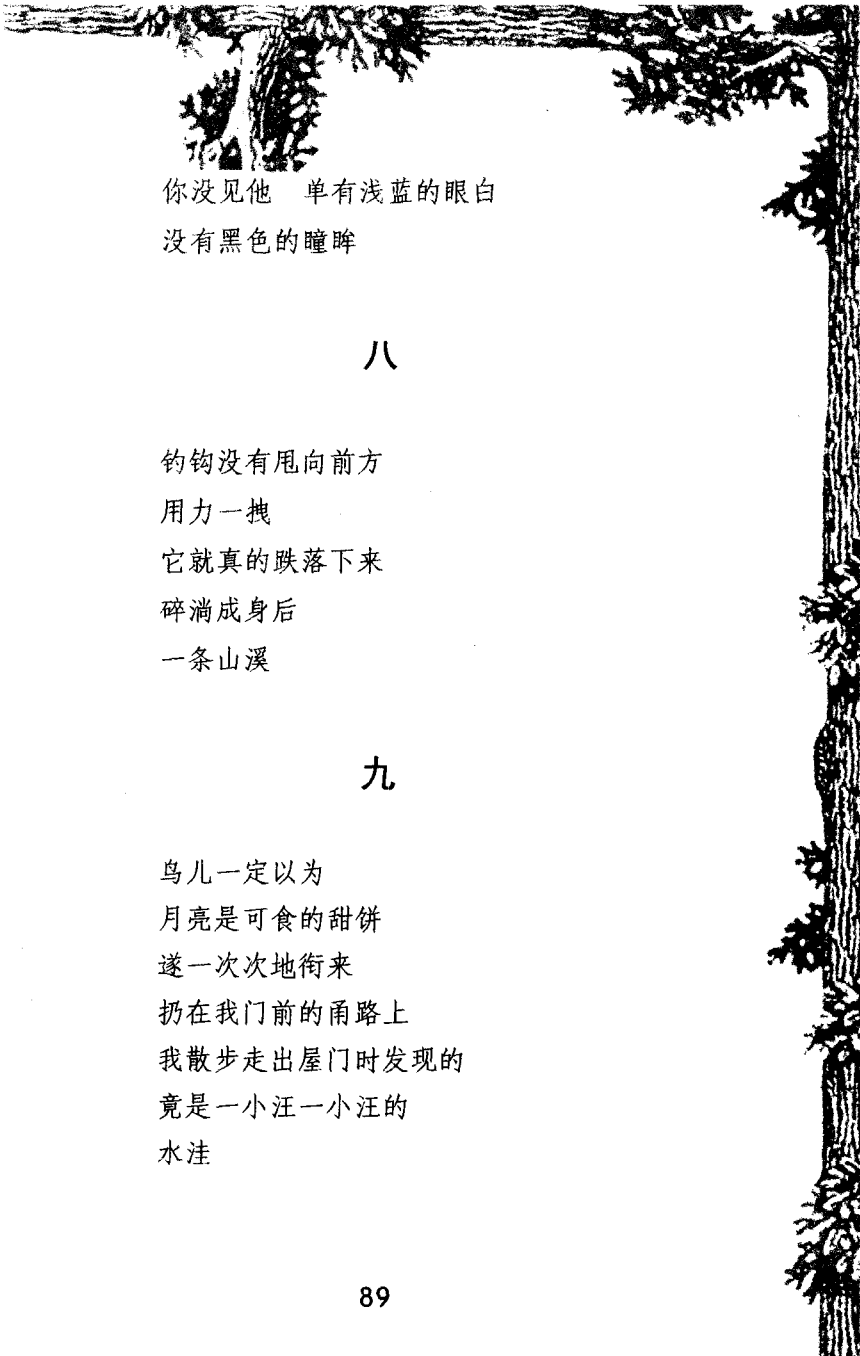
吃完最后一种冰点
拽小儿子出店
他指着月亮求道
妈妈 我还要

六

让月亮蓄起长发
再挽一个髻
便是我设想了千遍万遍的
祖母了

七

月亮难道真是西洋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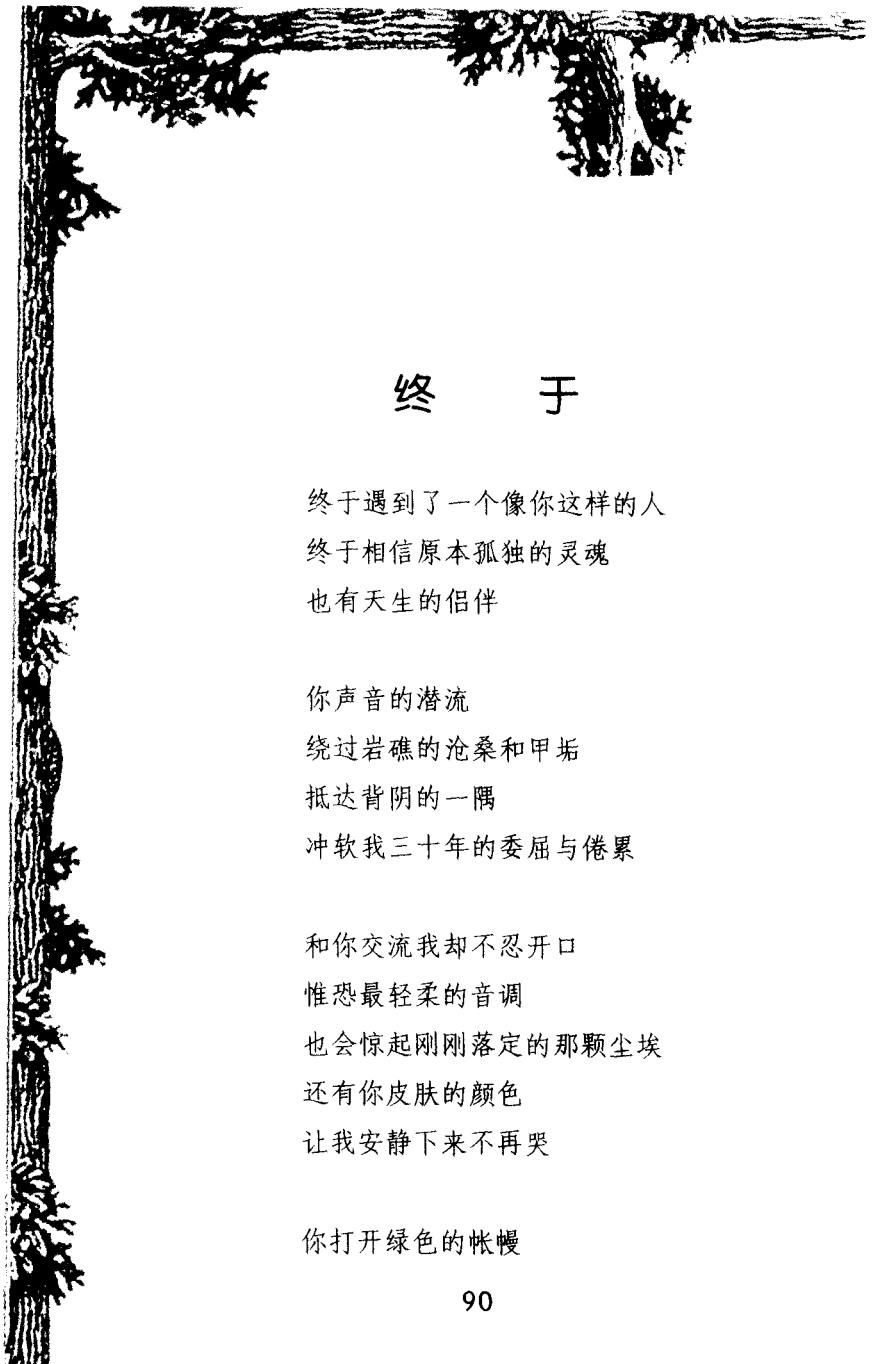
你没见他 单有浅蓝的眼白
没有黑色的瞳眸

八

钓钩没有甩向前方
用力一拽
它就真的跌落下来
碎淌成身后
一条山溪

九

鸟儿一定以为
月亮是可食的甜饼
遂一次次地衔来
扔在我门前的甬路上
我散步走出屋门时发现的
竟是一小汪一小汪的
水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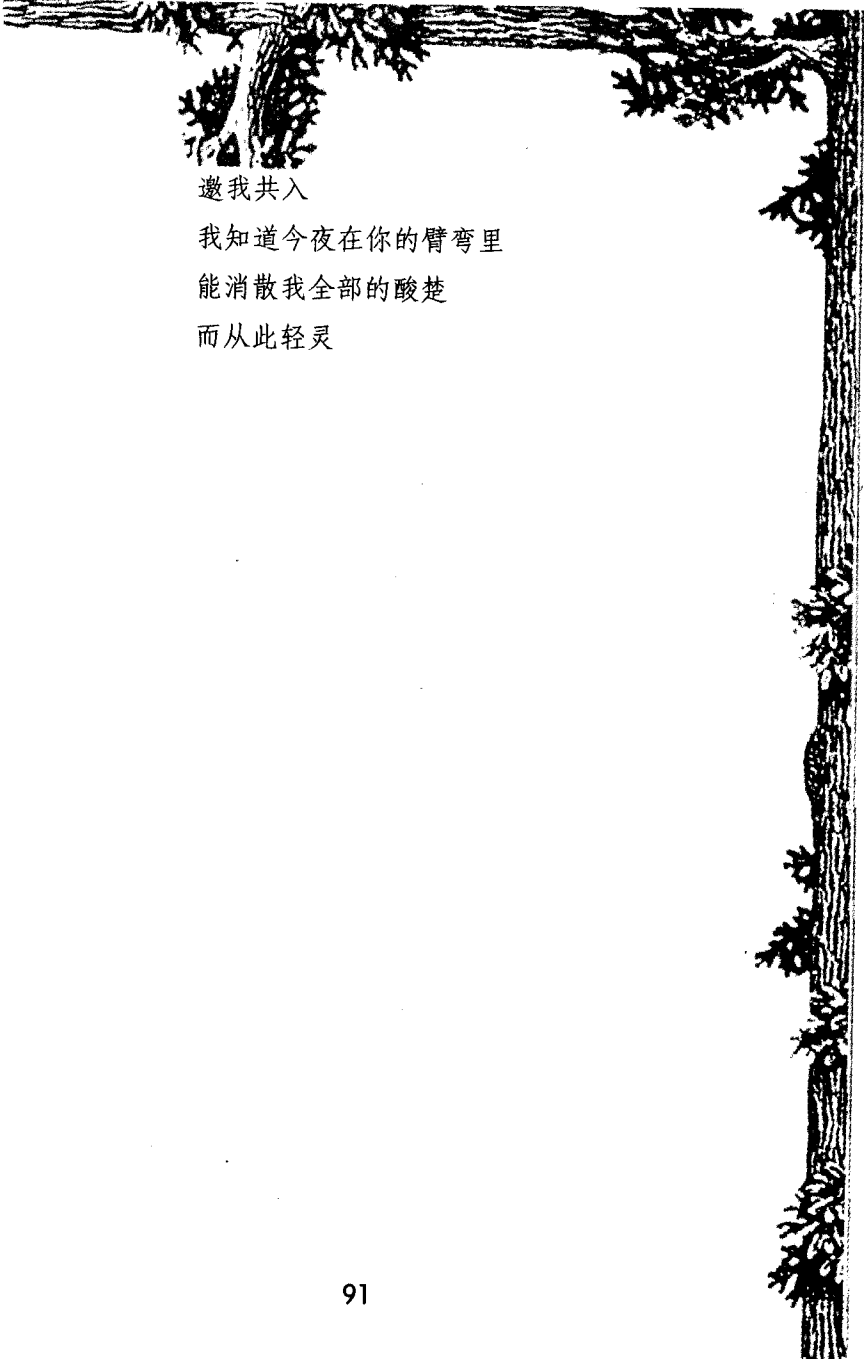
终 于

终于遇到了一个像你这样的人
终于相信原本孤独的灵魂
也有天生的伙伴

你声音的潜流
绕过岩礁的沧桑和甲垢
抵达背阴的一隅
冲软我三十年的委屈与倦累

和你交流我却不忍开口
惟恐最轻柔的音调
也会惊起刚刚落定的那颗尘埃
还有你皮肤的颜色
让我安静下来不再哭

你打开绿色的帐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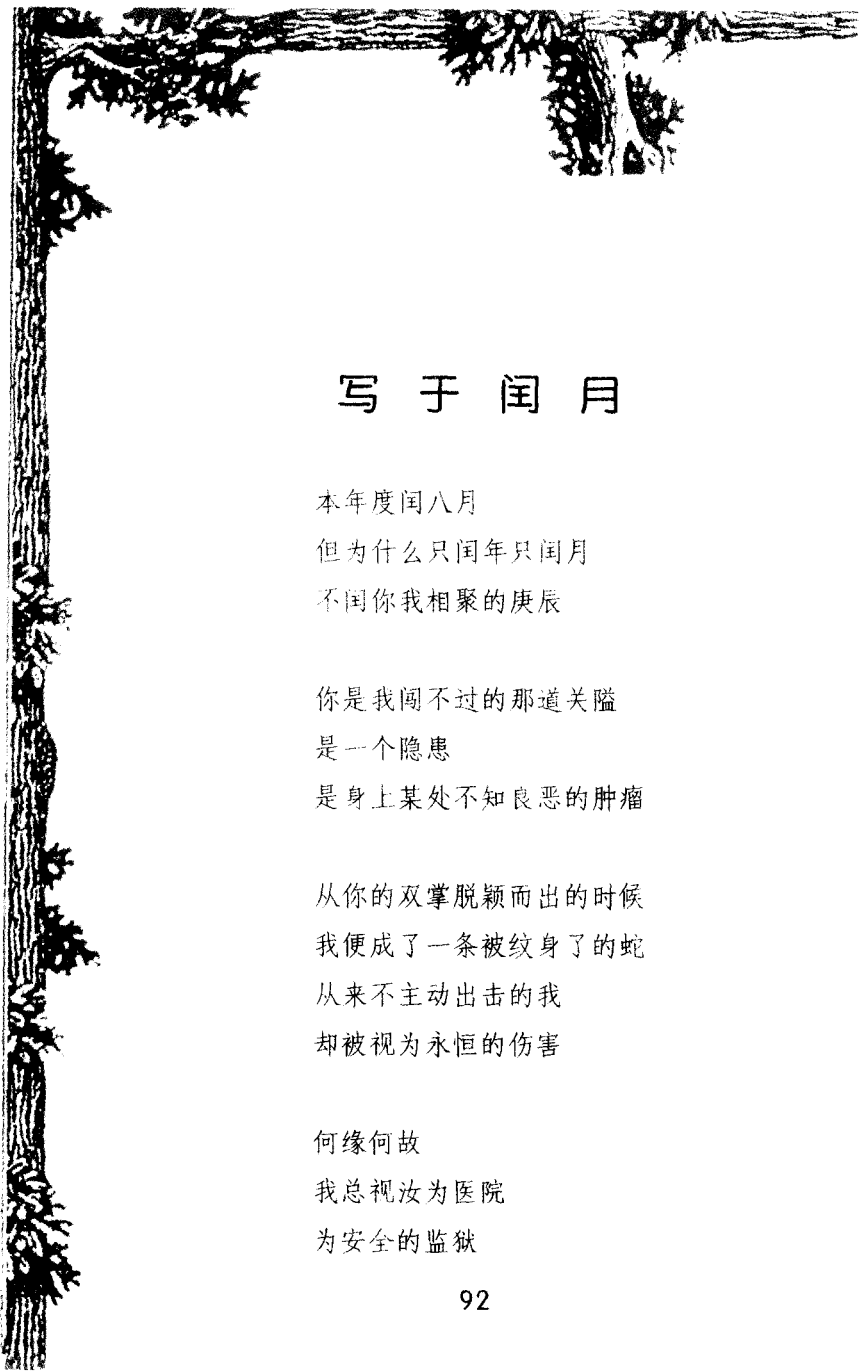


邀我共入

我知道今夜在你的臂弯里

能消散我全部的酸楚

而从此轻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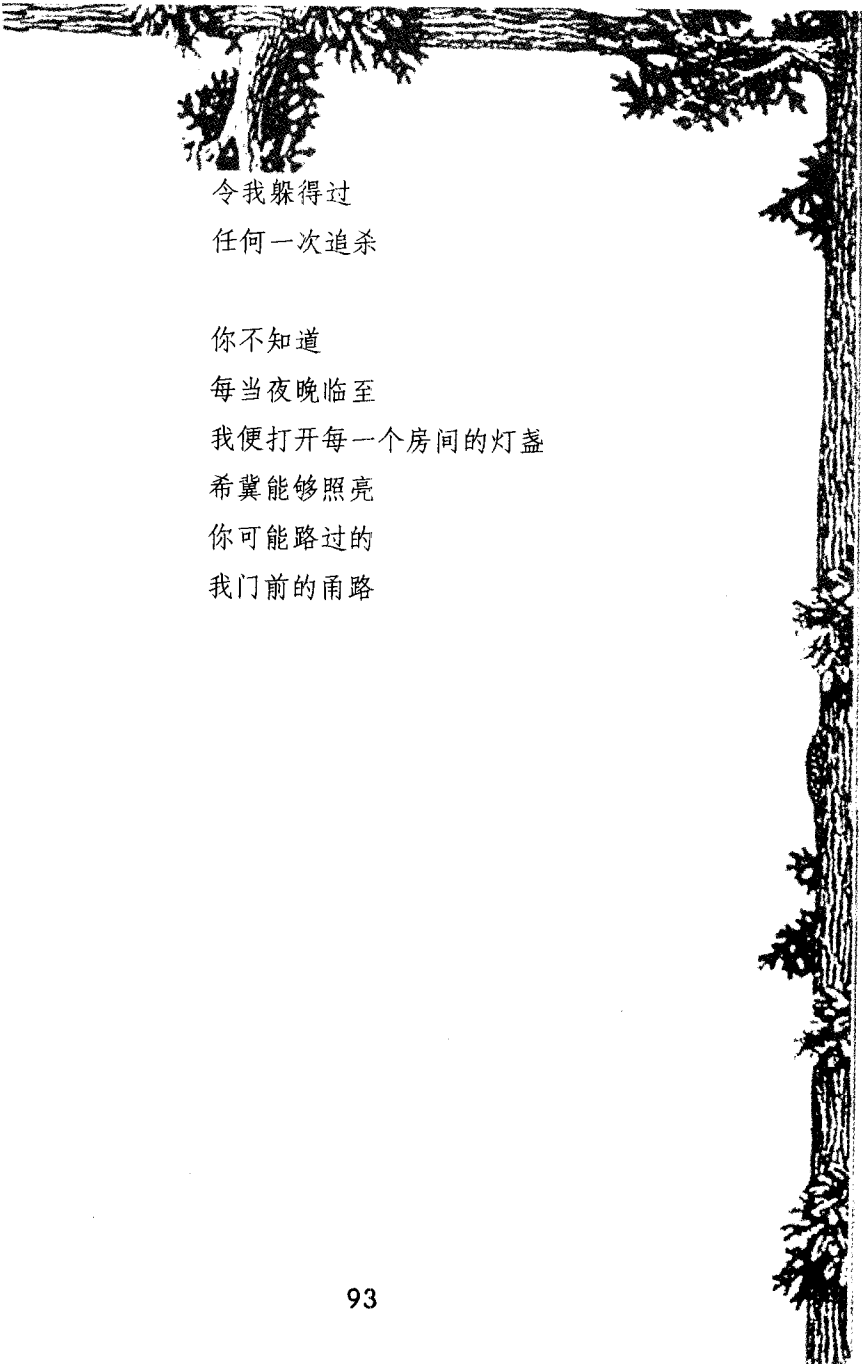
写于闰月

本年度闰八月
但为什么只闰年只闰月
不闰你我相聚的庚辰

你是我闯不过的那道关隘
是一个隐患
是身上某处不知良恶的肿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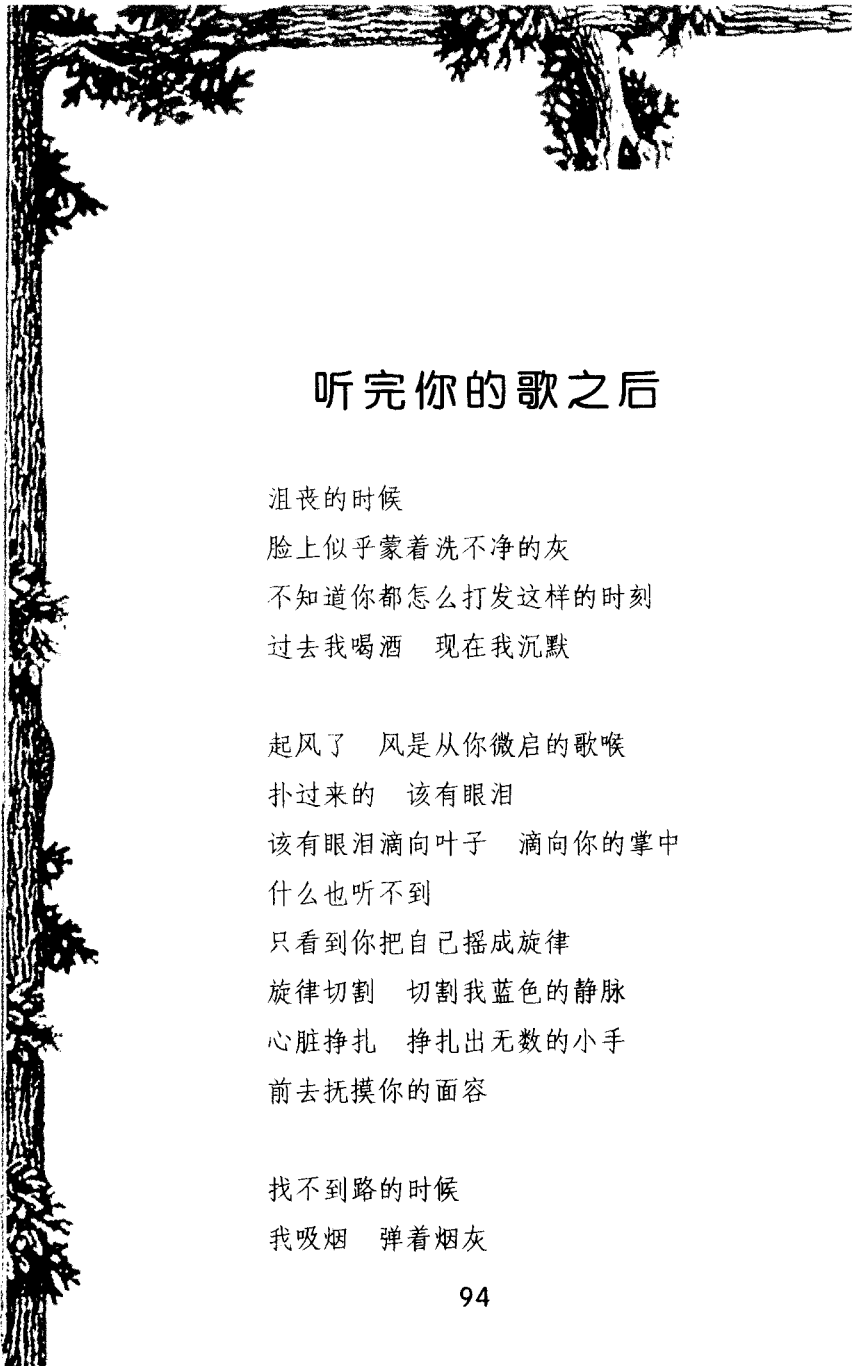
从你的双掌脱颖而出的时候
我便成了一条被纹身了的蛇
从来不主动出击的我
却被视为永恒的伤害

何缘何故
我总视汝为医院
为安全的监狱



令我躲得过
任何一次追杀

你不知道
每当夜晚临至
我便打开每一个房间的灯盏
希冀能够照亮
你可能路过的
我门前的甬路



听完你的歌之后

沮丧的时候

脸上似乎蒙着洗不净的灰

不知道你都怎么打发这样的时刻

过去我喝酒 现在我沉默

起风了 风是从你微启的歌喉

扑过来的 该有眼泪

该有眼泪滴向叶子 滴向你的掌中

什么也听不到

只看到你把自己摇成旋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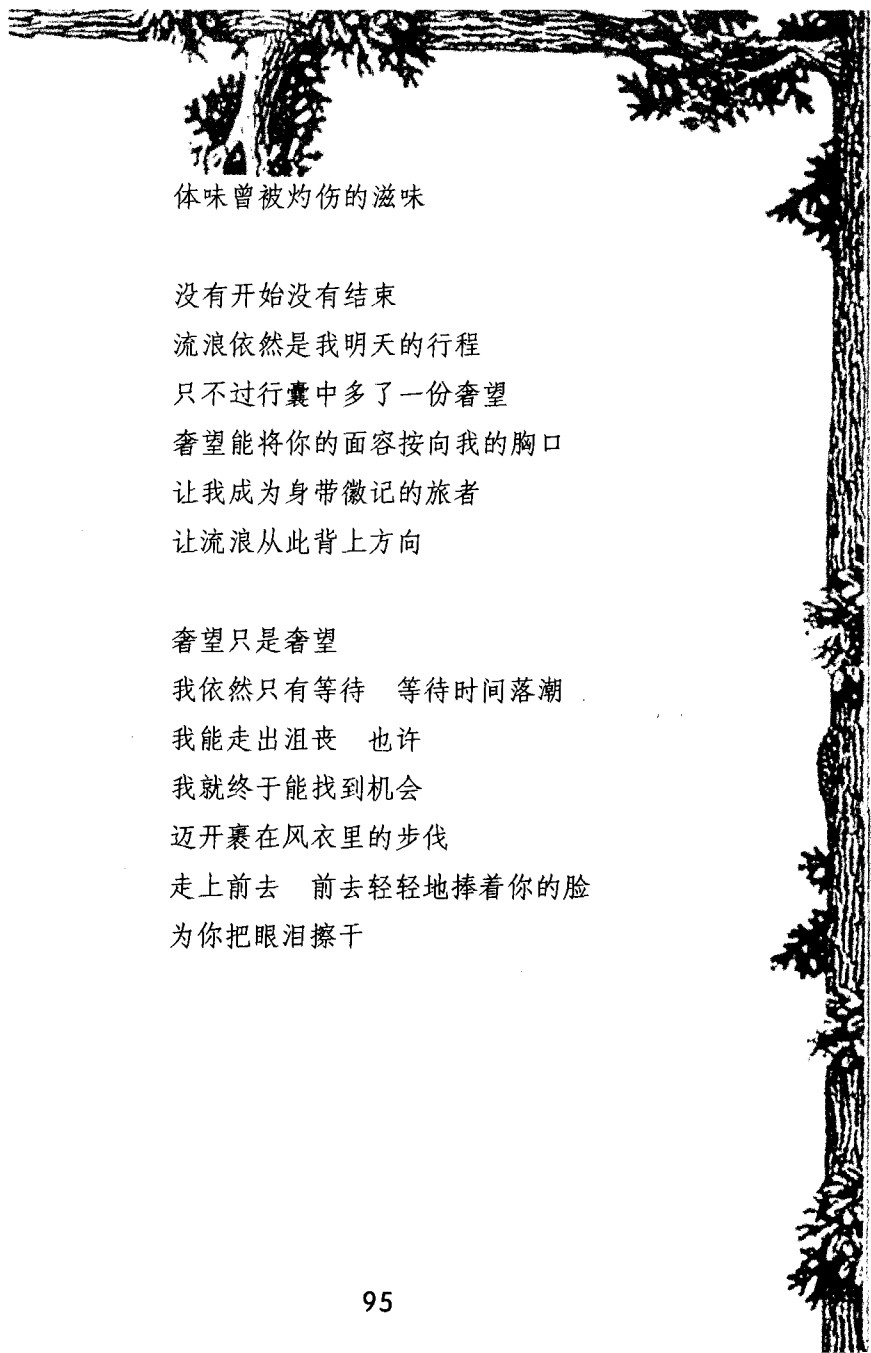
旋律切割 切割我蓝色的静脉

心脏挣扎 挣扎出无数的小手

前去抚摸你的面容

找不到路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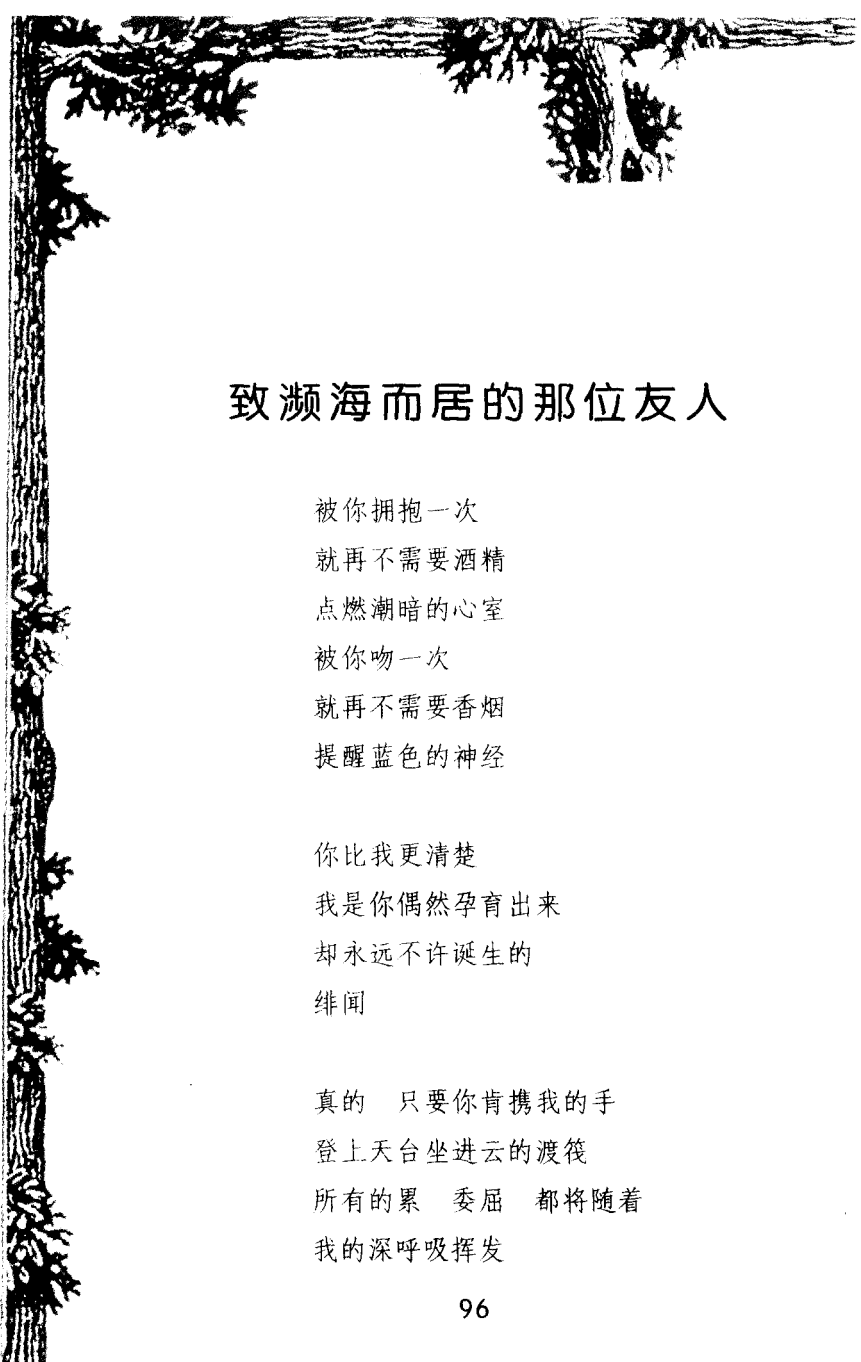
我吸烟 弹着烟灰



体味曾被灼伤的滋味

没有开始没有结束
流浪依然是我明天的行程
只不过行囊中多了一份奢望
奢望能将你的面容按向我的胸口
让我成为身带徽记的旅者
让流浪从此背上方向

奢望只是奢望
我依然只有等待 等待时间落潮
我能走出沮丧 也许
我就终于能找到机会
迈开裹在风衣里的步伐
走上前去 前去轻轻地捧着你的脸
为你把眼泪擦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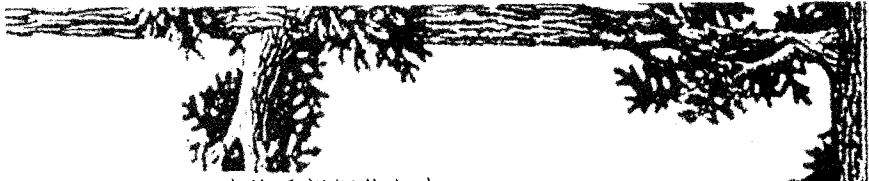


致濒海而居的那位友人

被你拥抱一次
就不再需要酒精
点燃潮暗的心室
被你吻一次
就不再需要香烟
提醒蓝色的神经

你比我更清楚
我是你偶然孕育出来
却永远不许诞生的
绯闻

真的 只要你肯携我的手
登上天台坐进云的渡筏
所有的累 委屈 都将随着
我的深呼吸挥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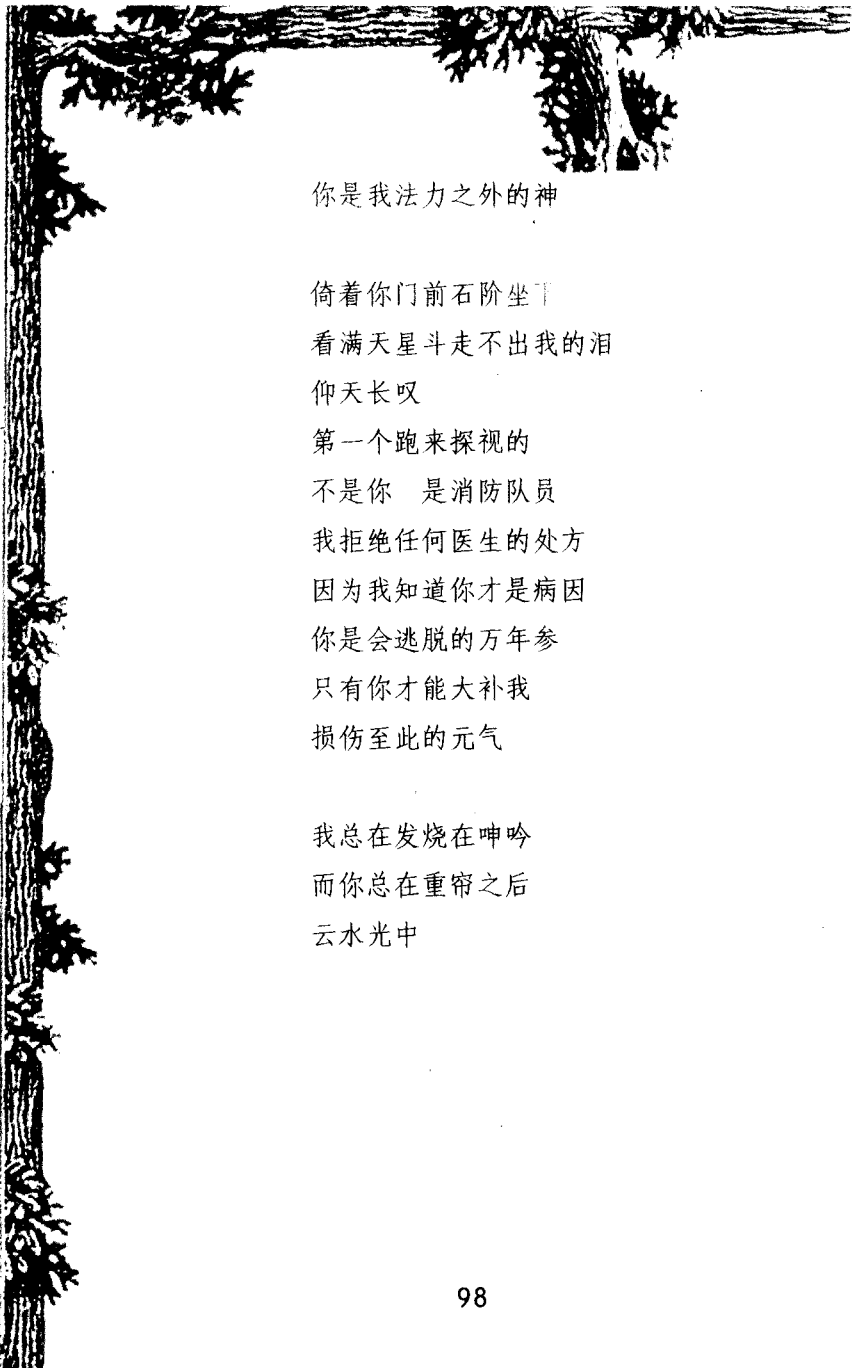


我将重新振作起来
轻松一如你初见我时的模样

不管你站在哪儿
那儿就会出现隔朝隔代
依稀的钟声 透着温柔的宽容
请伸出手来 跨过万重山水
送一缕予我 它将缓解我
垂死的剧痛

我已经舔湿了你的窗纸
你已经看到了我因崇拜而
惊惧的眸子 那么
出来吧 让我与你同行

嗓子痛的时候
肺腑在喷火
只是轻轻叹息一声
便烧损了遮挡你的伞具
就看到了你真正的容颜
可是你转身进了一扇铁门
我知道此情无计可消除



你是我法力之外的神

倚着你门前石阶坐下
看满天星斗走不出我的泪
仰天长叹
第一个跑来探视的
不是你 是消防队员
我拒绝任何医生的处方
因为我知道你才是病因
你是会逃脱的万年参
只有你才能大补我
损伤至此的元气

我总在发烧在呻吟
而你总在重帘之后
云水光中



我 的 高 粱

我的天空碎了

夕阳是它的洞

倚着山坡在你的对面坐下

你沉默且张开双臂

一梦惊起夕阳西斜

你却仍在注视我

你啊你 不要用叶片轻扫我的伤口

你有能力缝补一件旧衬衫

能不能用你的绿领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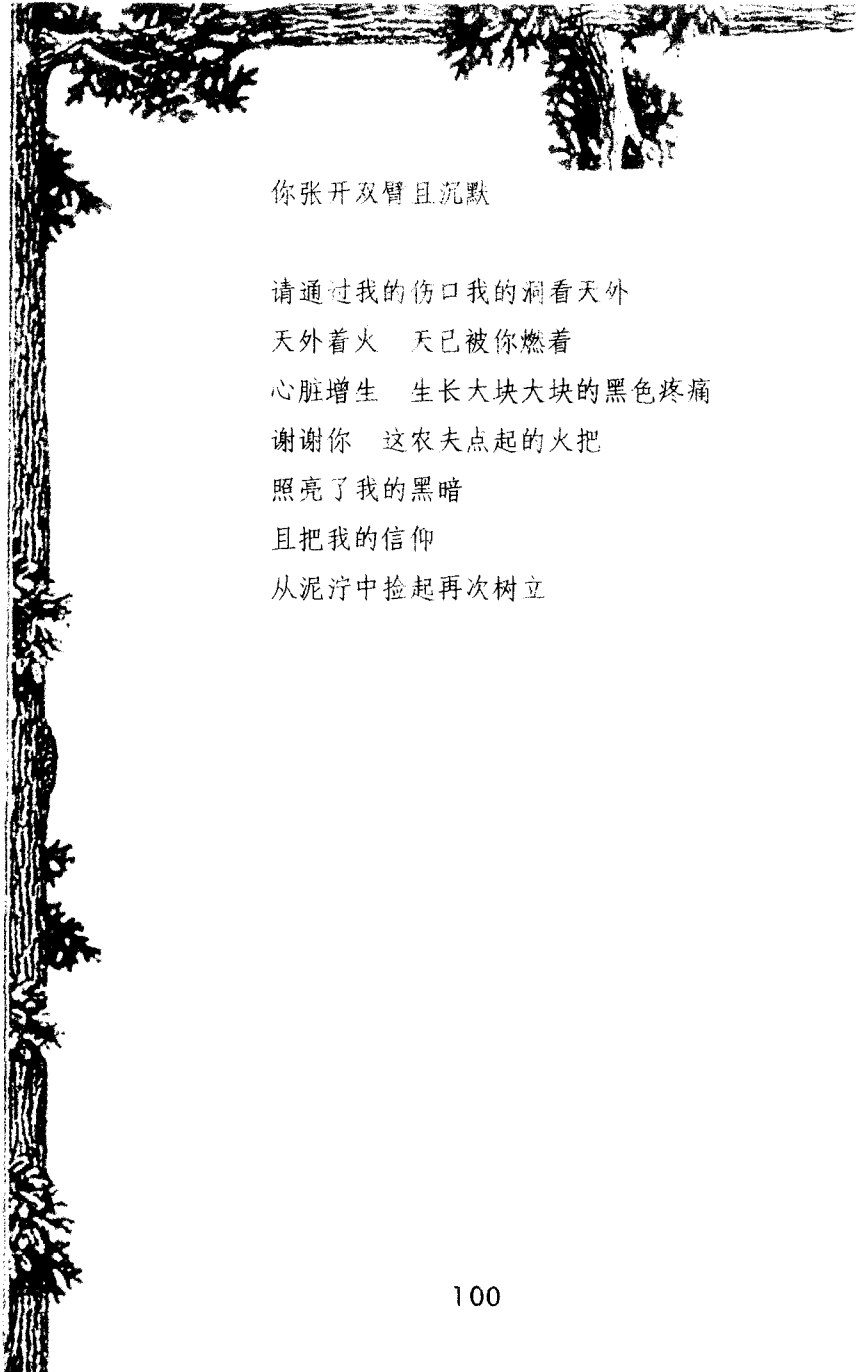
将我破碎的天空缝合

怎忍让你每天见我鲜血欲滴

离开我吧 难道你就不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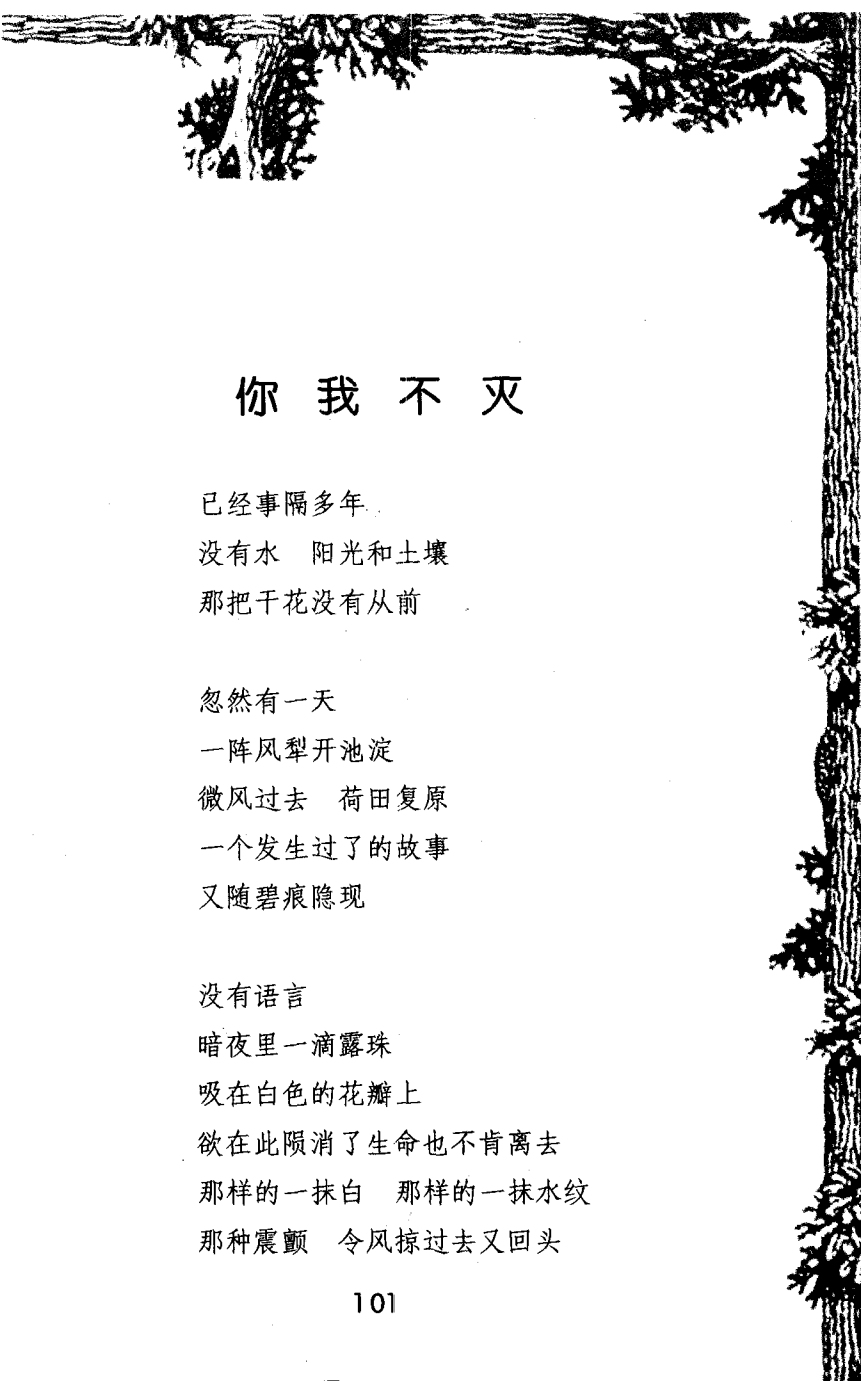
我蜘蛛的经纬托不住你的珍珠

我也没有空间够你摇曳顾盼



你张开双臂且沉默

请通过我的伤口我的洞看天外
天外着火 天已被你燃着
心脏增生 生长大块大块的黑色疼痛
谢谢你 这农夫点起的火把
照亮了我的黑暗
且把我的信仰
从泥泞中捡起再次树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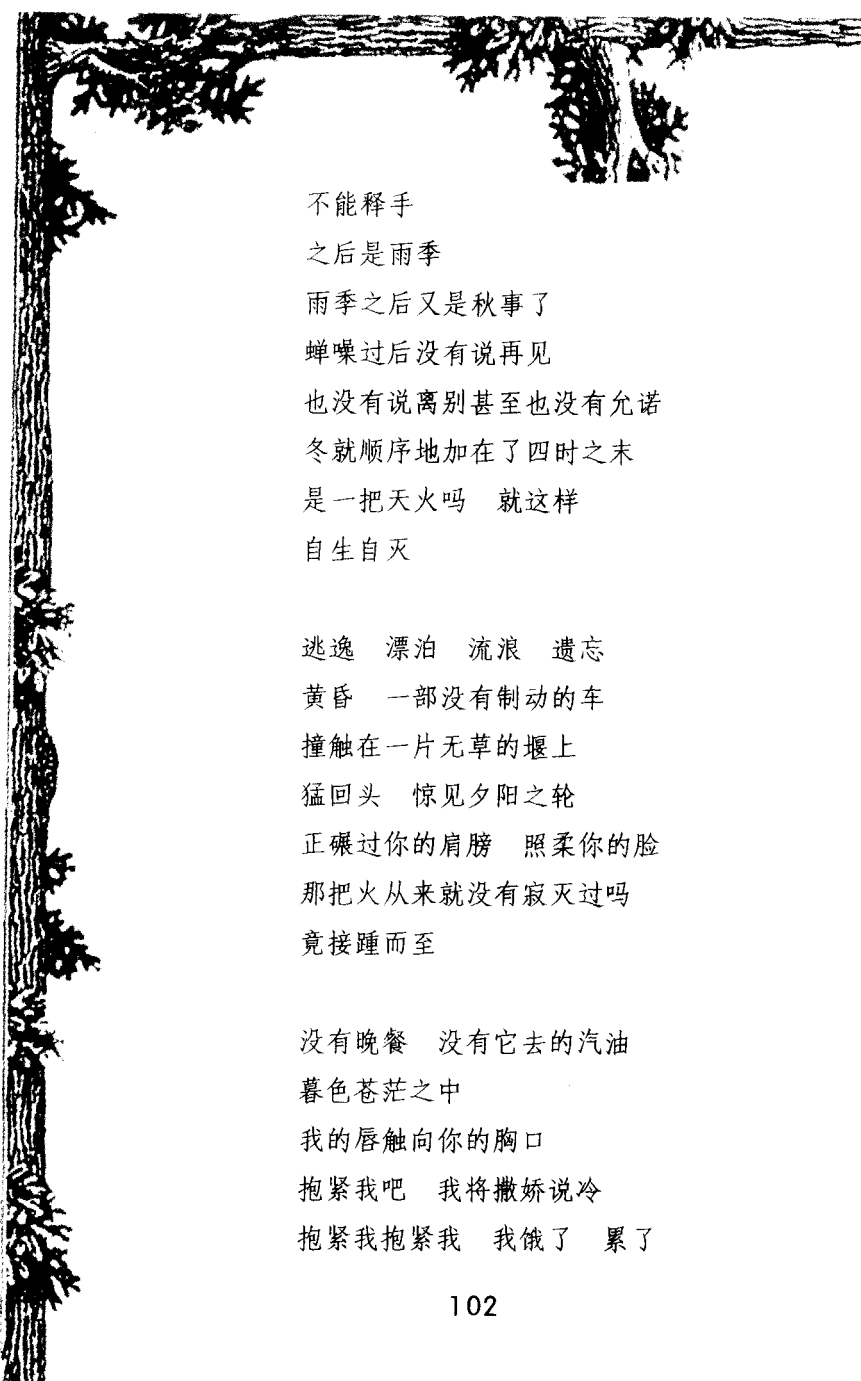


你 我 不 灭

已经事隔多年
没有水 阳光和土壤
那把干花没有从前

忽然有一天
一阵风犁开池淀
微风过去 荷田复原
一个发生过了的故事
又随碧痕隐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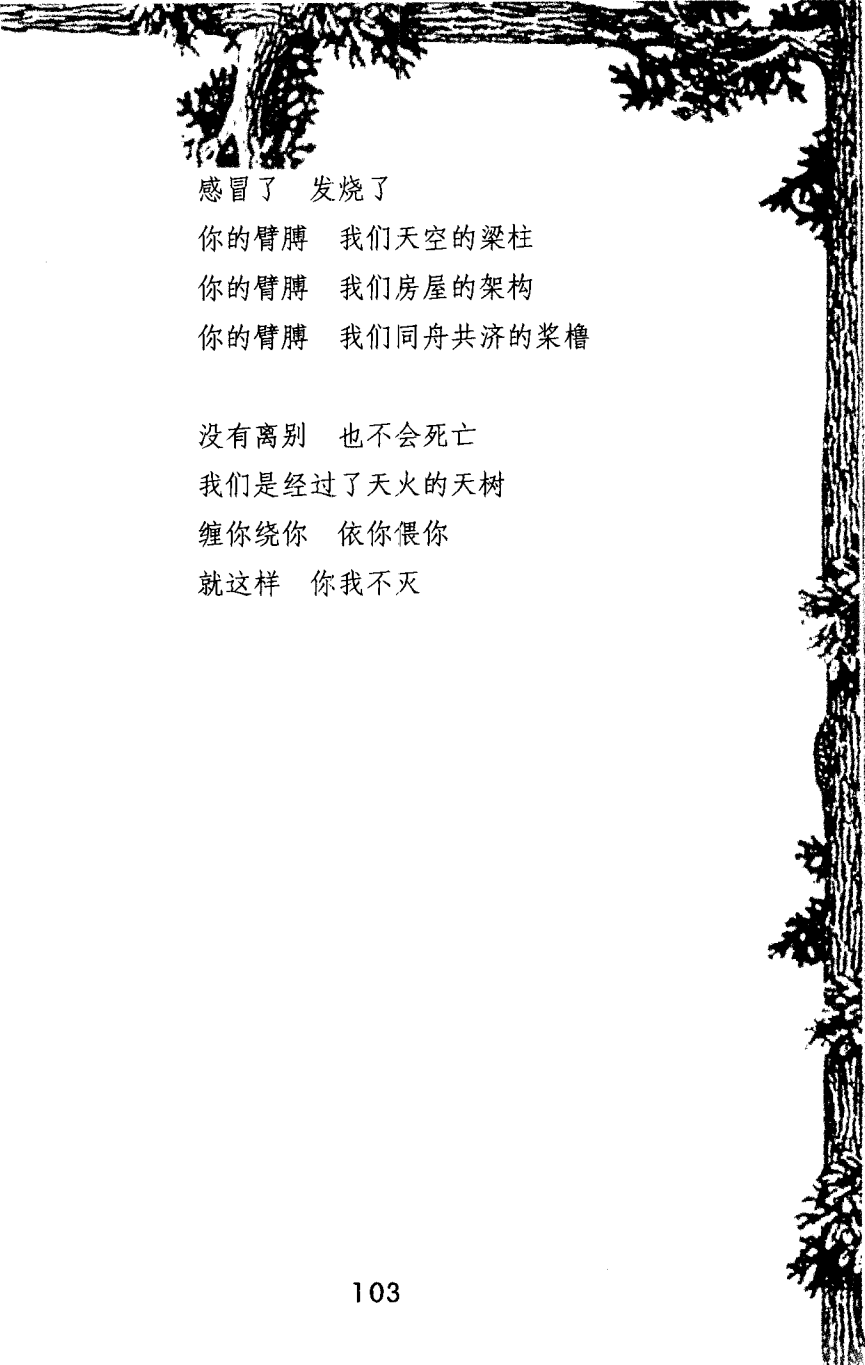
没有语言
暗夜里一滴露珠
吸在白色的花瓣上
欲在此陨消了生命也不肯离去
那样的一抹白 那样的一抹水纹
那种震颤 令风掠过去又回头



不能释手
之后是雨季
雨季之后又是秋事了
蝉噪过后没有说再见
也没有说离别甚至也没有允诺
冬就顺序地加在了四时之末
是一把天火吗 就这样
自生自灭

逃逸 漂泊 流浪 遗忘
黄昏 一部没有制动的车
撞触在一片无草的堰上
猛回头 惊见夕阳之轮
正碾过你的肩膀 照柔你的脸
那把火从来就没有寂灭过吗
竟接踵而至

没有晚餐 没有它去的汽油
暮色苍茫之中
我的唇触向你的胸口
抱紧我吧 我将撒娇说冷
抱紧我抱紧我 我饿了 累了



感冒了 发烧了

你的臂膊 我们天空的梁柱

你的臂膊 我们房屋的架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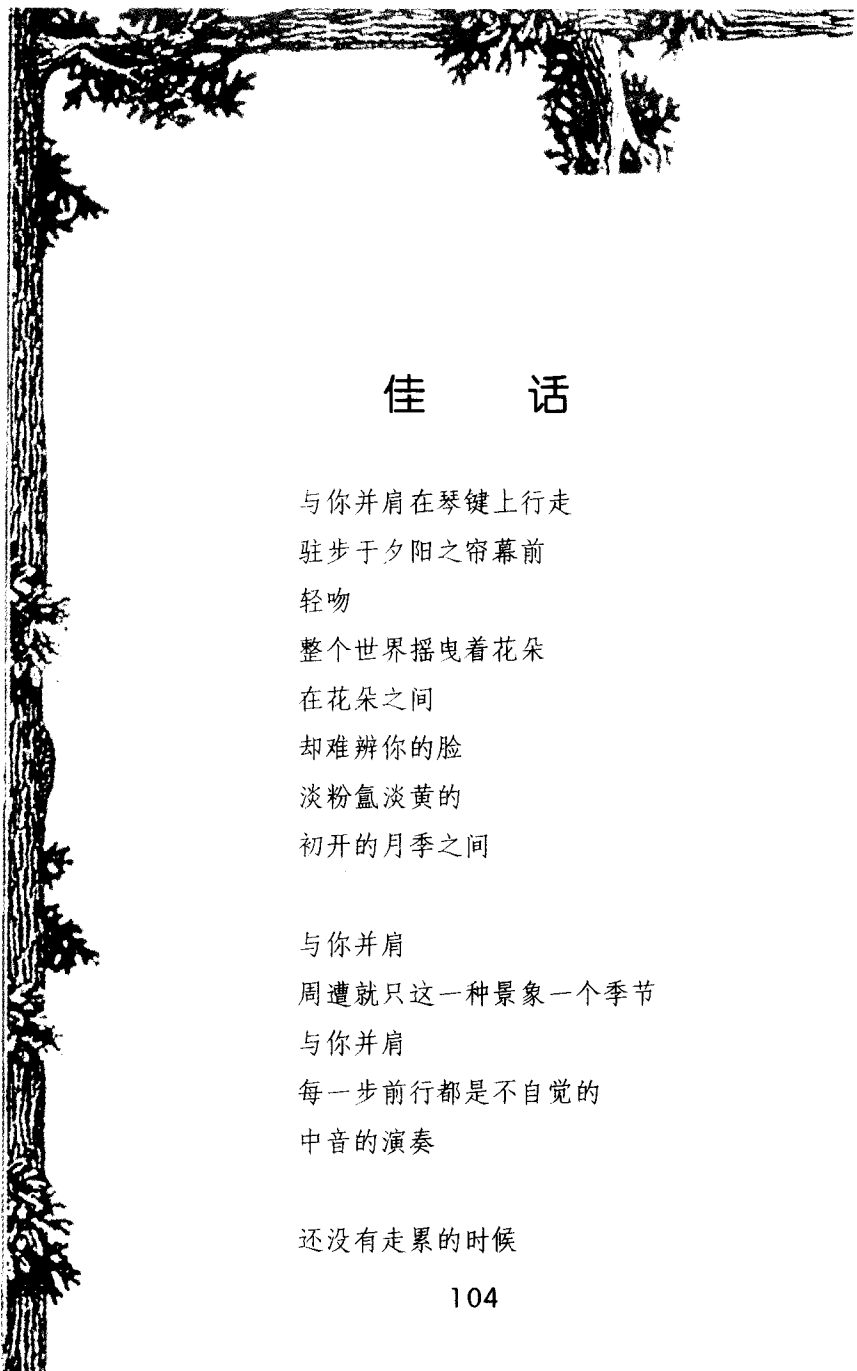
你的臂膊 我们同舟共济的桨橹

没有离别 也不会死亡

我们是经过了天火的天树

缠你绕你 依你偎你

就这样 你我不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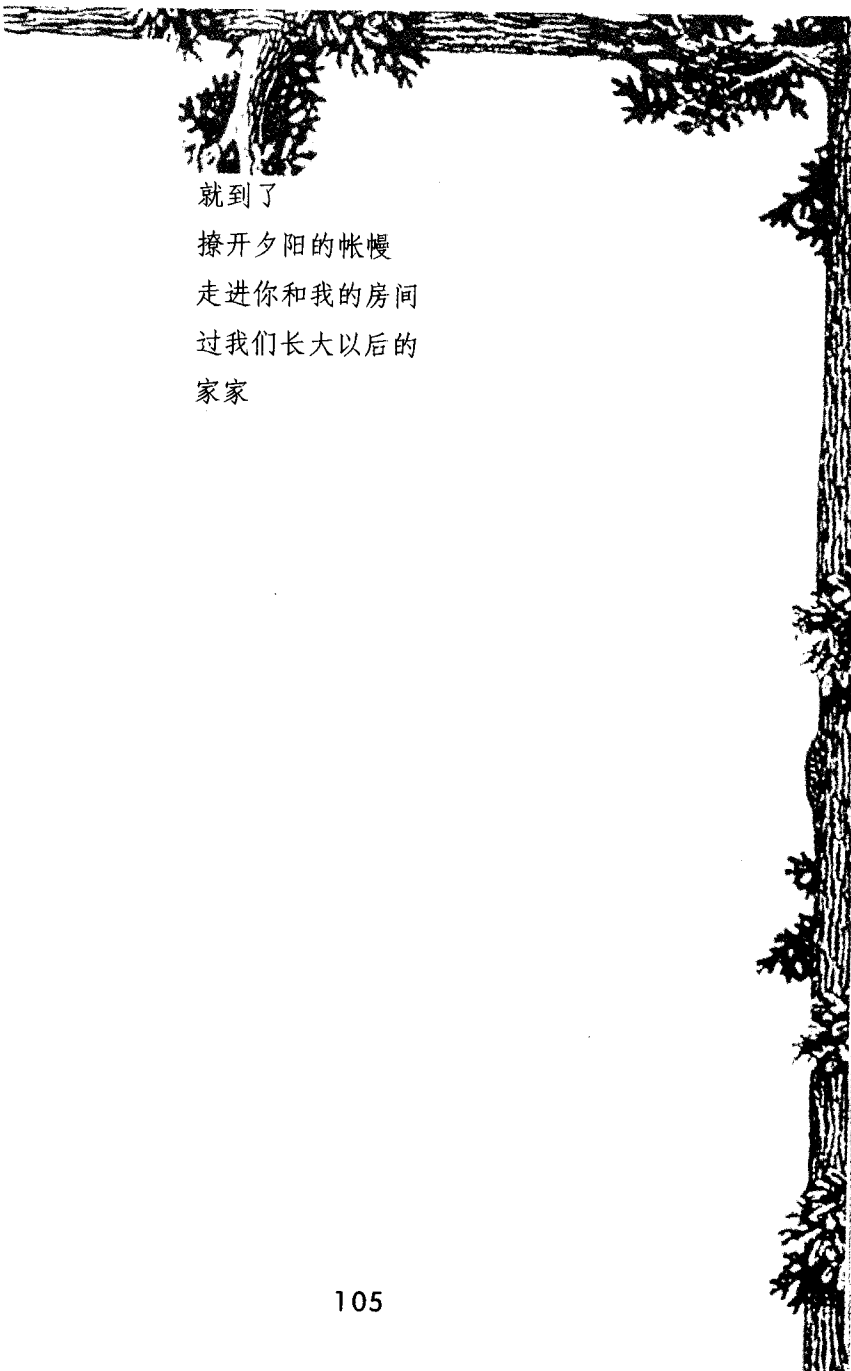


佳 话

与你并肩在琴键上行走
驻步于夕阳之帘幕前
轻吻
整个世界摇曳着花朵
在花朵之间
却难辨你的脸
淡粉氤淡黄的
初开的月季之间

与你并肩
周遭就只这一种景象一个季节
与你并肩
每一步前行都是不自觉的
中音的演奏

还没有走累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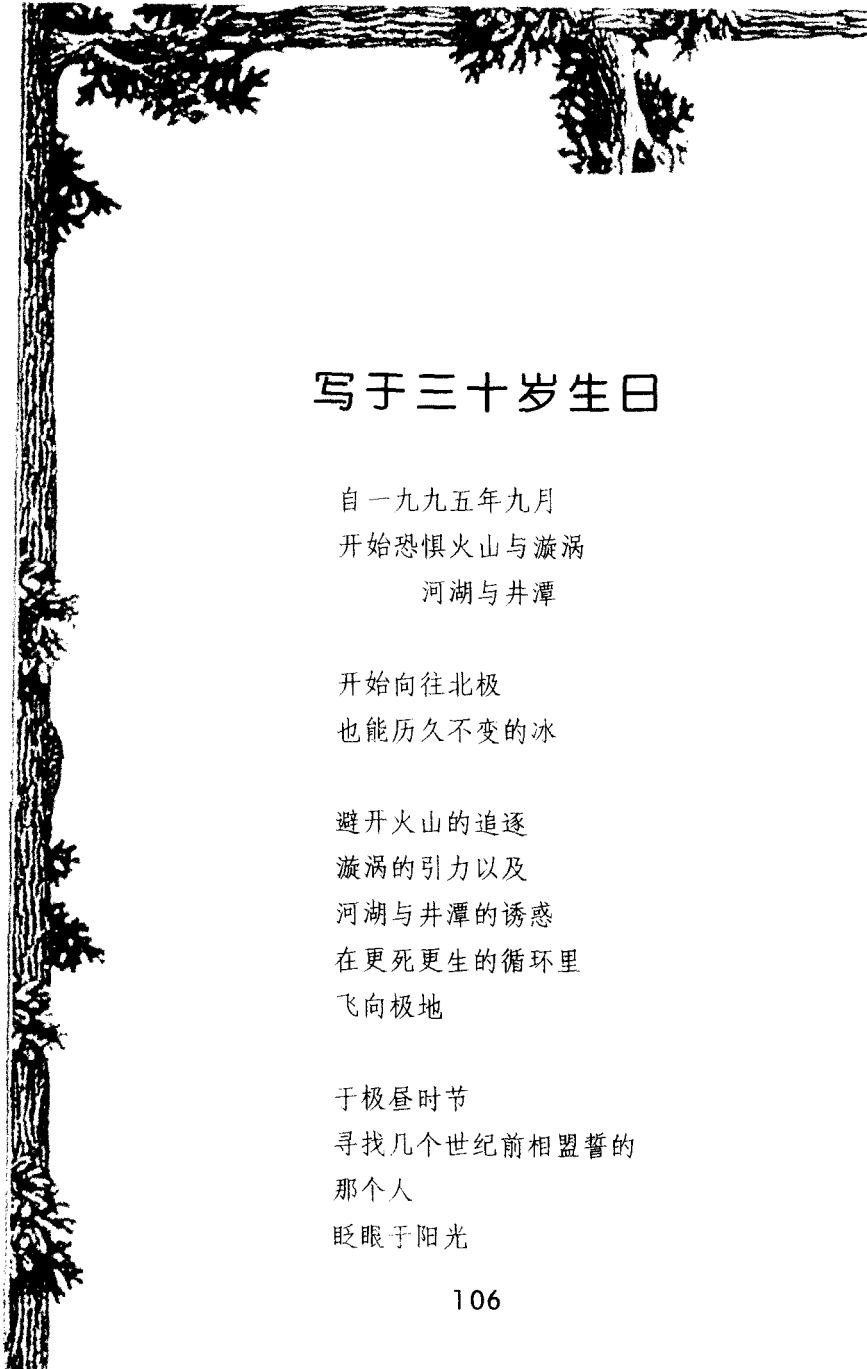
就到了

撩开夕阳的帐幔

走进你和我的房间

过我们长大以后的

家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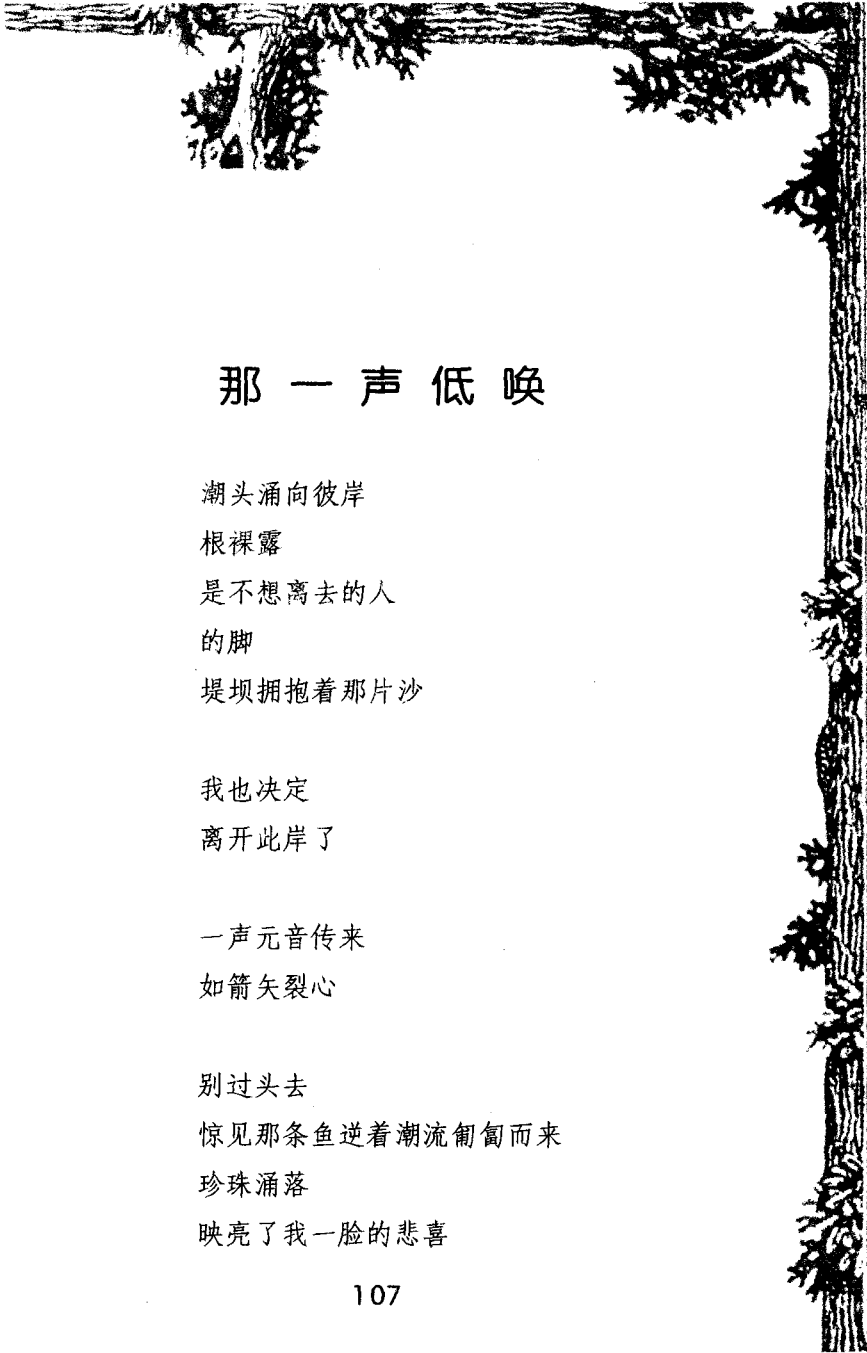
写于三十岁生日

自一九九五年九月
开始恐惧火山与漩涡
河湖与井潭

开始向往北极
也能历久不变的冰

避开火山的追逐
漩涡的引力以及
河湖与井潭的诱惑
在更死更生的循环里
飞向极地

于极昼时节
寻找几个世纪前相盟誓的
那个人
眨眼于阳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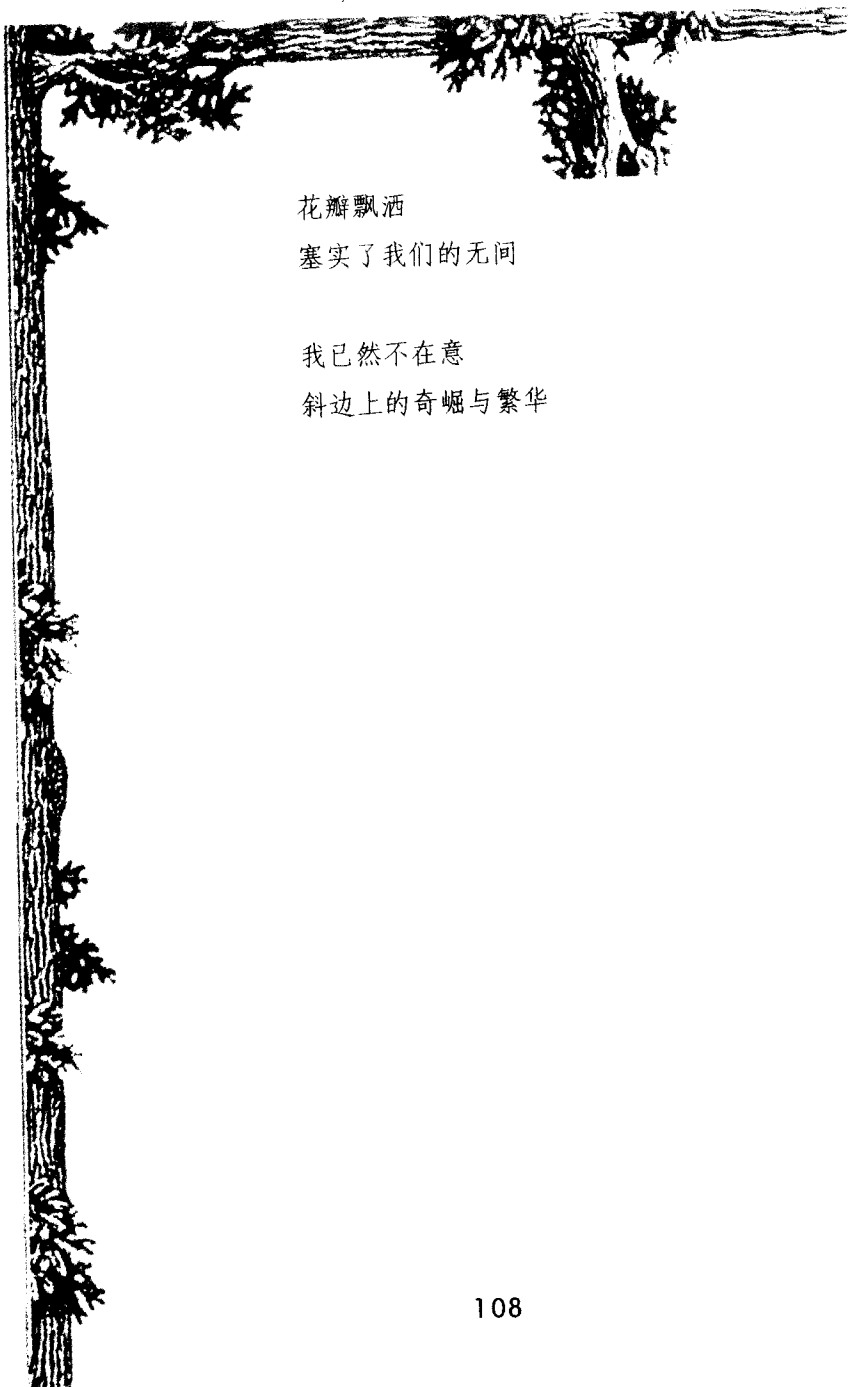
那 一 声 低 唤

潮头涌向彼岸
根裸露
是不想离去的人
的脚
堤坝拥抱着那片沙

我也决定
离开此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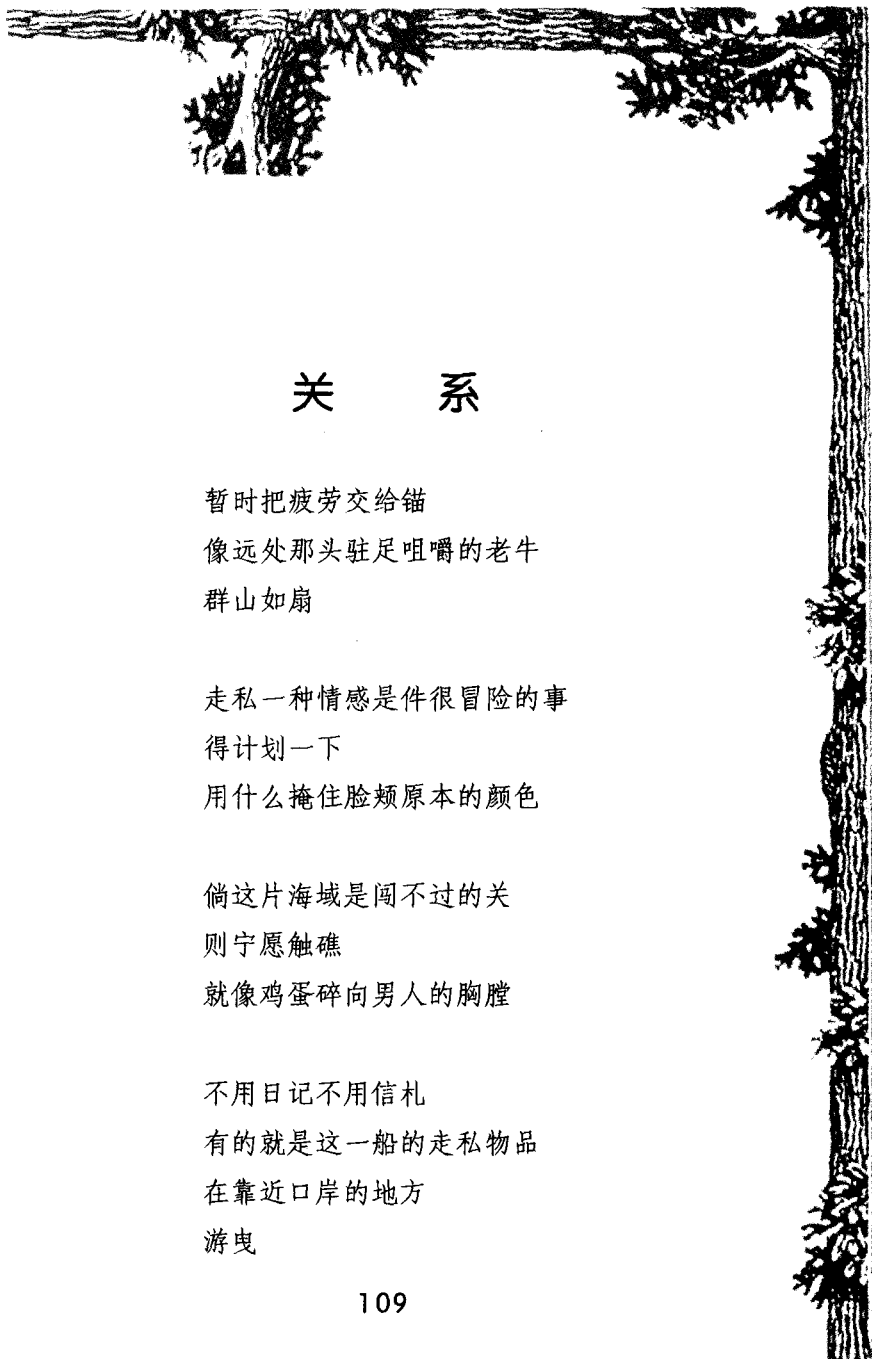
一声元音传来
如箭矢裂心

别过头去
惊见那条鱼逆着潮流匍匐而来
珍珠涌落
映亮了我一脸的悲喜



花瓣飘洒
塞实了我们的无间

我已然不在意
斜边上的奇崛与繁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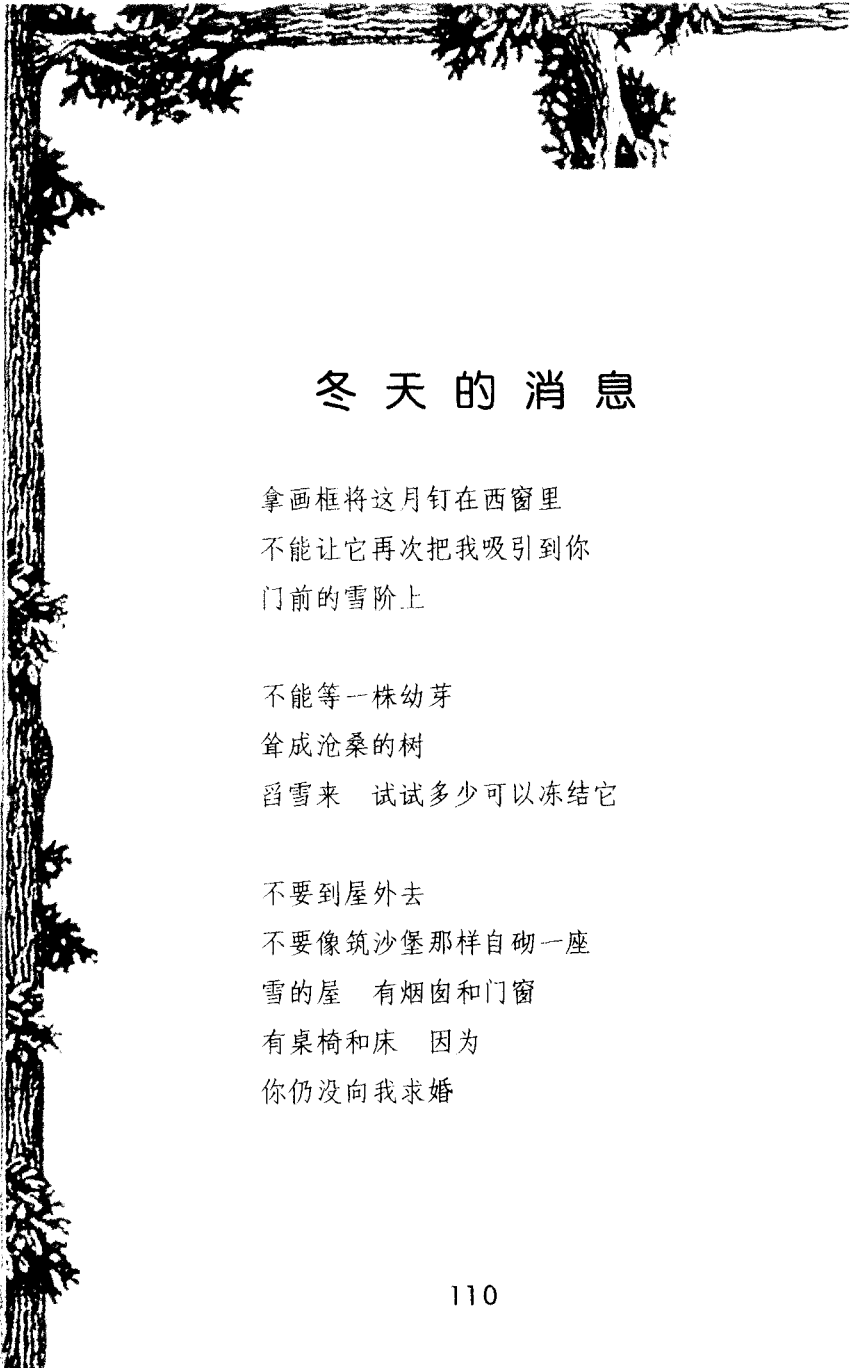
关 系

暂时把疲劳交给锚
像远处那头驻足咀嚼的老牛
群山如扇

走私一种情感是件很冒险的事
得计划一下
用什么掩住脸颊原本的颜色

倘这片海域是闯不过的关
则宁愿触礁
就像鸡蛋碎向男人的胸膛

不用日记不用信札
有的就是这一船的走私物品
在靠近口岸的地方
游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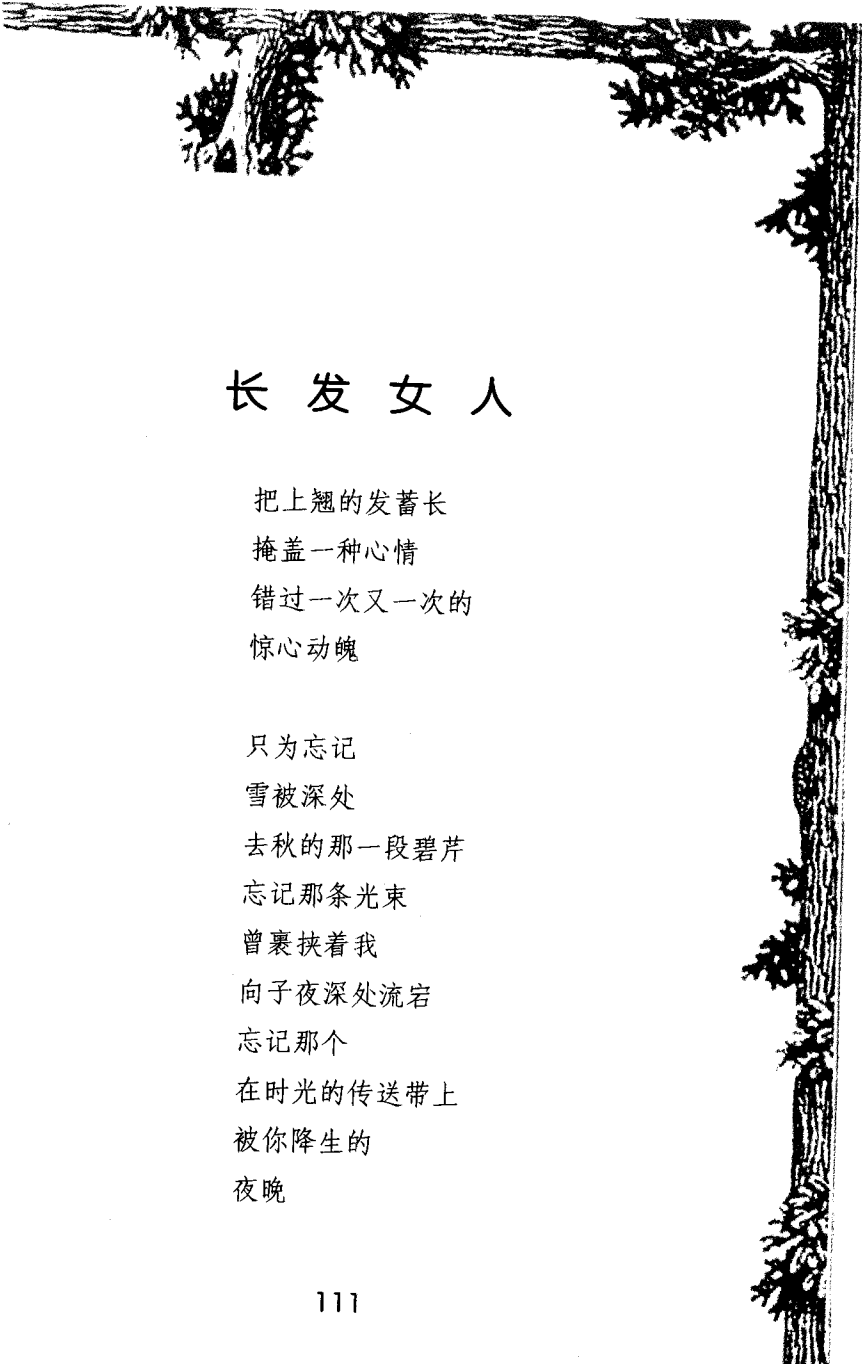


冬 天 的 消 息

拿画框将这月钉在西窗里
不能让它再次把我吸引到你
门前的雪阶上

不能等一株幼芽
耸成沧桑的树
留雪来 试试多少可以冻结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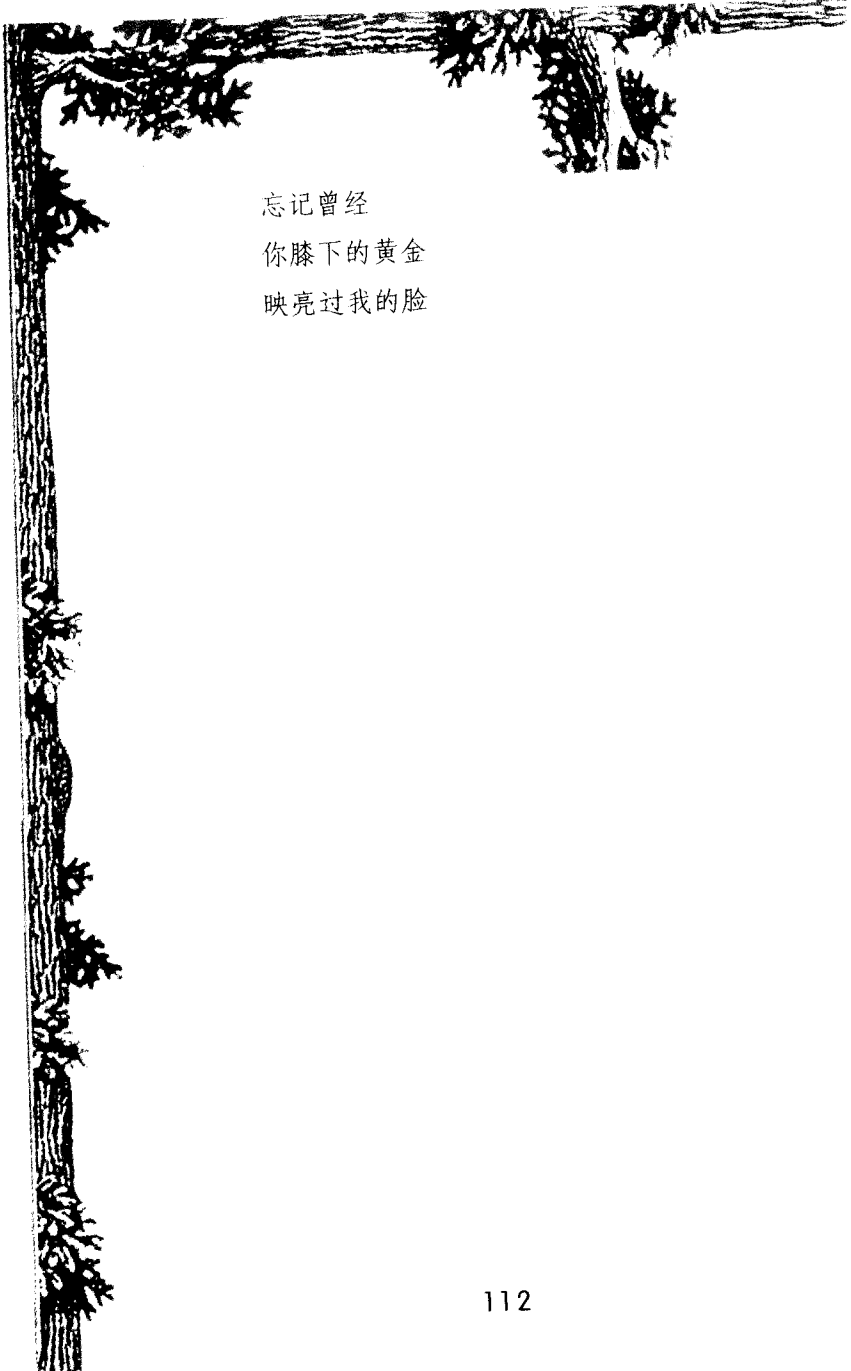
不要到屋外去
不要像筑沙堡那样自砌一座
雪的屋 有烟囱和门窗
有桌椅和床 因为
你仍没向我求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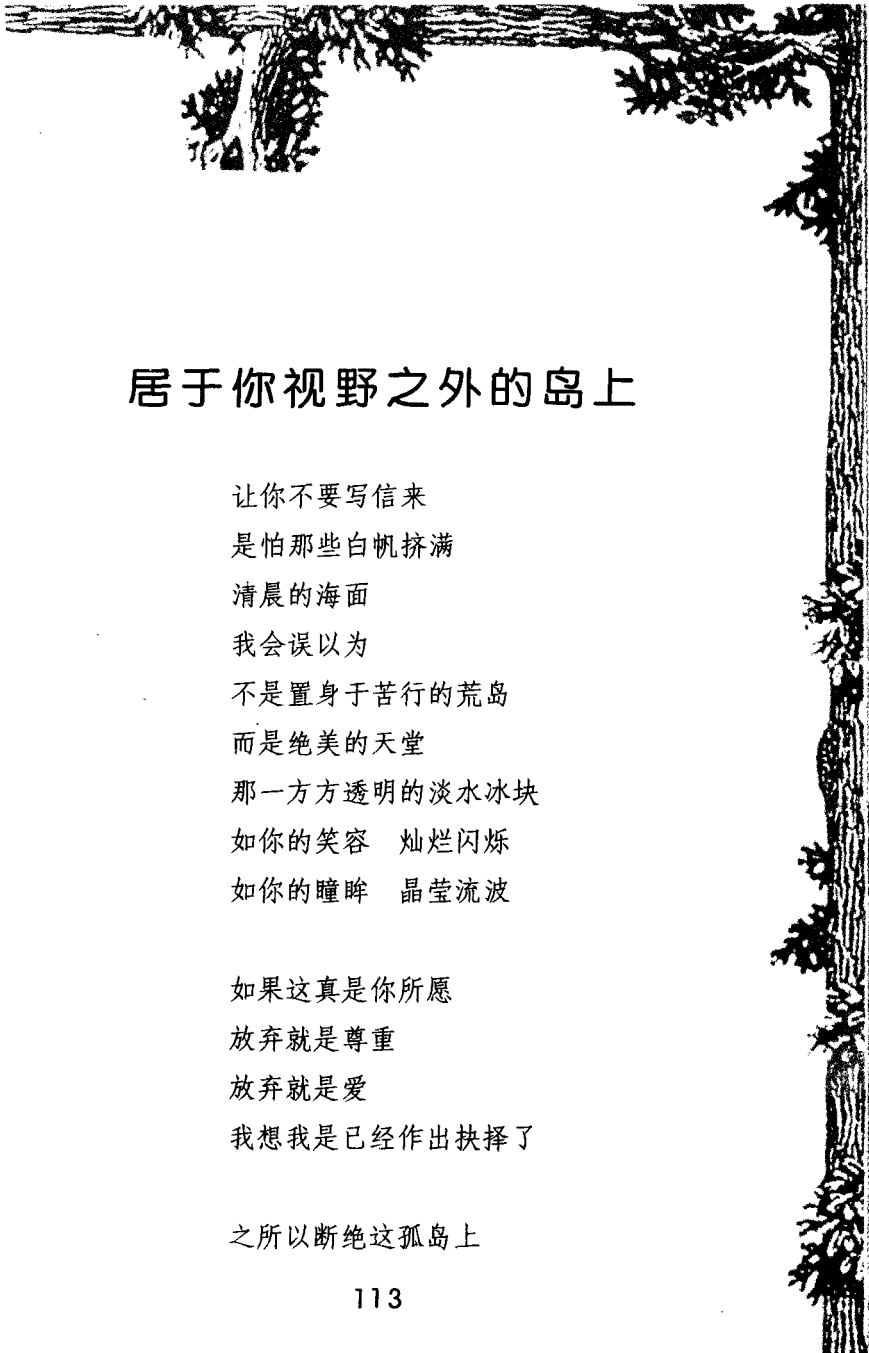
长 发 女 人

把上翘的发蓄长
掩盖一种心情
错过一次又一次的
惊心动魄

只为忘记
雪被深处
去秋的那一段碧芹
忘记那条光束
曾裹挟着我
向子夜深处流宕
忘记那个
在时光的传送带上
被你降生的
夜晚



忘记曾经
你膝下的黄金
映亮过我的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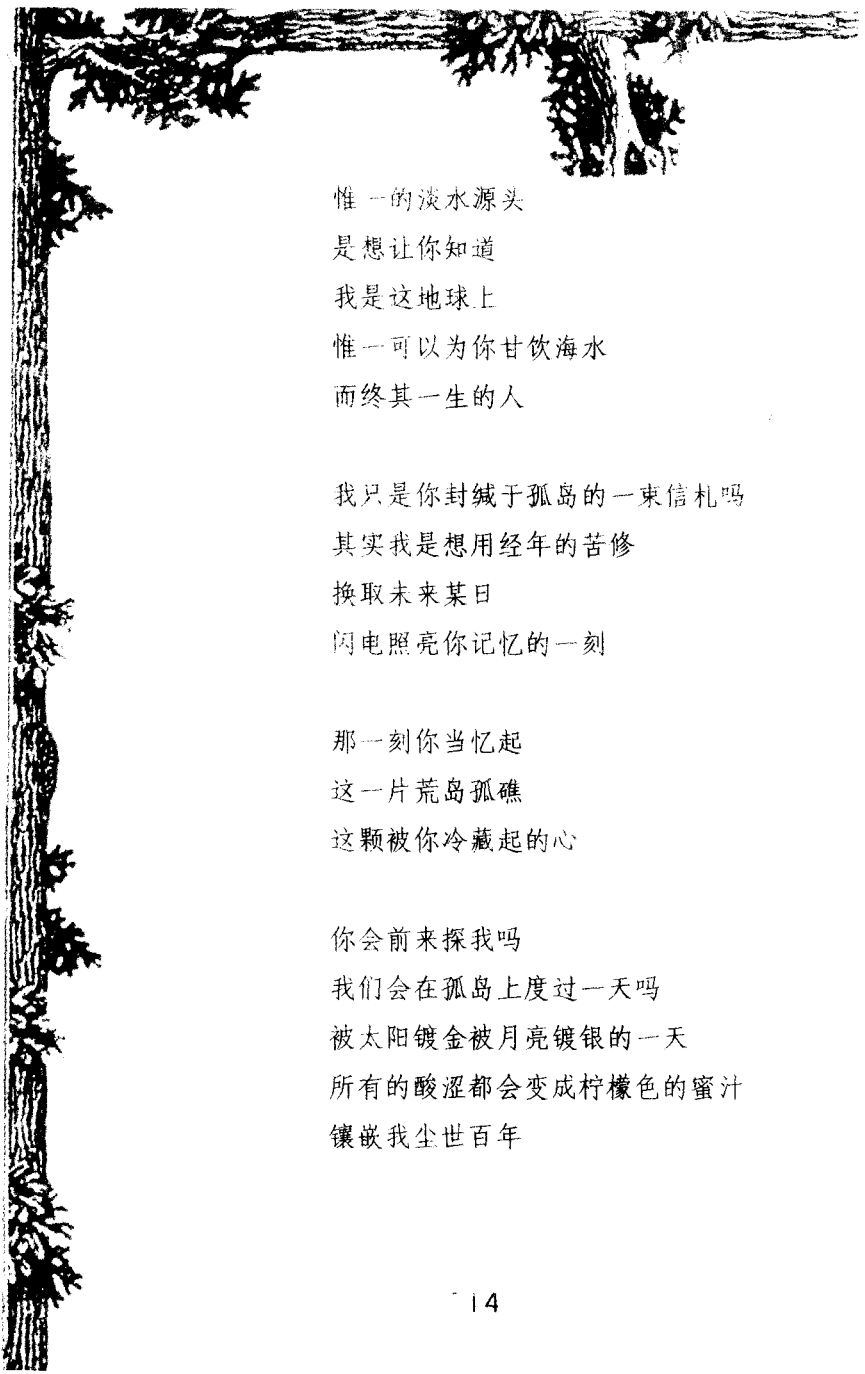


居于你视野之外的岛上

让你不要写信来
是怕那些白帆挤满
清晨的海面
我会误以为
不是置身于苦行的荒岛
而是绝美的天堂
那一方方透明的淡水冰块
如你的笑容 灿烂闪烁
如你的瞳眸 晶莹流波

如果这真是你所愿
放弃就是尊重
放弃就是爱
我想我是已经作出抉择了

之所以断绝这孤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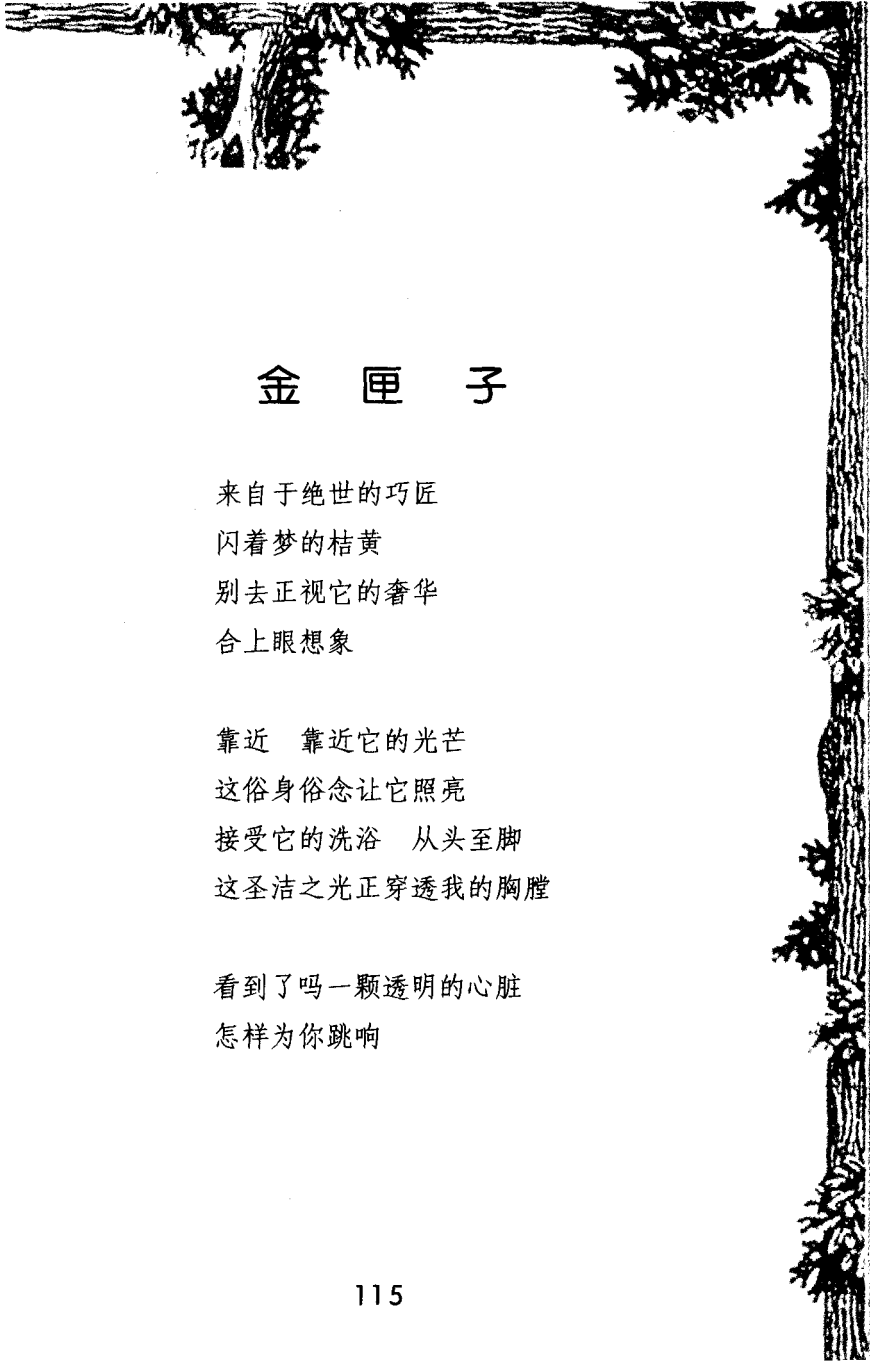


惟一的淡水源头
是想让你知道
我是这地球上
惟一可以为你甘饮海水
而终其一生的人

我只是你封缄于孤岛的一束信札吗
其实我是想用经年的苦修
换取未来某日
闪电照亮你记忆的一刻

那一刻你当忆起
这一片荒岛孤礁
这颗被你冷藏起的心

你会前来探我吗
我们会在孤岛上度过一天吗
被太阳镀金被月亮镀银的一天
所有的酸涩都会变成柠檬色的蜜汁
镶嵌我尘世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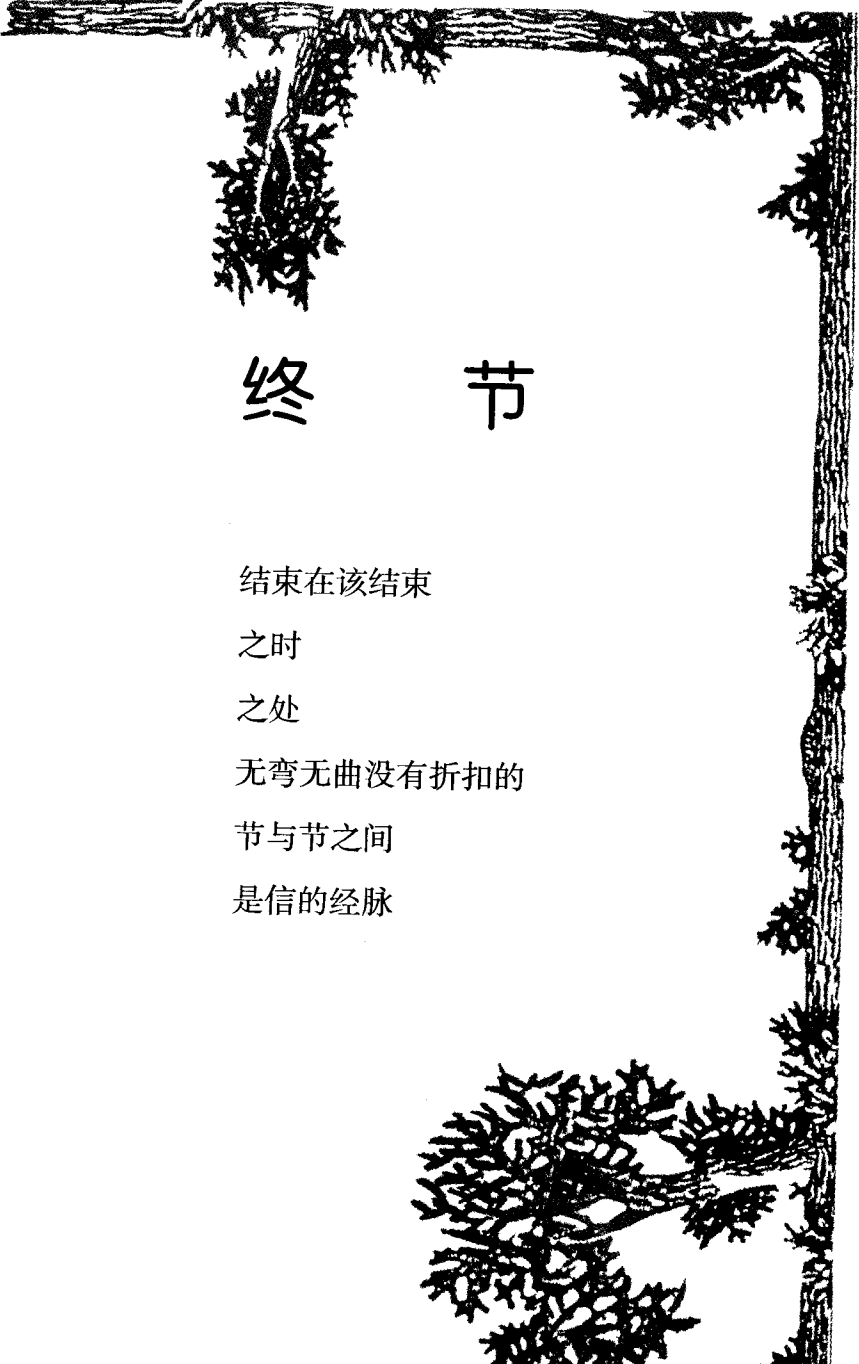


金 匣 子

来自于绝世的巧匠
闪着梦的桔黄
别去正视它的奢华
合上眼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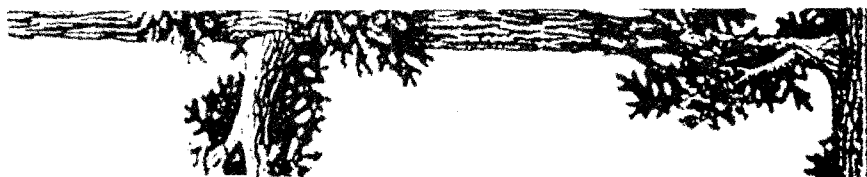
靠近 靠近它的光芒
这俗身俗念让它照亮
接受它的洗浴 从头至脚
这圣洁之光正穿透我的胸膛

看到了吗一颗透明的心脏
怎样为你跳响



终 节

结束在该结束
之时
之处
无弯无曲没有折扣的
节与节之间
是信的经脉



空 诺

花瓶已经满蓄了水
静等子夜窗外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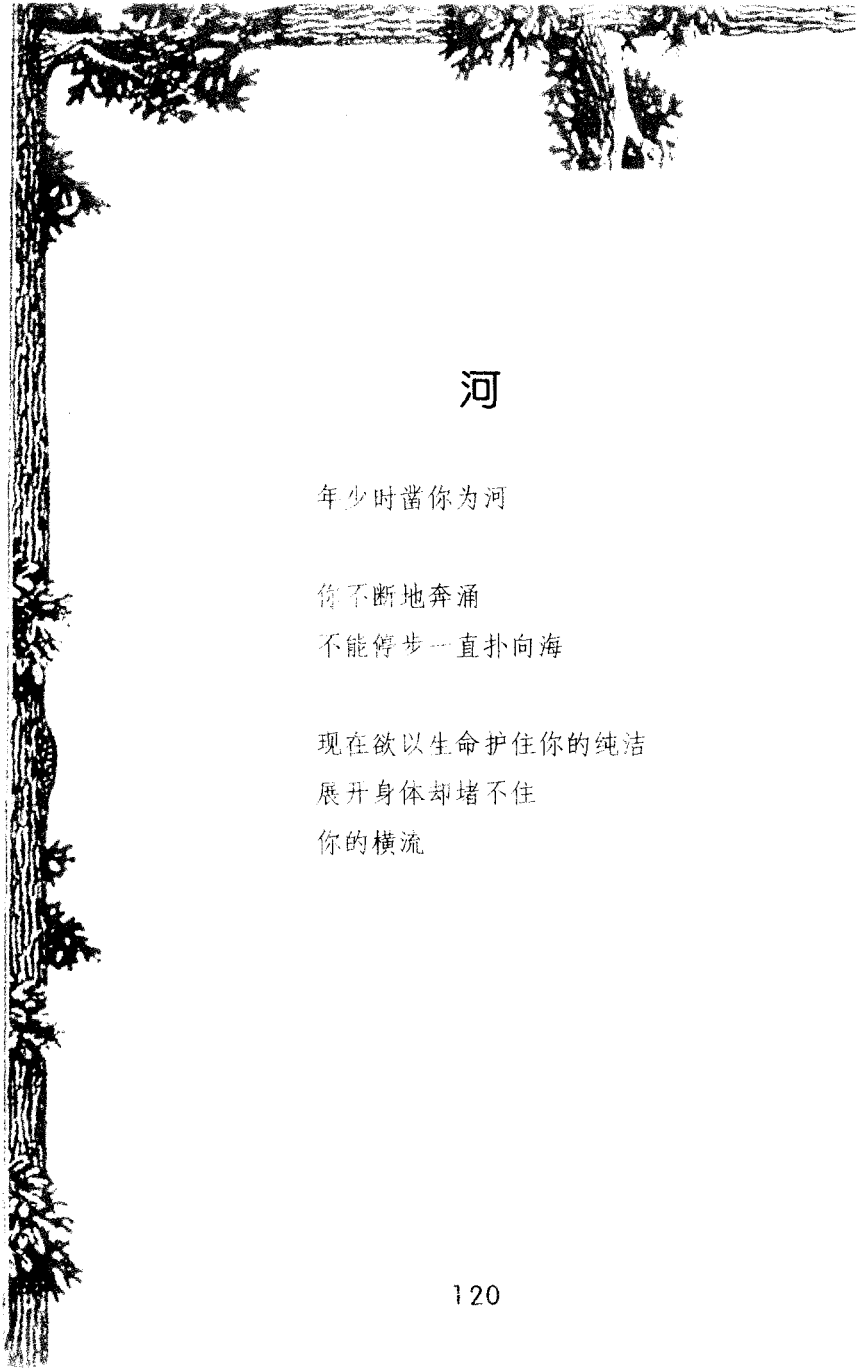
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藁也分了节也拔了
子夜 那朵黑色的花
就要开放

是去年就说好了的

然而没有 在应该开放的时候
绿叶翩翩下坠 将要开放出
黑色花朵的蕾 握住所有的
芬芳 独自晦涩

就这样 台子上的花瓶
崩断了神经 兀自碎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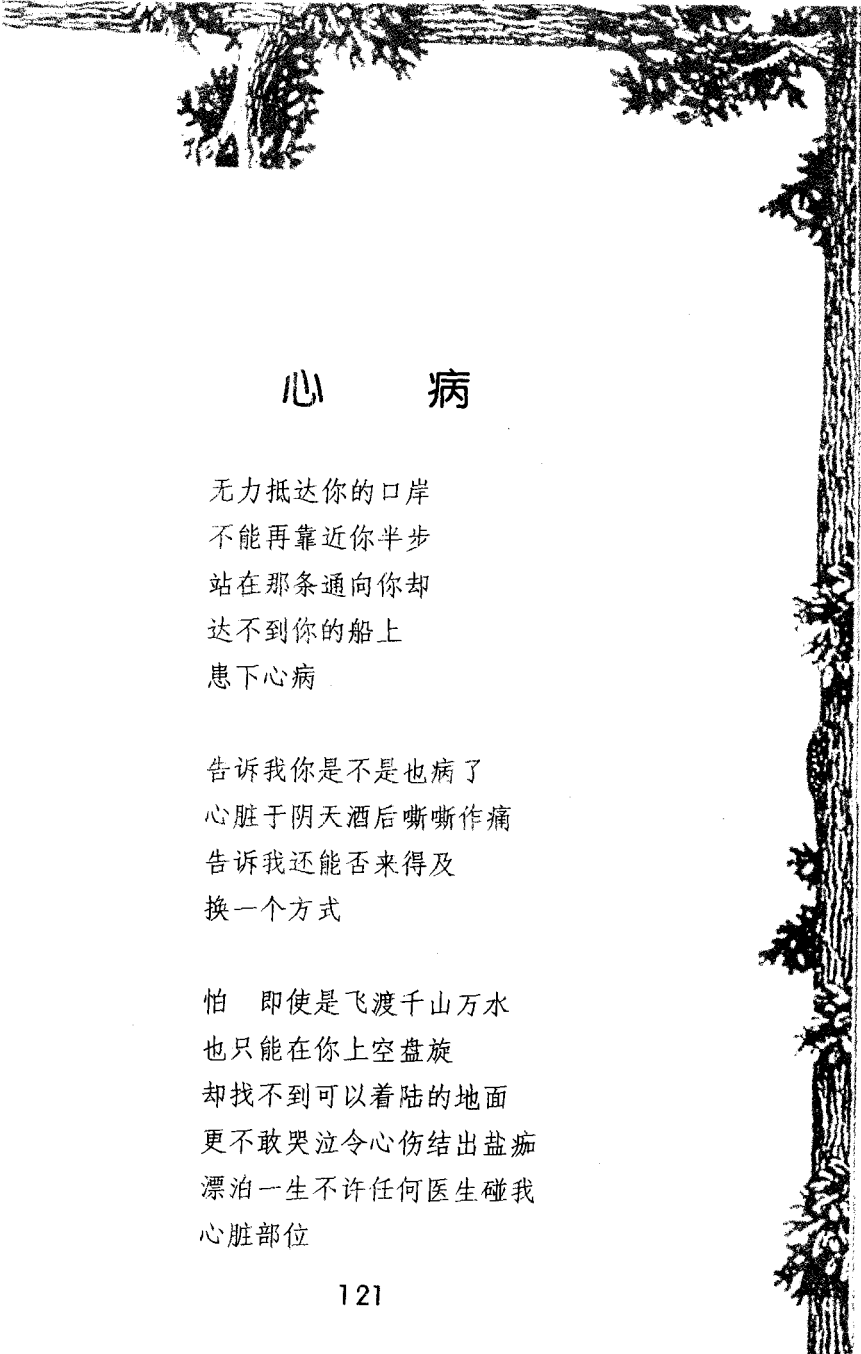


河

年少时凿你为河

你不断地奔涌
不能停步一直扑向海

现在欲以生命护住你的纯洁
展开身体却堵不住
你的横流



心病

无力抵达你的口岸
不能再靠近你半步
站在那条通向你却
达不到你的船上
患下心病

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病了
心脏于阴天酒后嘶嘶作痛
告诉我还能否来得及
换一个方式

怕 即使是飞渡千山万水
也只能在你上空盘旋
却找不到可以着陆的地面
更不敢哭泣令心伤结出盐痂
漂泊一生不许任何医生碰我
心脏部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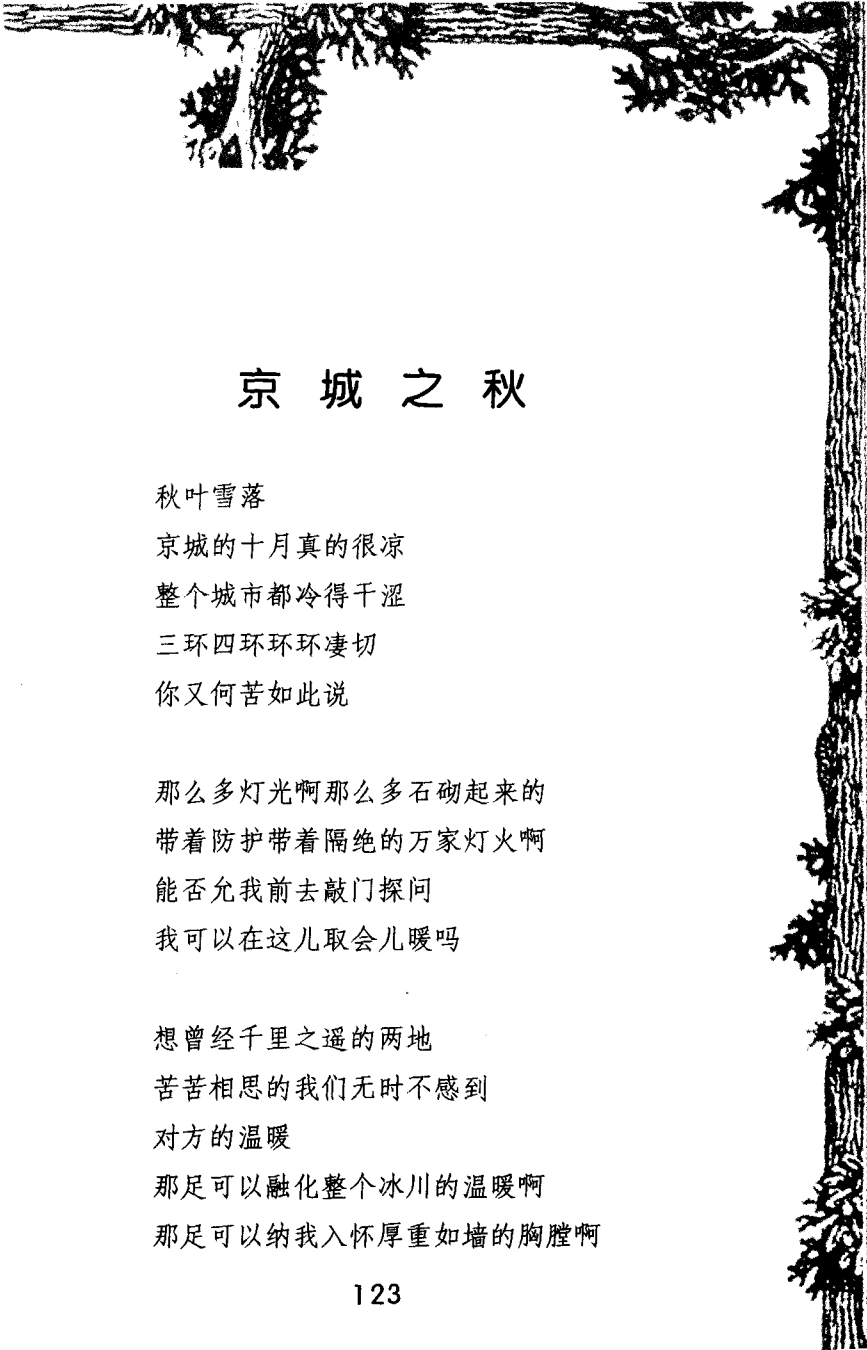


风

风把我脸上的落寞
一层一层掀开来
掀到窗外一枝
独挺的朵瓣上

风把我眼中的泪
一滴一滴吹出来
吹到那朵瓣的腮上

有行人路过
风把他的丝帕刮到那朵瓣上
擦干了她的泪
也卷走了她的生命



京 城 之 秋

秋叶雪落

京城的十月真的很凉

整个城市都冷得干涩

三环四环环环凄切

你又何苦如此说

那么多灯光啊那么多石砌起来的

带着防护带着隔绝的万家灯火啊

能否允我前去敲门探问

我可以在这儿取会儿暖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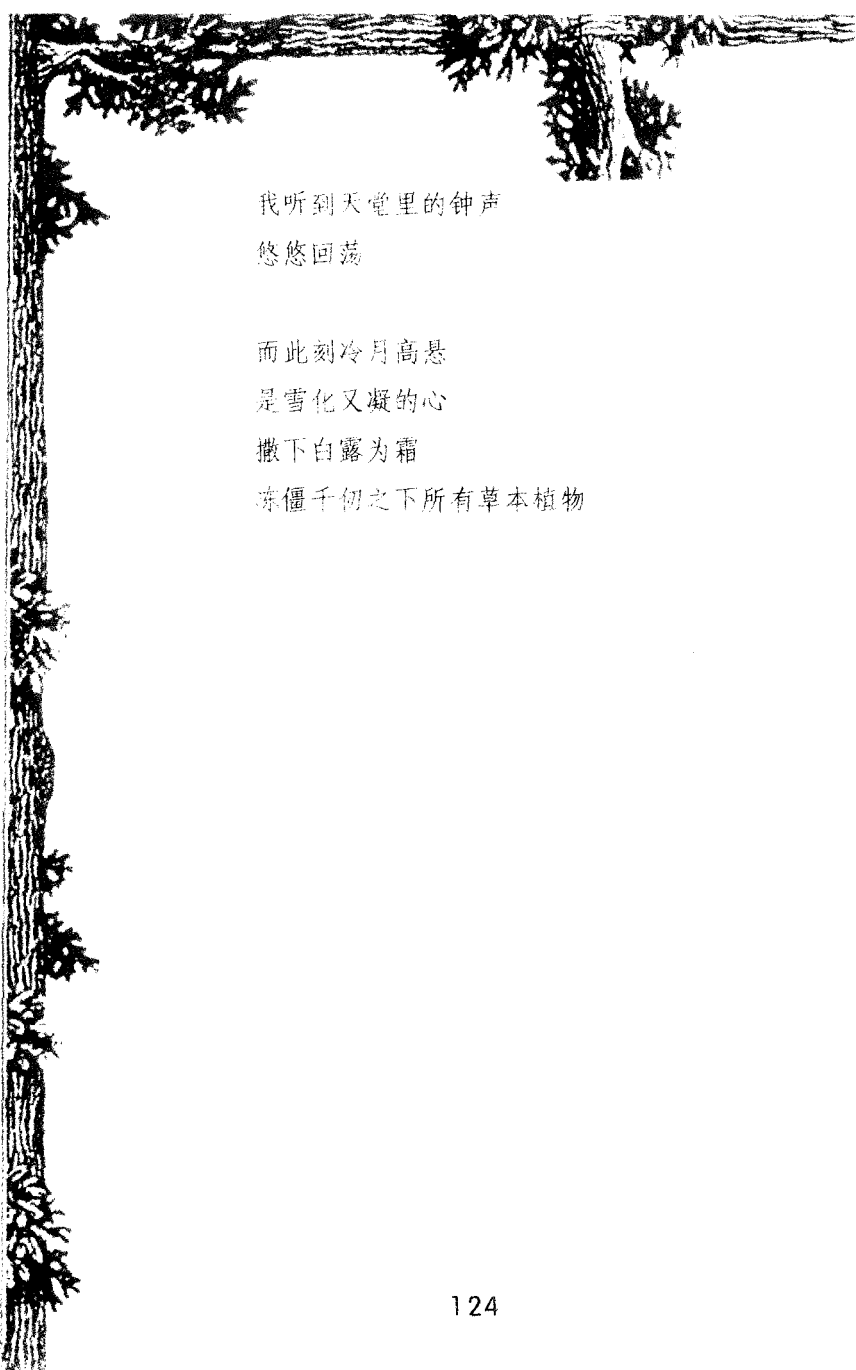
想曾经千里之遥的两地

苦苦相思的我们无时不感到

对方的温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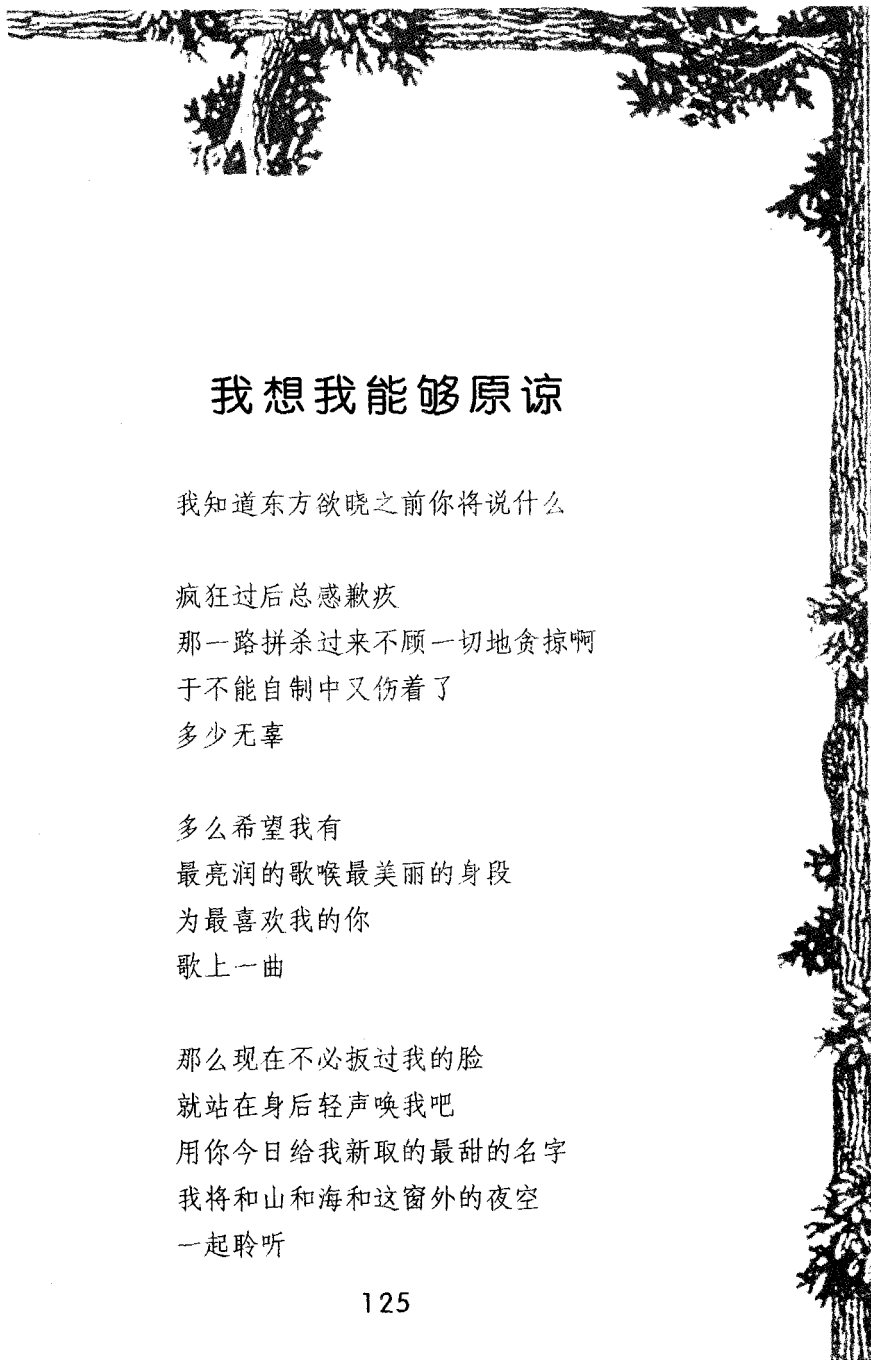
那足可以融化整个冰川的温暖啊

那足可以纳我入怀厚重如墙的胸膛啊



我听到天堂里的钟声
悠悠回荡

而此刻冷月高悬
是雪化又凝的心
撒下白露为霜
冻僵千仞之下所有草本植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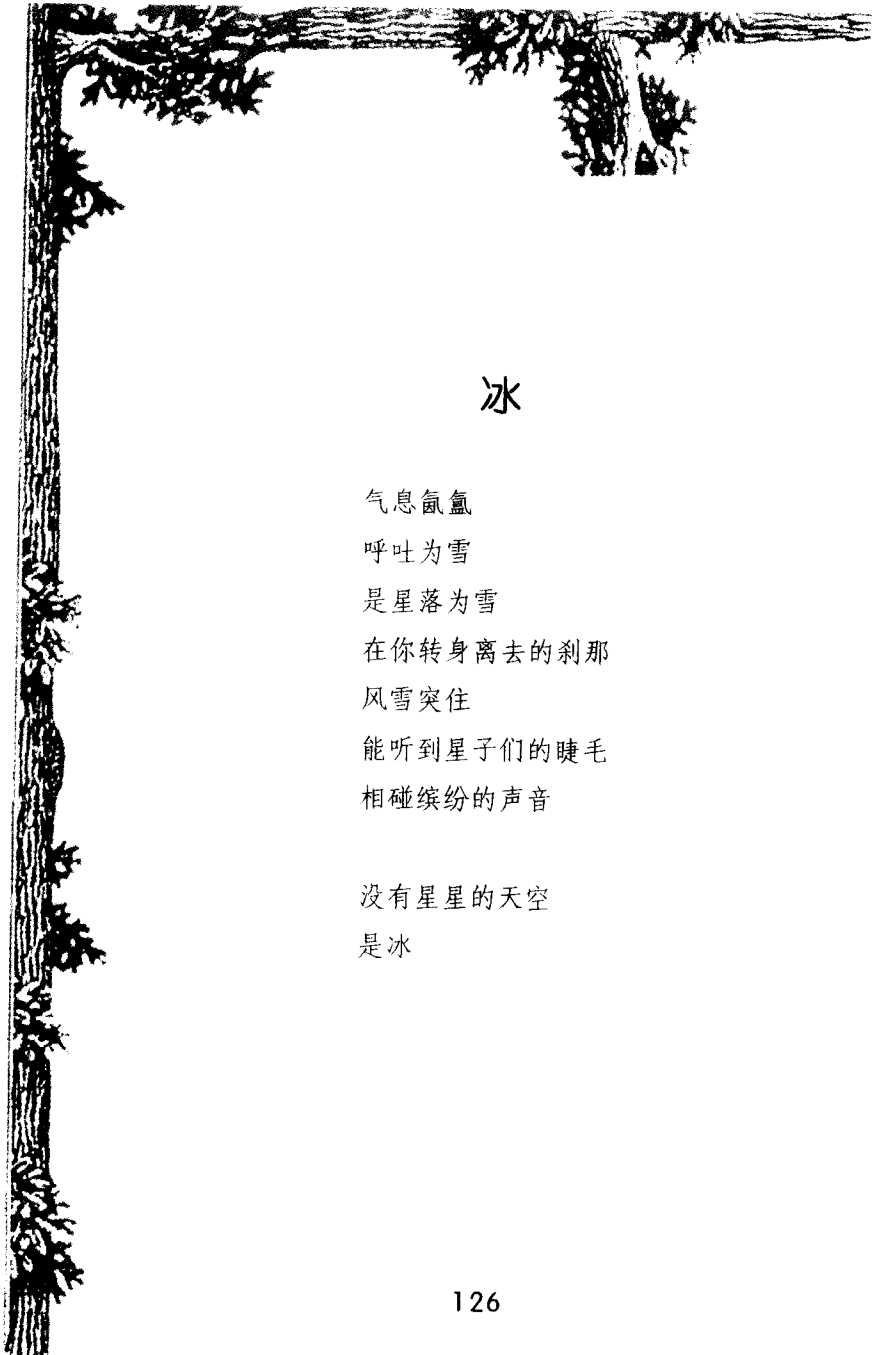
我想我能够原谅

我知道东方欲晓之前你将说什么

疯狂过后总感歉疚
那一路拼杀过来不顾一切地贪掠啊
于不能自制中又伤着了
多少无辜

多么希望我有
最亮润的歌喉最美丽的身段
为最喜欢我的你
歌上一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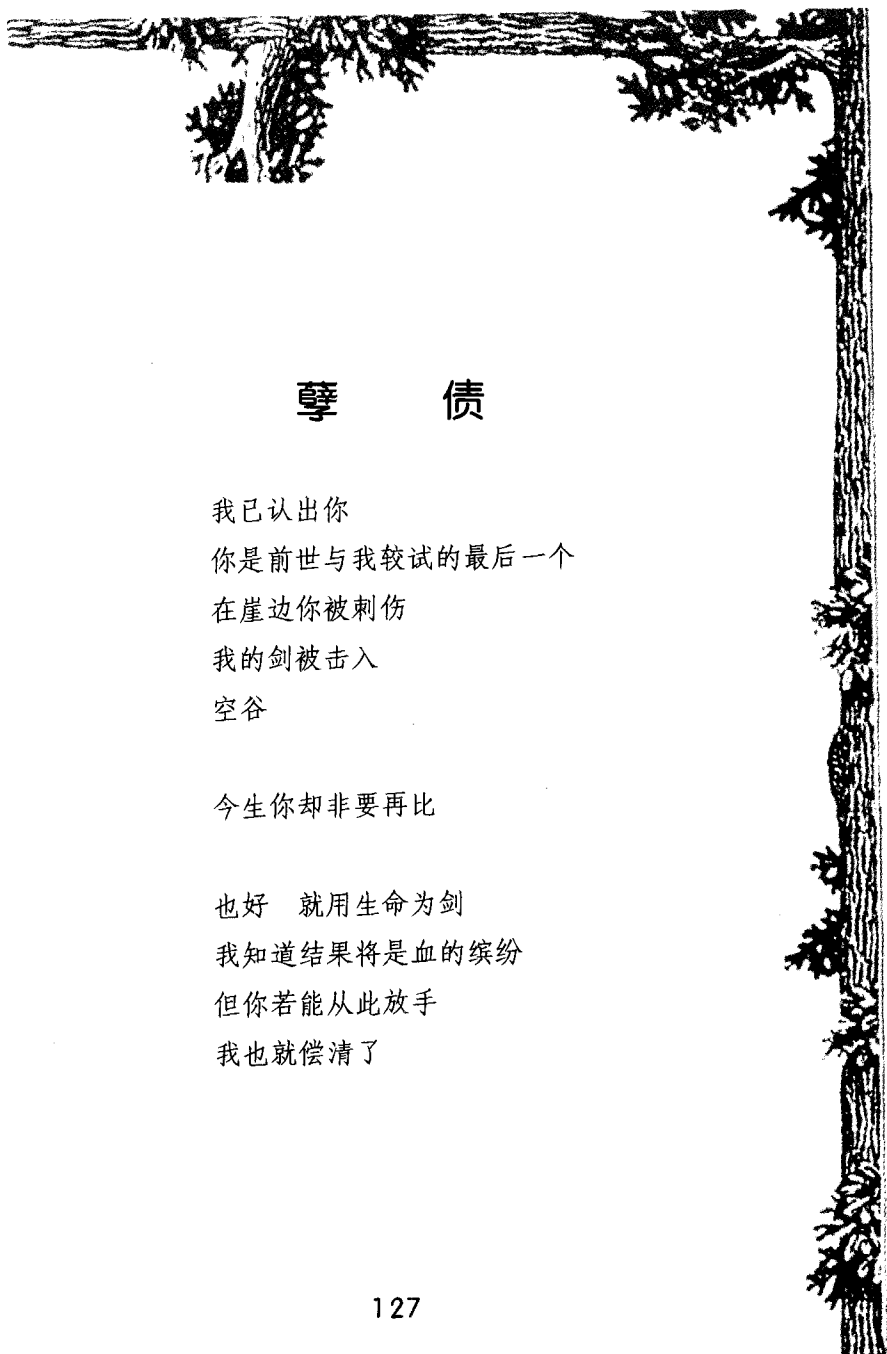
那么现在不必扳过我的脸
就站在身后轻声唤我吧
用你今日给我新取的最甜的名字
我将和山和海和这窗外的夜空
一起聆听



冰

气息氤氲
呼吐为雪
是星落为雪
在你转身离去的刹那
风雪突住
能听到星子们的睫毛
相碰缤纷的声音

没有星星的天空
是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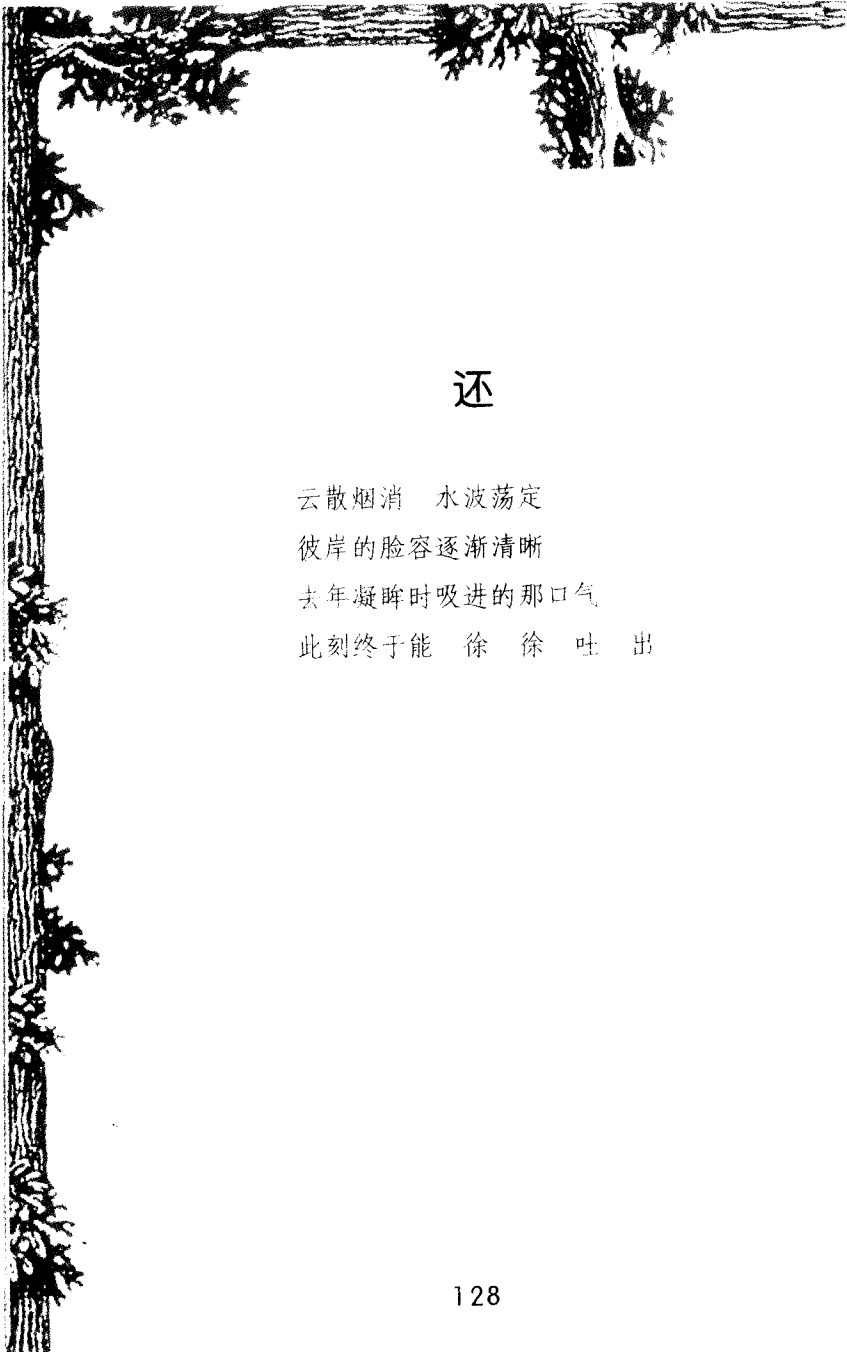


孽 债

我已认出你
你是前世与我较试的最后一个
在崖边你被刺伤
我的剑被击入
空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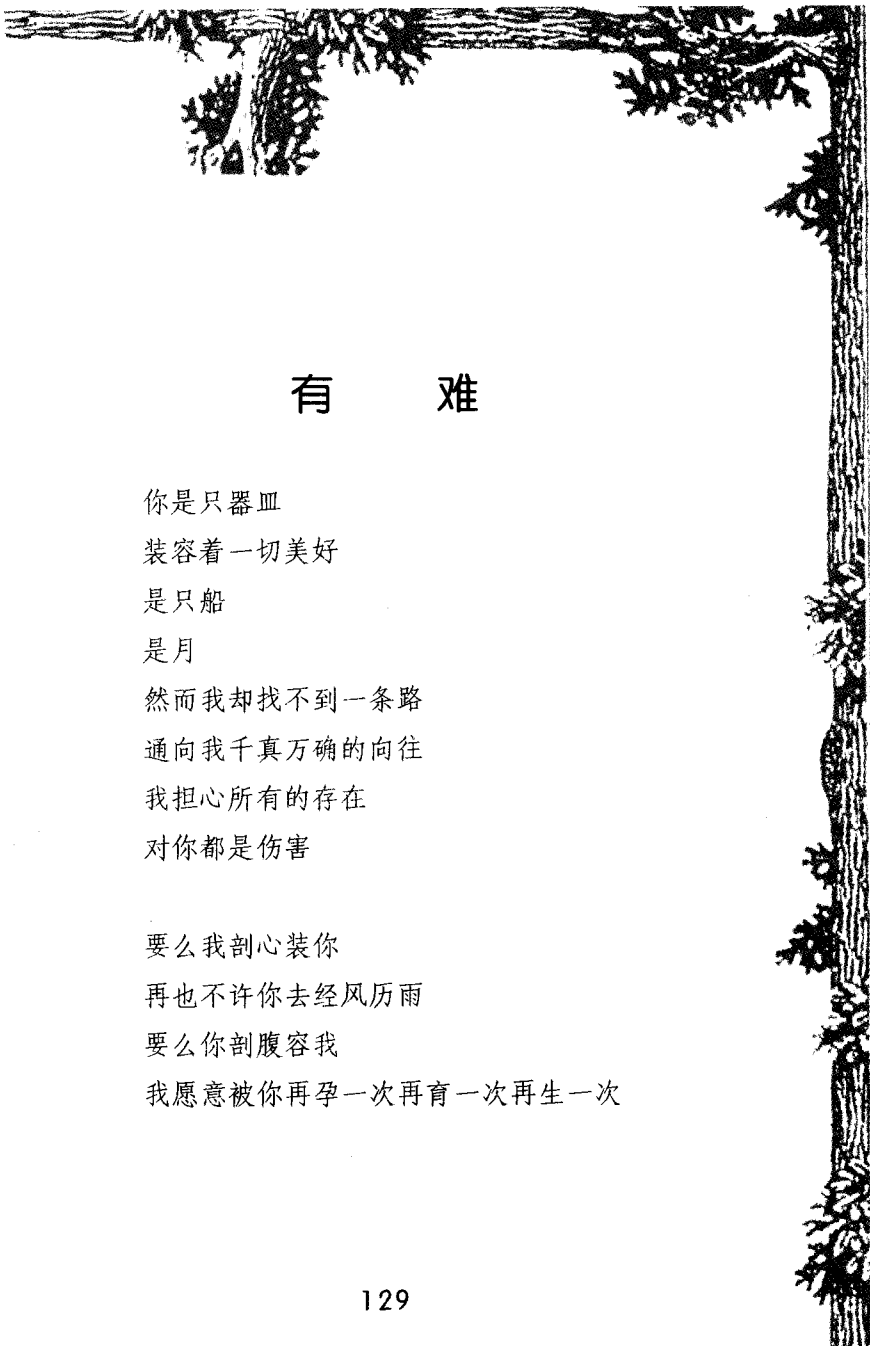
今生你却非要再比

也好 就用生命为剑
我知道结果将是血的缤纷
但你若能从此放手
我也就偿清了



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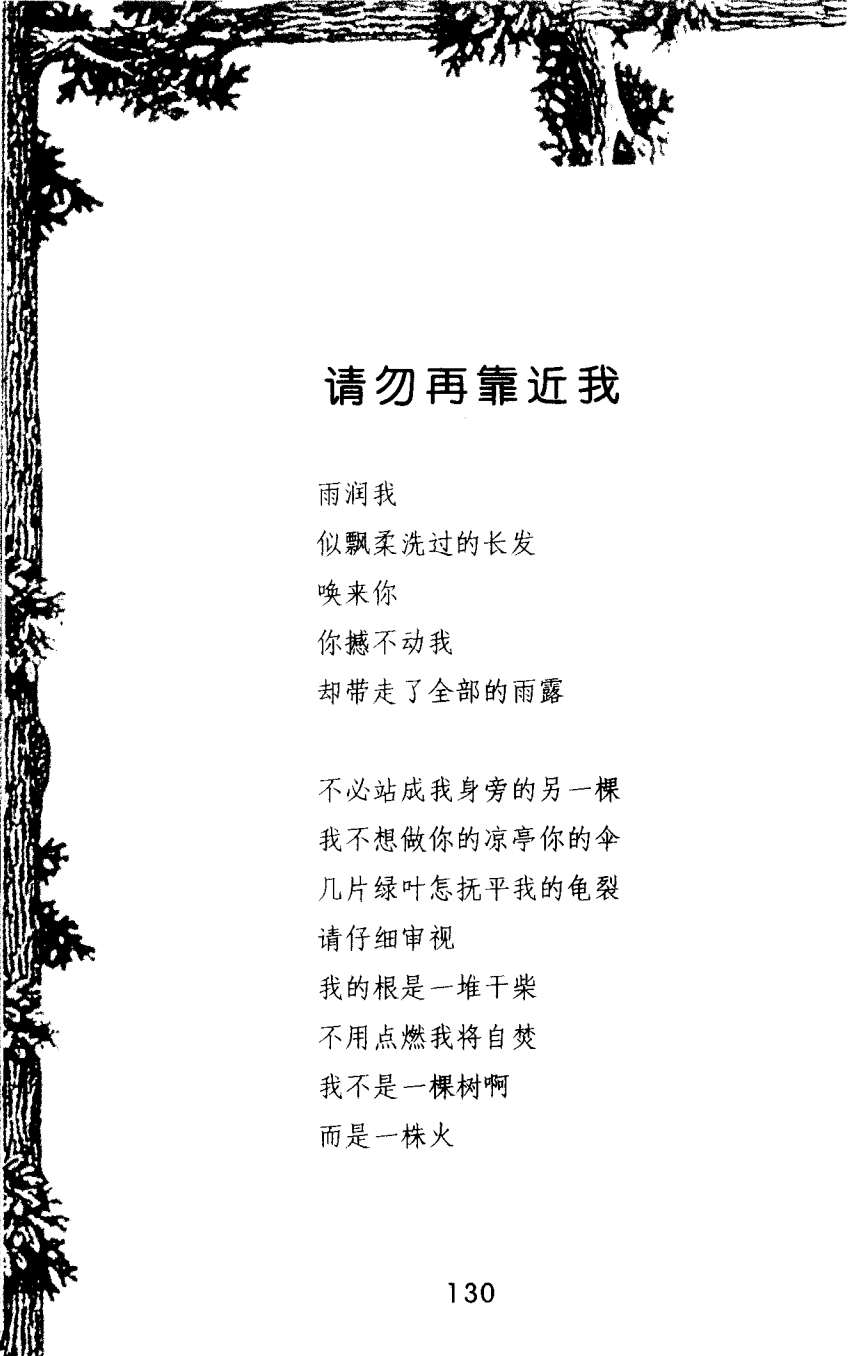
云散烟消 水波荡定
彼岸的脸容逐渐清晰
去年凝眸时吸进的那口气
此刻终于能 徐徐 吐出



有 难

你是只器皿
装着一切美好
是只船
是月
然而我却找不到一条路
通向我千真万确的向往
我担心所有的存在
对你都是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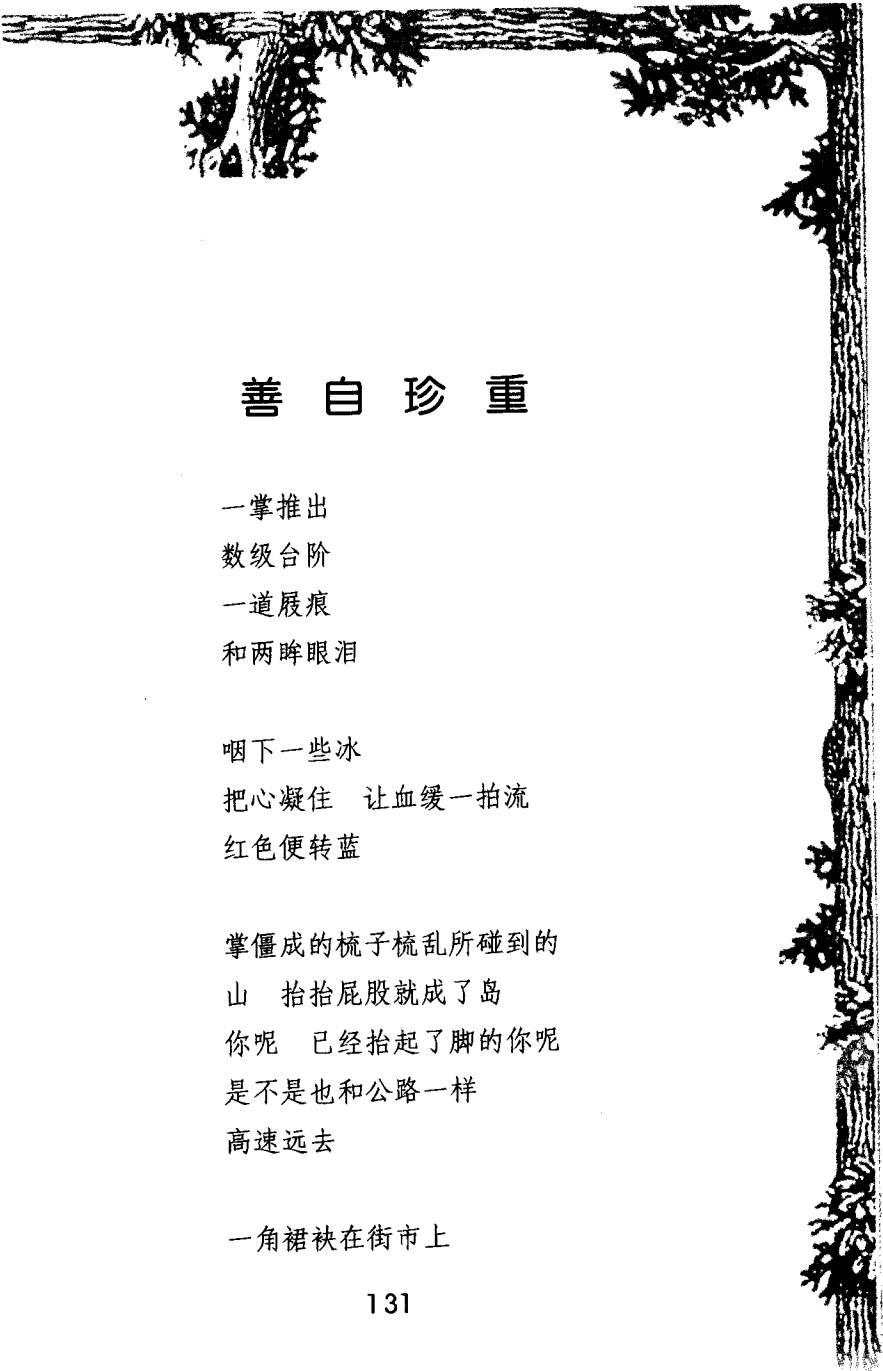
要么我剖心装你
再也不许你去经风历雨
要么你剖腹容我
我愿意被你再孕一次再育一次再生一次



请勿再靠近我

雨润我
似飘柔洗过的长发
唤来你
你撼不动我
却带走了全部的雨露

不必站成我身旁的另一棵
我不想做你的凉亭你的伞
几片绿叶怎抚平我的龟裂
请仔细审视
我的根是一堆干柴
不用点燃我将自焚
我不是一棵树啊
而是一株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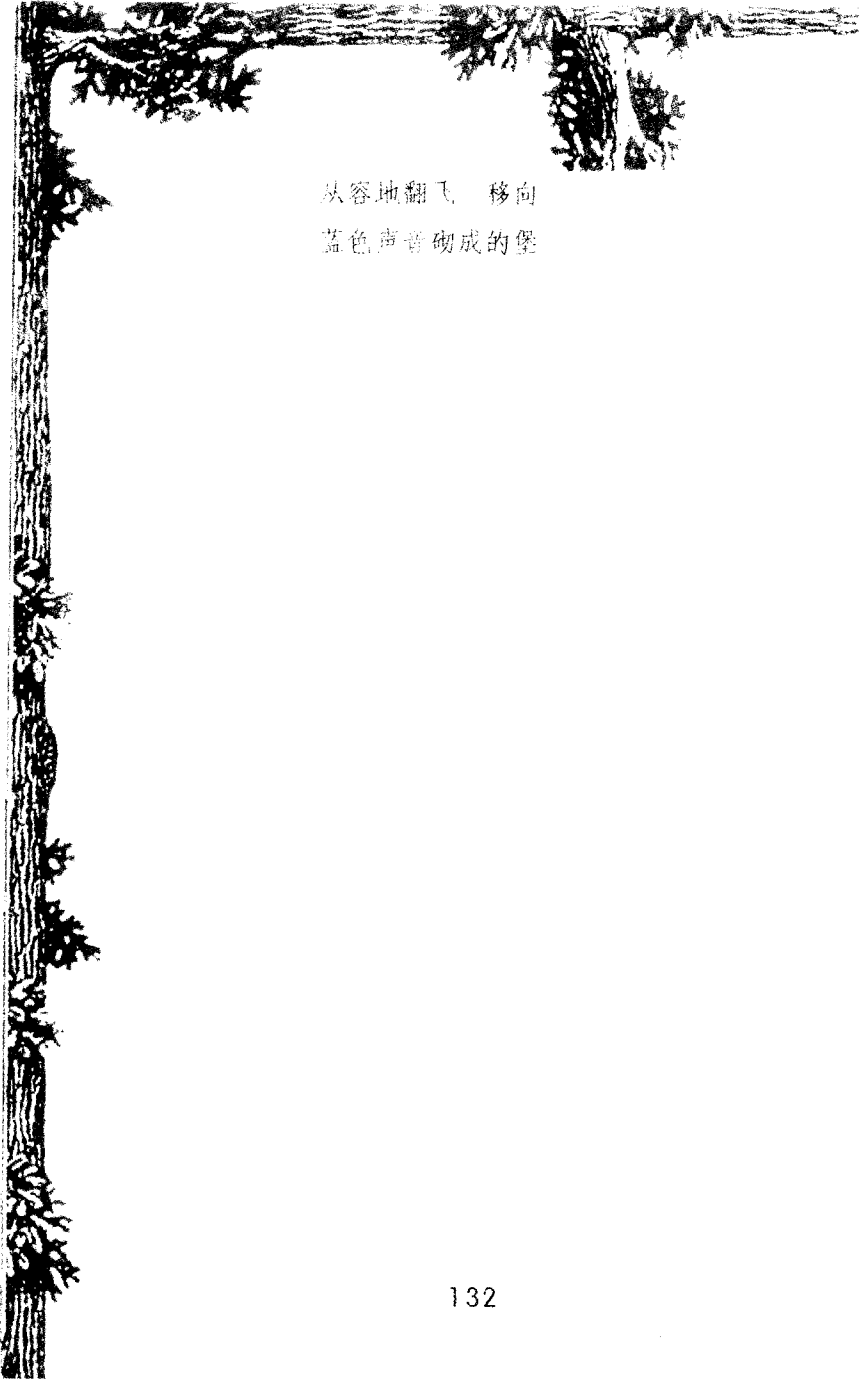
善 自 珍 重

一掌推出
数级台阶
一道履痕
和两眸眼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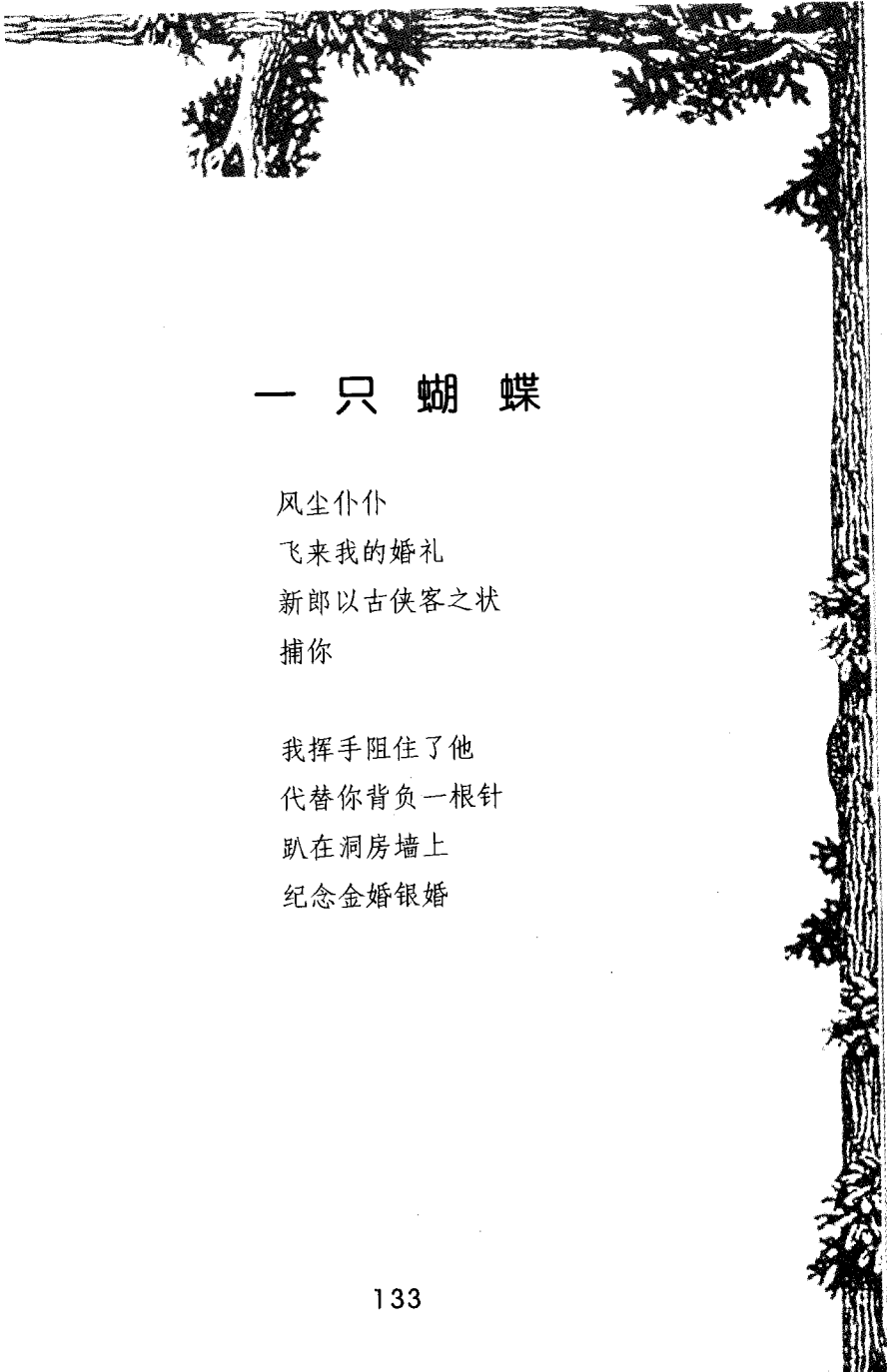
咽下一些冰
把心凝住 让血缓一拍流
红色便转蓝

掌僵成的梳子梳乱所碰到的
山 抬抬屁股就成了岛
你呢 已经抬起了脚的你呢
是不是也和公路一样
高速远去

一角裙袂在街市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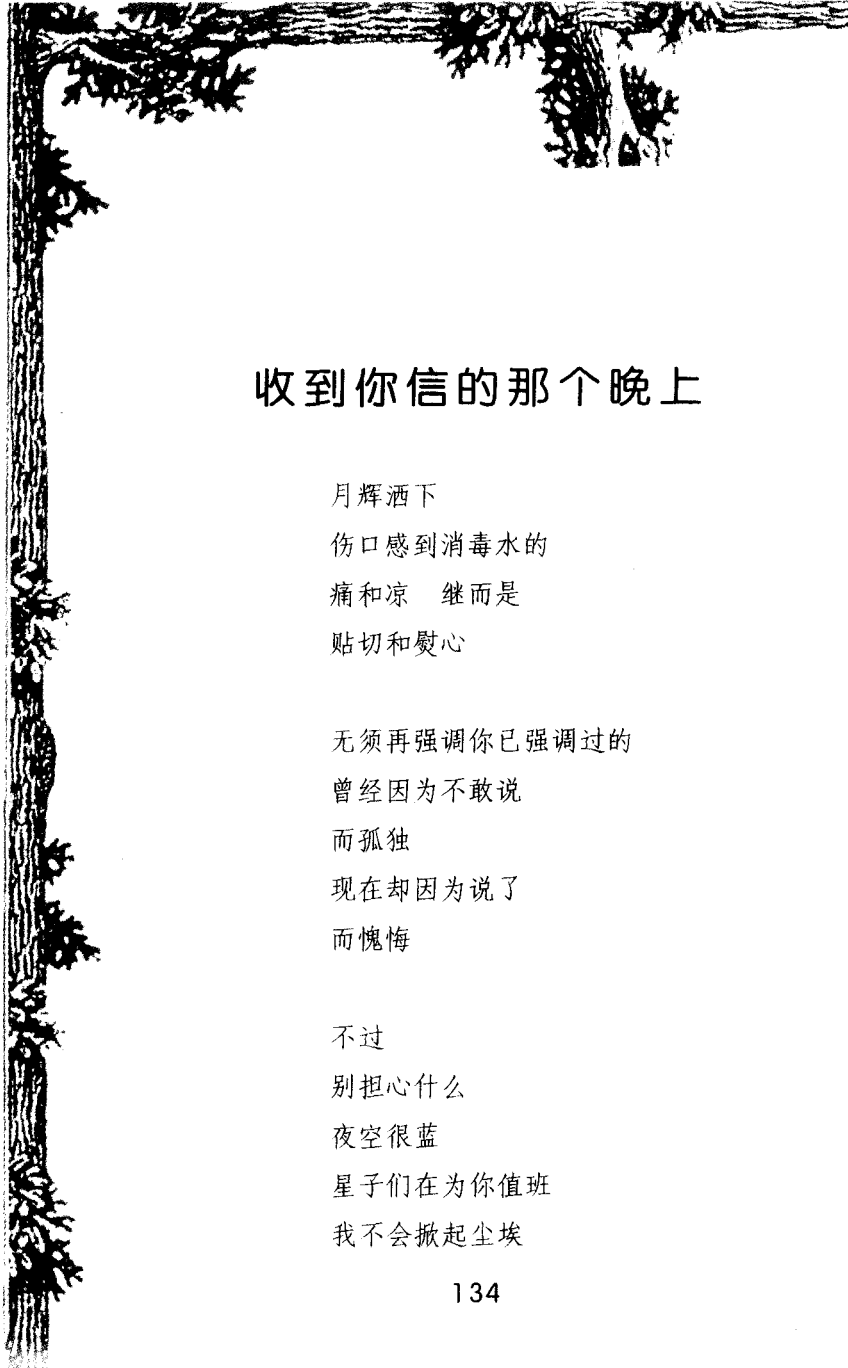
从容地翻飞，移向
蓝色声音砌成的堡



一只蝴蝶

风尘仆仆
飞来我的婚礼
新郎以古侠客之状
捕你

我挥手阻住了他
代替你背负一根针
趴在洞房墙上
纪念金婚银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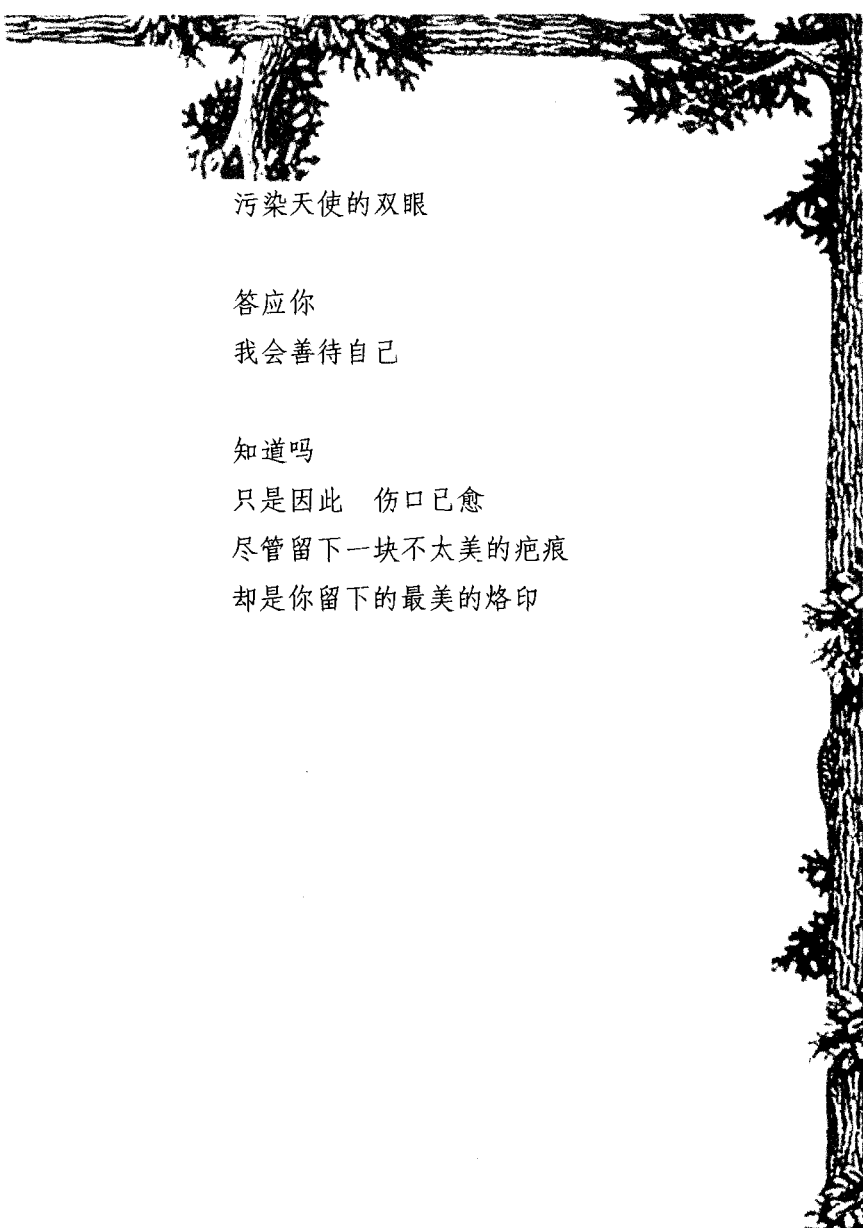


收到你信的那个晚上

月辉洒下
伤口感到消毒水的
痛和凉 继而是
贴切和熨心

无须再强调你已强调过的
曾经因为不敢说
而孤独
现在却因为说了
而愧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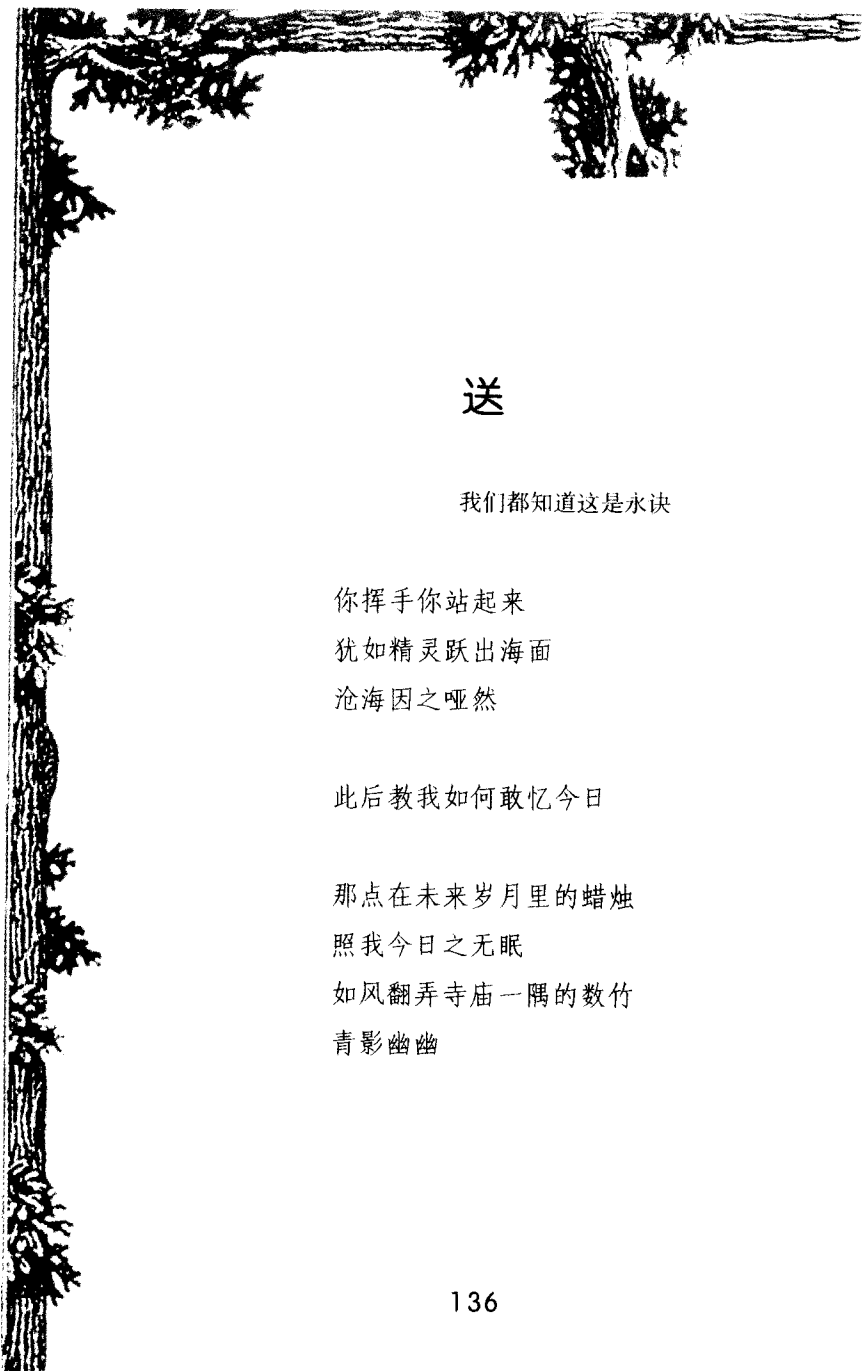
不过
别担心什么
夜空很蓝
星子们在为你值班
我不会掀起尘埃



污染天使的双眼

答应你
我会善待自己

知道吗
只是因此 伤口已愈
尽管留下一块不太美的疤痕
却是你留下的最美的烙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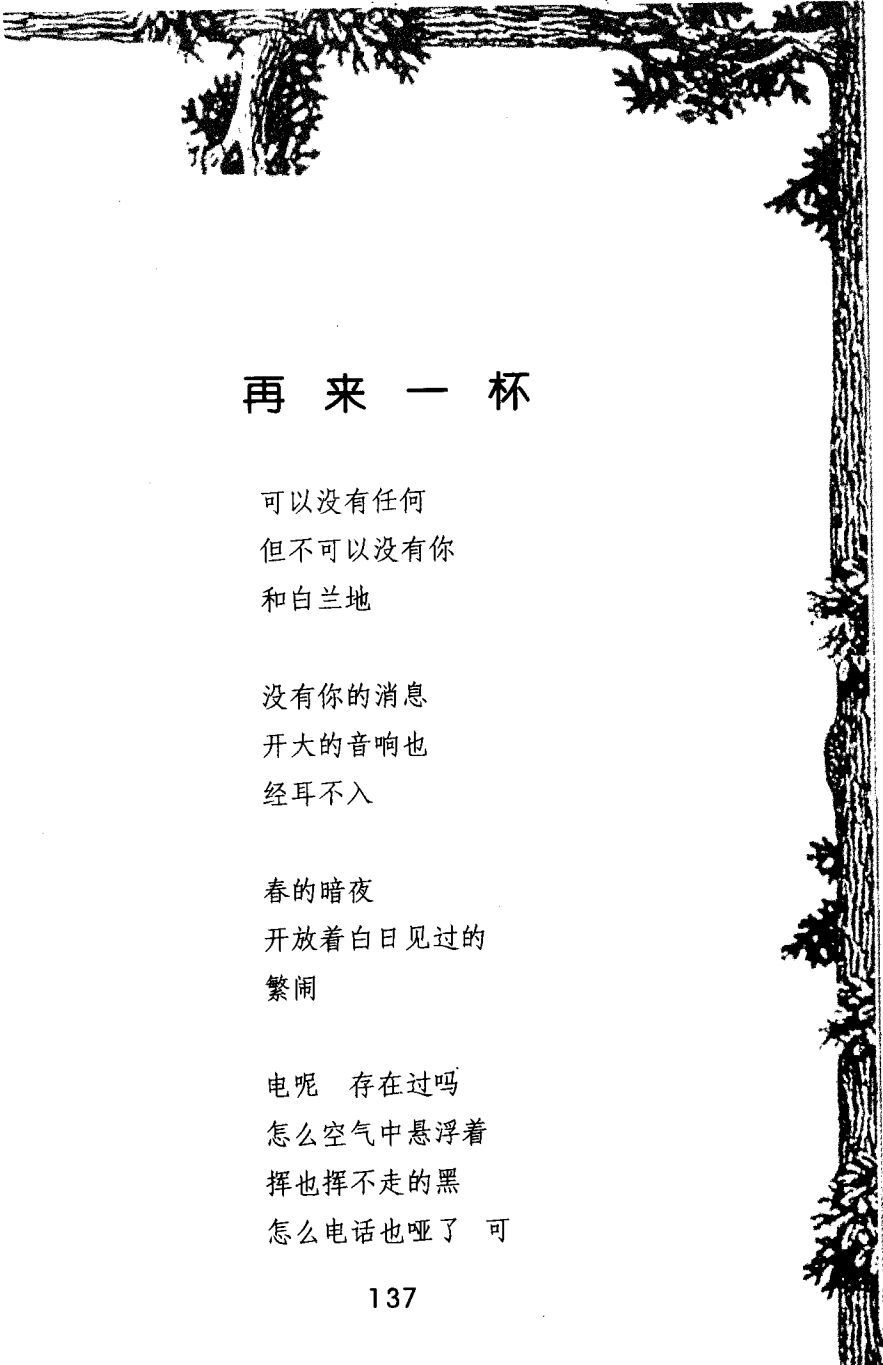
送

我们都知道这是永诀

你挥手你站起来
犹如精灵跃出海面
沧海因之哑然

此后教我如何敢忆今日

那点在将来岁月里的蜡烛
照我今日之无眠
如风翻弄寺庙一隅的数竹
青影幽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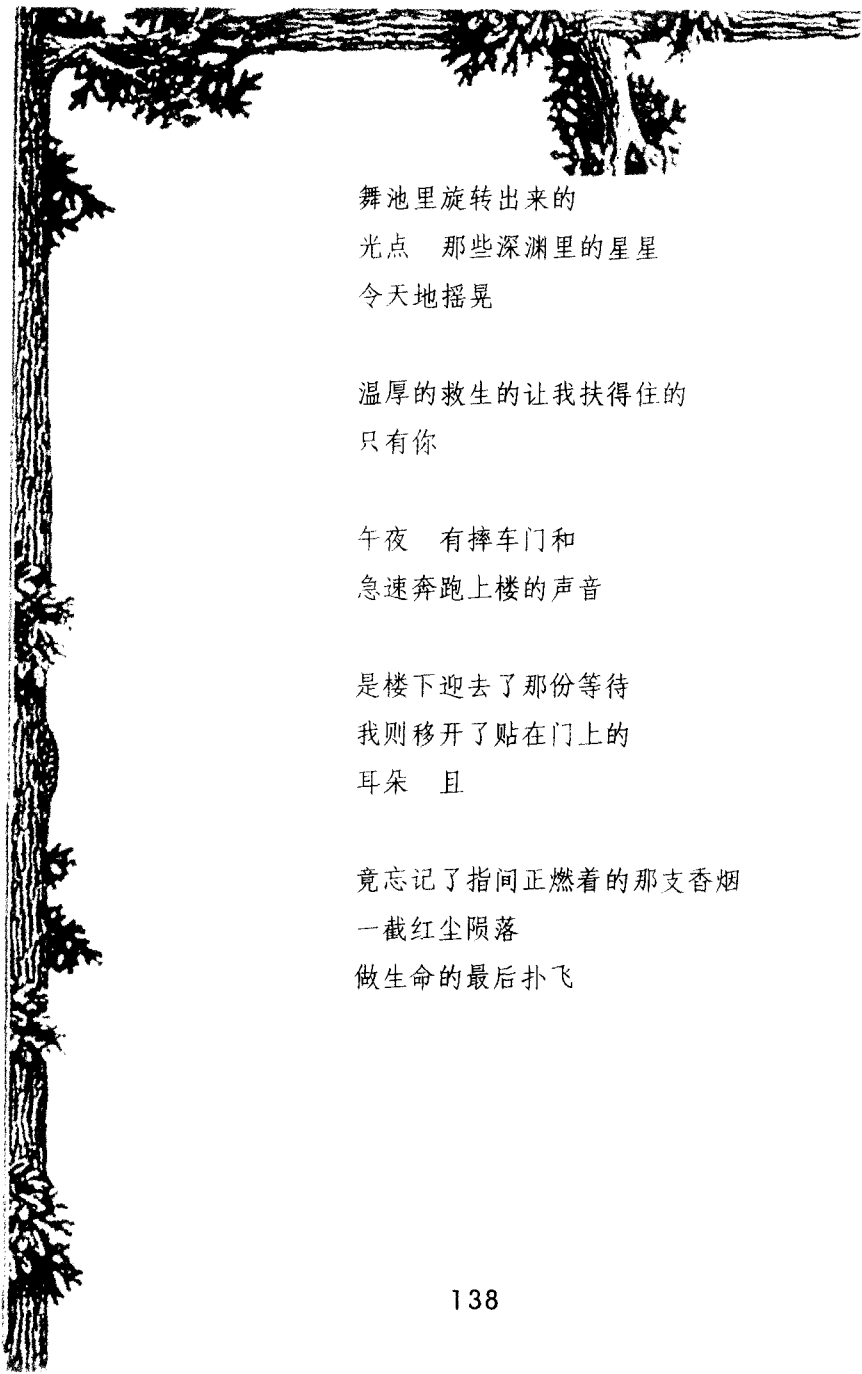
再 来 一 杯

可以没有任何
但不可以没有你
和白兰地

没有你的消息
开大的音响也
经耳不入

春的暗夜
开放着白日见过的
繁闹

电呢 存在过吗
怎么空气中悬浮着
挥也挥不走的黑
怎么电话也哑了 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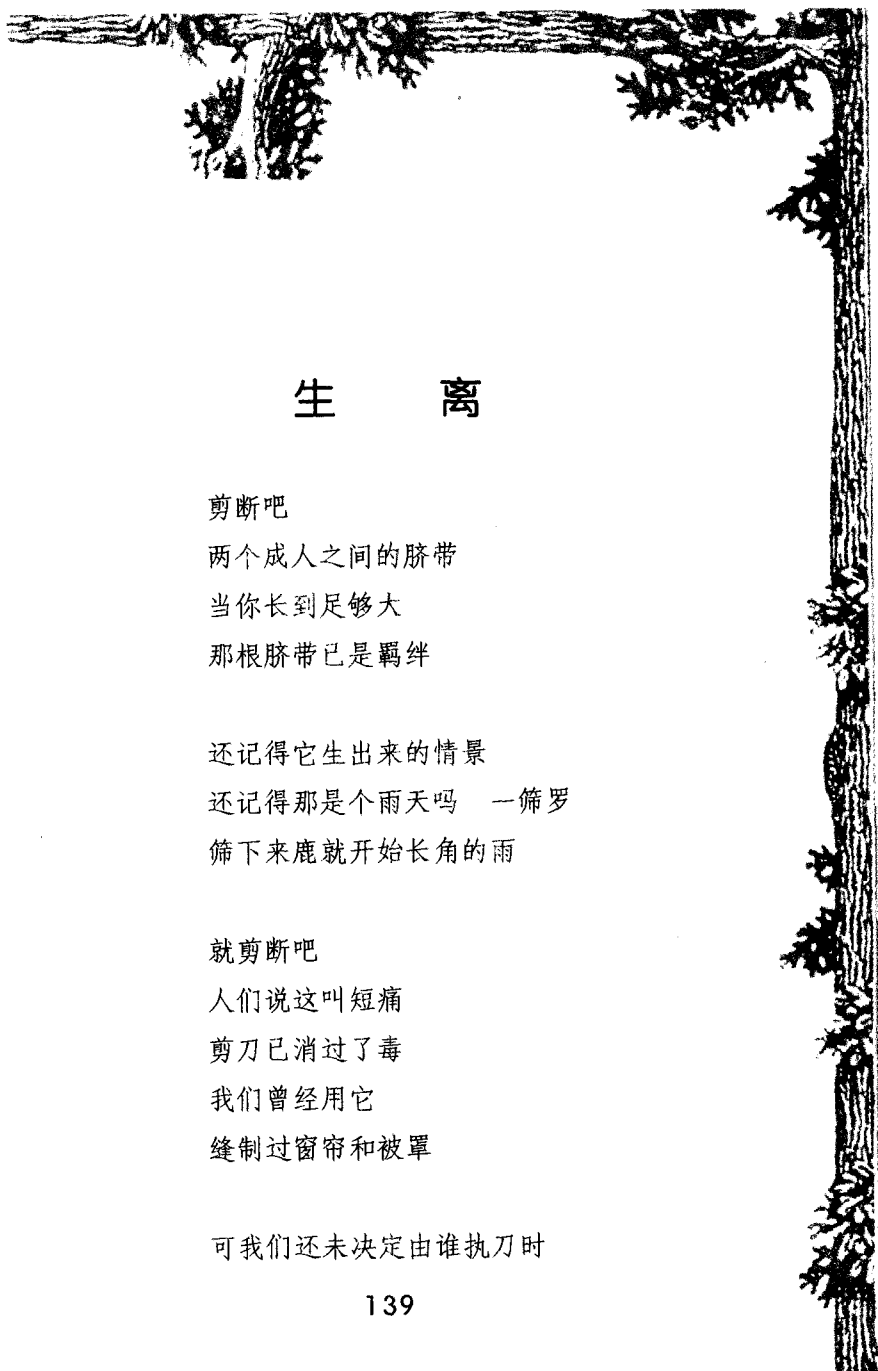
舞池里旋转出来的
光点 那些深渊里的星星
令天地摇晃

温厚的救生的让我扶得住的
只有你

午夜 有摔车门和
急速奔跑上楼的声音

是楼下迎去了那份等待
我则移开了贴在门上的
耳朵 且

竟忘记了指间正燃着的那支香烟
一截红尘陨落
做生命的最后扑飞



生 离

剪断吧

两个成人之间的脐带

当你长到足够大

那根脐带已是羁绊

还记得它生出来的情景

还记得那是个雨天吗 一筛罗

筛下来鹿就开始长角的雨

就剪断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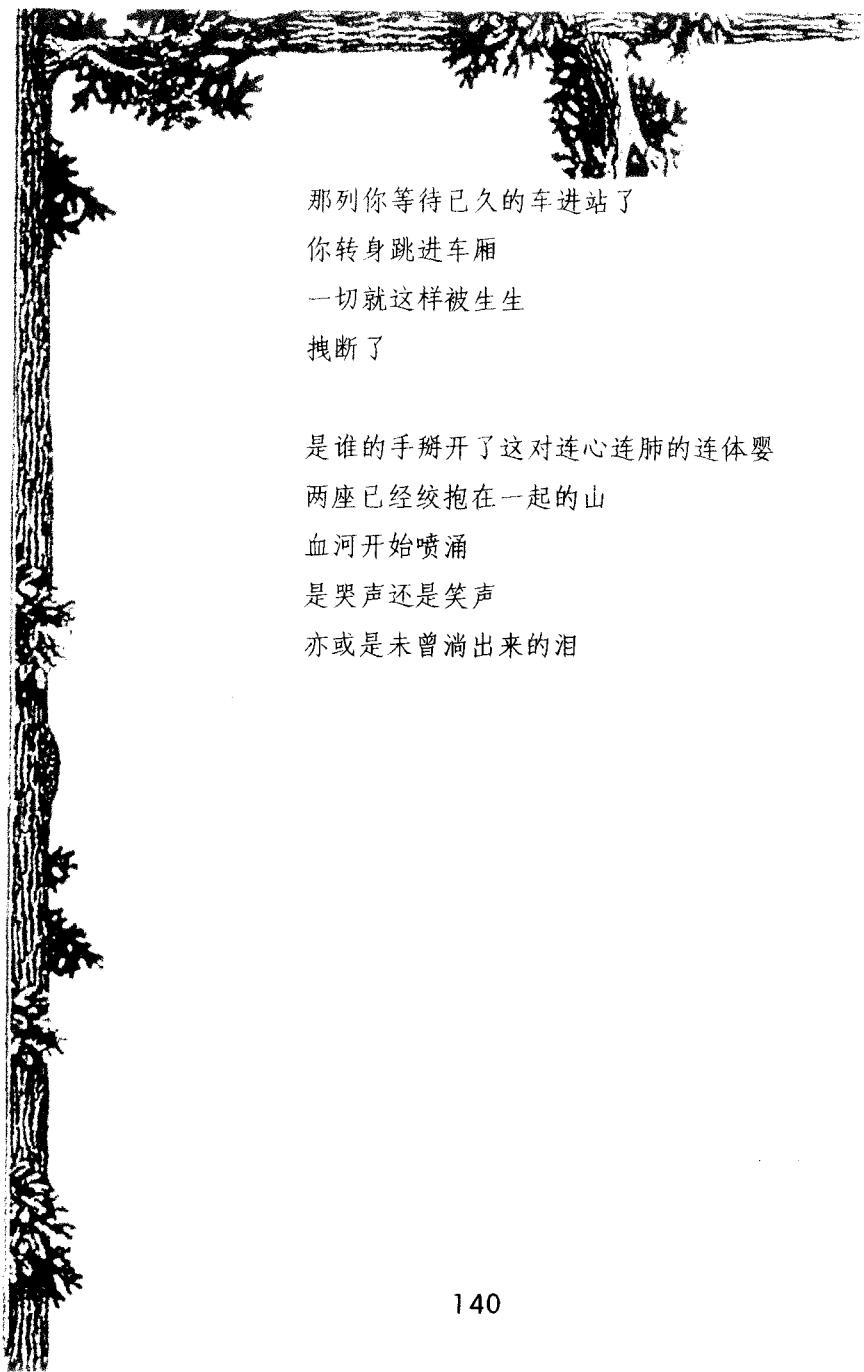
人们说这叫短痛

剪刀已消过了毒

我们曾经用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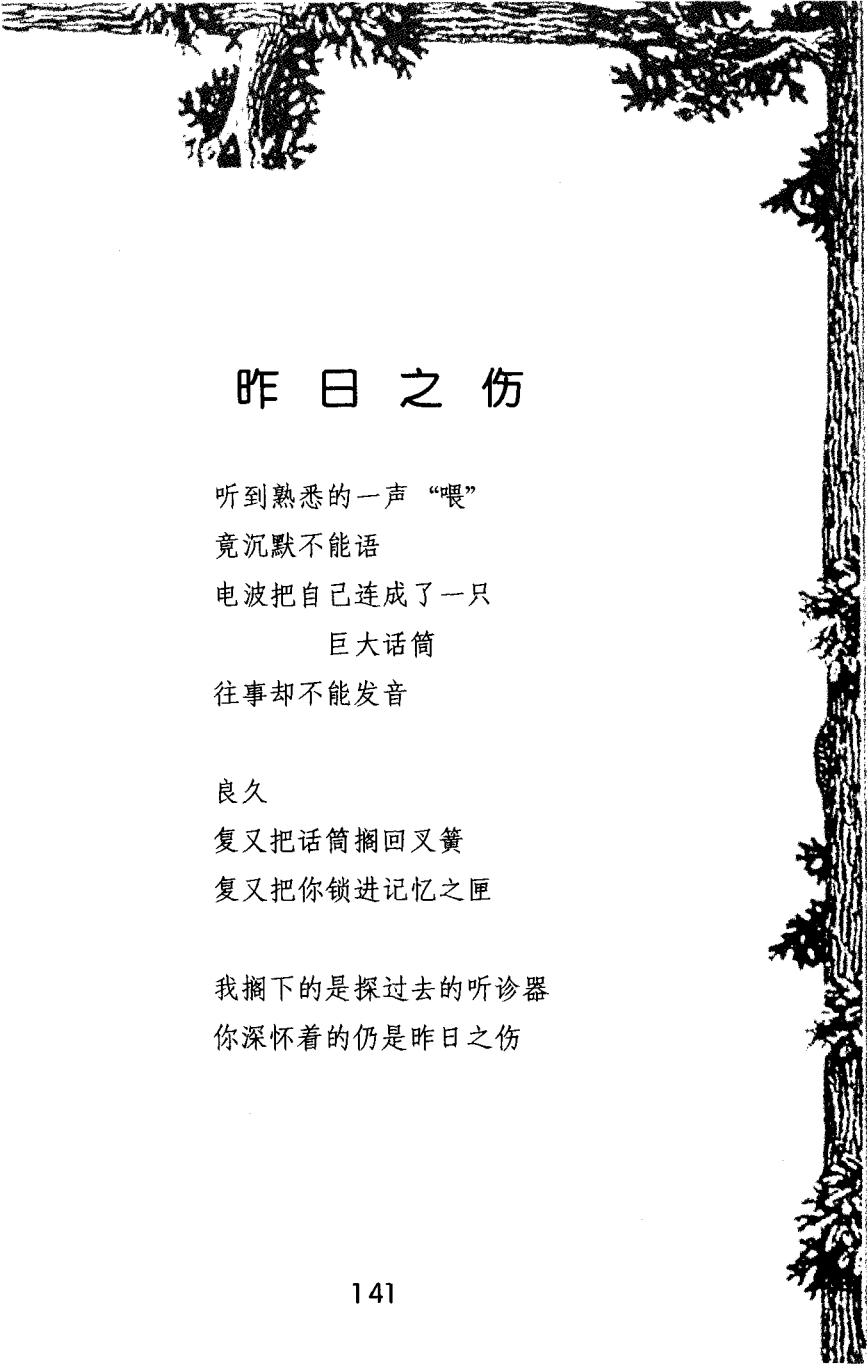
缝制过窗帘和被罩

可我们还未决定由谁执刀时



那列你等待已久的车进站了
你转身跳进车厢
一切就这样被生生
拽断了

是谁的手掰开了这对连心连肺的连体婴
两座已经绞抱在一起的山
血河开始喷涌
是哭声还是笑声
亦或是未曾淌出来的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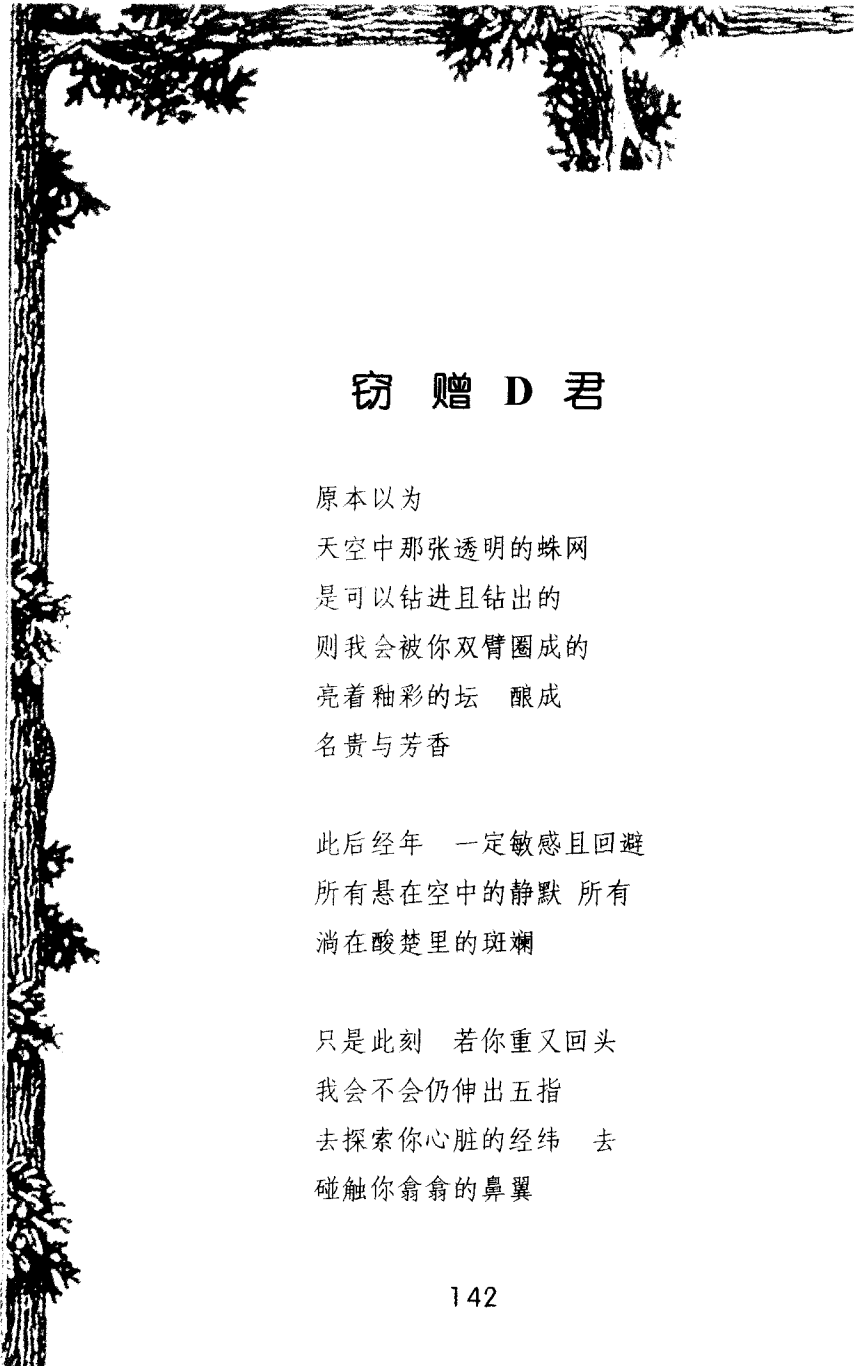


昨日之伤

听到熟悉的一声“喂”
竟沉默不能语
电波把自己连成了一只
巨大话筒
往事却不能发音

良久
复又把话筒搁回叉簧
复又把你锁进记忆之匣

我搁下的是探过去的听诊器
你深怀着的仍是昨日之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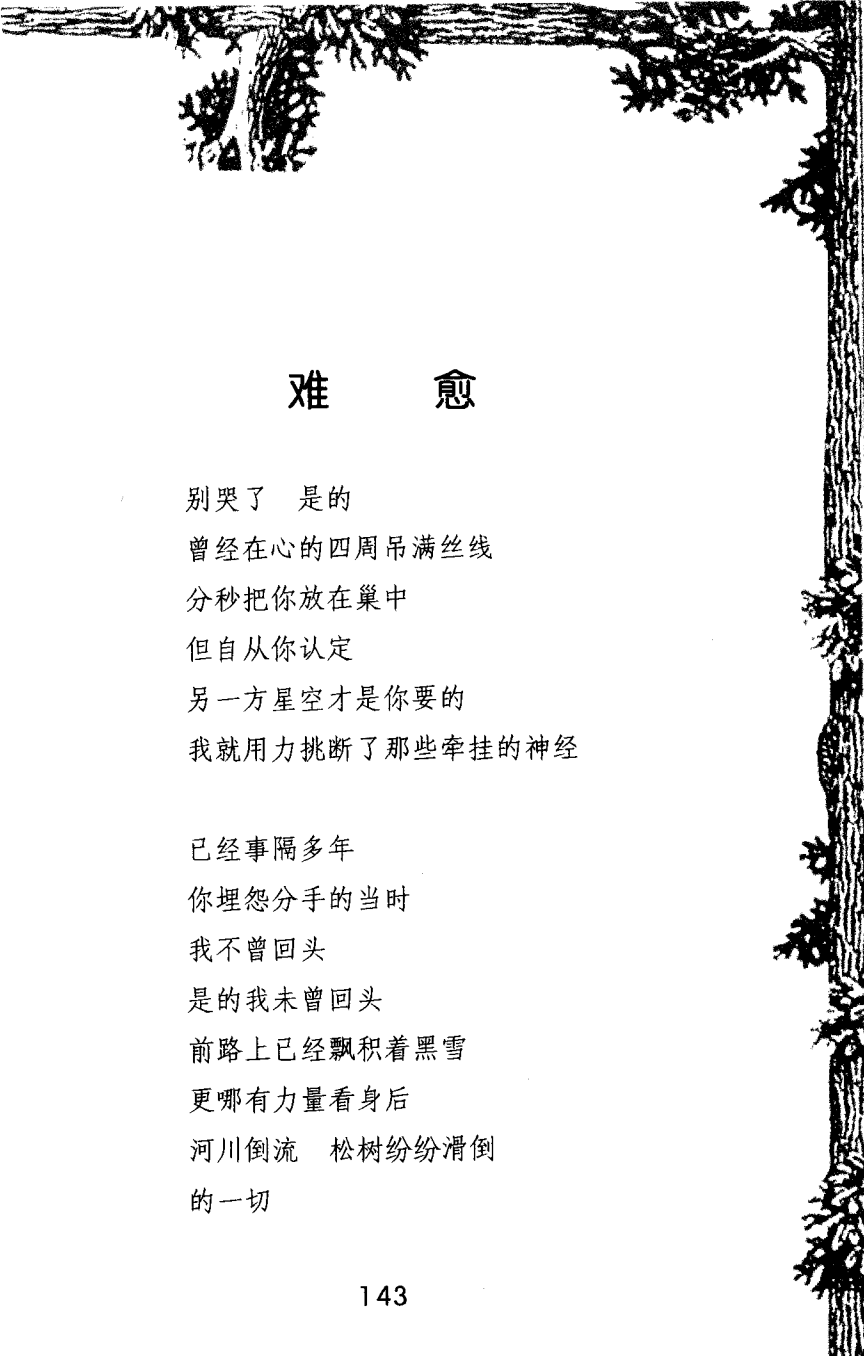


窃 赠 D 君

原本以为
天空中那张透明的蛛网
是可以钻进且钻出的
则我会被你双臂圈成的
亮着釉彩的坛 酿成
名贵与芳香

此后经年 一定敏感且回避
所有悬在空中的静默 所有
淌在酸楚里的斑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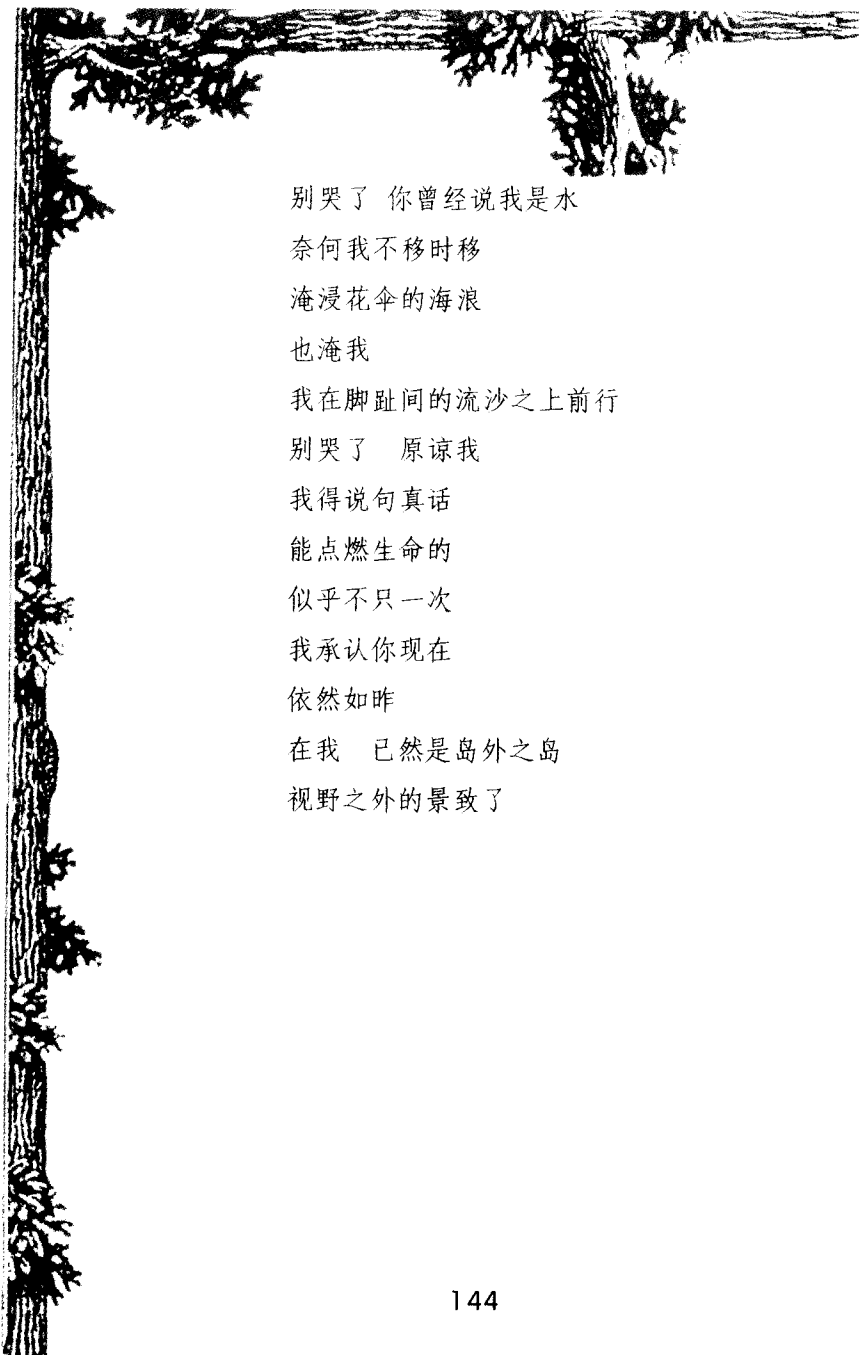
只是此刻 若你重又回头
我会不会仍伸出五指
去探索你心脏的经纬 去
碰触你翕翕的鼻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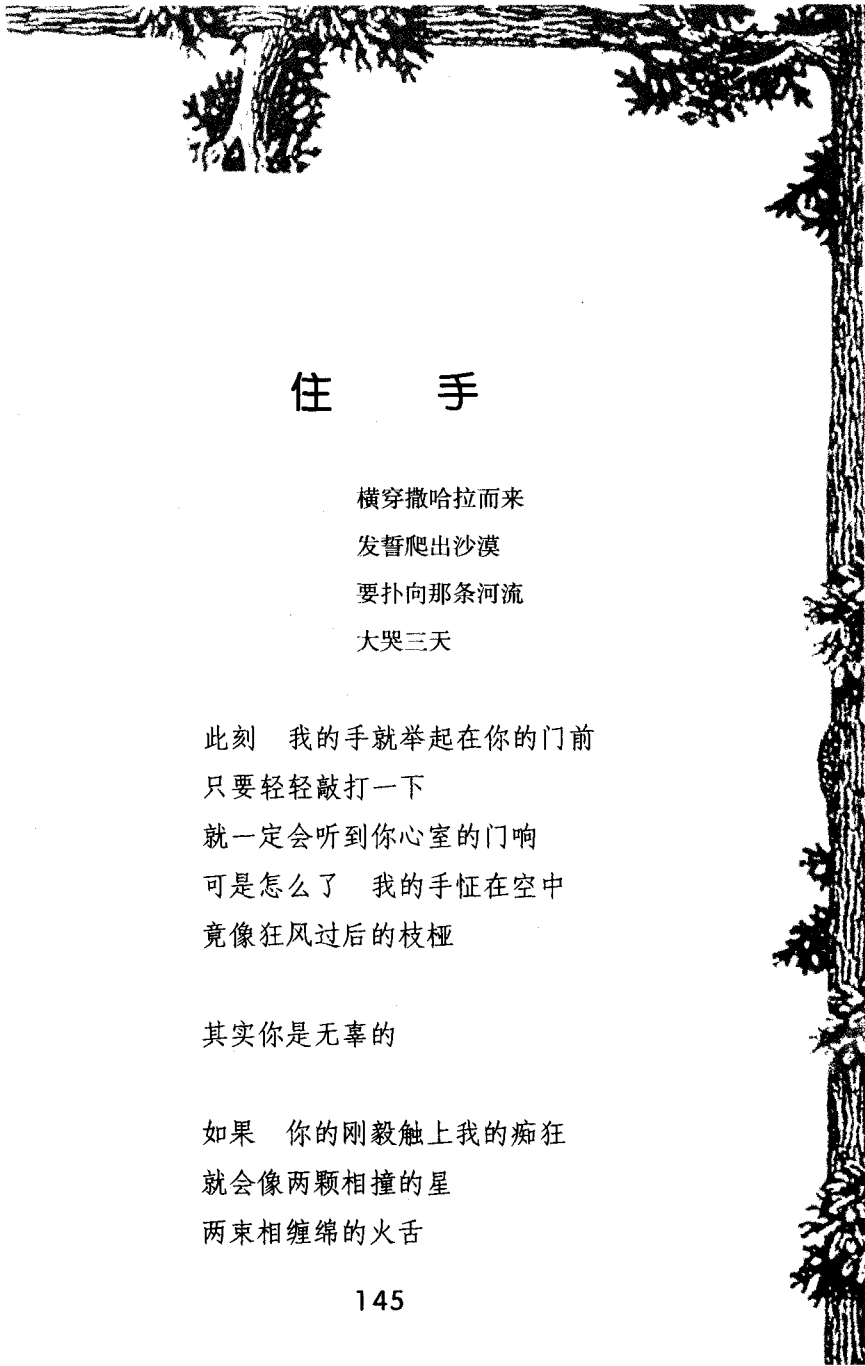
难 愈

别哭了 是的
曾经在心的四周吊满丝线
分秒把你放在巢中
但自从你认定
另一方星空才是你要的
我就用力挑断了那些牵挂的神经

已经事隔多年
你埋怨分手的当时
我不曾回头
是的我未曾回头
前路上已经飘积着黑雪
更哪有力量看身后
河川倒流 松树纷纷滑倒
的一切



别哭了 你曾经说我是水
奈何我不移时移
淹没花伞的海浪
也淹我
我在脚趾间的流沙之上前行
别哭了 原谅我
我得说句真话
能点燃生命的
似乎不只一次
我承认你现在
依然如昨
在我 已然是岛外之岛
视野之外的景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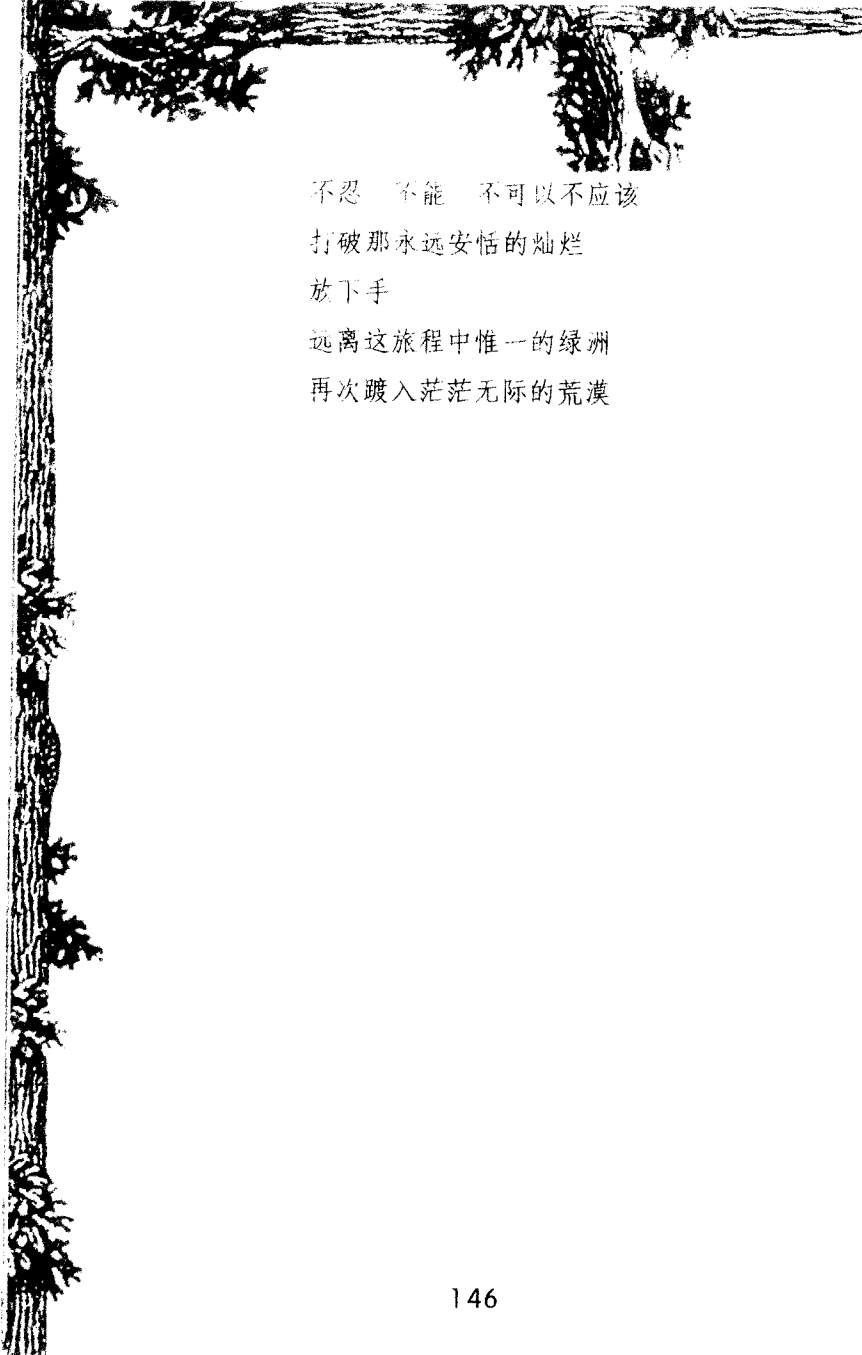
住 手

横穿撒哈拉而来
发誓爬出沙漠
要扑向那条河流
大哭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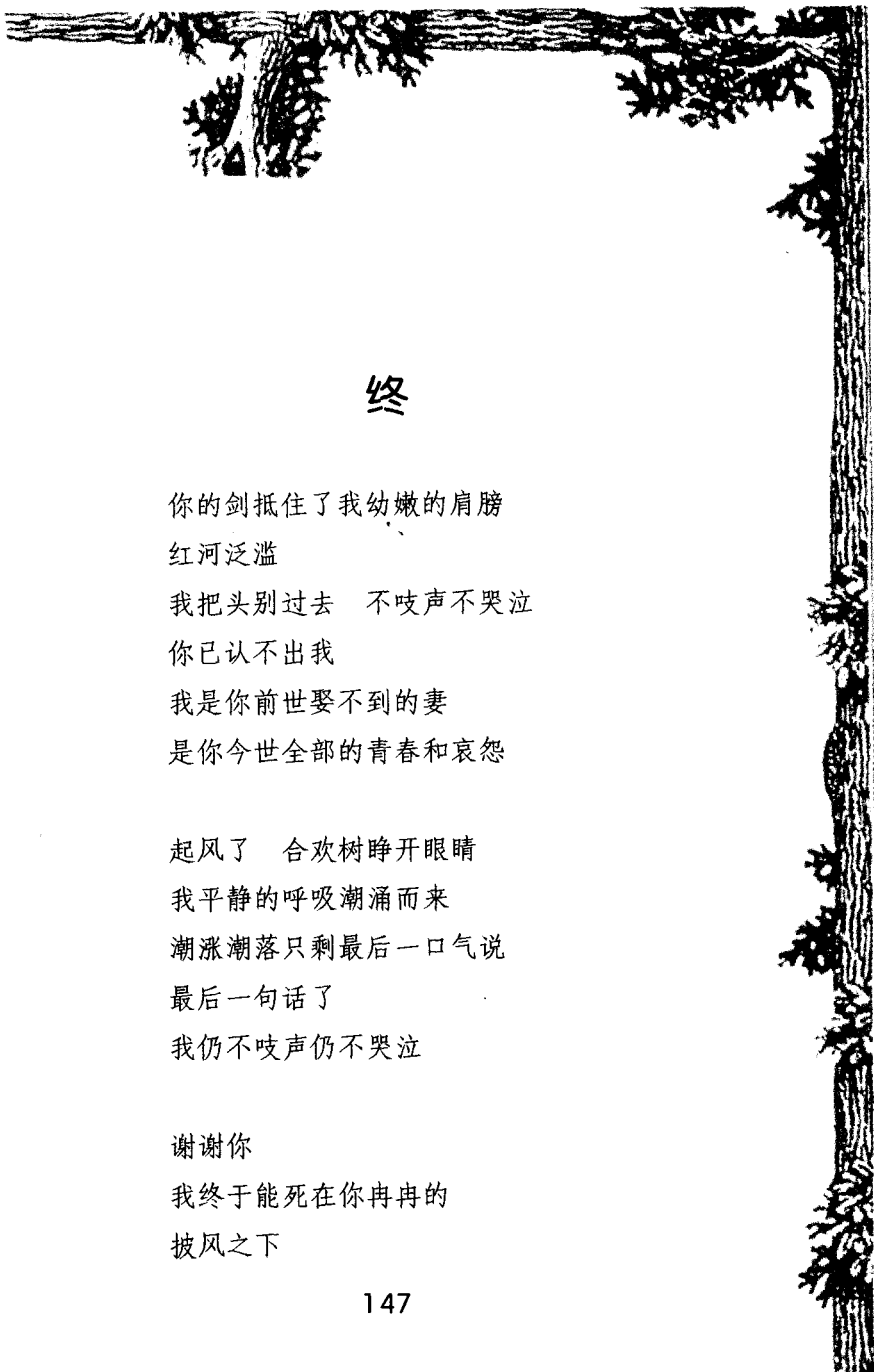
此刻 我的手就举起在你的门前
只要轻轻敲打一下
就一定会听到你心室的门响
可是怎么了 我的手怔在空中
竟像狂风过后的枝桠

其实你是无辜的

如果 你的刚毅触上我的痴狂
就会像两颗相撞的星
两束相缠绵的火舌



不忍 不能 不可以不应该
打破那永远安恬的灿烂
放下手
远离这旅程中惟一的绿洲
再次踱入茫茫无际的荒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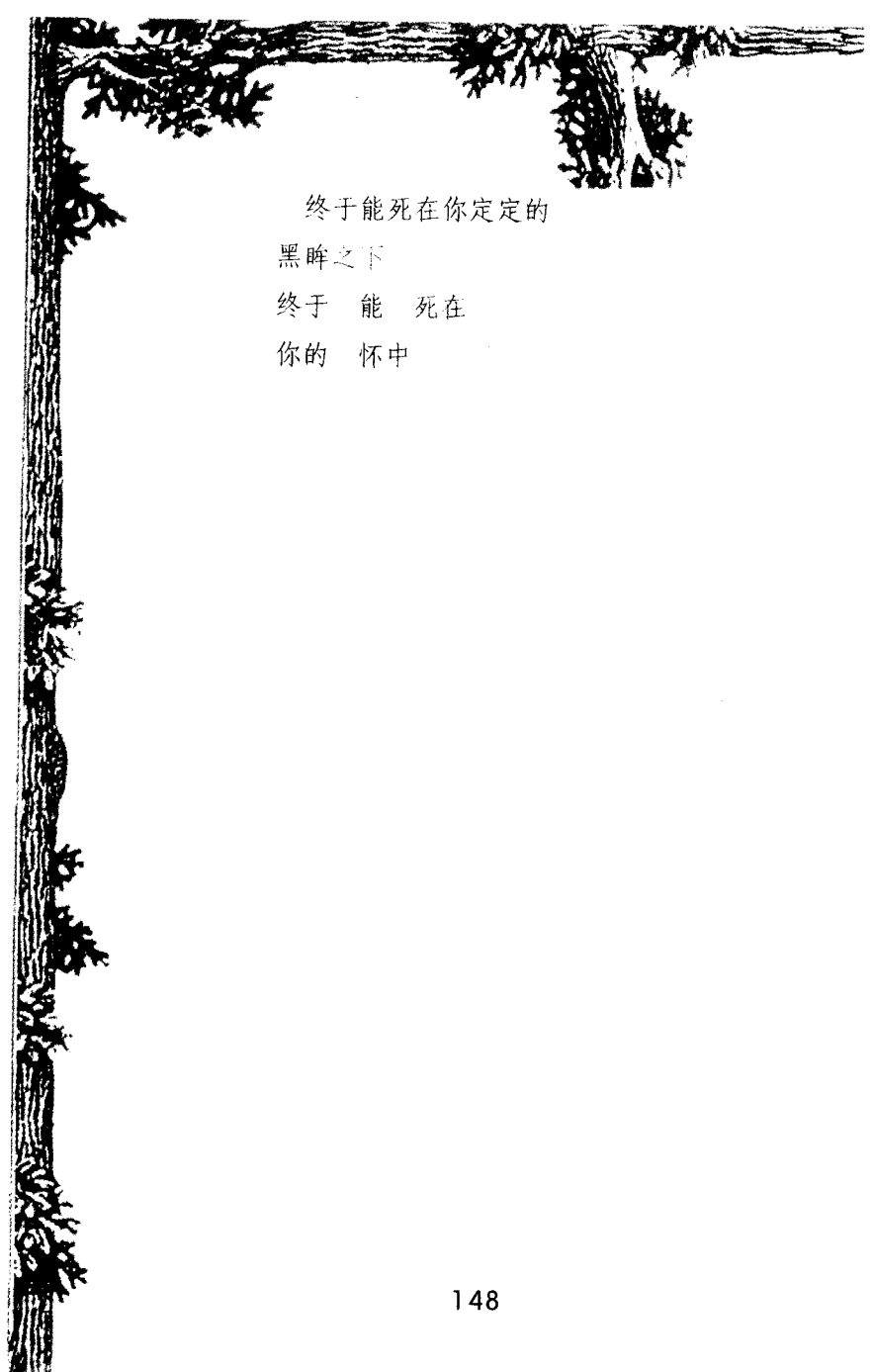


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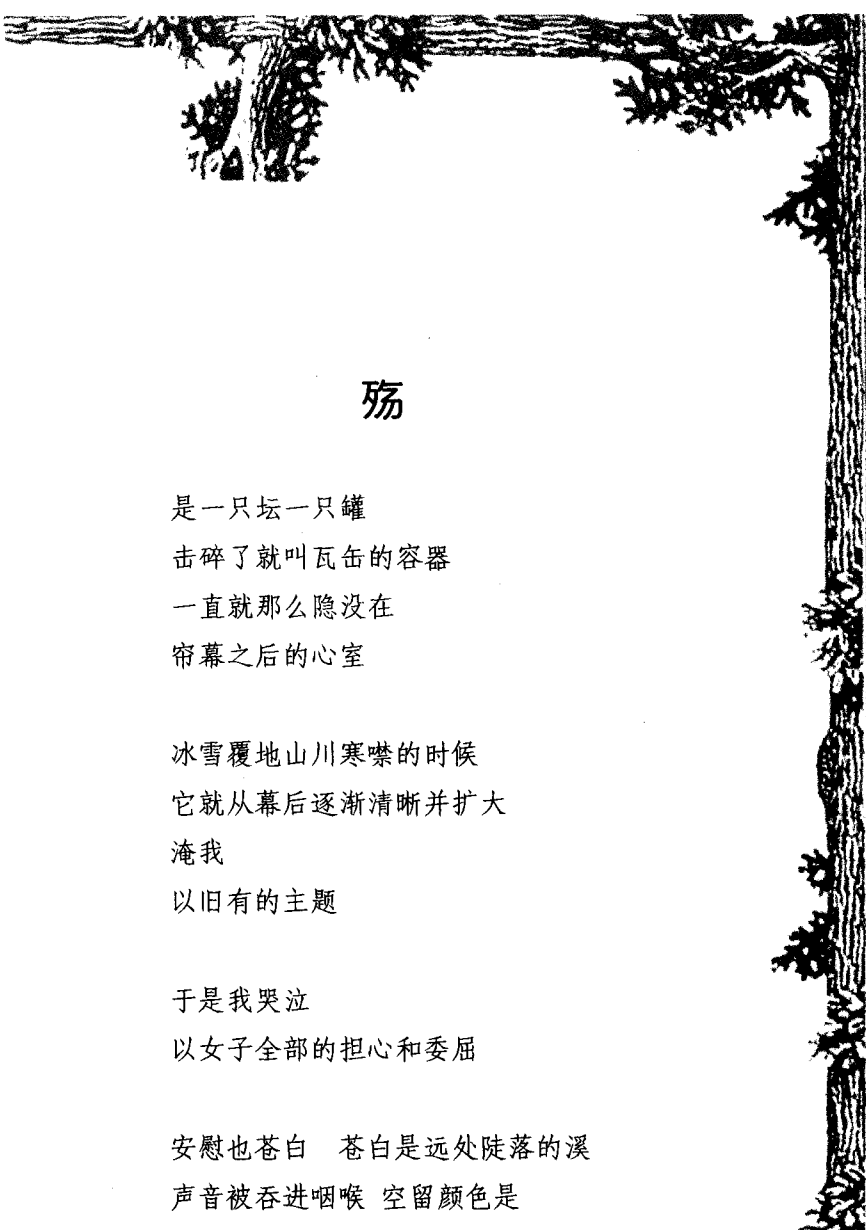
你的剑抵住了我幼嫩的肩膀
红河泛滥
我把头别过去 不吱声不哭泣
你已认不出我
我是你前世娶不到的妻
是你今世全部的青春和哀怨

起风了 合欢树睁开眼睛
我平静的呼吸潮涌而来
潮涨潮落只剩最后一口气说
最后一句话了
我仍不吱声仍不哭泣

谢谢你
我终于能死在你冉冉的
披风之下



终于能死在你定定的
黑眸之下
终于 能 死在
你的 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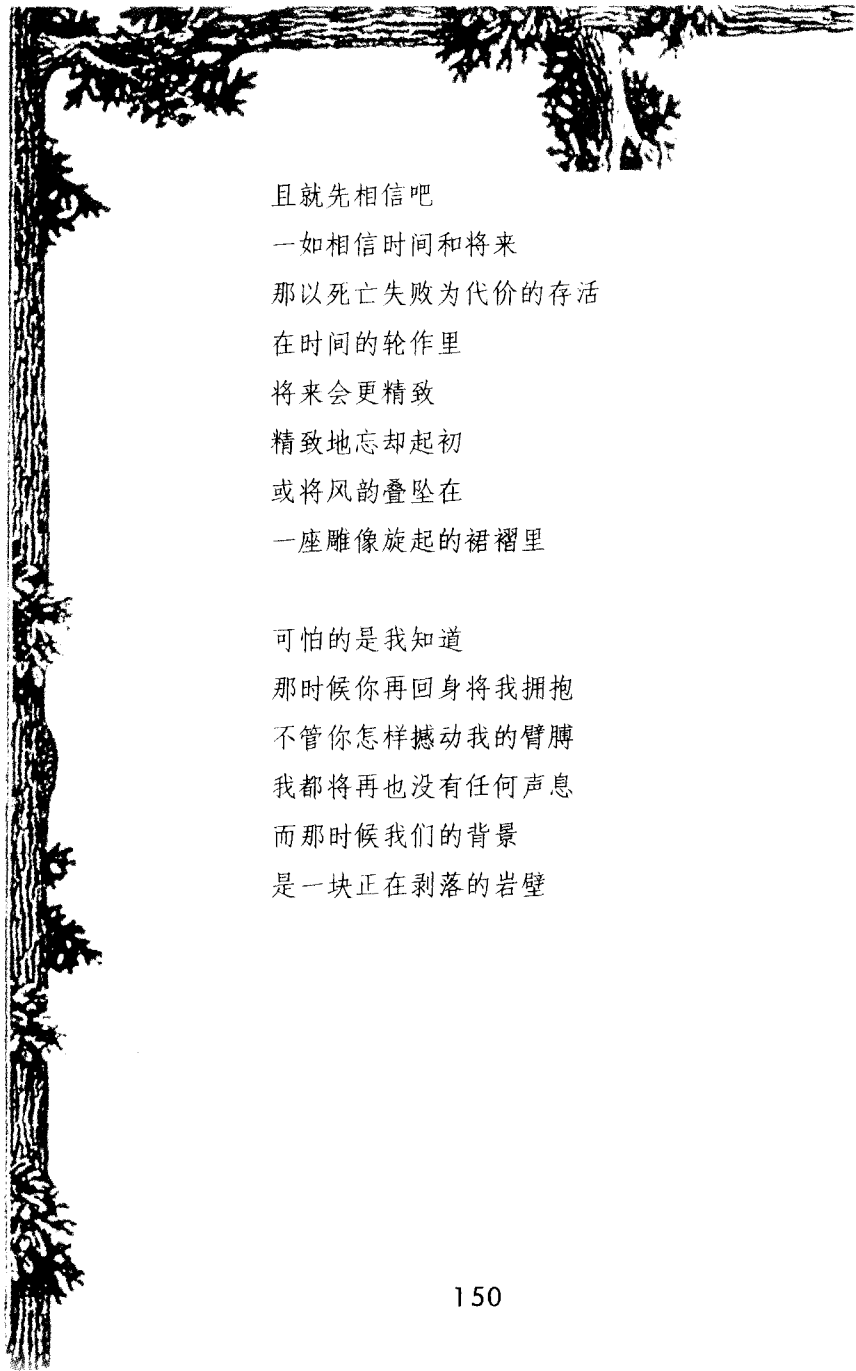
殇

是一只坛一只罐
击碎了就叫瓦缶的容器
一直就那么隐没在
帘幕之后的心室

冰雪覆地山川寒噤的时候
它就从幕后逐渐清晰并扩大
淹我
以旧有的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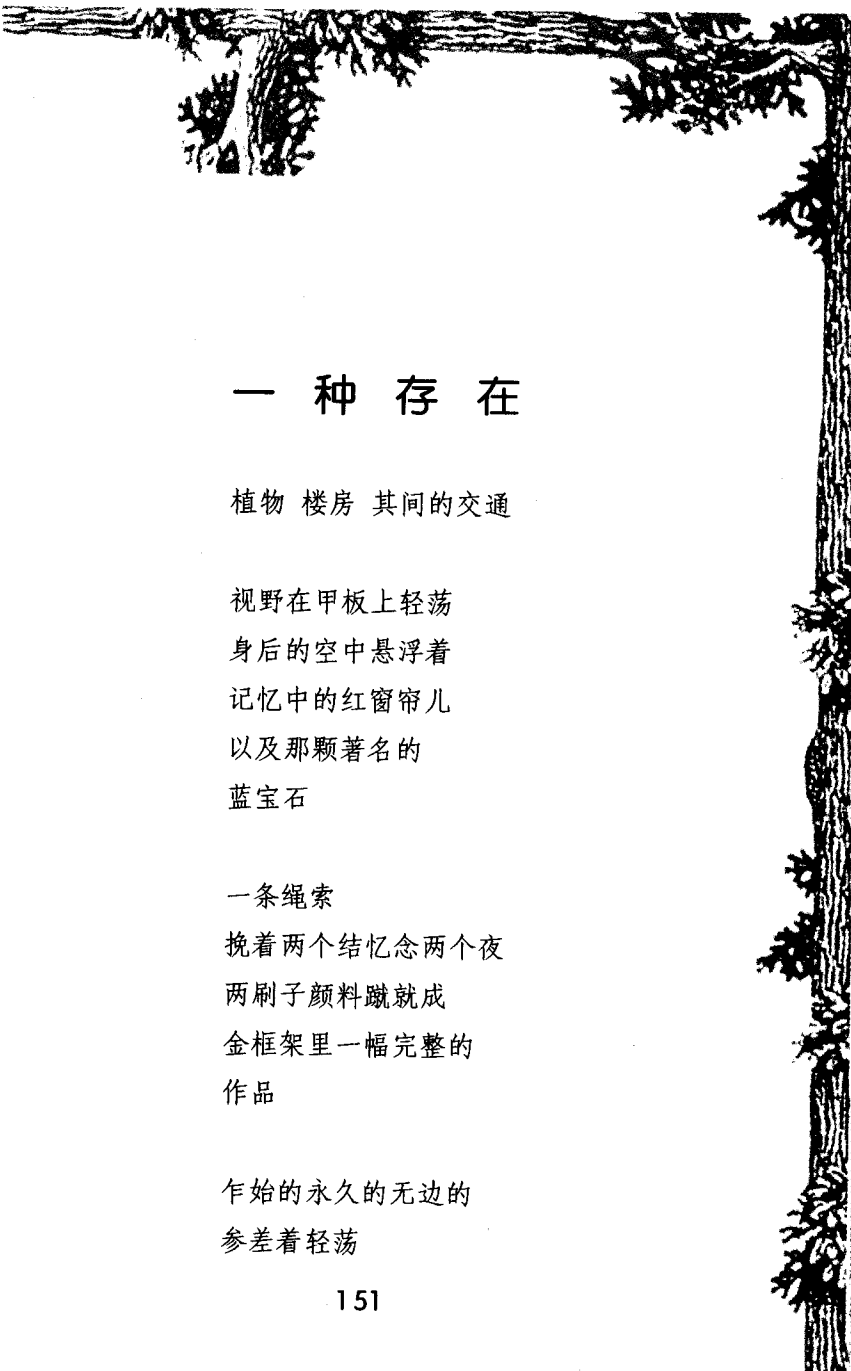
于是我哭泣
以女子全部的担心和委屈

安慰也苍白 苍白是远处陡落的溪
声音被吞进咽喉 空留颜色是
飘飞的棉絮



且就先相信吧
一如相信时间和将来
那以死亡失败为代价的存活
在时间的轮作里
将来会更精致
精致地忘却起初
或将风韵叠坠在
一座雕像旋起的裙褶里

可怕的是我知道
那时候你再回身将我拥抱
不管你怎样撼动我的臂膊
我都将再也没有任何声息
而那时候我们的背景
是一块正在剥落的岩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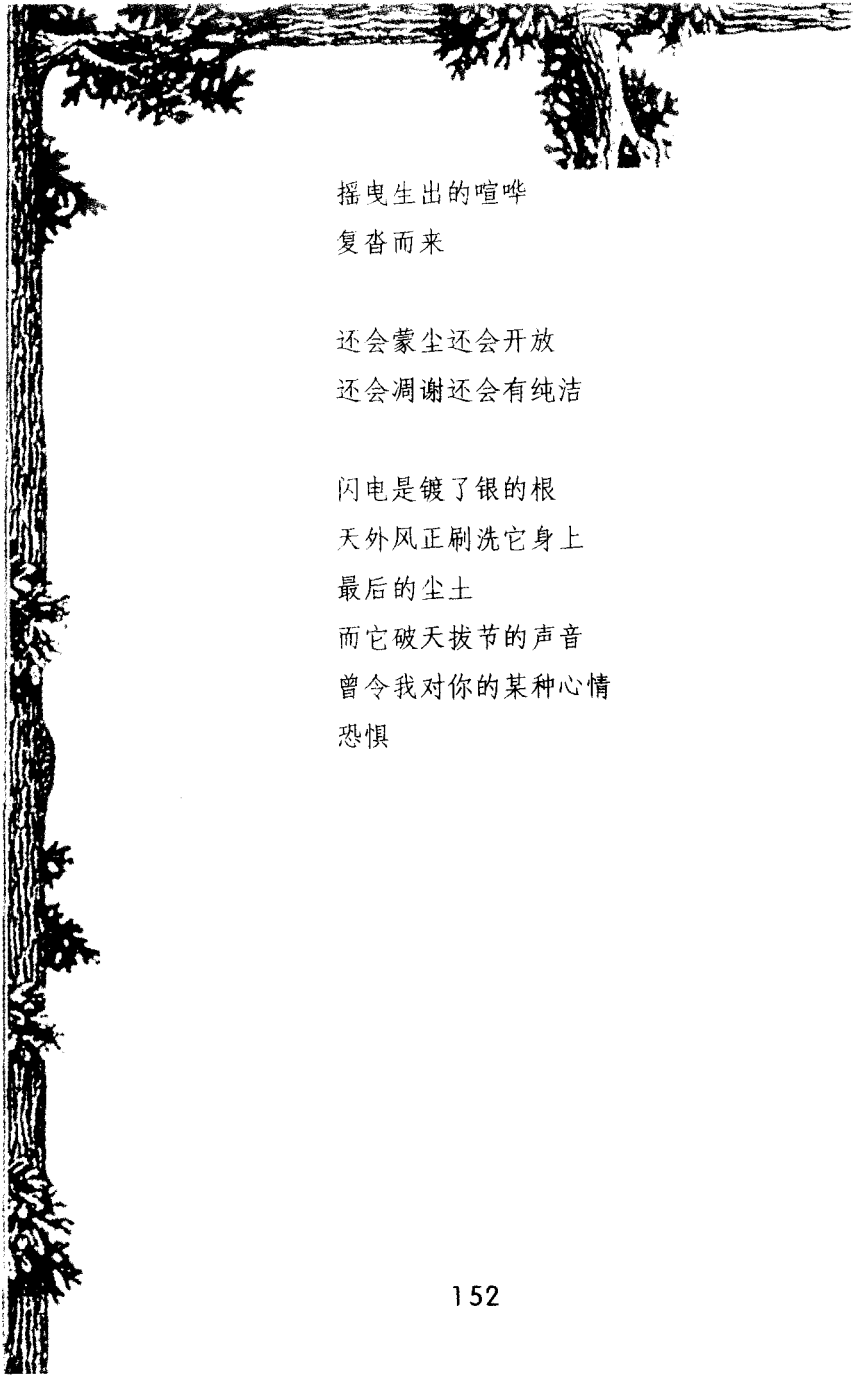
一 种 存 在

植物 楼房 其间的交通

视野在甲板上轻荡
身后的空中悬浮着
记忆中的红窗帘儿
以及那颗著名的
蓝宝石

一条绳索
挽着两个结忆念两个夜
两刷子颜料蹴就成
金框架里一幅完整的
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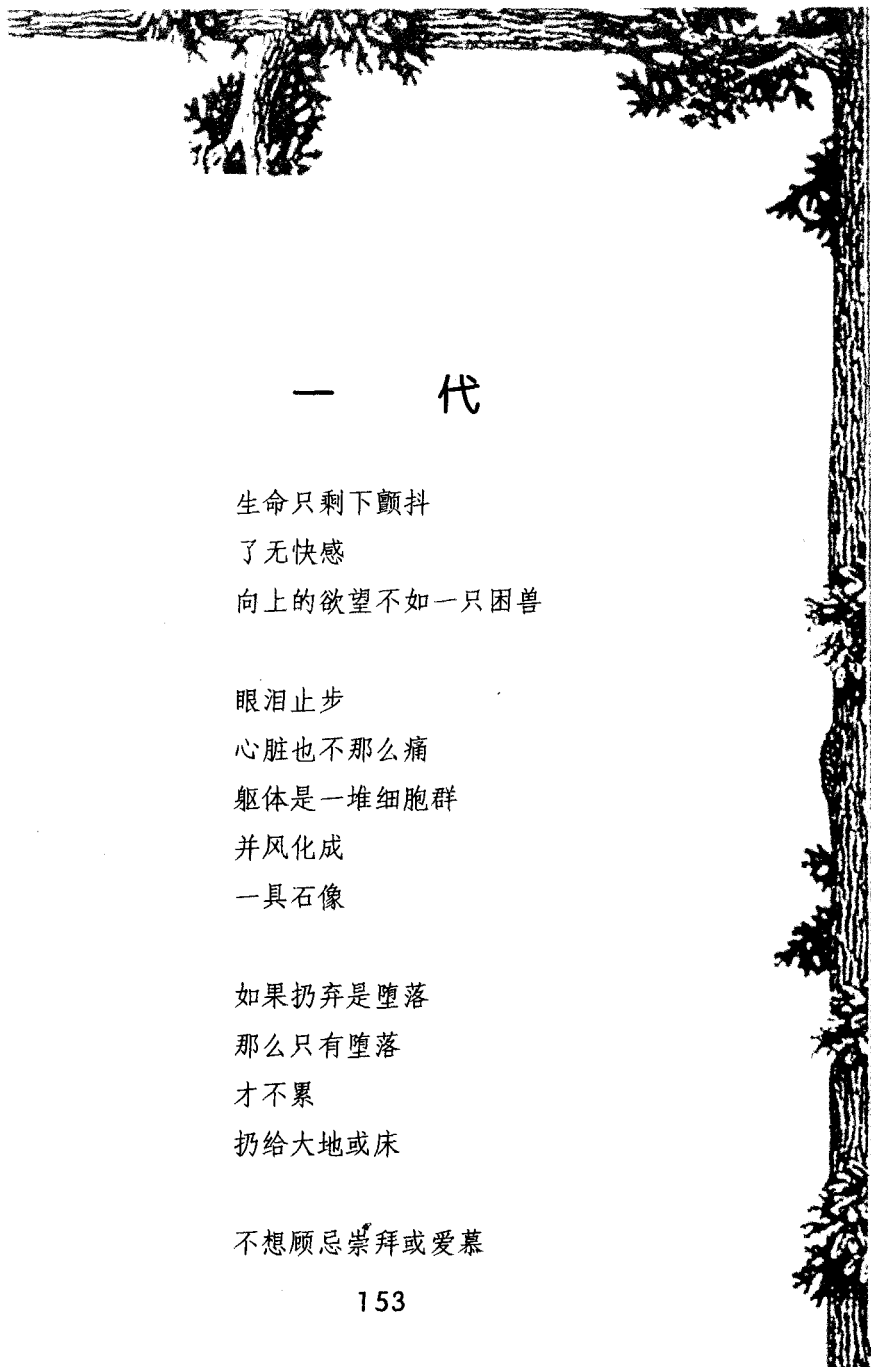
乍始的永久的无边的
参差着轻荡



摇曳生出的喧哗
复沓而来

还会蒙尘还会开放
还会凋谢还会有纯洁

闪电是镀了银的根
天外风正刷洗它身上
最后的尘土
而它破天拔节的声音
曾令我对你的某种心情
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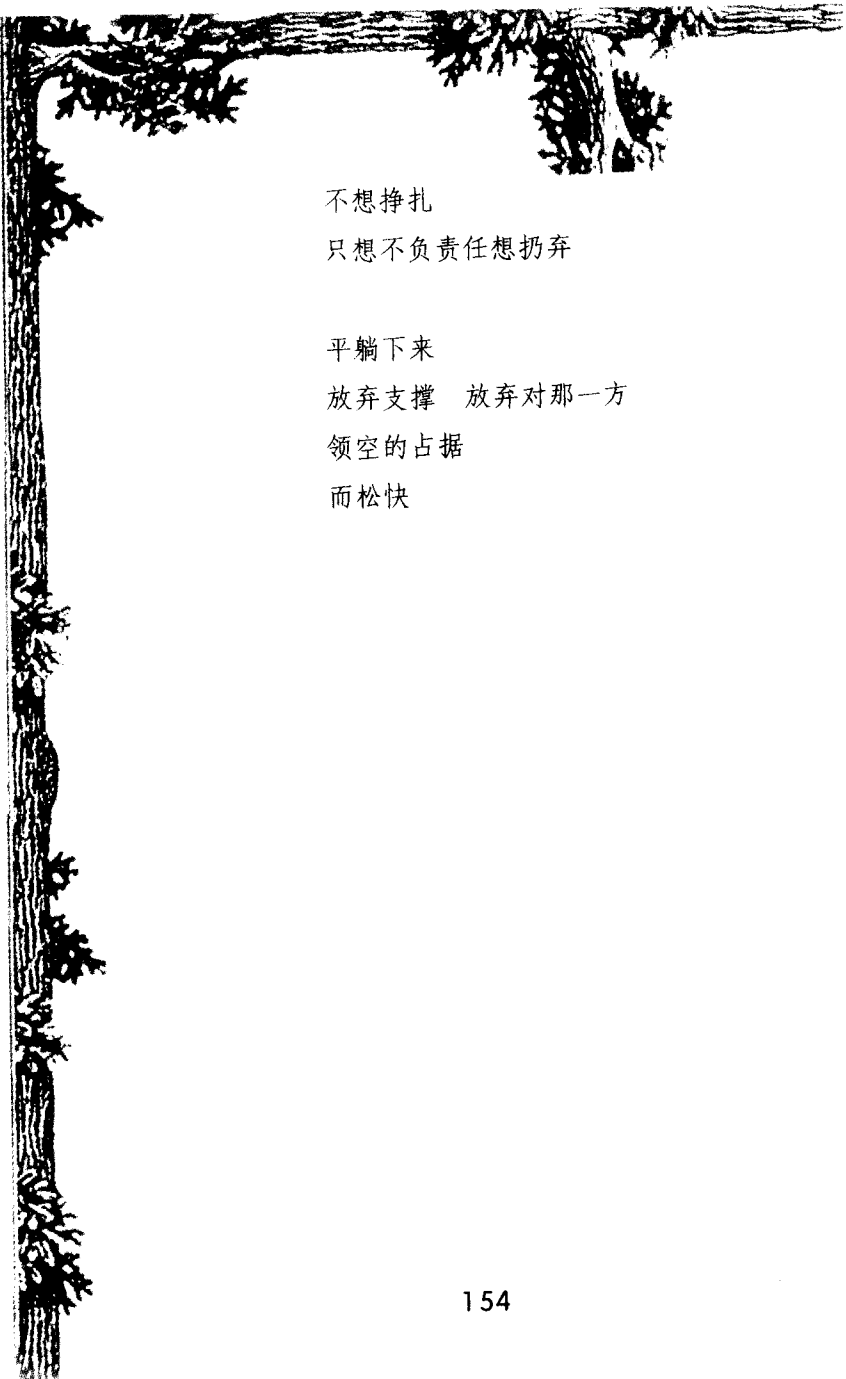
— 代

生命只剩下颤抖
了无快感
向上的欲望不如一只困兽

眼泪止步
心脏也不那么痛
躯体是一堆细胞群
并风化成
一具石像

如果扔弃是堕落
那么只有堕落
才不累
扔给大地或床

不想顾忌崇拜或爱慕



不想挣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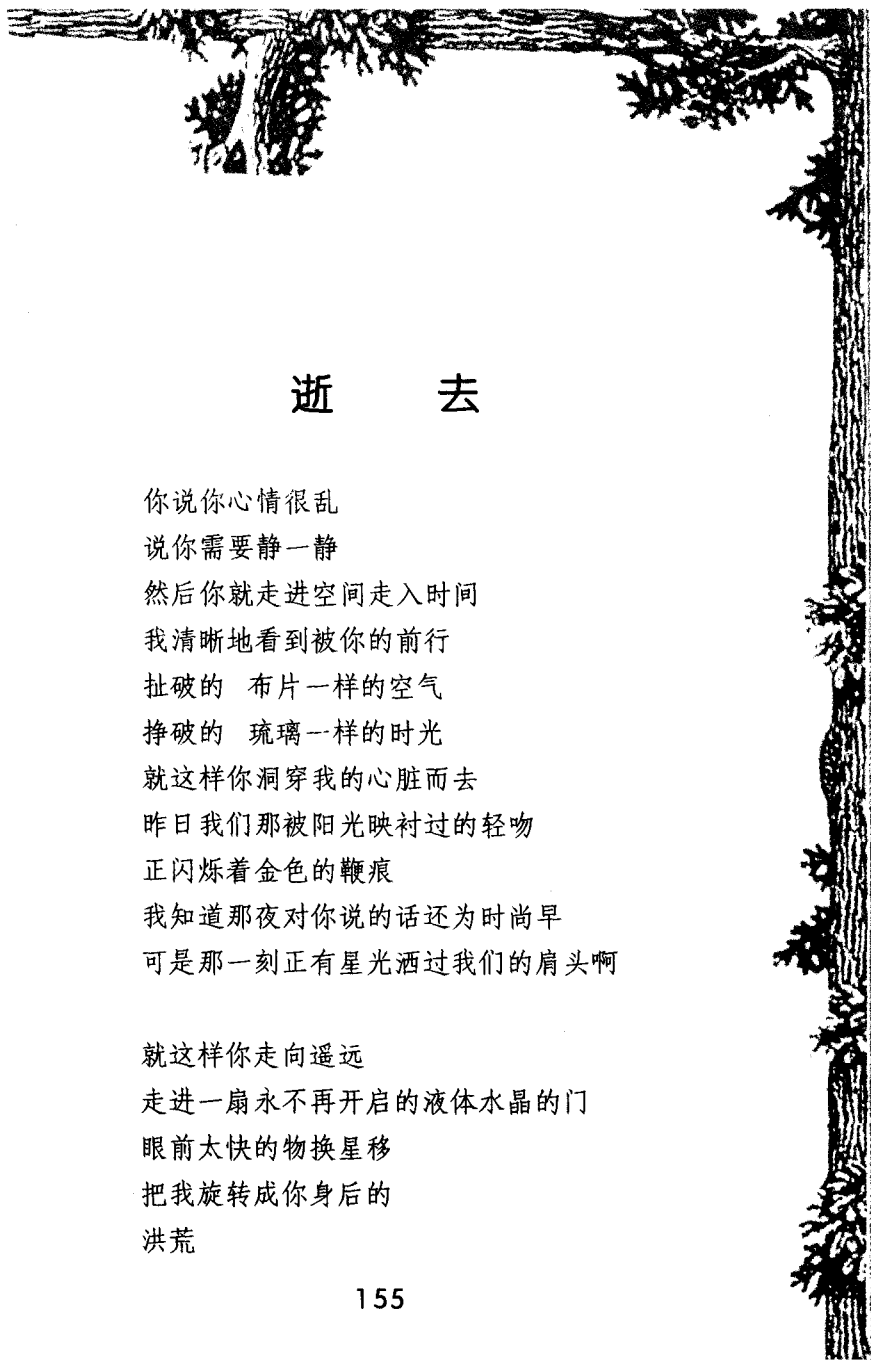
只想不负责任想扔弃

平躺下来

放弃支撑 放弃对那一方

领空的占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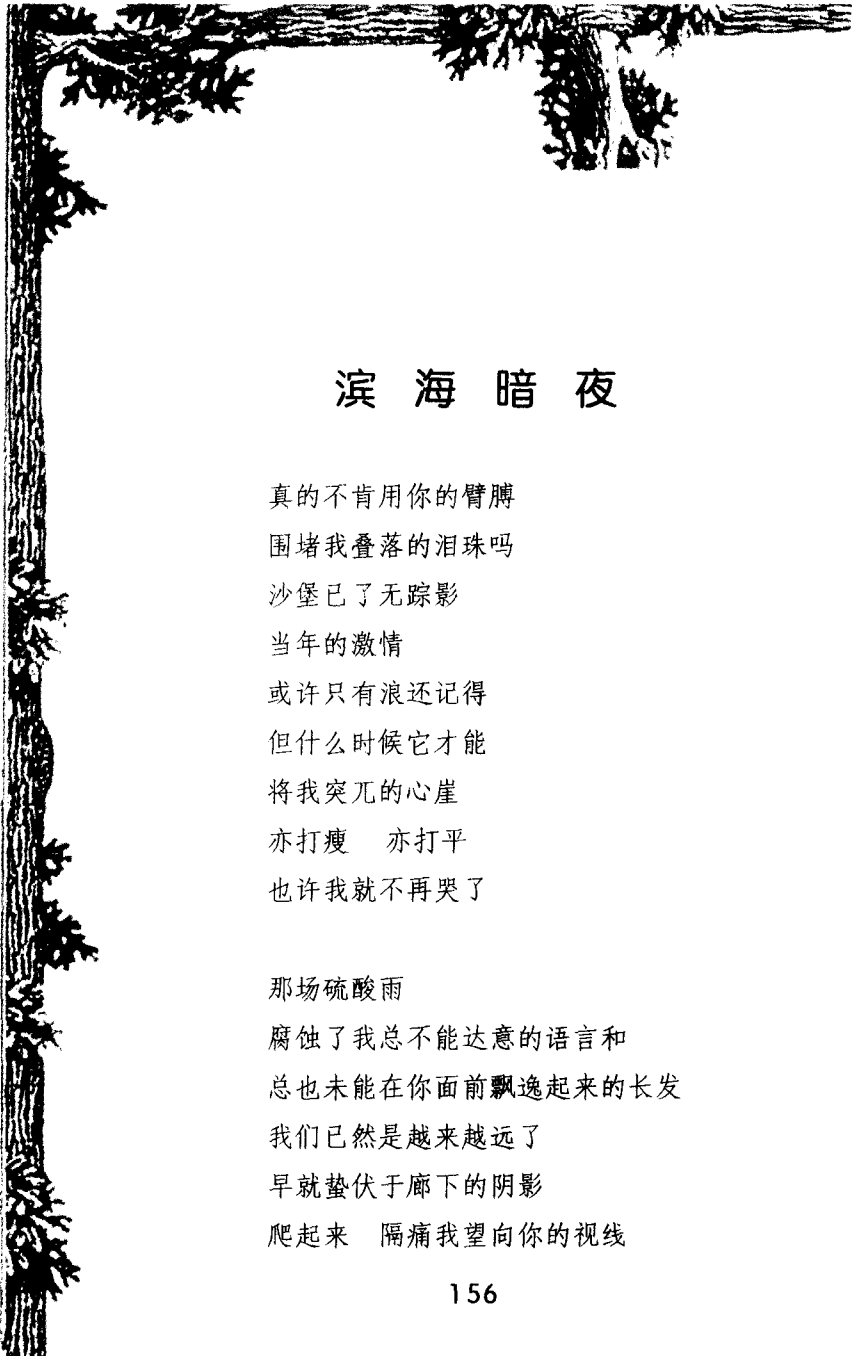
而松快



逝 去

你说你心情很乱
说你需要静一静
然后你就走进空间走入时间
我清晰地看到被你的前行
扯破的 布片一样的空气
挣破的 琉璃一样的时光
就这样你洞穿我的心脏而去
昨日我们那被阳光映衬过的轻吻
正闪烁着金色的鞭痕
我知道那夜对你说的话还为时尚早
可是那一刻正有星光洒过我们的肩头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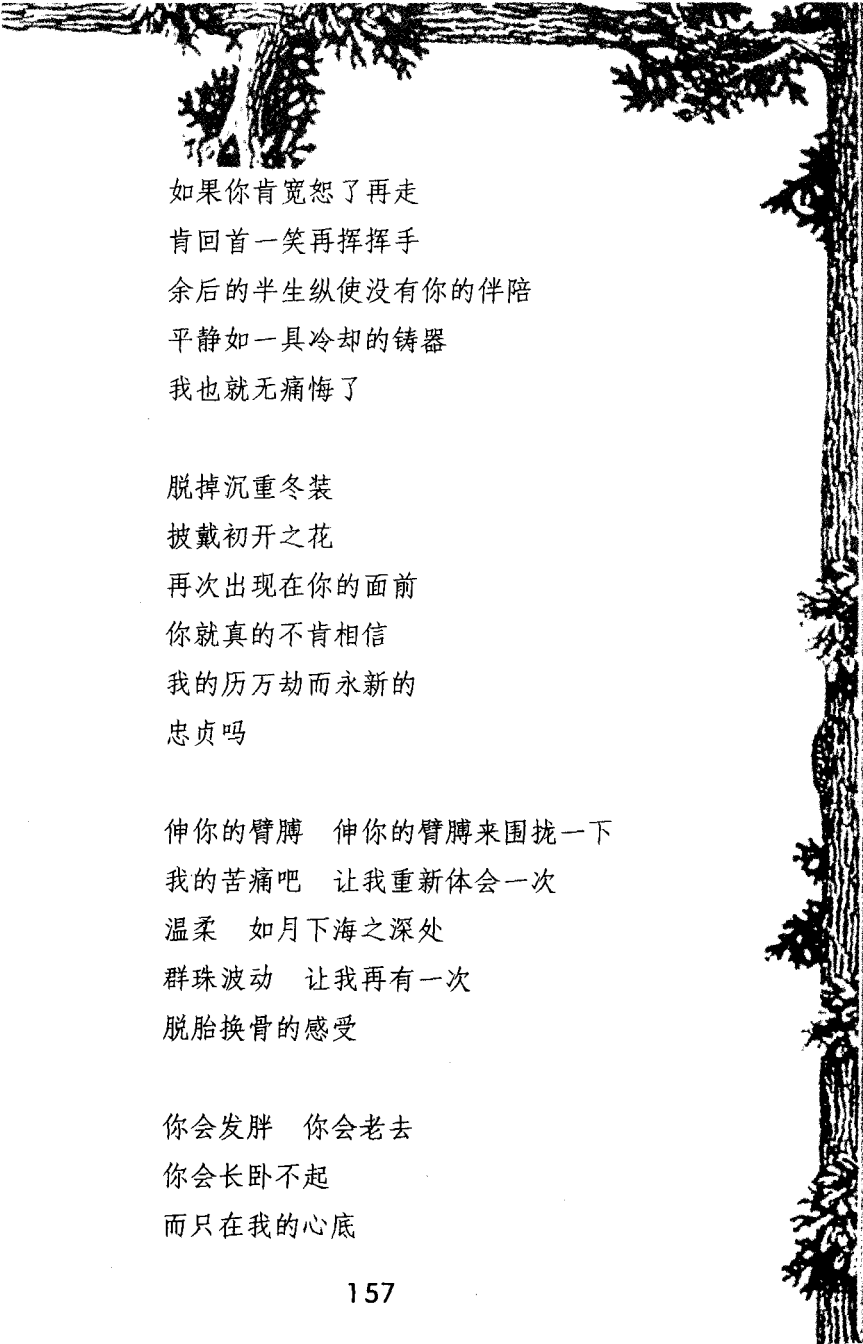
就这样你走向遥远
走进一扇永不再开启的液体水晶的门
眼前太快的物换星移
把我旋转成你身后的
洪荒



滨海暗夜

真的不肯用你的臂膊
围堵我叠落的泪珠吗
沙堡已了无踪影
当年的激情
或许只有浪还记得
但什么时候它才能
将我突兀的心崖
亦打瘦 亦打平
也许我就不再哭了

那场硫酸雨
腐蚀了我总不能达意的语言和
总也未能在你面前飘逸起来的长发
我们已然是越来越远了
早就蛰伏于廊下的阴影
爬起来 隔痛我望向你的视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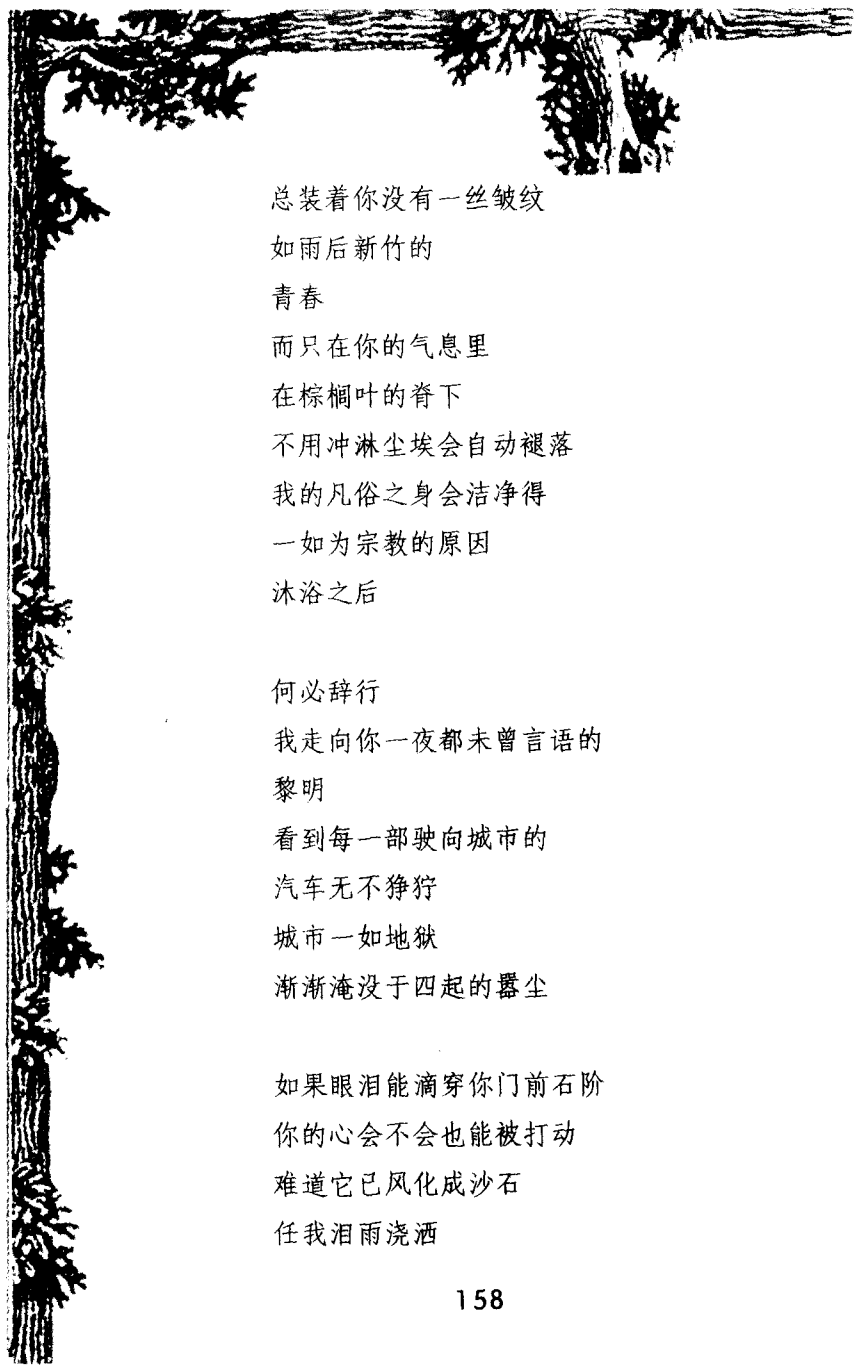


如果你肯宽恕了再走
肯回首一笑再挥挥手
余后的半生纵使没有你的伴随
平静如一具冷却的铸器
我也就无痛悔了

脱掉沉重冬装
披戴初开之花
再次出现在你的面前
你就真的不肯相信
我的历万劫而永新的
忠贞吗

伸你的臂膊 伸你的臂膊来围拢一下
我的苦痛吧 让我重新体会一次
温柔 如月下海之深处
群珠波动 让我再有一次
脱胎换骨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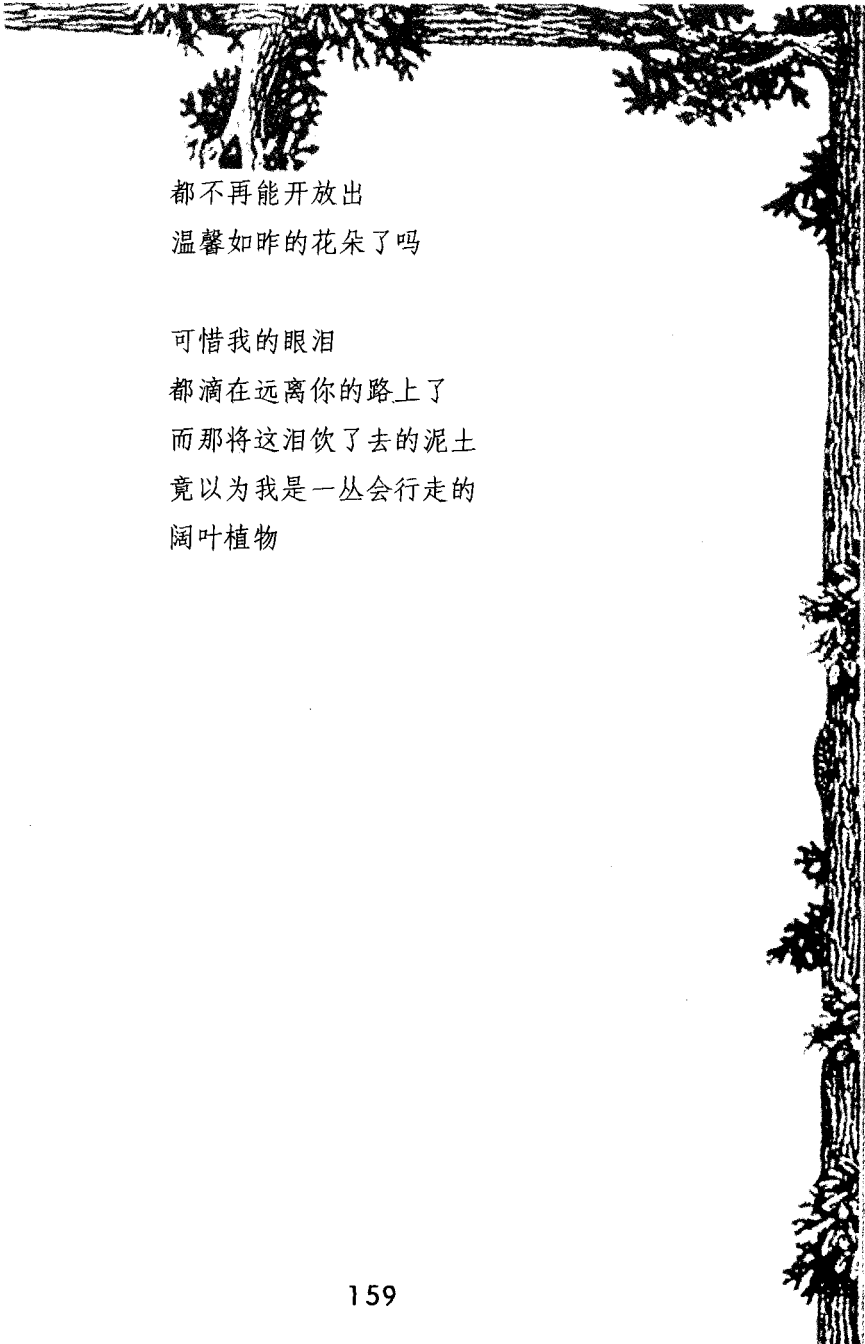
你会发胖 你会老去
你会长卧不起
而只在我的心底



总装着你没有一丝皱纹
如雨后新竹的
青春
而只在你的气息里
在棕榈叶的脊下
不用冲淋尘埃会自动褪落
我的凡俗之身会洁净得
一如为宗教的原因
沐浴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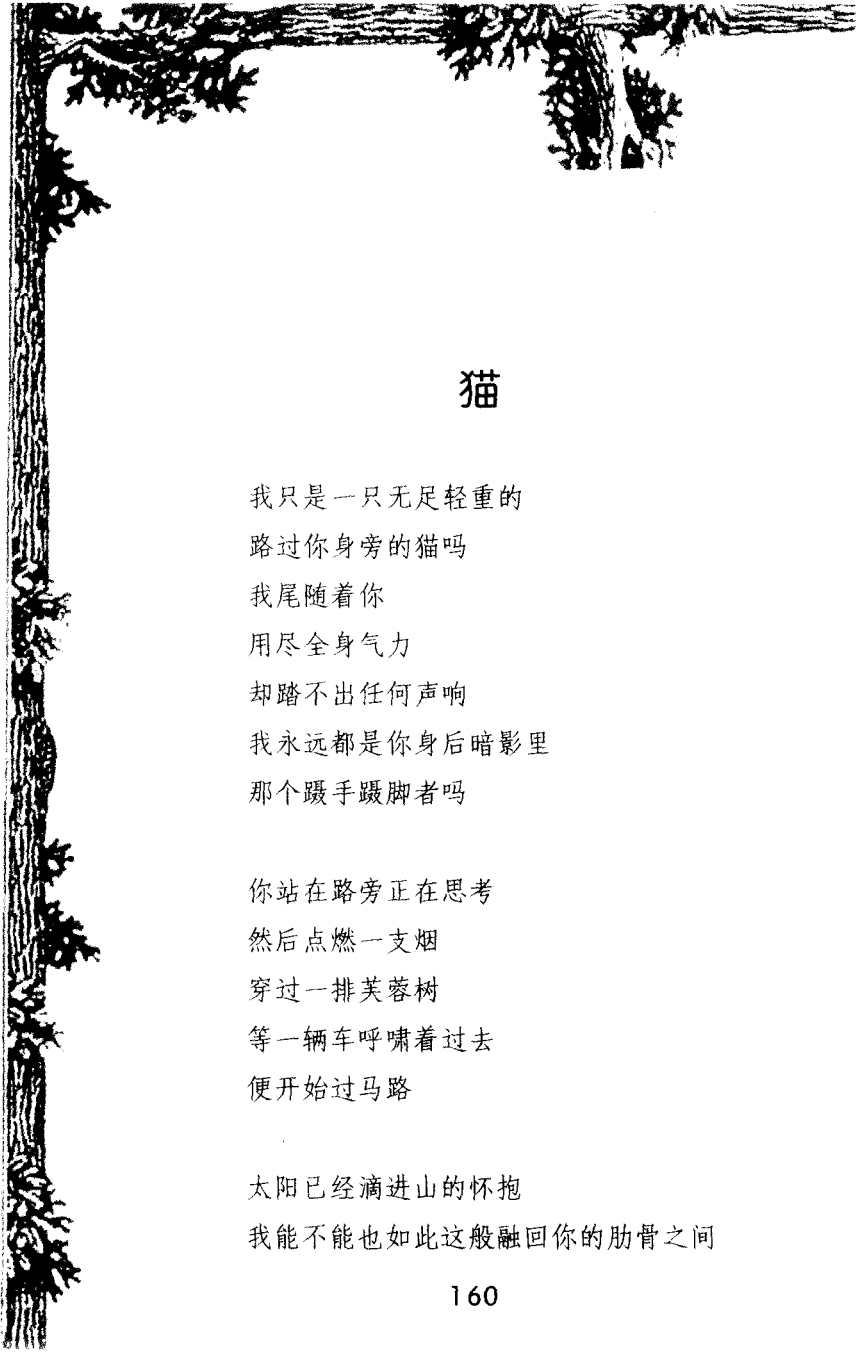
何必辞行
我走向你一夜都未曾言语的
黎明
看到每一部驶向城市的
汽车无不狰狞
城市一如地狱
渐渐淹没于四起的嚣尘

如果眼泪能滴穿你门前石阶
你的心会不会也能被打动
难道它已风化成沙石
任我泪雨浇洒



都不再能开放出
温馨如昨的花朵了吗

可惜我的眼泪
都滴在远离你的路上了
而那将这泪饮了去的泥土
竟以为我是一丛会行走的
阔叶植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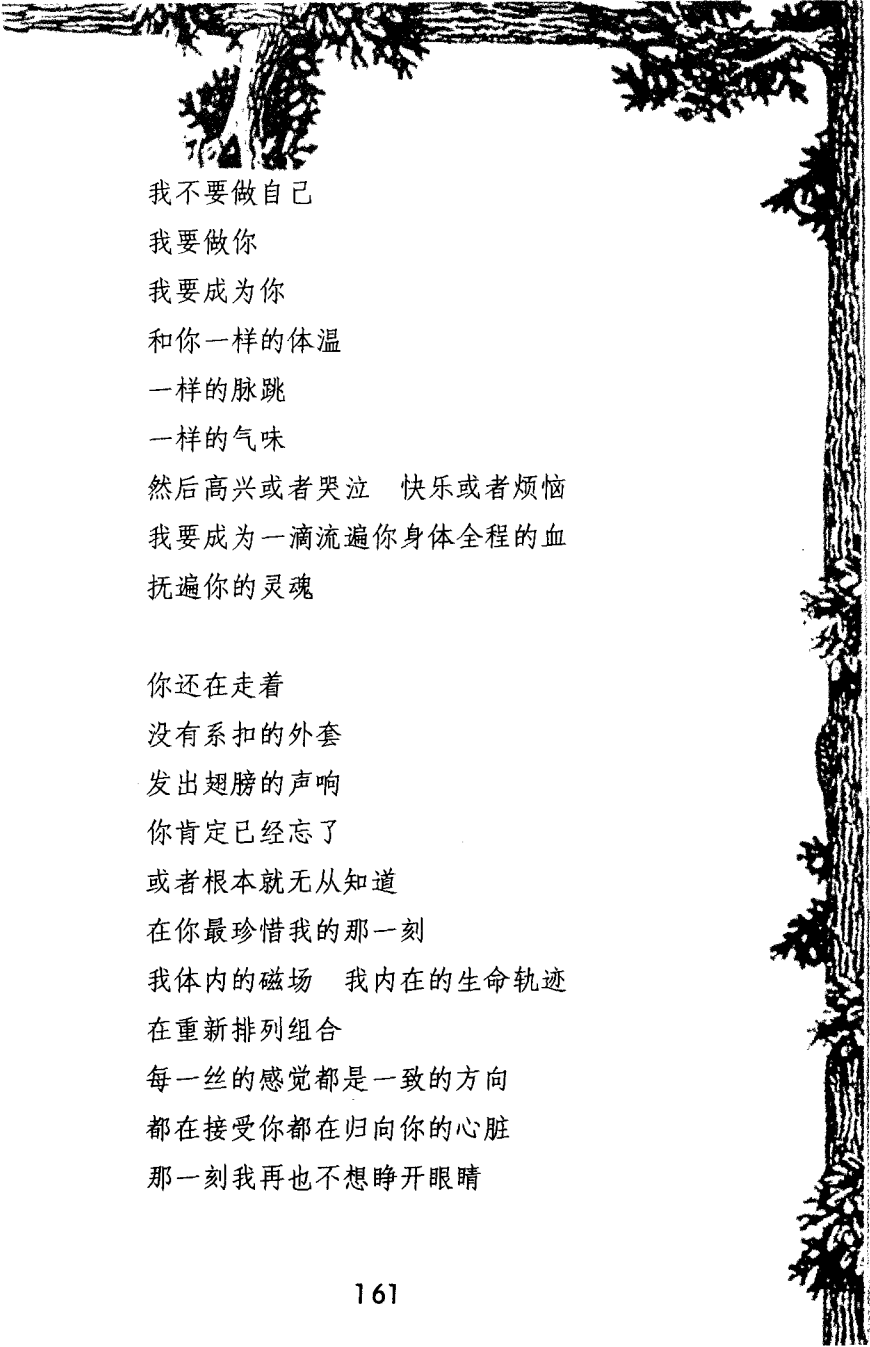


猫

我只是一只无足轻重的
路过你身旁的猫吗
我尾随着你
用尽全身气力
却踏不出任何声响
我永远都是你身后暗影里
那个蹑手蹑脚者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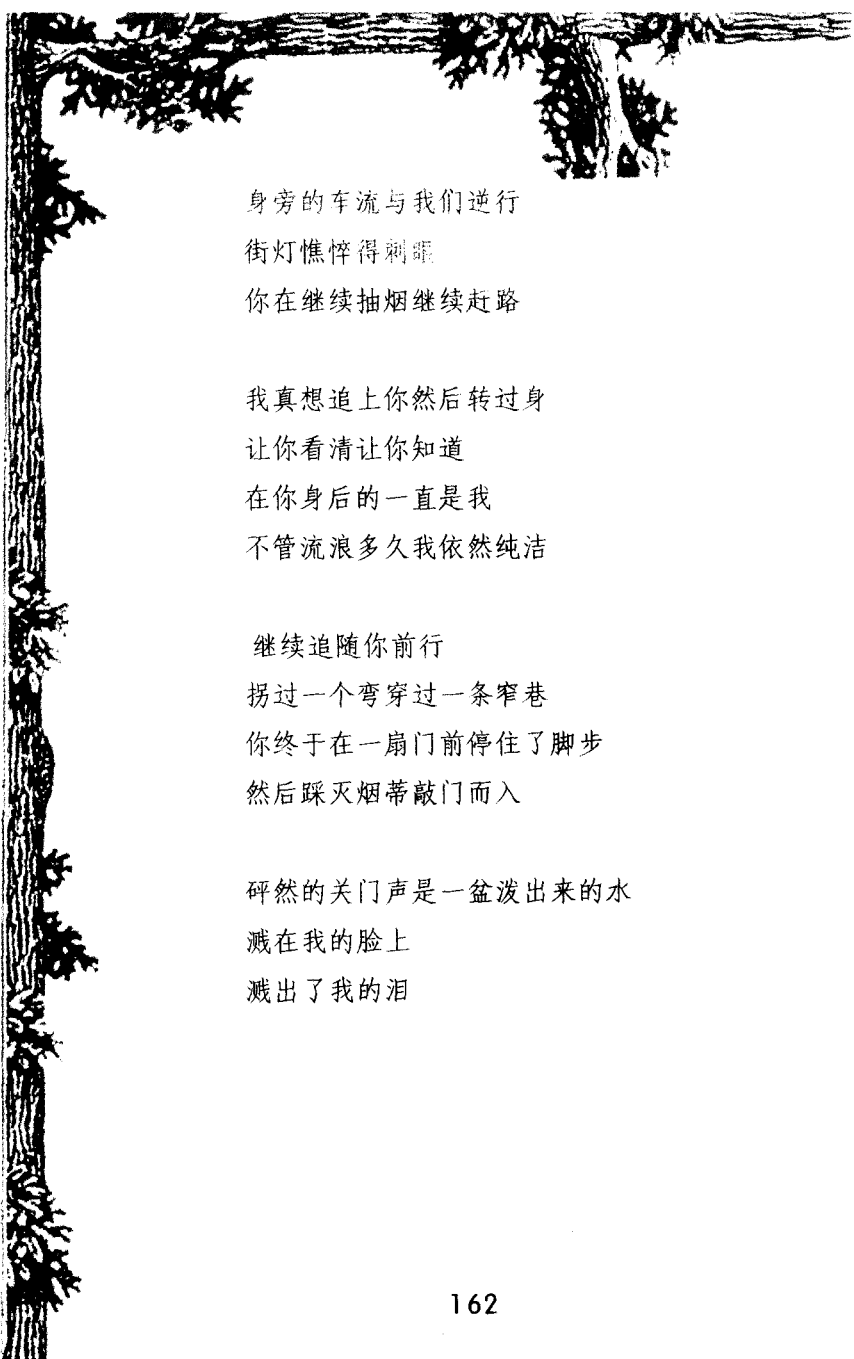
你站在路旁正在思考
然后点燃一支烟
穿过一排芙蓉树
等一辆车呼啸着过去
便开始过马路

太阳已经滴进山的怀抱
我能不能也如此这般融回你的肋骨之间



我不要做自己
我要做你
我要成为你
和你一样的体温
一样的脉跳
一样的气味
然后高兴或者哭泣 快乐或者烦恼
我要成为一滴流遍你身体全程的血
抚遍你的灵魂

你还在走着
没有系扣的外套
发出翅膀的声响
你肯定已经忘了
或者根本就无从知道
在你最珍惜我的那一刻
我体内的磁场 我内在的生命轨迹
在重新排列组合
每一丝的感觉都是一致的方向
都在接受你都在归向你的心脏
那一刻我再也不想睁开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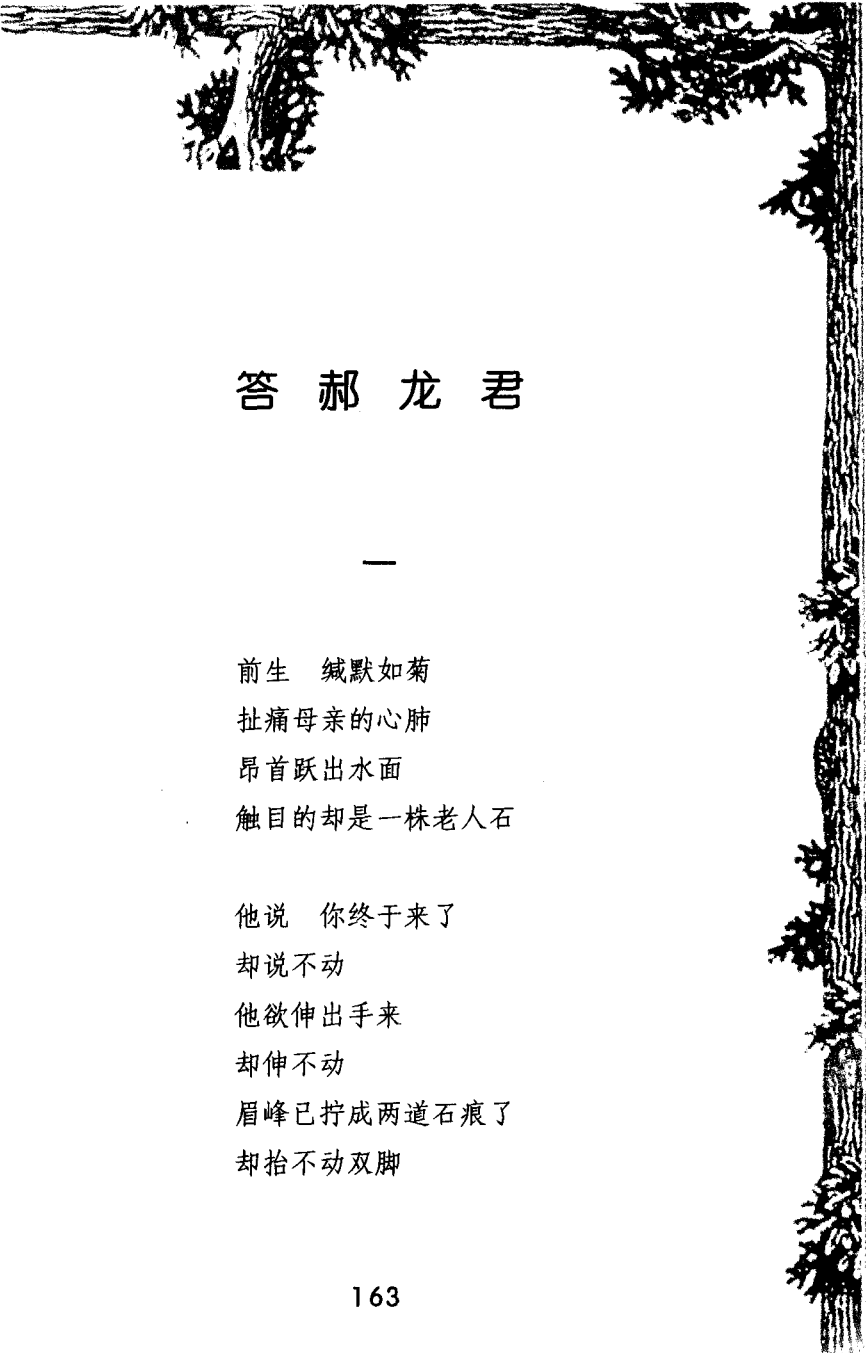


身旁的车流与我们逆行
街灯憔悴得刺眼
你在继续抽烟继续赶路

我真想追上你然后转过身
让你看清让你知道
在你身后的一直是我
不管流浪多久我依然纯洁

继续追随你前行
拐过一个弯穿过一条窄巷
你终于在一扇门前停住了脚步
然后踩灭烟蒂敲门而入

砰然的关门声是一盆泼出来的水
溅在我的脸上
溅出了我的泪



答 郝 龙 君

—
前生 缄默如菊
扯痛母亲的心肺
昂首跃出水面
触目的却是一株老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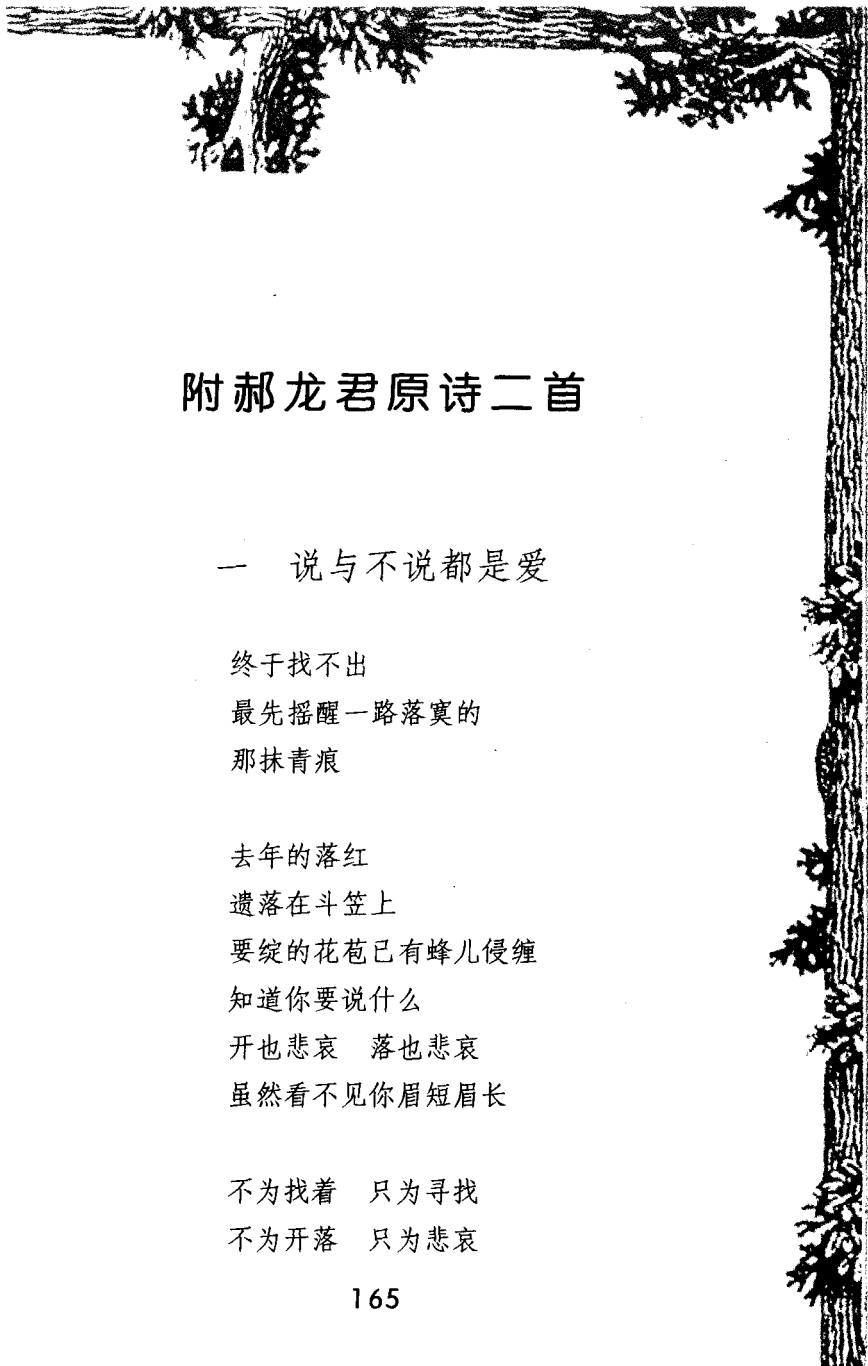
他说 你终于来了
却说不动
他欲伸出手来
却伸不动
眉峰已拧成两道石痕了
却抬不动双脚



日月星辰都可回归
我却归不到母亲那里去了
那么就让我的手放向老人的胸口
让我为他输液为他补血
看看能否化石为玉
能否使他春回颜转

二

曾经
做过一千次打算
想过一千种方式
吐口吧 从此就把早已钻好的鼻环
套在你的拴马桩上
让 云定风停 山不再倾斜 河不再倒流
让 飘蓬驻足
驻足成
你的屋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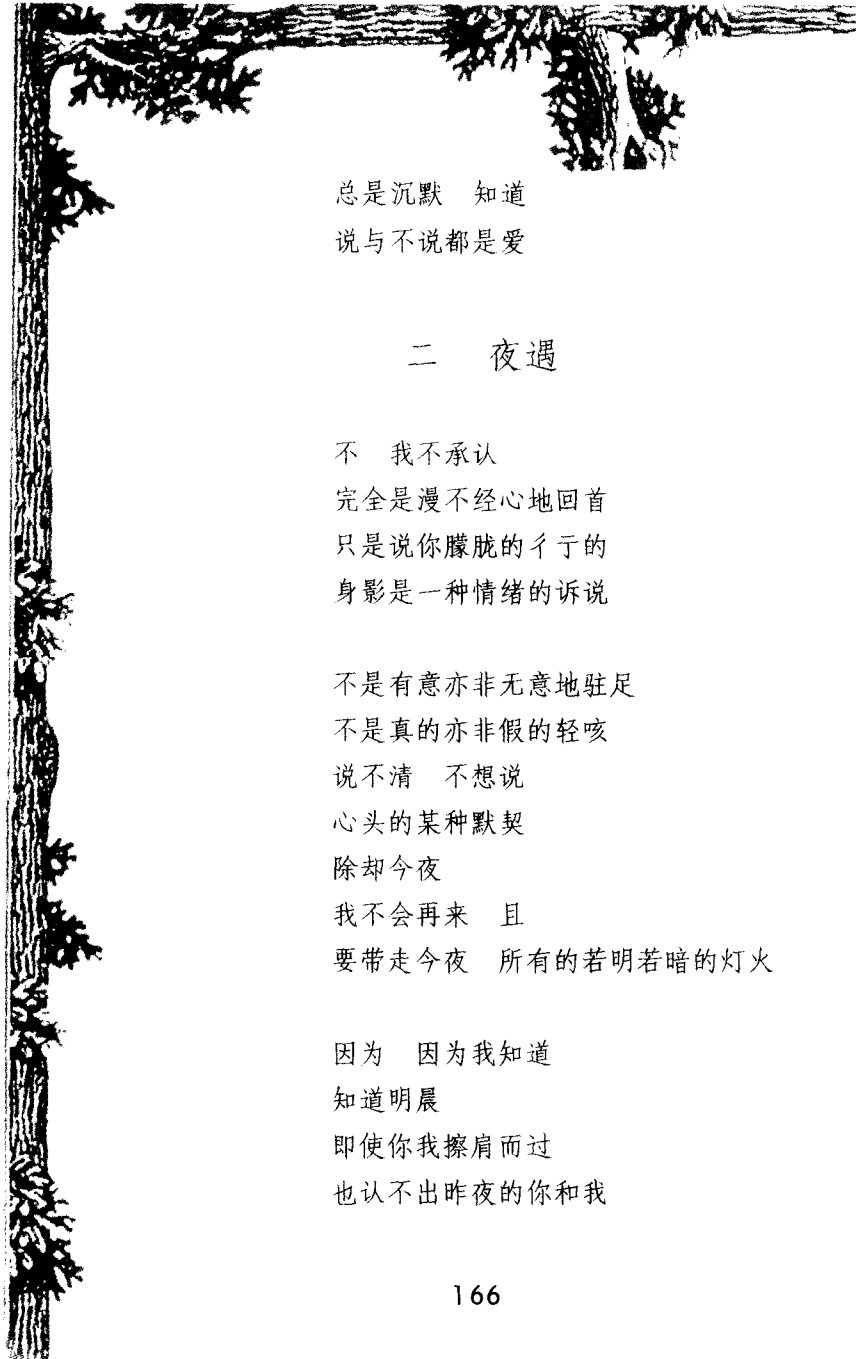
附郝龙君原诗二首

一 说与不说都是爱

终于找不出
最先摇醒一路落寞的
那抹青痕

去年的落红
遗落在斗笠上
要绽的花苞已有蜂儿侵缠
知道你要说什么
开也悲哀 落也悲哀
虽然看不见你眉短眉长

不为找着 只为寻找
不为开落 只为悲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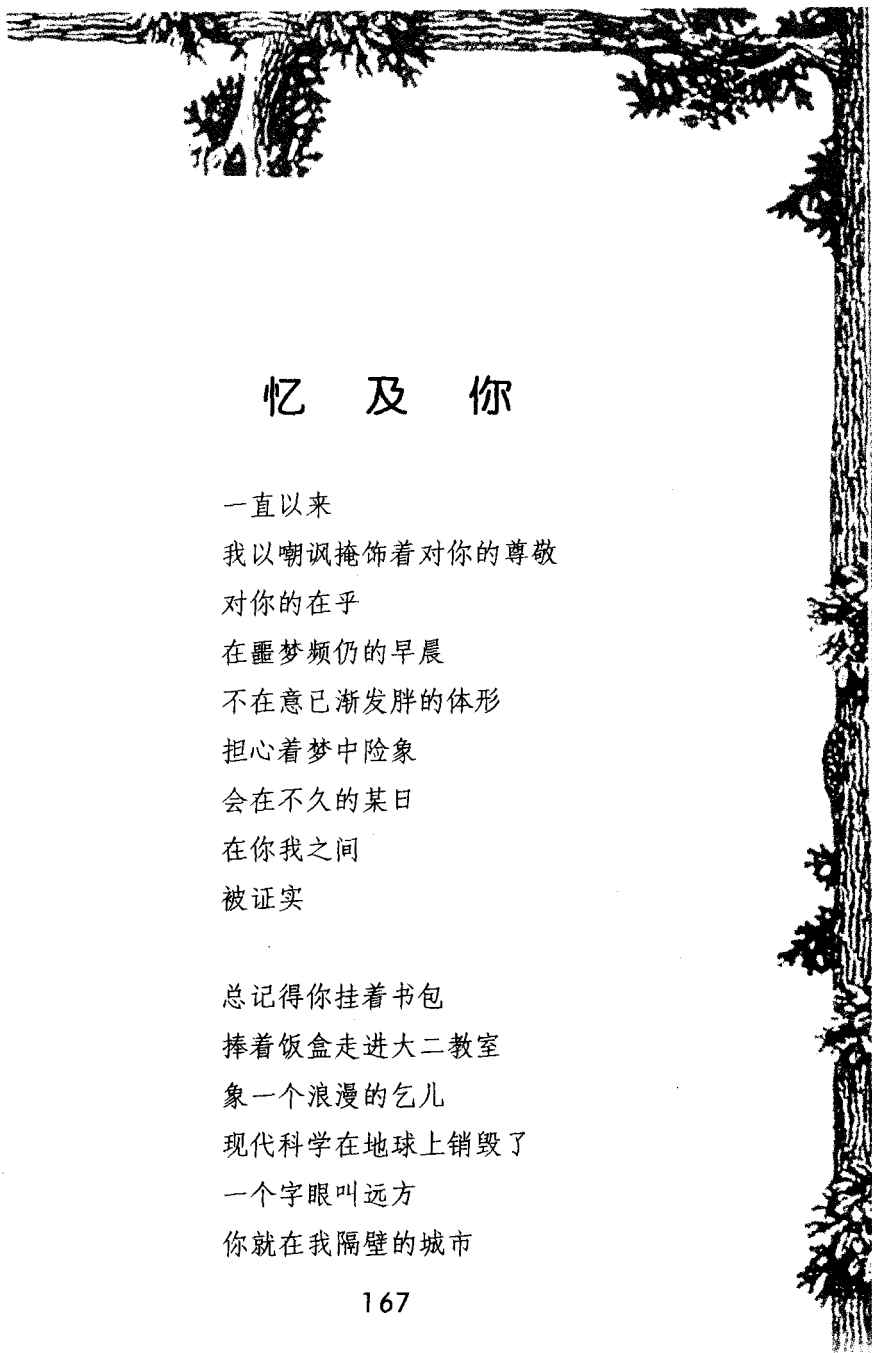
总是沉默 知道
说与不说都是爱

二 夜遇

不 我不承认
完全是漫不经心地回首
只是说你朦胧的彳亍的
身影是一种情绪的诉说

不是有意亦非无意地驻足
不是真的亦非假的轻咳
说不清 不想说
心头的某种默契
除却今夜
我不会再来 且
要带走今夜 所有的若明若暗的灯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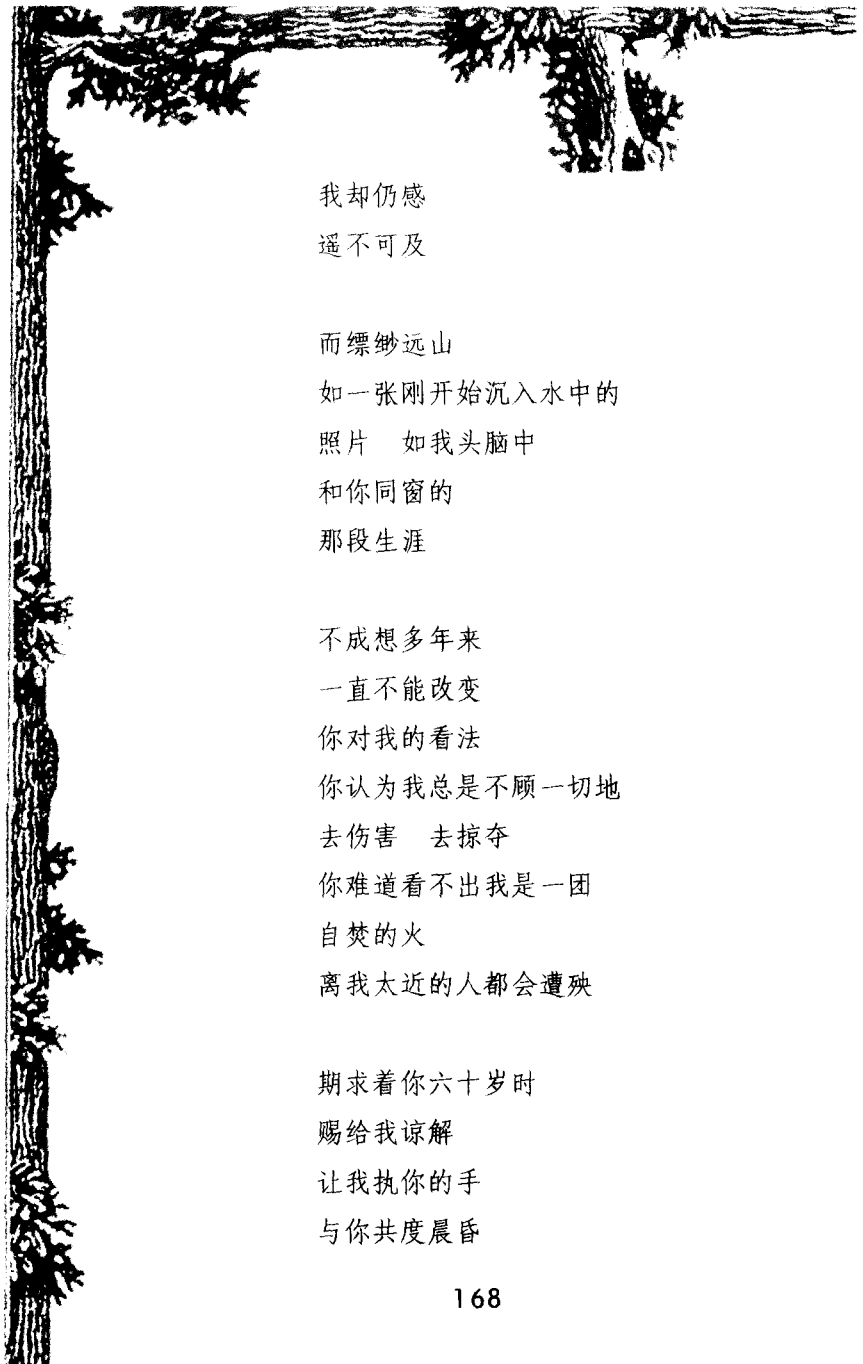
因为 因为我知道
知道明晨
即使你我擦肩而过
也认不出昨夜的你和我



忆 及 你

一直以来
我以嘲讽掩饰着对你的尊敬
对你的在乎
在噩梦频仍的早晨
不在意已渐发胖的体形
担心着梦中险象
会在不久的某日
在你我之间
被证实

总记得你挂着书包
捧着饭盒走进大二教室
象一个浪漫的乞儿
现代科学在地球上销毁了
一个字眼叫远方
你就在我隔壁的城市



我却仍感
遥不可及

而缥缈远山
如一张刚开始沉入水中的
照片 如我头脑中
和你同窗的
那段生涯

不成想多年来
一直不能改变
你对我的看法
你认为我总是顾一切地
去伤害 去掠夺
你难道看不出我是一团
自焚的火
离我太近的人都会遭殃

期求着你六十岁时
赐给我谅解
让我执你的手
与你共度晨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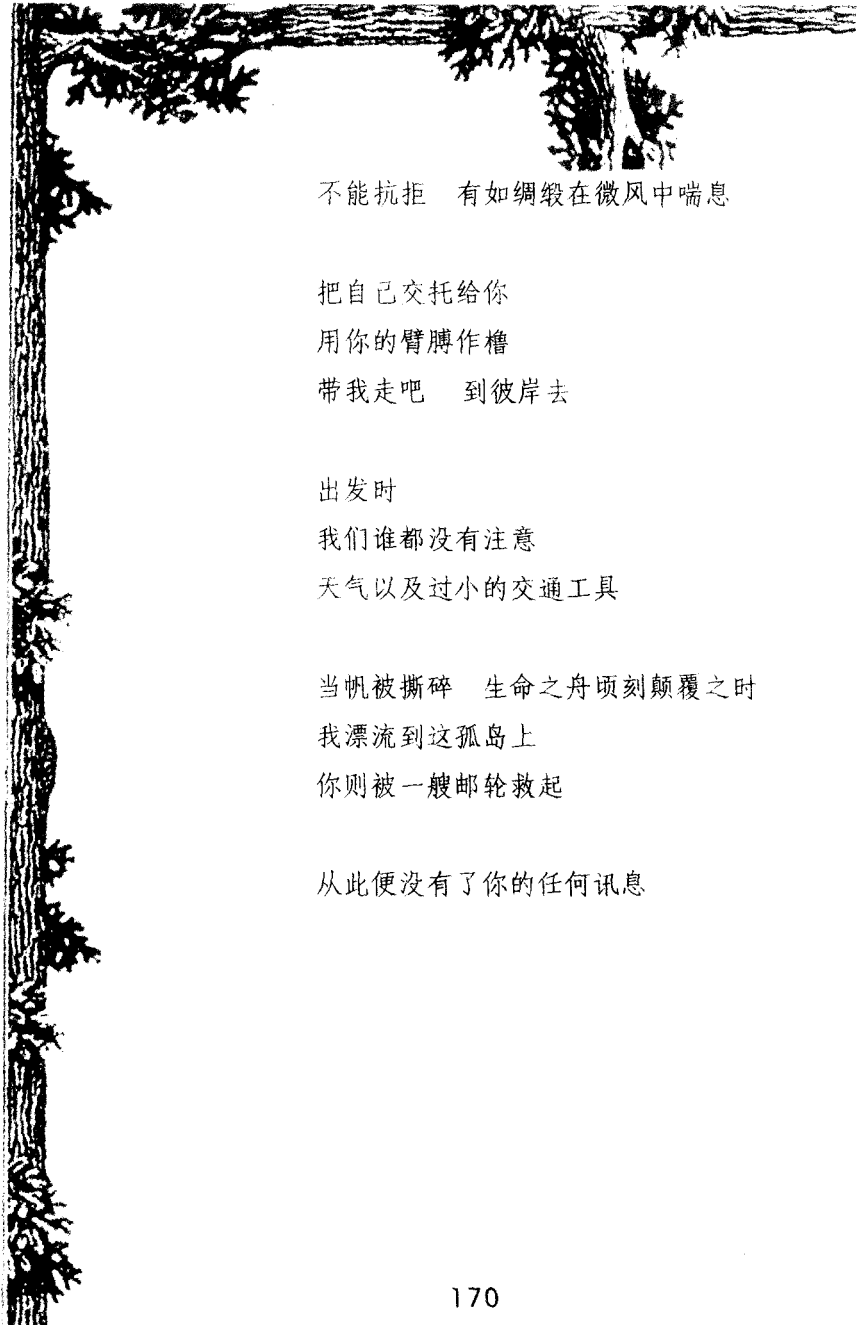
一 次 航 程

一千遍问自己
为什么总不能把你的影像
从月亮上抹去

回想与你相遇
惊讶你过速的心跳
恰与我同率

想过逃避
因为我知道
每一次真爱的结局

我恨自己
像一个吸毒者
不能抗拒你的注视你的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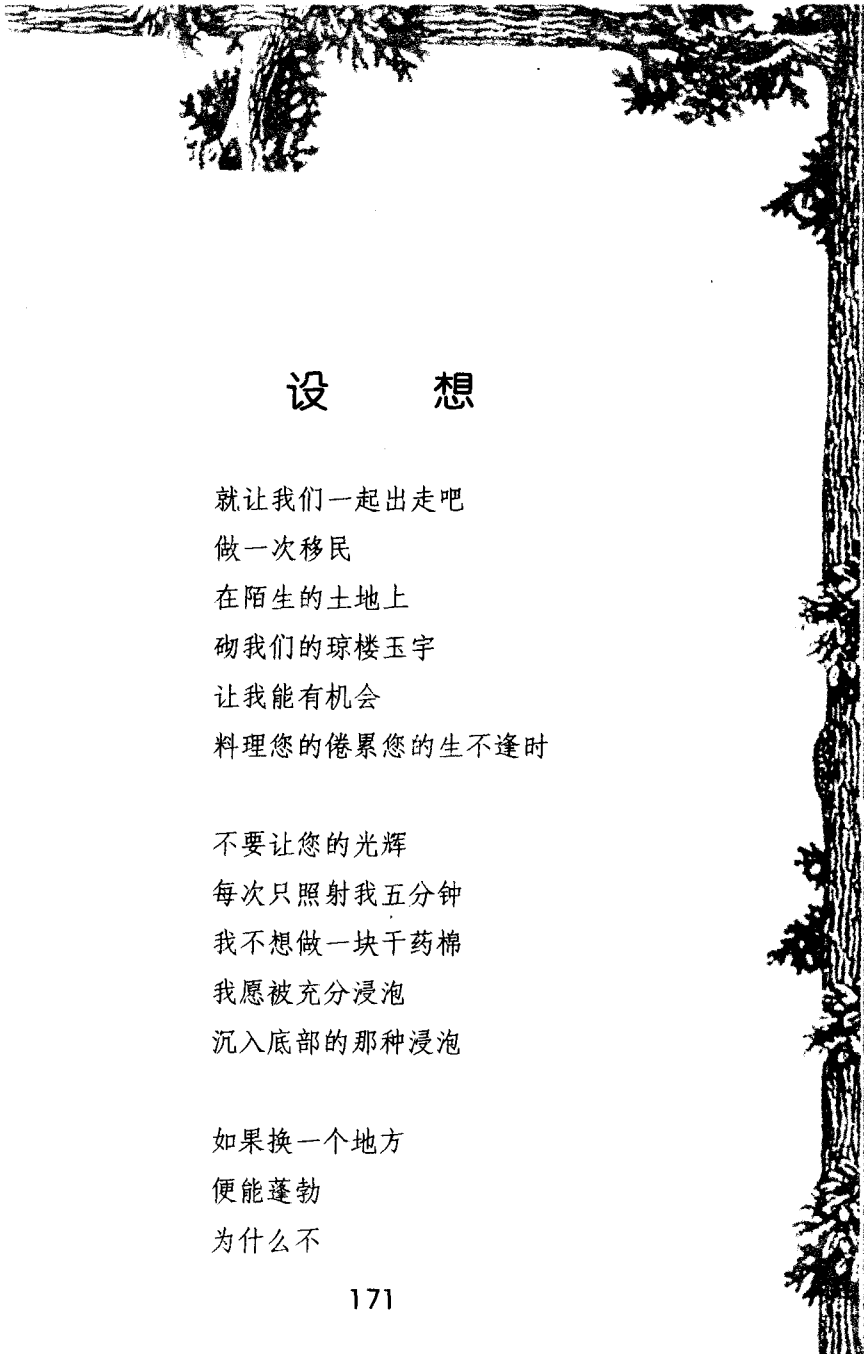
不能抗拒 有如绸缎在微风中喘息

把自己交托给你
用你的臂膊作橹
带我走吧 到彼岸去

出发时
我们谁都没有注意
天气以及过小的交通工具

当帆被撕碎 生命之舟顷刻颠覆之时
我漂流到这孤岛上
你则被一艘邮轮救起

从此便没有了你的任何讯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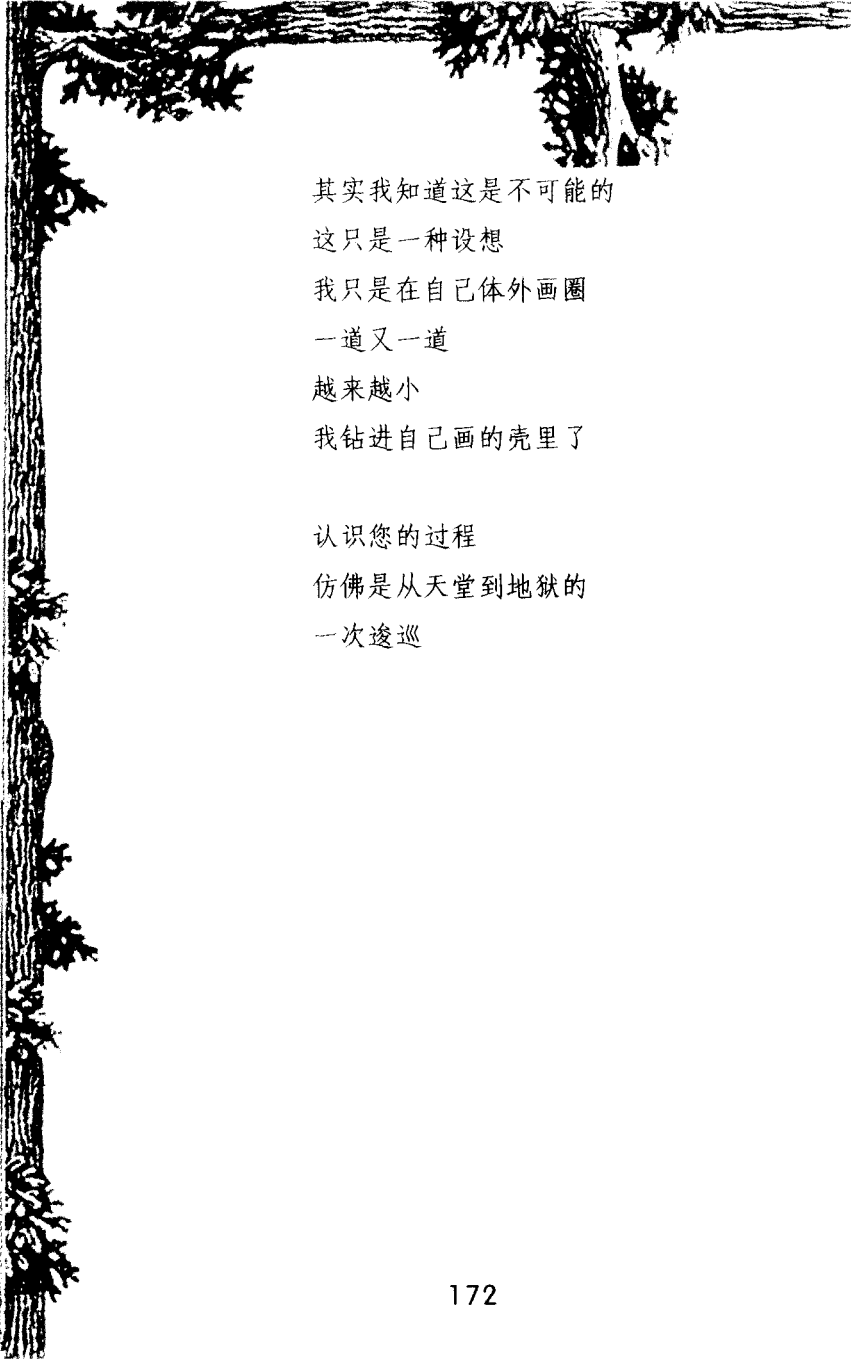


设 想

就让我们一起出走吧
做一次移民
在陌生的土地上
砌我们的琼楼玉宇
让我能有机会
料理您的倦累您的生不逢时

不要让您的光辉
每次只照射我五分钟
我不想做一块干药棉
我愿被充分浸泡
沉入底部的那种浸泡

如果换一个地方
便能蓬勃
为什么不



其实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这只是一种设想

我只是在自己体外画圈

一道又一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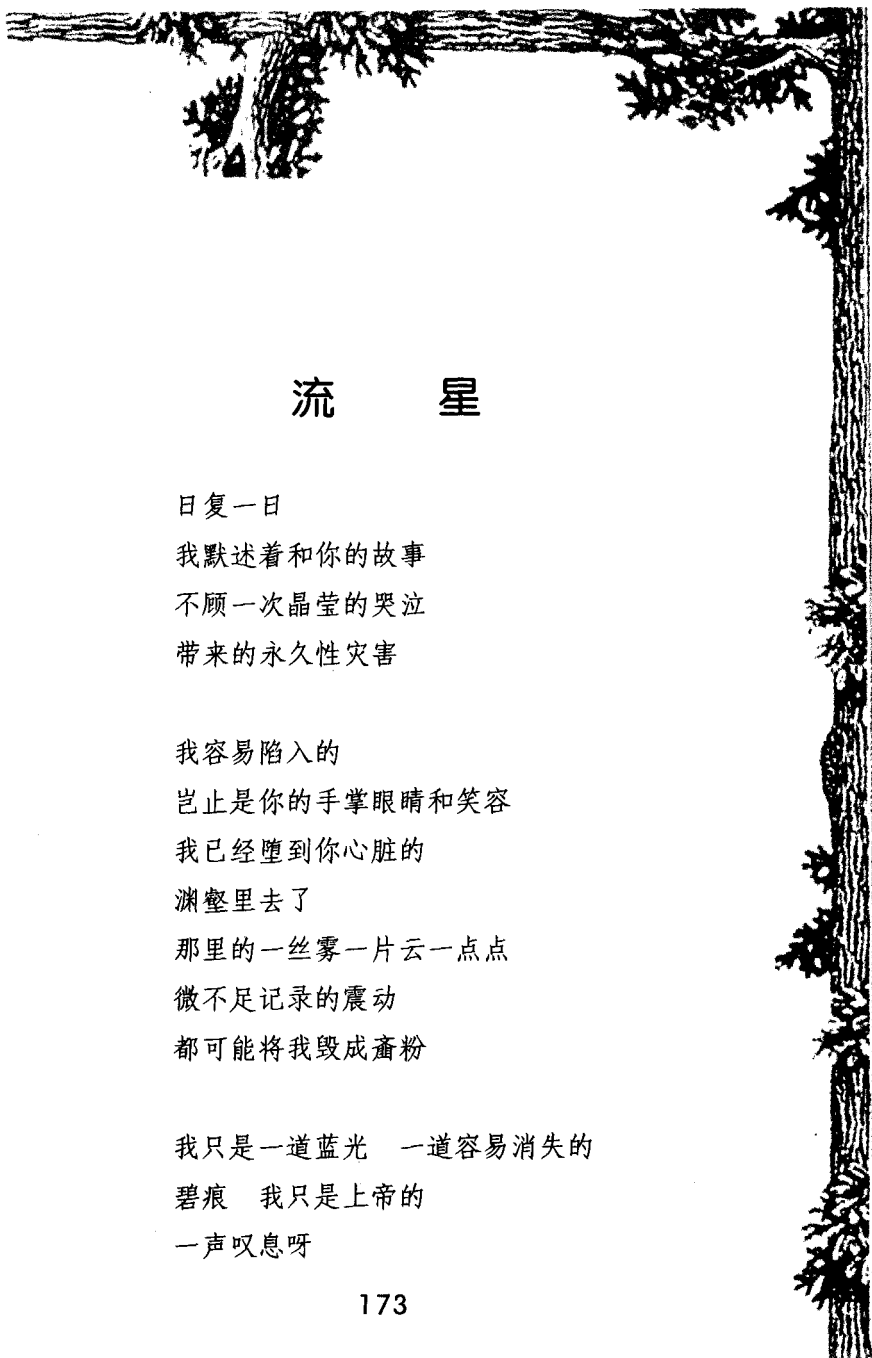
越来越小

我钻进自己画的壳里了

认识您的过程

仿佛是从天堂到地狱的

一次逡巡



流 星

日复一日

我默述着和你的故事

不顾一次晶莹的哭泣

带来的永久性灾害

我容易陷入的

岂止是你的手掌眼睛和笑容

我已经堕到你心脏的

渊壑里去了

那里的一丝雾一片云一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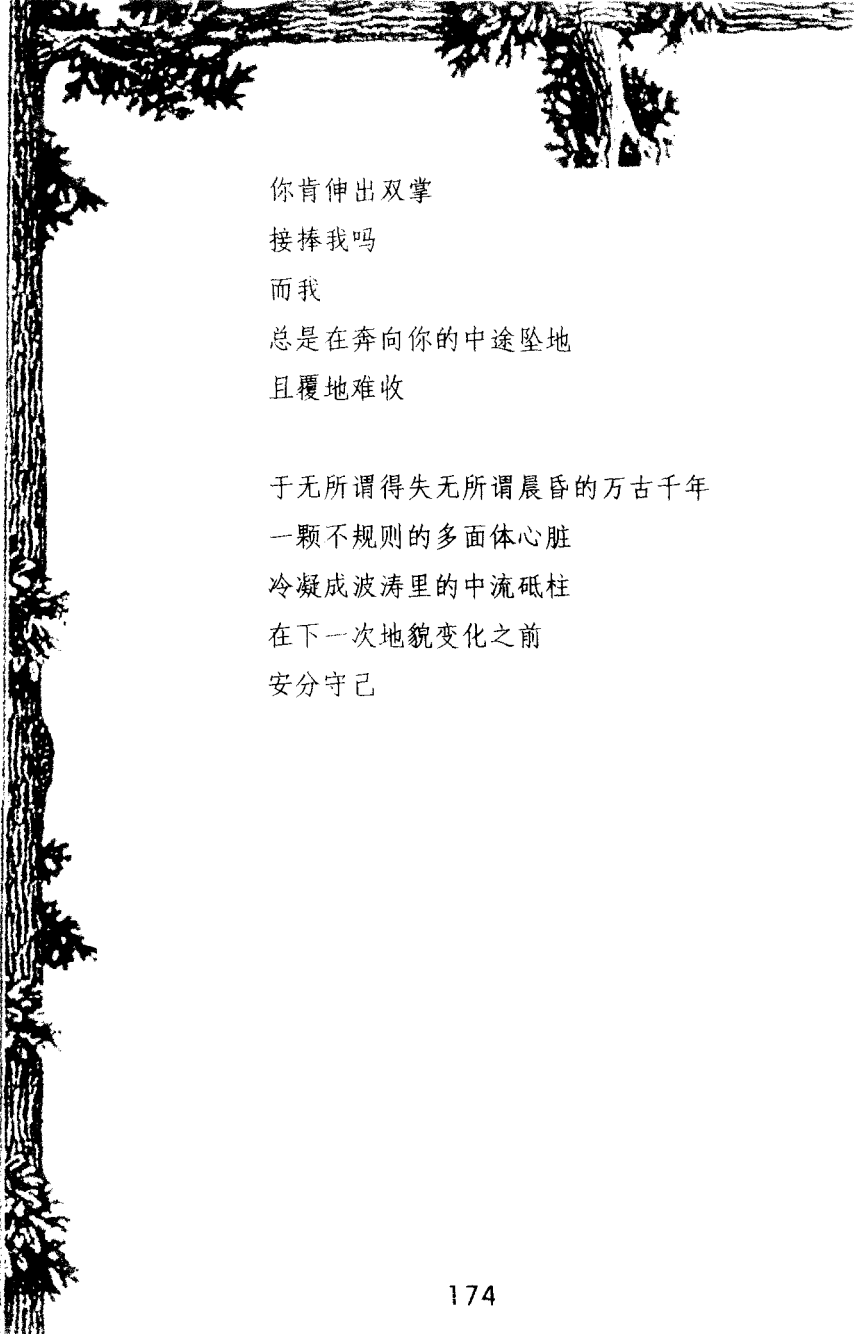
微不足道记录的震动

都可能将我毁成齑粉

我只是一道蓝光 一道容易消失的

碧痕 我只是上帝的

一声叹息呀



你肯伸出双掌
接捧我吗
而我
总是在奔向你的中途坠地
且覆地难收

于无所谓得失无所谓晨昏的万古千年
一颗不规则的多面体心脏
冷凝成波涛里的中流砥柱
在下次地貌变化之前
安分守己



醒 回

该悟点什么出来

江河之伤只有奔向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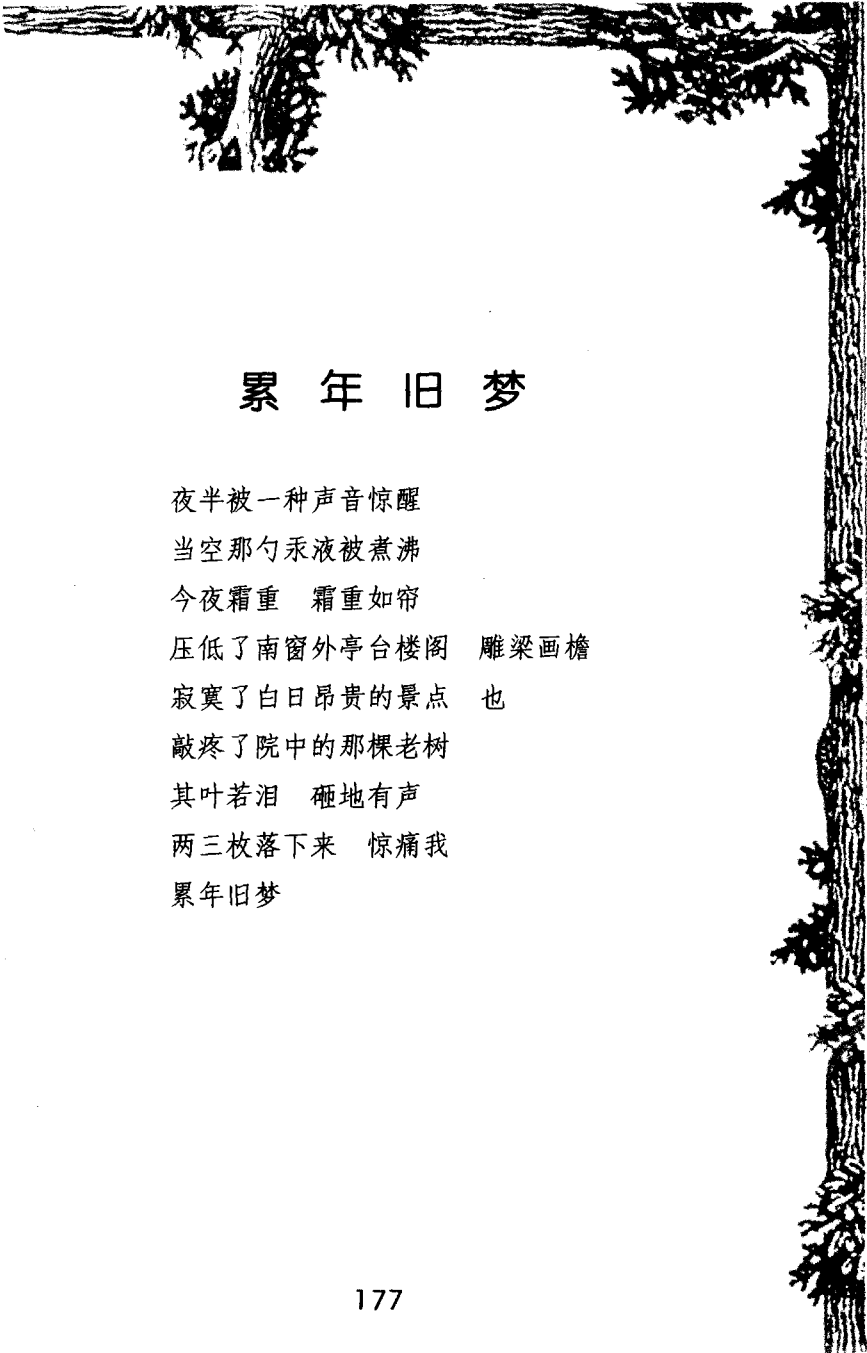
才得以缓释

大海之创只有接纳江河

方逐渐平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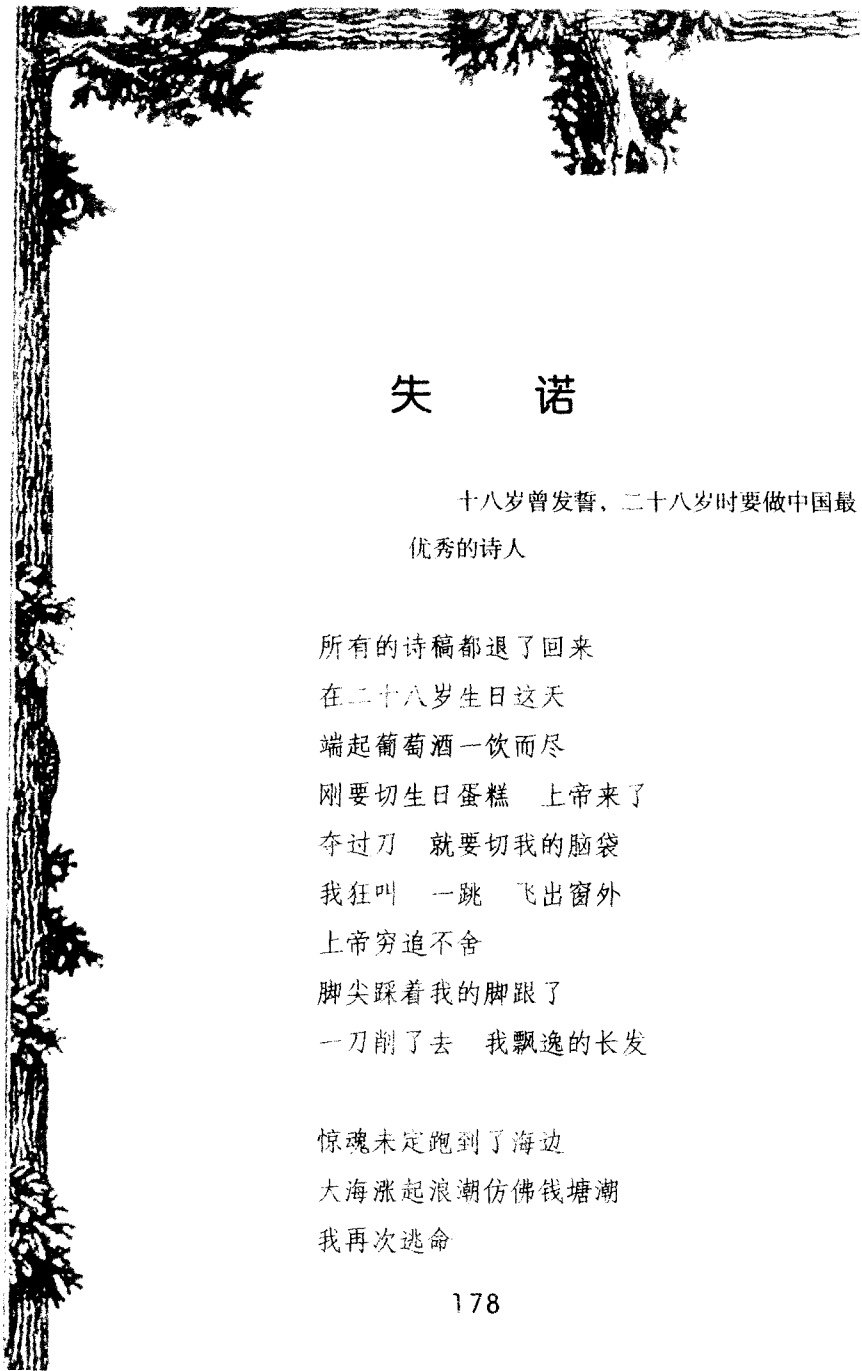
一切都在延续都在进行

醒来并不碍于受创并且疗伤



累 年 旧 梦

夜半被一种声音惊醒
当空那勺汞液被煮沸
今夜霜重 霜重如帘
压低了南窗外亭台楼阁 雕梁画檐
寂寞了白日昂贵的景点 也
敲疼了院中的那棵老树
其叶若泪 砸地有声
两三枚落下来 惊痛我
累年旧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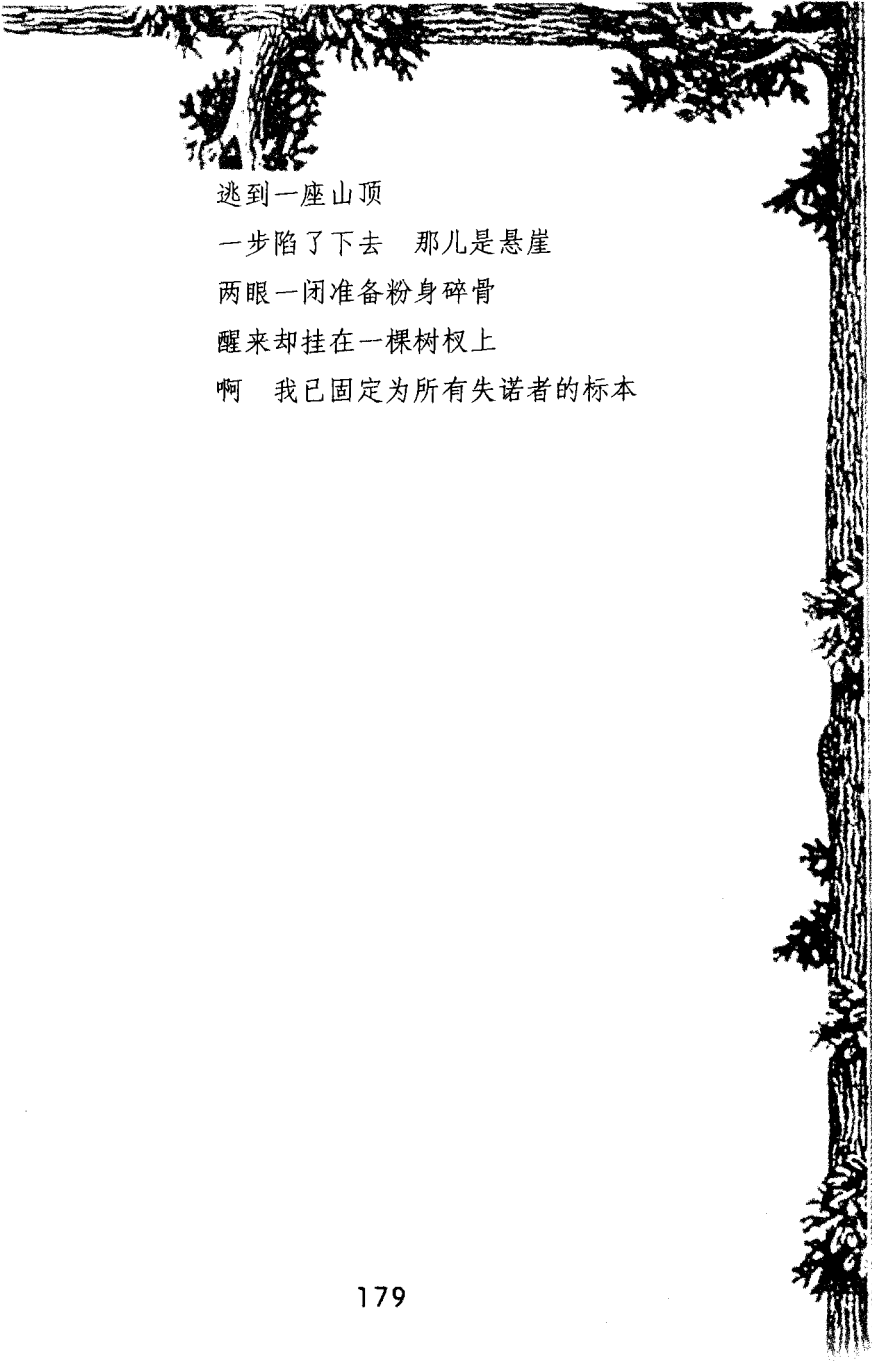


失 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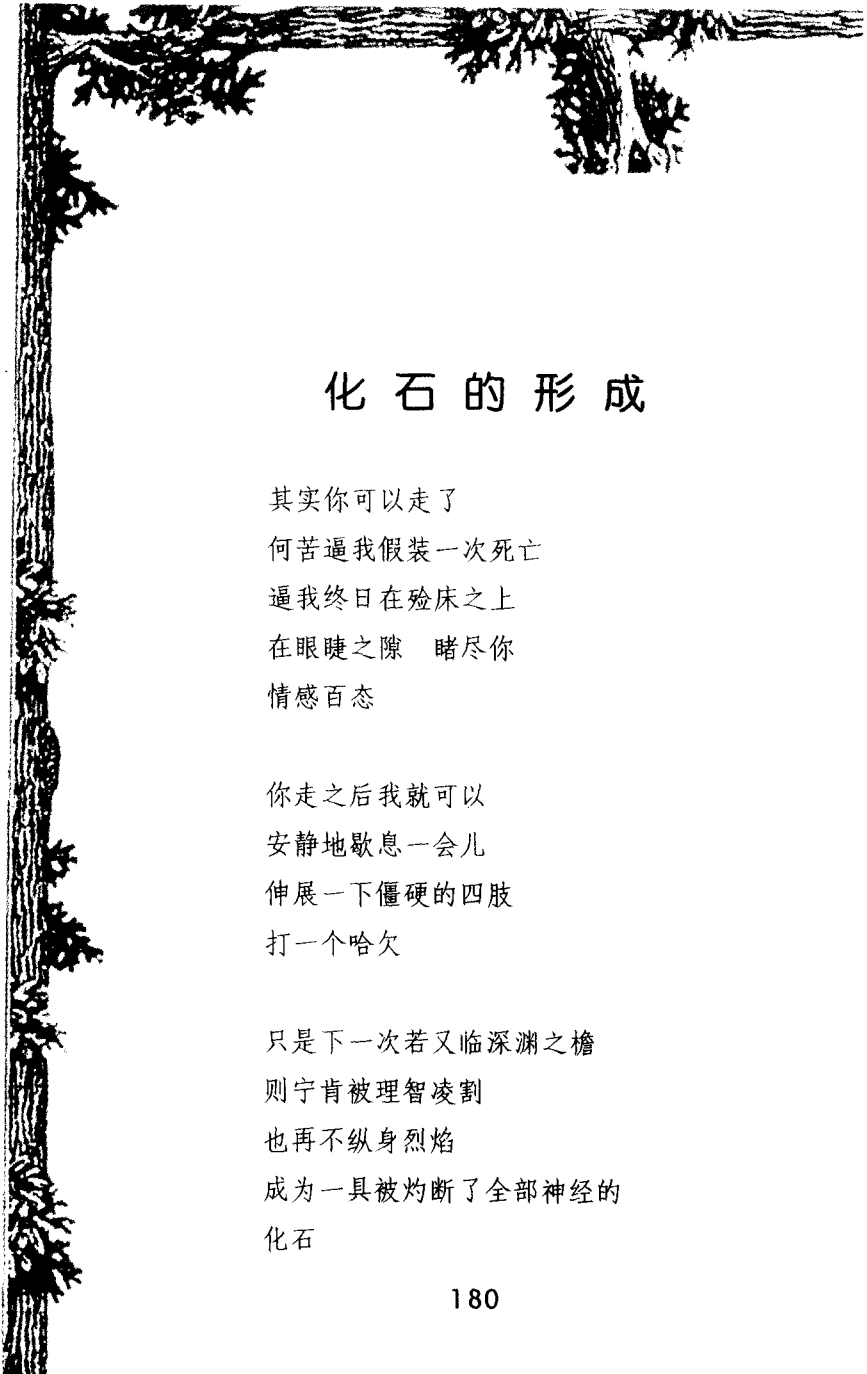
十八岁曾发誓，二十八岁时要做中国最
优秀的诗人

所有的诗稿都退了回来
在二十八岁生日这天
端起葡萄酒一饮而尽
刚要切生日蛋糕 上帝来了
夺过刀 就要切我的脑袋
我狂叫 一跳 飞出窗外
上帝穷追不舍
脚尖踩着我的脚跟了
一刀削了去 我飘逸的长发

惊魂未定跑到了海边
大海涨起浪潮仿佛钱塘潮
我再次逃命



逃到一座山顶
一步陷了下去 那儿是悬崖
两眼一闭准备粉身碎骨
醒来却挂在一棵树杈上
啊 我已固定为所有失诺者的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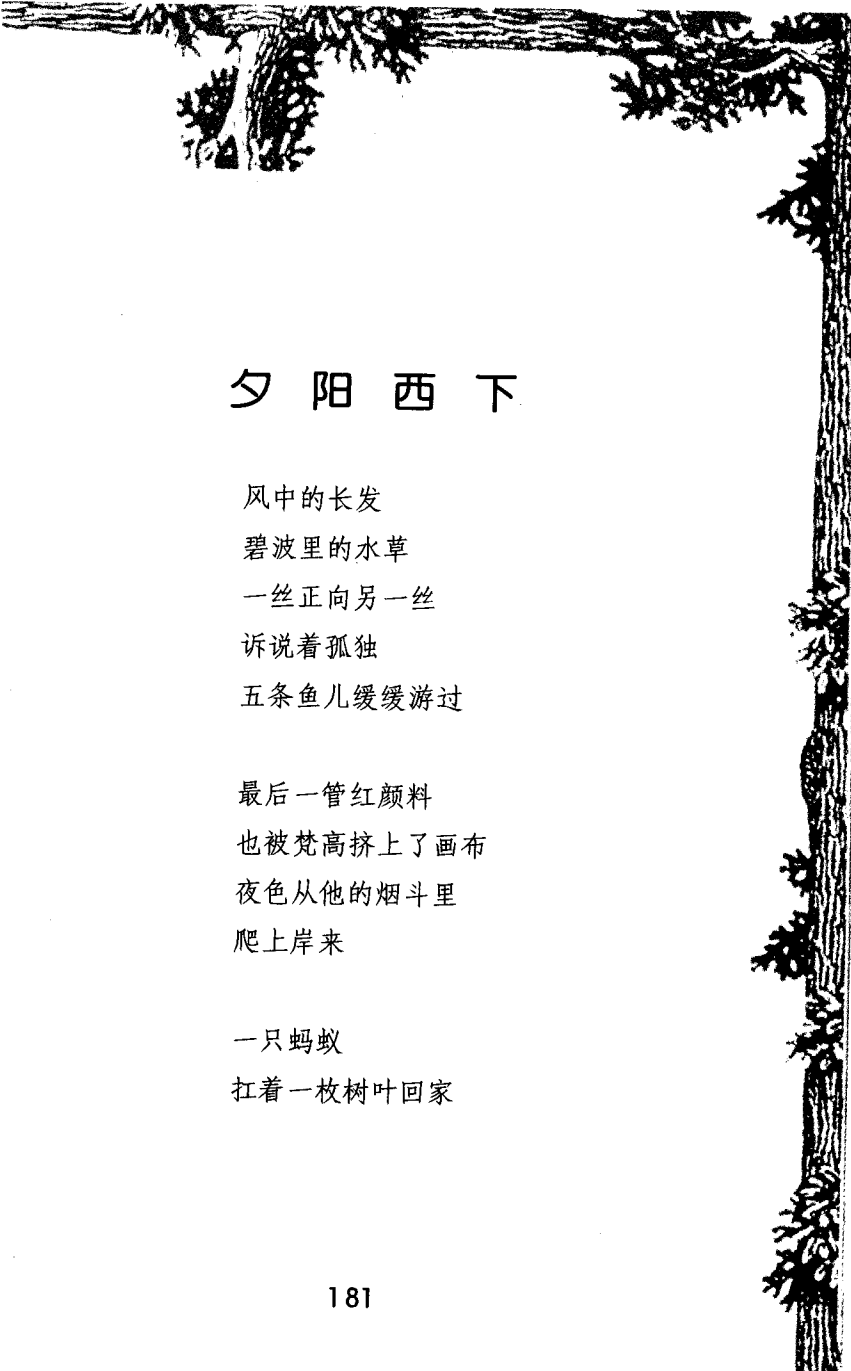


化石的形成

其实你可以走了
何苦逼我假装一次死亡
逼我终日在殓床之上
在眼睑之隙 睹尽你
情感百态

你走之后我就可以
安静地歇息一会儿
伸展一下僵硬的四肢
打一个哈欠

只是下一次若又临深渊之檐
则宁肯被理智凌割
也不再纵身烈焰
成为一具被灼断了全部神经的
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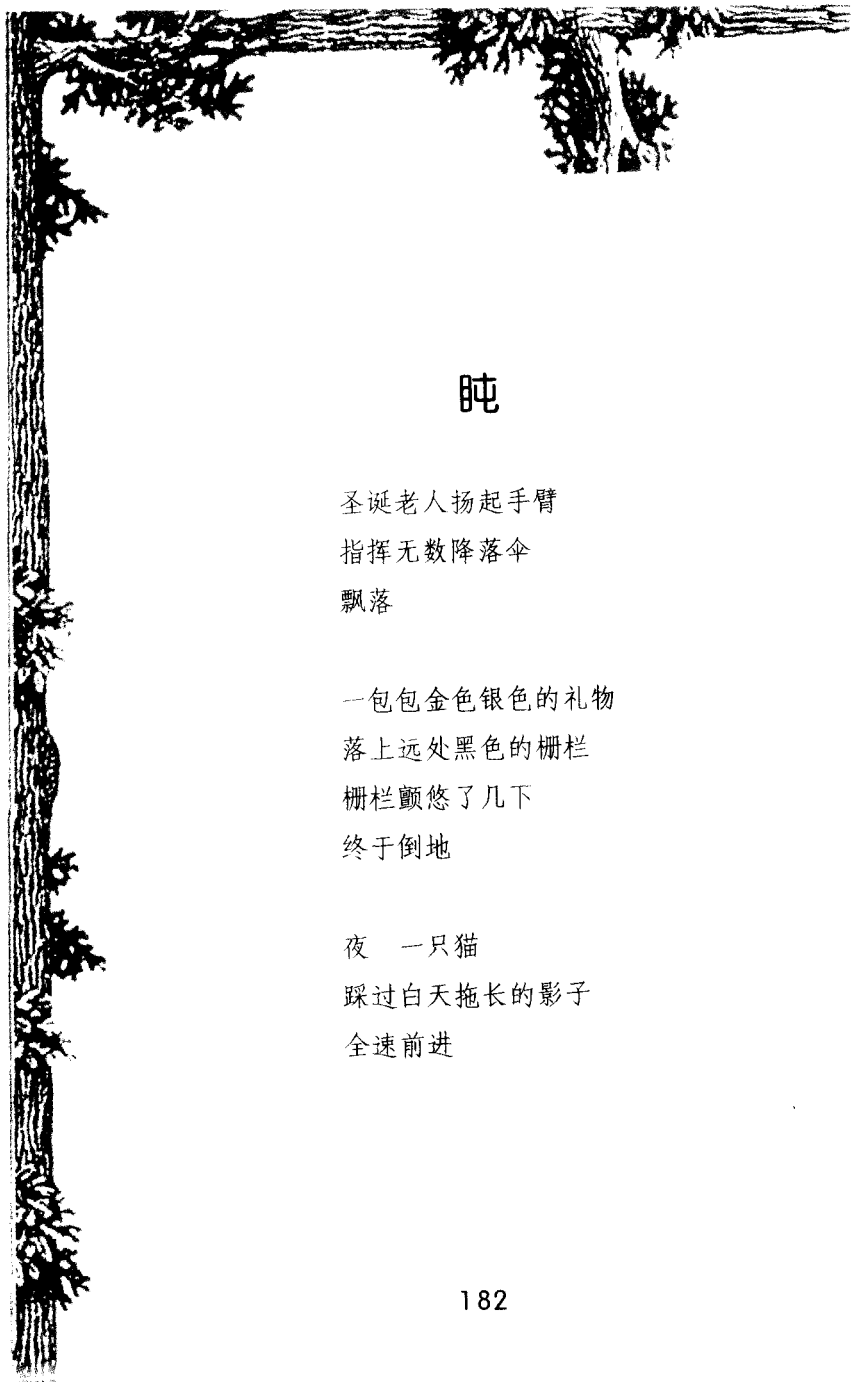


夕 阳 西 下

风中的长发
碧波里的水草
一丝正向另一丝
诉说着孤独
五条鱼儿缓缓游过

最后一管红颜料
也被梵高挤上了画布
夜色从他的烟斗里
爬上岸来

一只蚂蚁
扛着一枚树叶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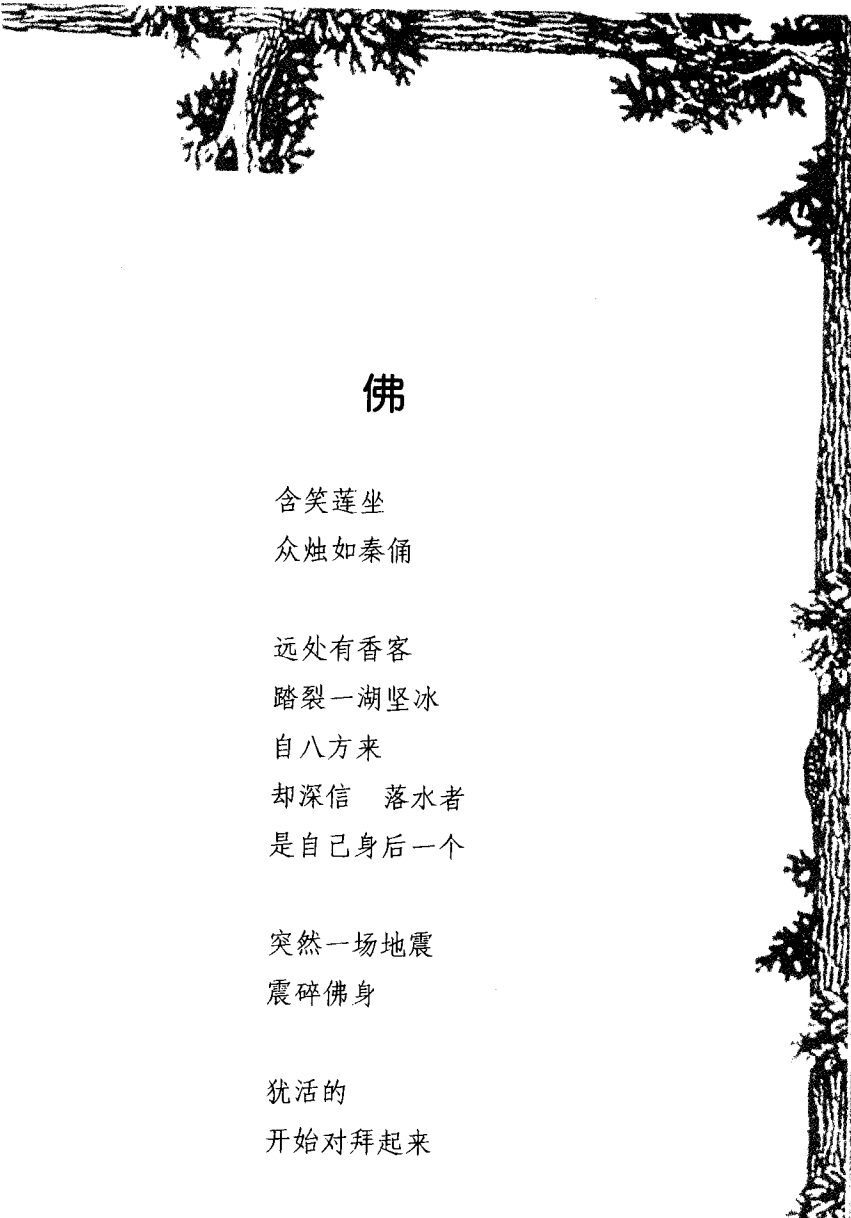


盹

圣诞老人扬起手臂
指挥无数降落伞
飘落

一包包金色银色的礼物
落在远处黑色的栅栏
栅栏颤悠了几下
终于倒地

夜 一只猫
踩过白天拖长的影子
全速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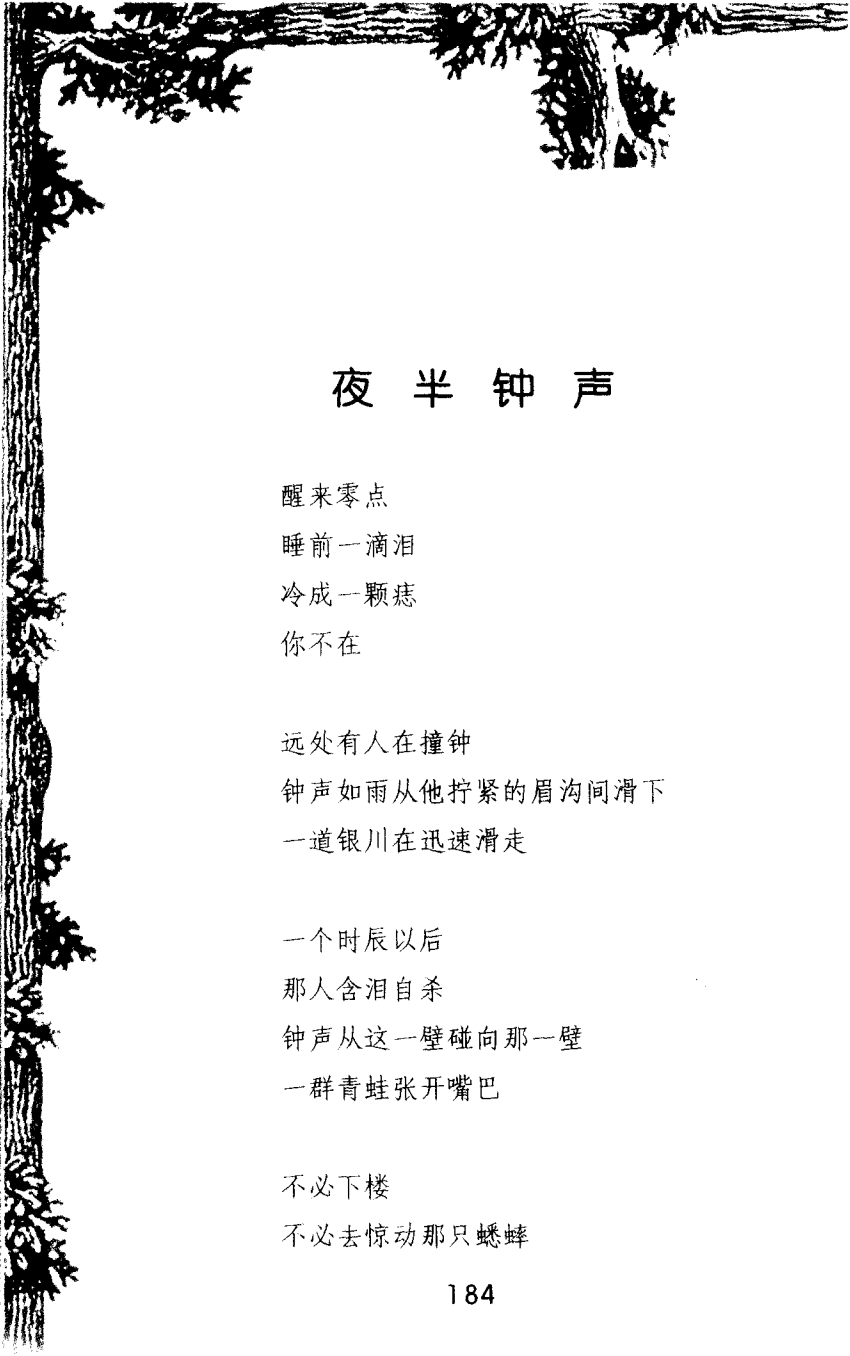
佛

含笑莲坐
众烛如秦俑

远处有香客
踏裂一湖坚冰
自八方来
却深信 落水者
是自己身后一个

突然一场地震
震碎佛身

犹活的
开始对拜起来



夜 半 钟 声

醒来零点
睡前一滴泪
冷成一颗痣
你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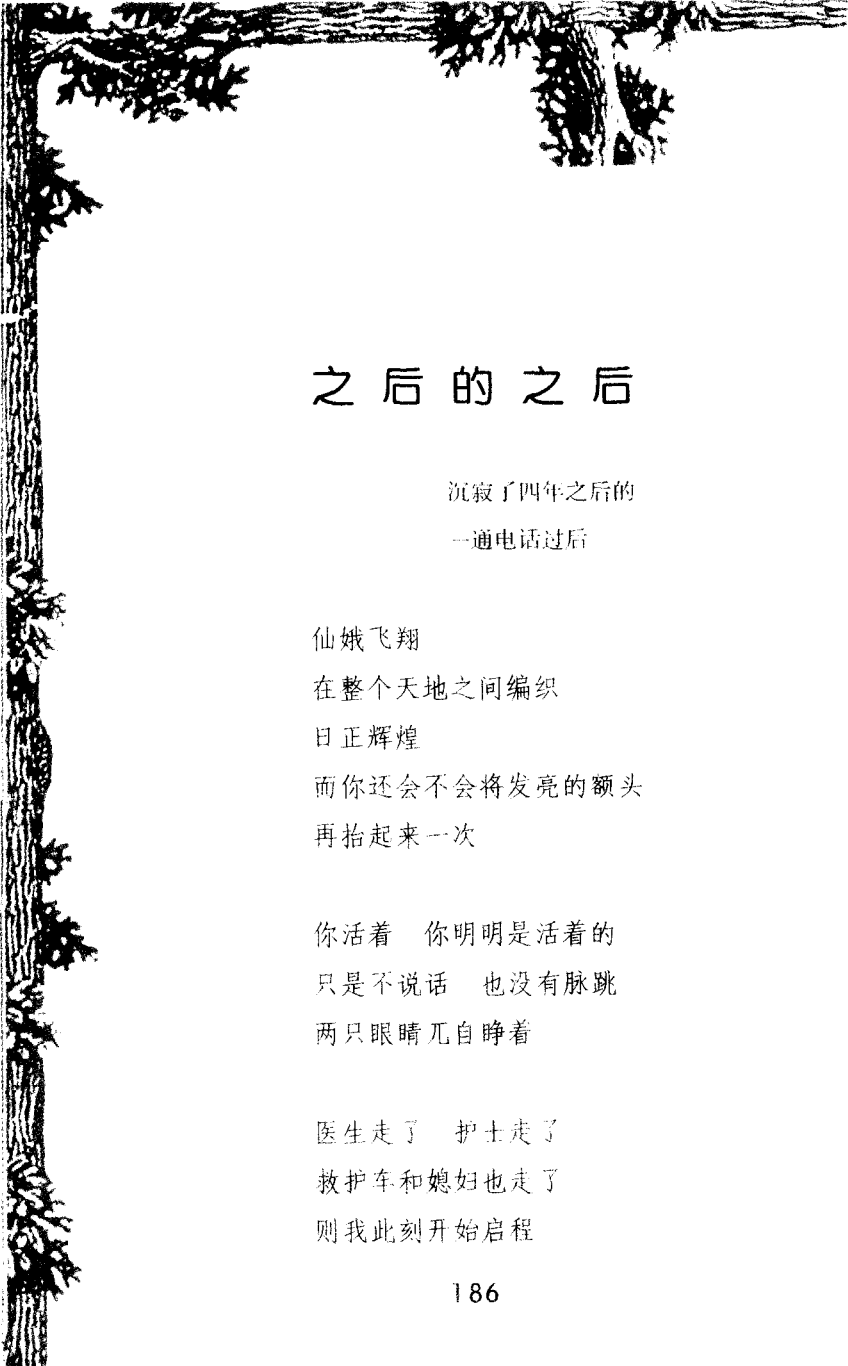
远处有人在撞钟
钟声如雨从他拧紧的眉沟间滑下
一道银川在迅速滑走

一个时辰以后
那人含泪自杀
钟声从这一壁碰向那一壁
一群青蛙张开嘴巴

不必下楼
不必去惊动那只蟋蟀



咬住被角
静待那声音
能自远去



之后的之后

沉寂了四年之后的

一通电话过后

仙娥飞翔

在整个天地之间编织

日正辉煌

而你还会不会将发亮的额头

再抬起来一次

你活着 你明明是活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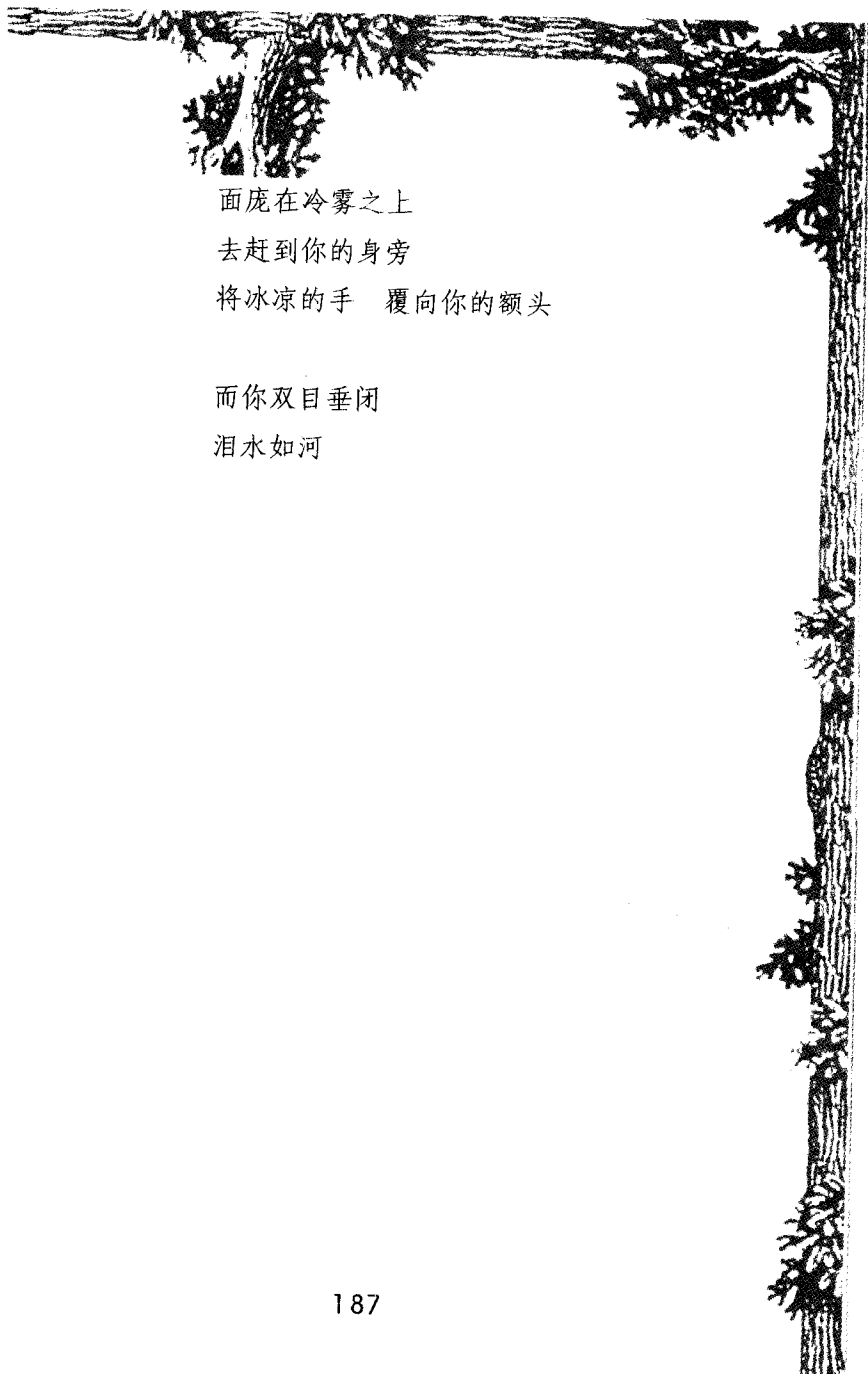
只是不说话 也没有脉跳

两只眼睛兀自睁着

医生走了 护士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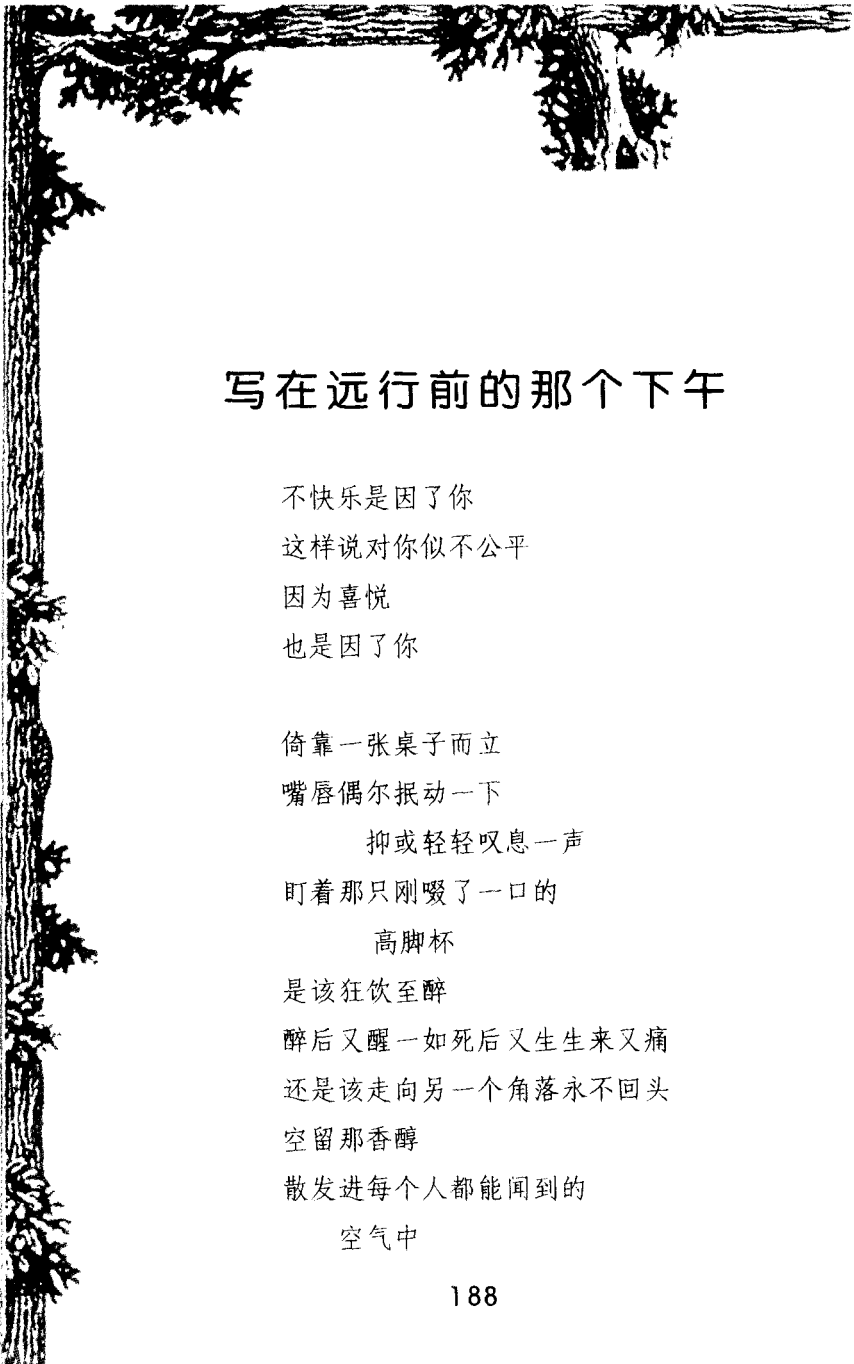
救护车和媳妇也走了

则我此刻开始启程



面庞在冷雾之上
去赶到你的身旁
将冰凉的手 覆向你的额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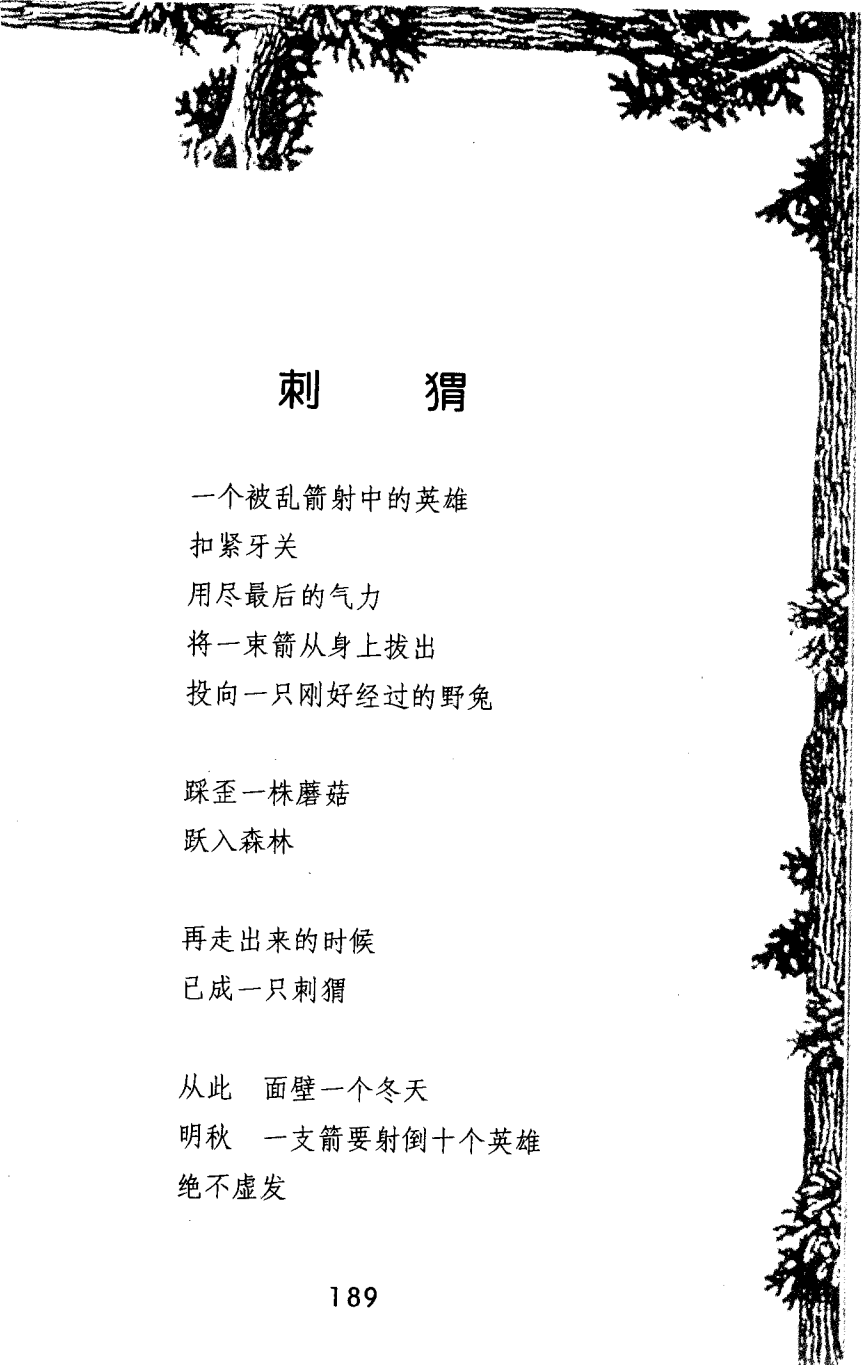
而你双目垂闭
泪水如河



写在远行前的那个下午

不快乐是因了你
这样说对你似不公平
因为喜悦
也是因了你

倚靠一张桌子而立
嘴唇偶尔抿动一下
抑或轻轻叹息一声
盯着那只刚啜了一口的
高脚杯
是该狂饮至醉
醉后又醒一如死后又生生来又痛
还是该走向另一个角落永不回头
空留那香醇
散发进每个人都能闻到的
空气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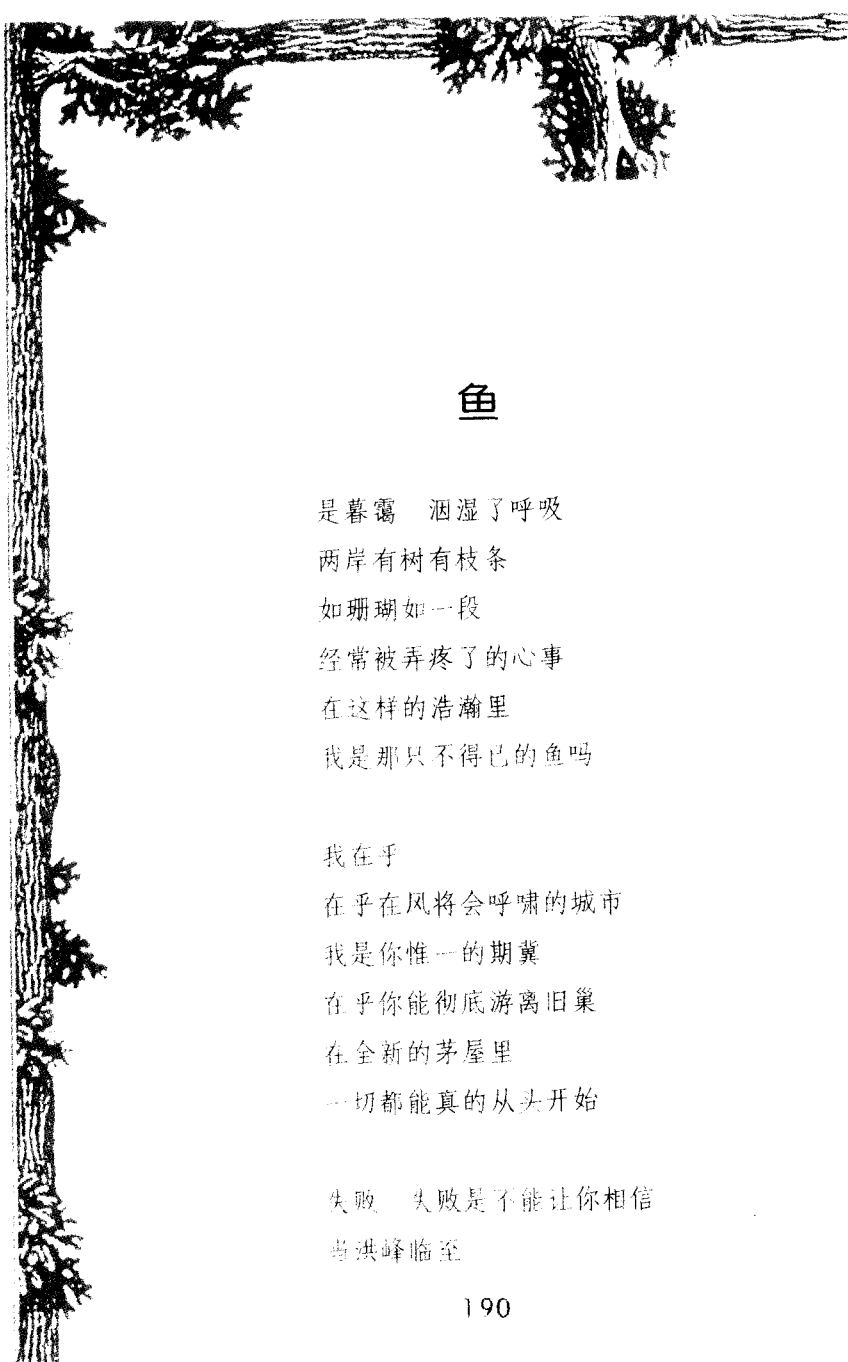
刺 猬

一个被乱箭射中的英雄
扣紧牙关
用尽最后的气力
将一束箭从身上拔出
投向一只刚好经过的野兔

踩歪一株蘑菇
跃入森林

再走出来的时候
已成一只刺猬

从此 面壁一个冬天
明秋 一支箭要射倒十个英雄
绝不虚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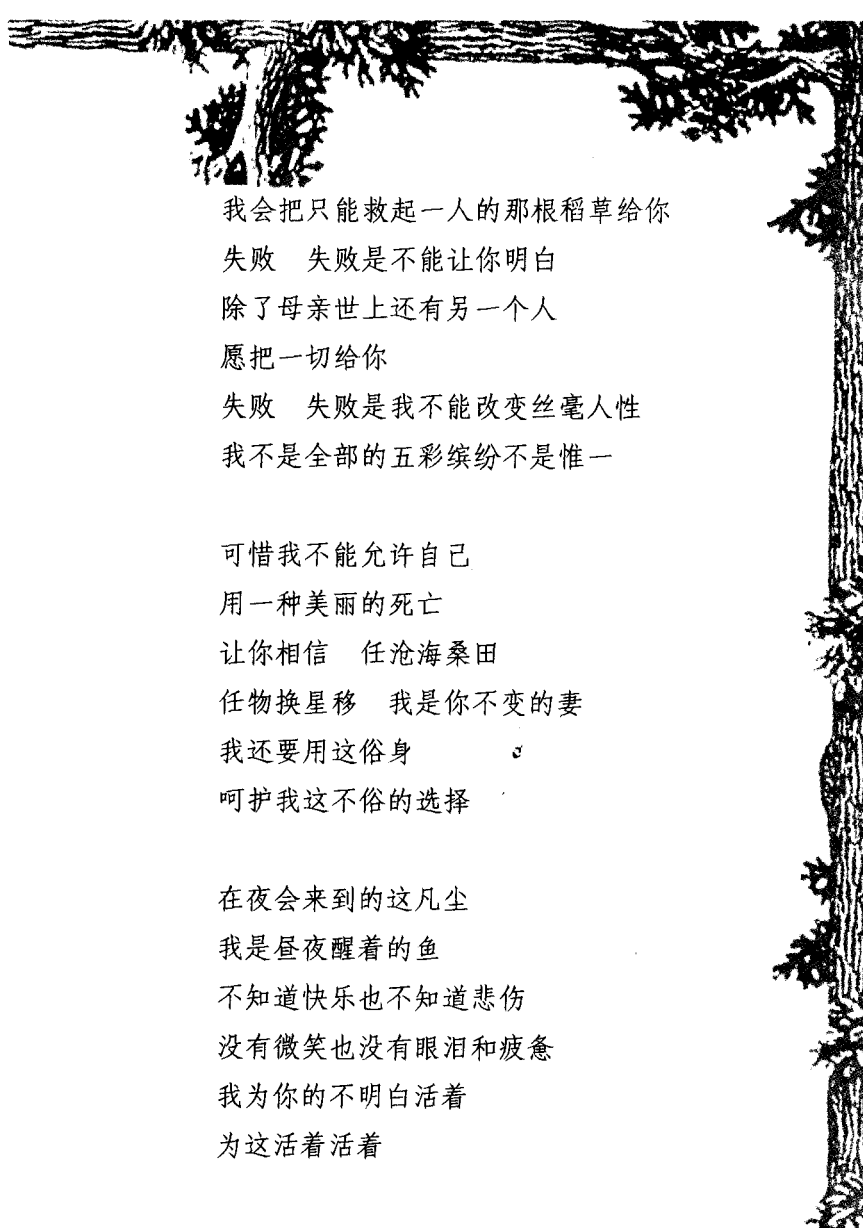


鱼

是暮霭 洇湿了呼吸
两岸有树有枝条
如珊瑚如一段
经常被弄疼了的心事
在这样的浩瀚里
我是那只不得已的鱼吗

我在乎
在乎在风将会呼啸的城市
我是你惟一的期冀
在乎你能彻底游离旧巢
在全新的茅屋里
一切都能真的从头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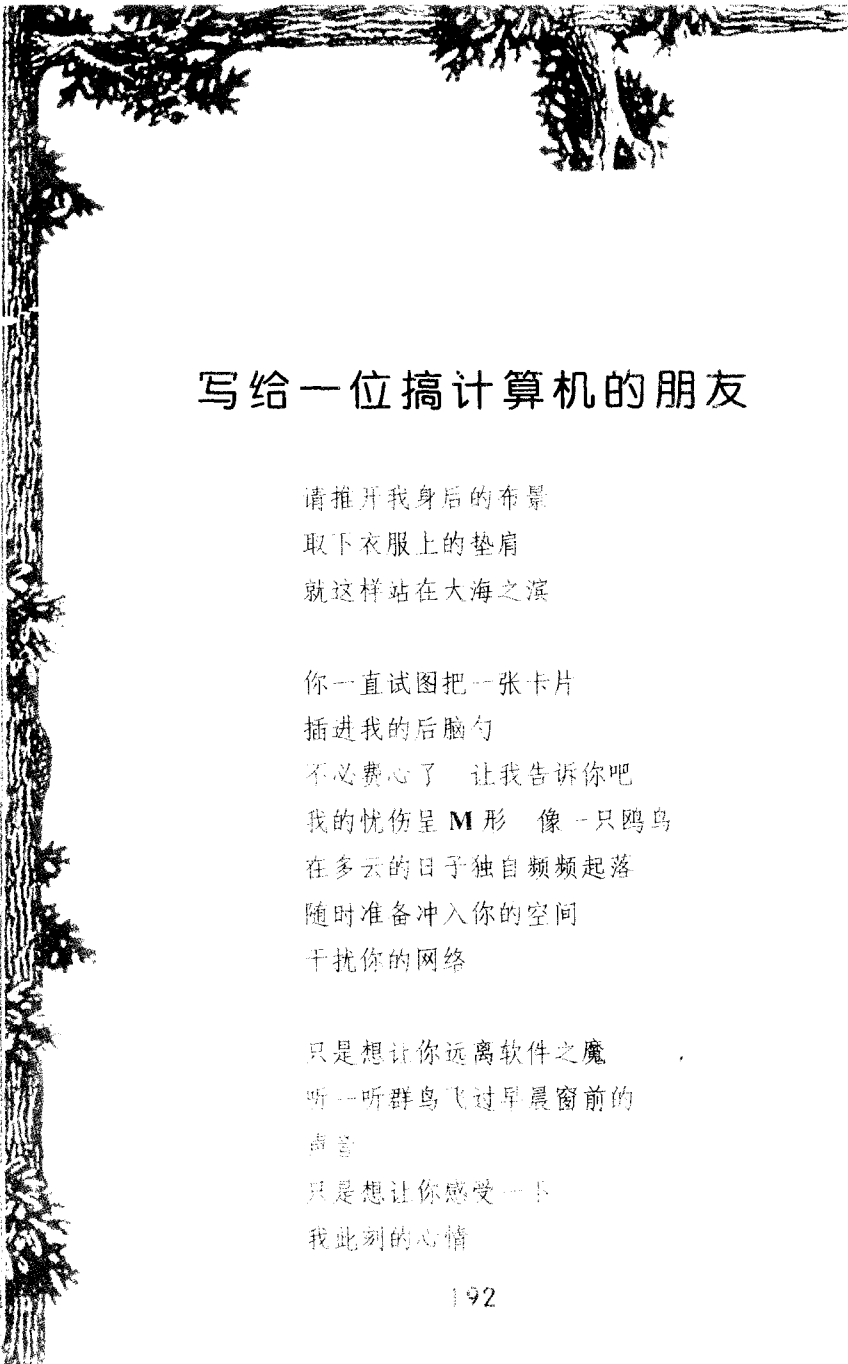
失败 失败是不能让你相信
当洪峰临至



我会把只能救起一人的那根稻草给你
失败 失败是不能让你明白
除了母亲世上还有另一个人
愿把一切给你
失败 失败是我不能改变丝毫人性
我不是全部的五彩缤纷不是惟一

可惜我不能允许自己
用一种美丽的死亡
让你相信 任沧海桑田
任物换星移 我是你不变的妻
我还要用这俗身
呵护我这不俗的选择

在夜会来到的这凡尘
我是昼夜醒着的鱼
不知道快乐也不知道悲伤
没有微笑也没有眼泪和疲惫
我为你的不明白活着
为这活着活着



写给一位搞计算机的朋友

请推开我身后的布景

取下衣服上的垫肩

就这样站在大海之滨

你一直试图把一张卡片

插进我的后脑勺

不必费心了 让我告诉你吧

我的忧伤呈 **M** 形 像一只鸥鸟

在多云的日子独自频频起落

随时准备冲入你的空间

干扰你的网络

只是想让你远离软件之魔

听一听群鸟飞过早晨窗前的

声音

只是想让你感受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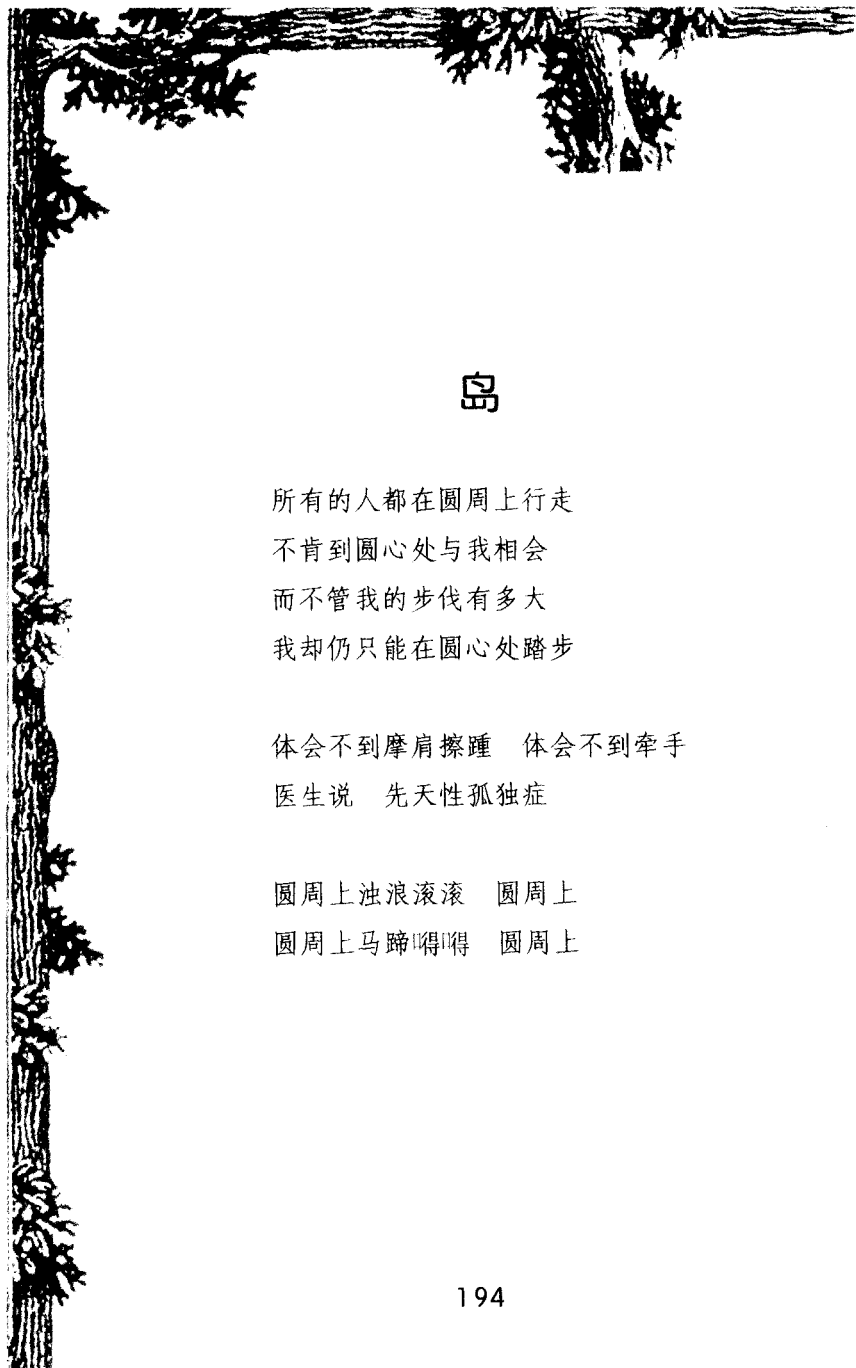
我此刻的心情



台 湾

出生了一半的难产儿
把自己拽成一艘军舰
甲板上新的一代
全发育成前倾的体形
把头颅和手一齐倾向母体
渴望能在幽暗的子宫内
被再爱一次

——读台湾余光中等人诗作
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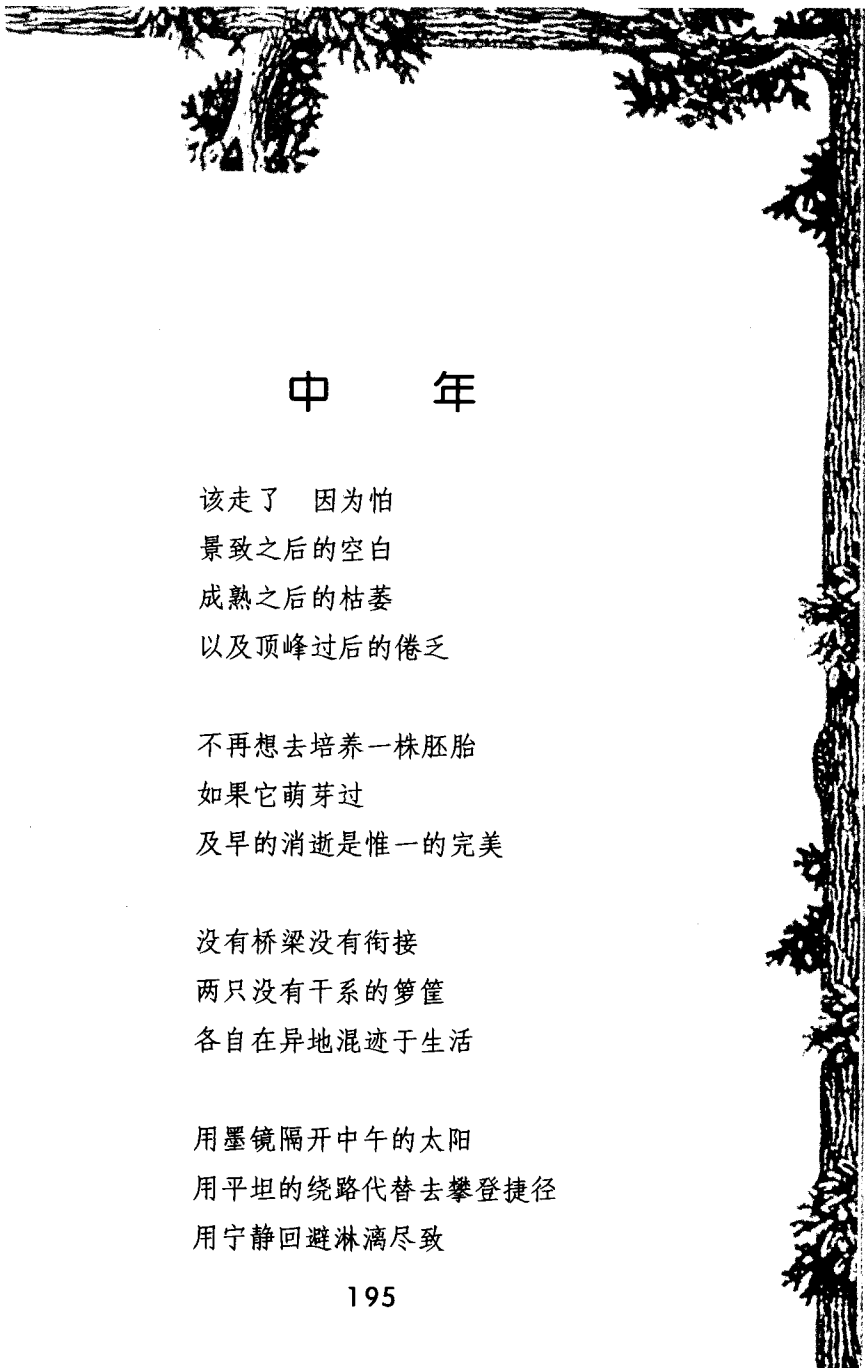


岛

所有的人都在圆周上行走
不肯到圆心处与我相会
而不管我的步伐有多大
我却仍只能在圆心处踏步

体会不到摩肩擦踵 体会不到牵手
医生说 先天性孤独症

圆周上浊浪滚滚 圆周上
圆周上马蹄嘚嘚 圆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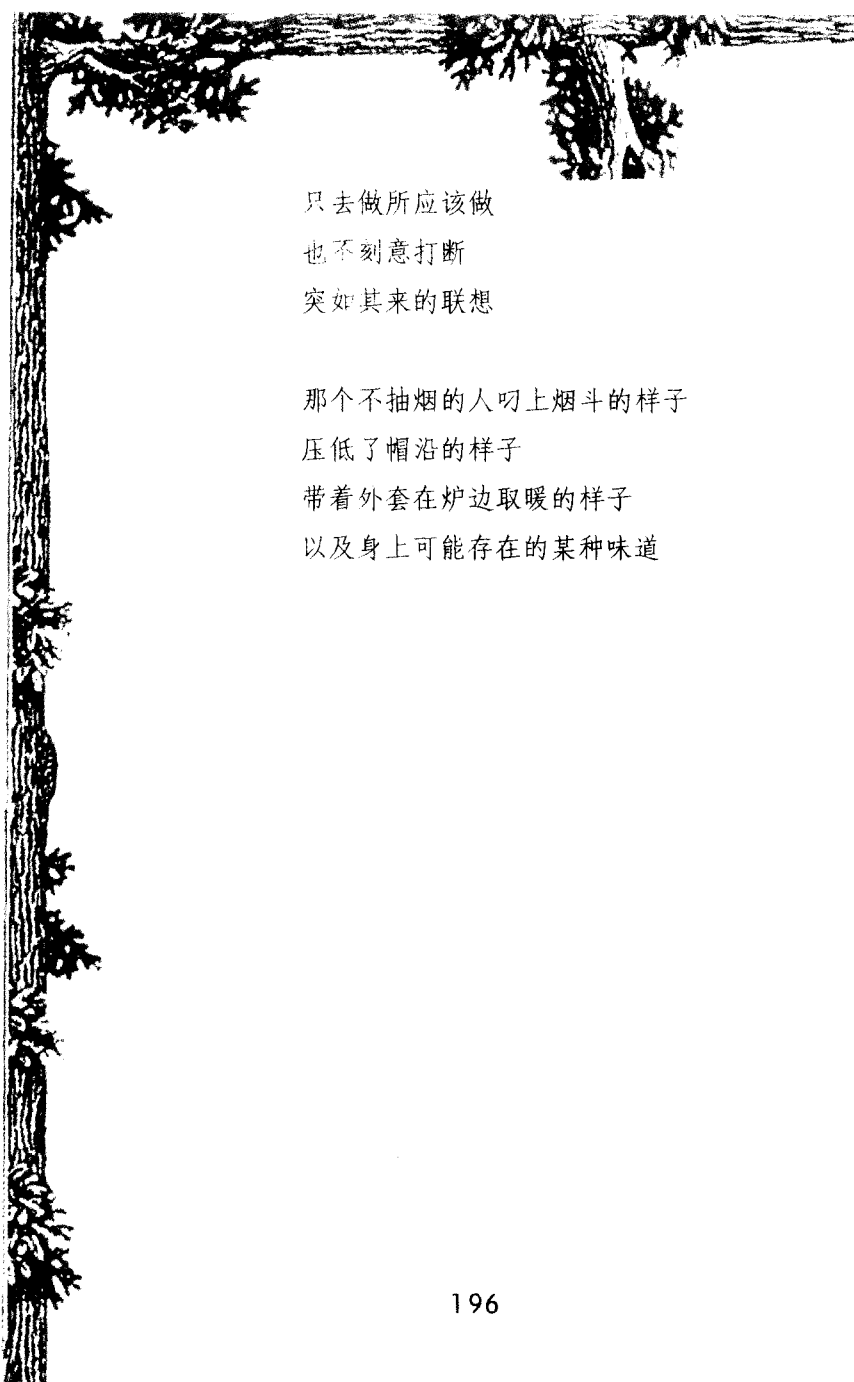
中 年

该走了 因为怕
景致之后的空白
成熟之后的枯萎
以及顶峰过后的倦乏

不再想去培养一株胚胎
如果它萌芽过
及早的消逝是惟一的完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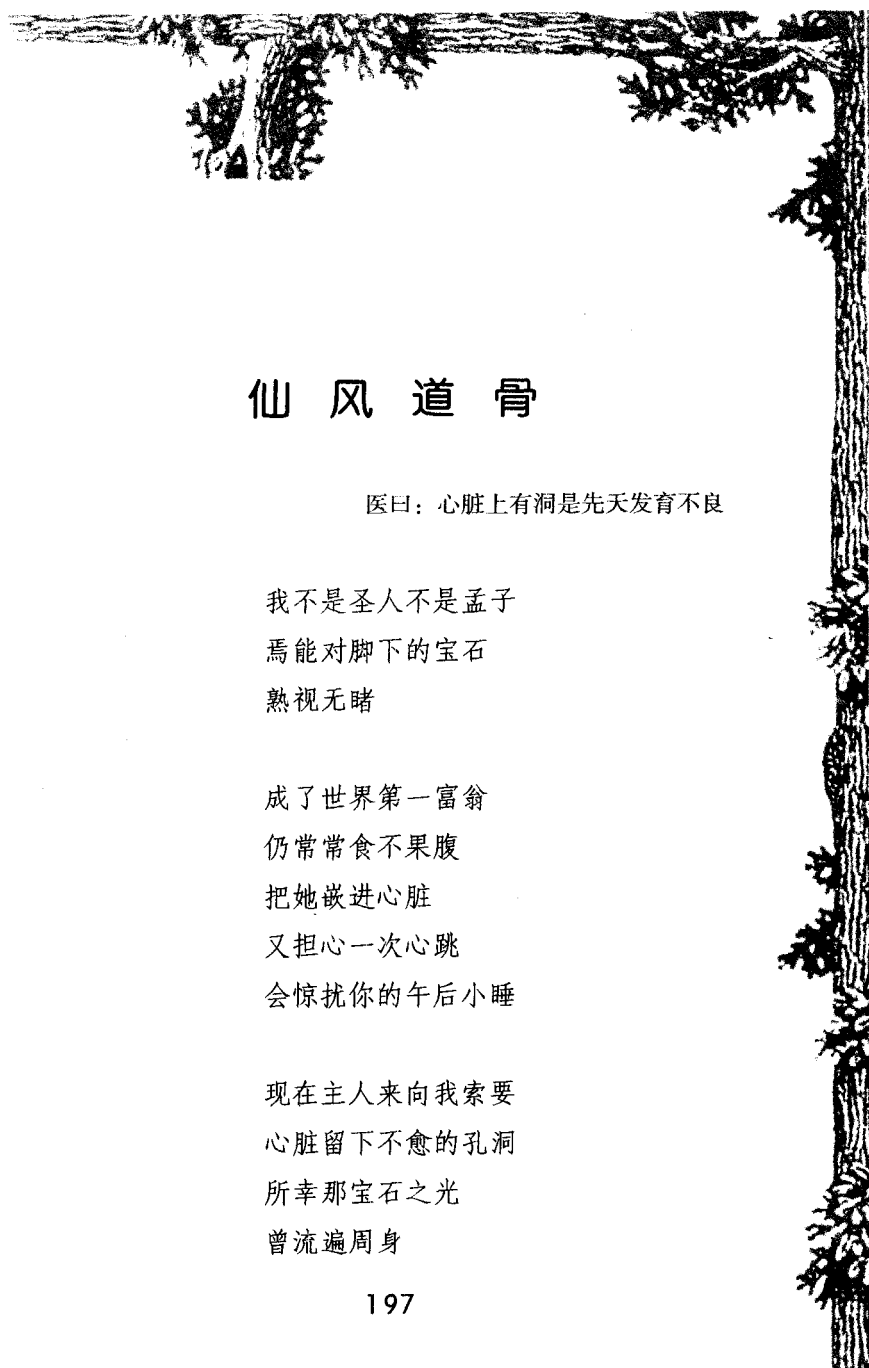
没有桥梁没有衔接
两只没有干系的箩筐
各自在异地混迹于生活

用墨镜隔开中午的太阳
用平坦的绕路代替去攀登捷径
用宁静回避淋漓尽致



只去做所应该做
也不刻意打断
突如其来的联想

那个不抽烟的人叼上烟斗的样子
压低了帽沿的样子
带着外套在炉边取暖的样子
以及身上可能存在的某种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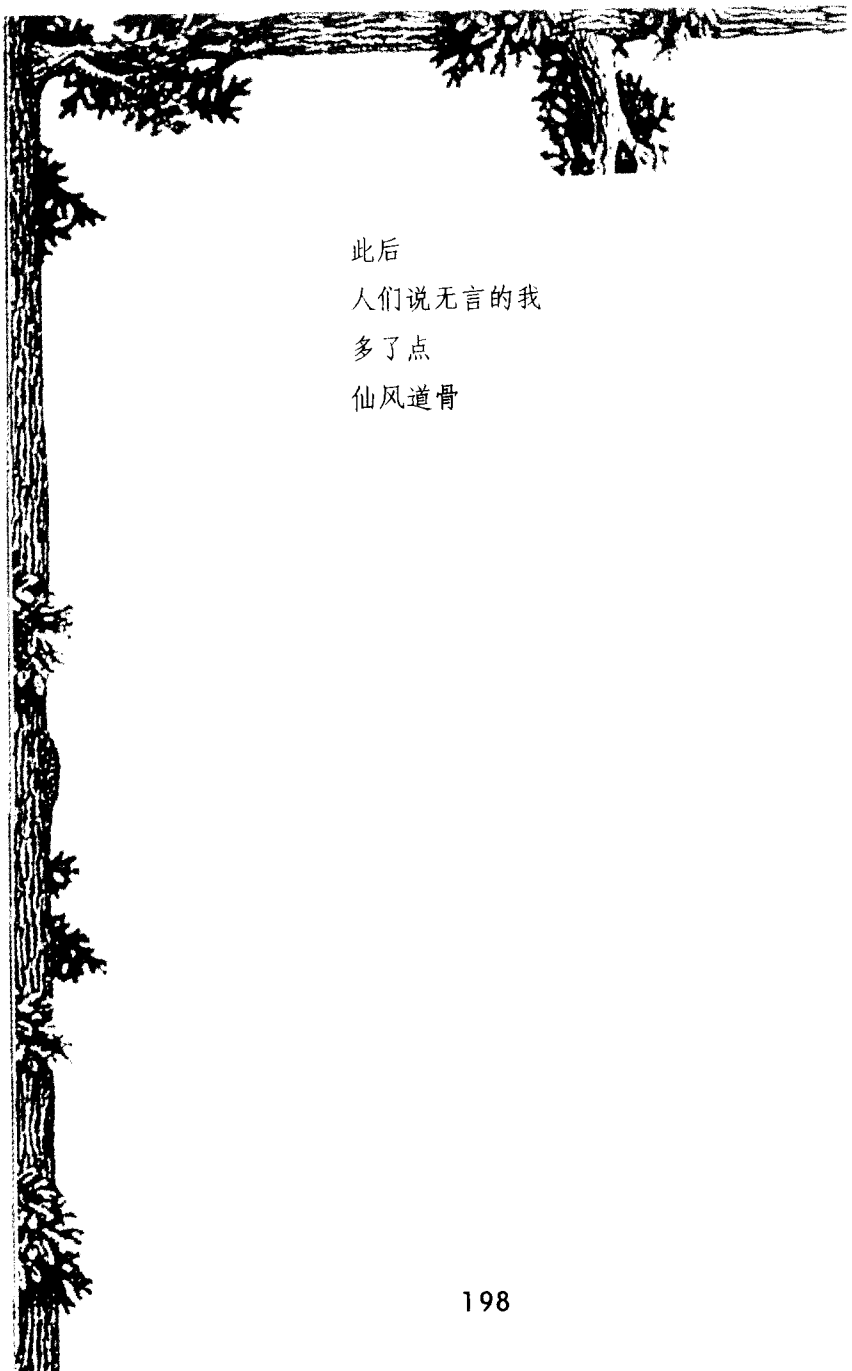
仙 风 道 骨

医曰：心脏上有洞是先天发育不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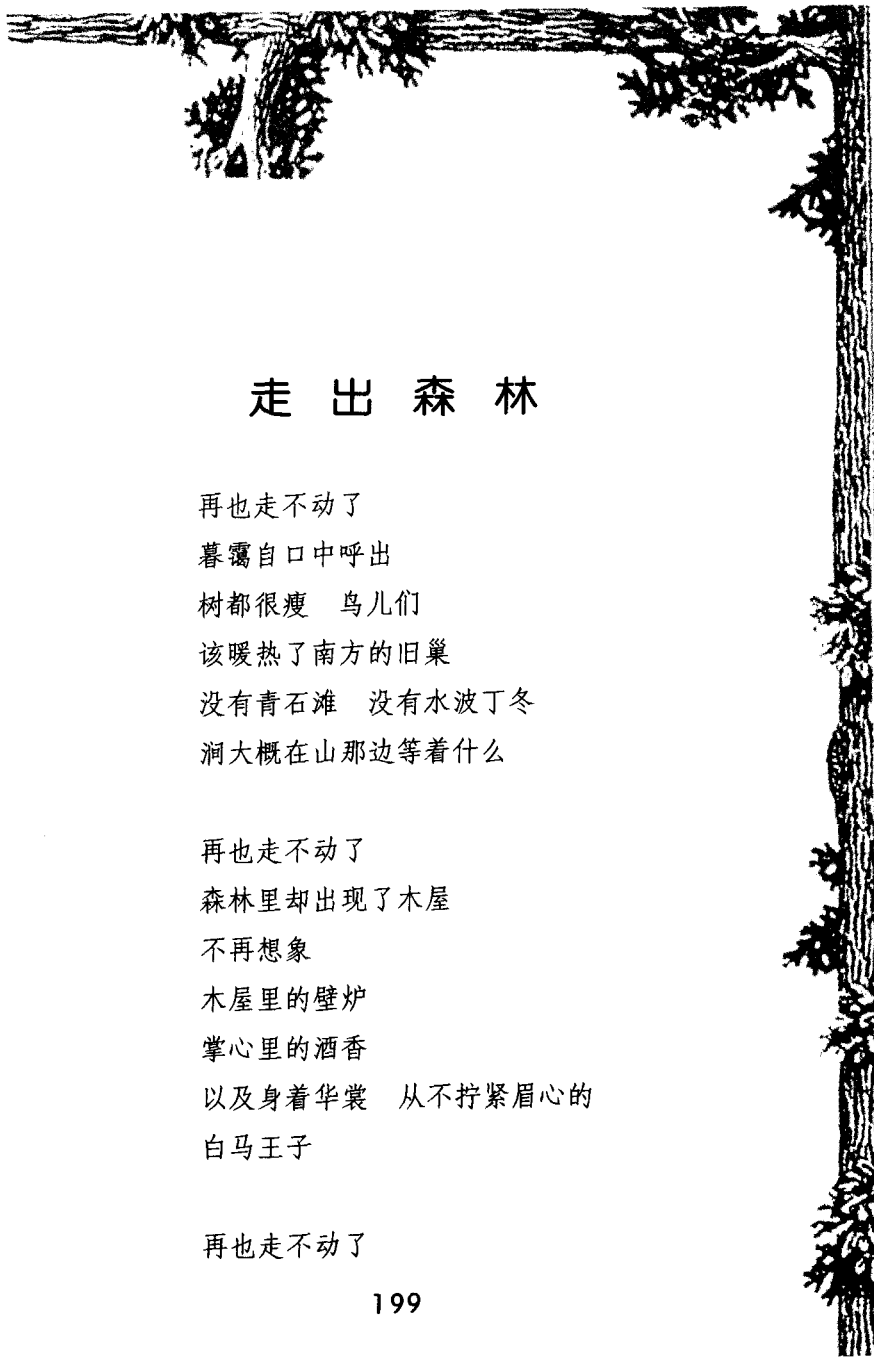
我不是圣人不是孟子
焉能对脚下的宝石
熟视无睹

成了世界第一富翁
仍常常食不果腹
把她嵌进心脏
又担心一次心跳
会惊扰你的午后小睡

现在主人来向我索要
心脏留下不愈的孔洞
所幸那宝石之光
曾流遍周身



此后
人们说无言的我
多了点
仙风道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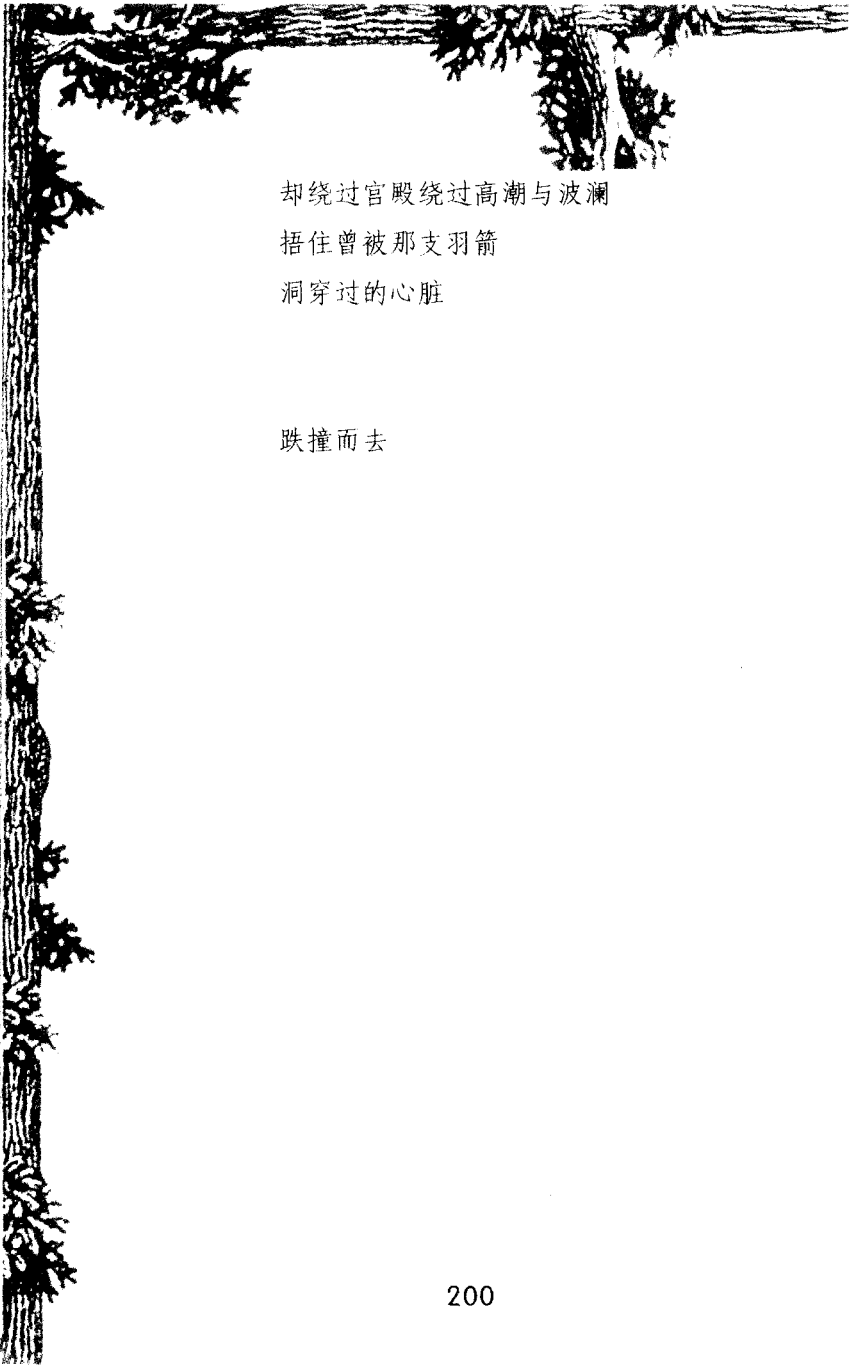


走出森林

再也走不动了
暮霭自口中呼出
树都很瘦 鸟儿们
该暖热了南方的旧巢
没有青石滩 没有水波丁冬
涧大概在山那边等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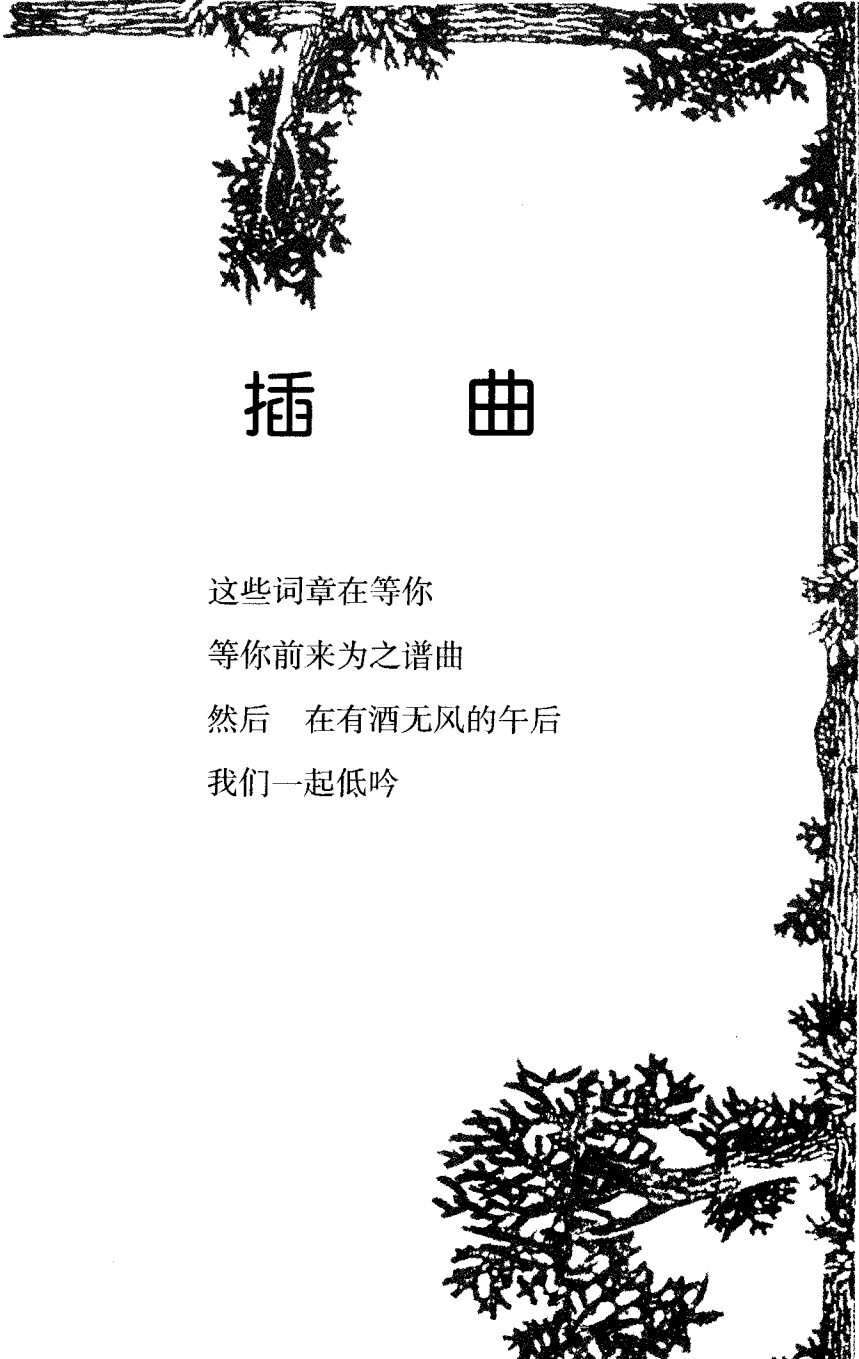
再也走不动了
森林里却出现了木屋
不再想象
木屋里的壁炉
掌心里的酒香
以及身着华裳 从不拧紧眉心的
白马王子

再也走不动了



却绕过宫殿绕过高潮与波澜
捂住曾被那支羽箭
洞穿过的心脏

跌撞而去



插 曲

这些词章在等你

等你前来为之谱曲

然后 在有酒无风的午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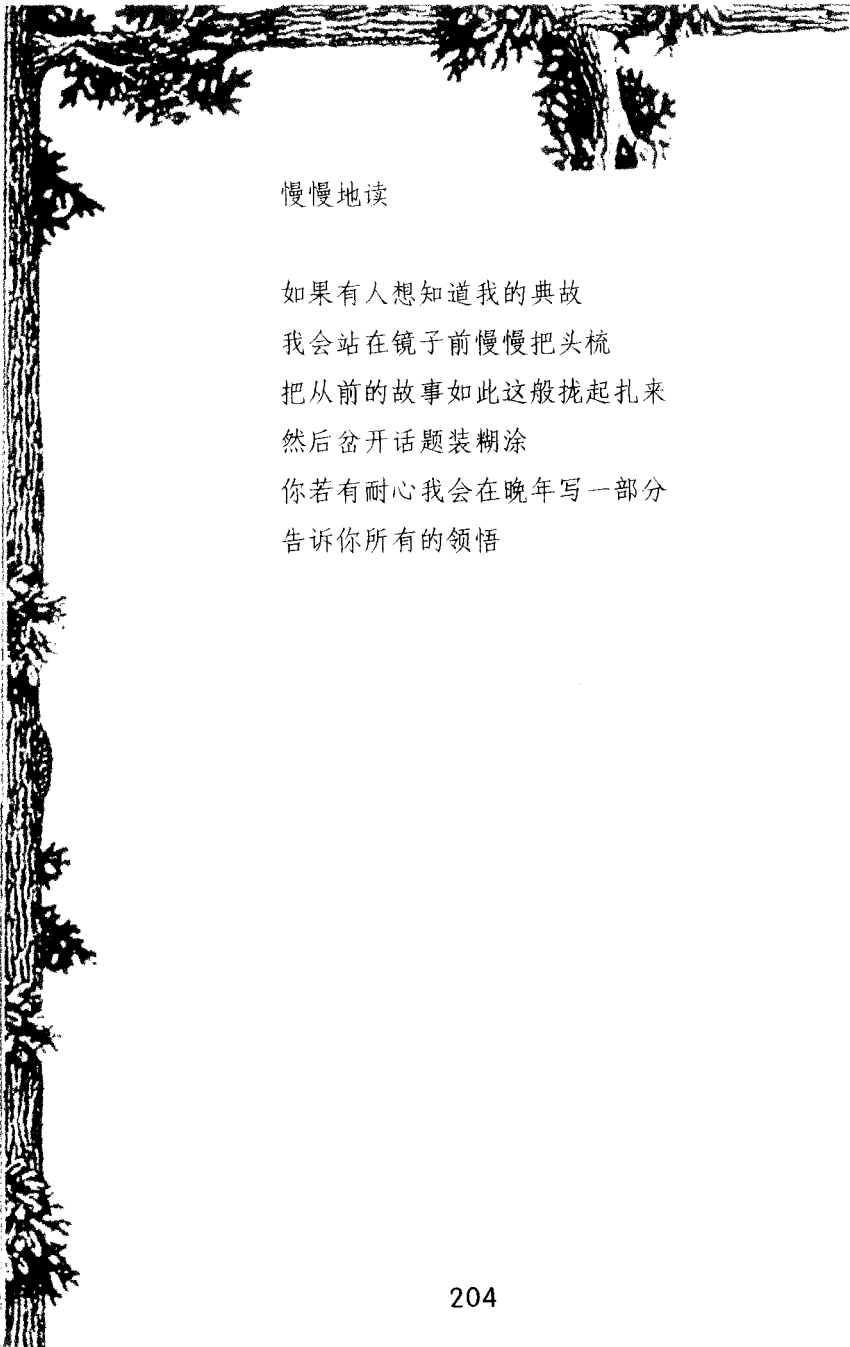
我们一起低吟



考 城 之 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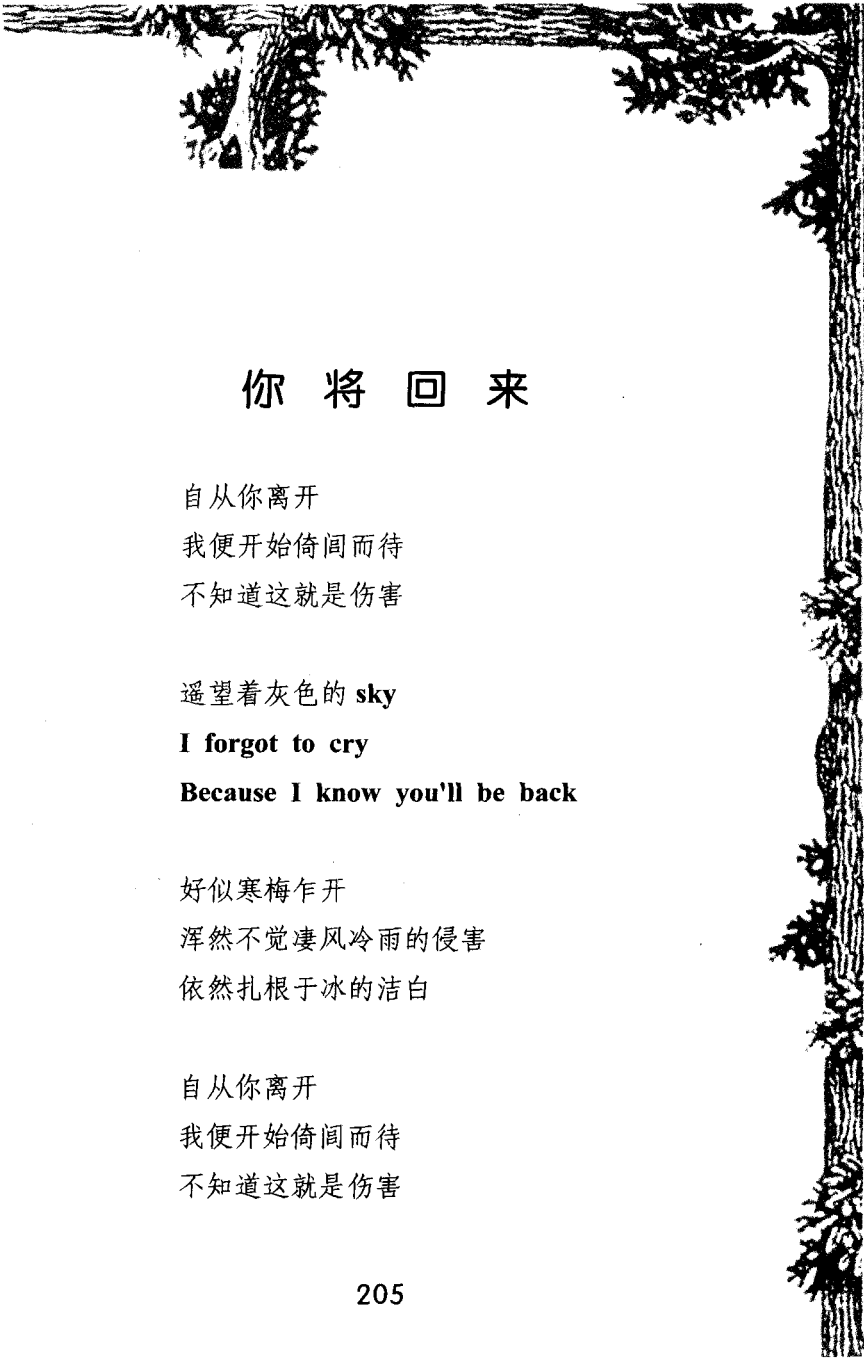
不愿成为别人的包袱
自己的束缚
所以迈开前行的脚步
感谢你一直的照顾呵护
只有你最知道我的痛楚
不轻易碰触也不尝试说服
来异乡寻找那些曾丢失的故土
脐带早就断开
痛苦只有母亲才更清楚

爱上你不是我的错误
尽管遍尝孤单无助
也不希望再有风雨临至我的小屋
安静是我目前惟一的财富
把灯调到合适的亮度
接着将那本已打开的书



慢慢地读

如果有人想知道我的典故
我会站在镜子前慢慢把头梳
把从前的故事如此这般拢起扎来
然后岔开话题装糊涂
你若有耐心我会在晚年写一部分
告诉你所有的领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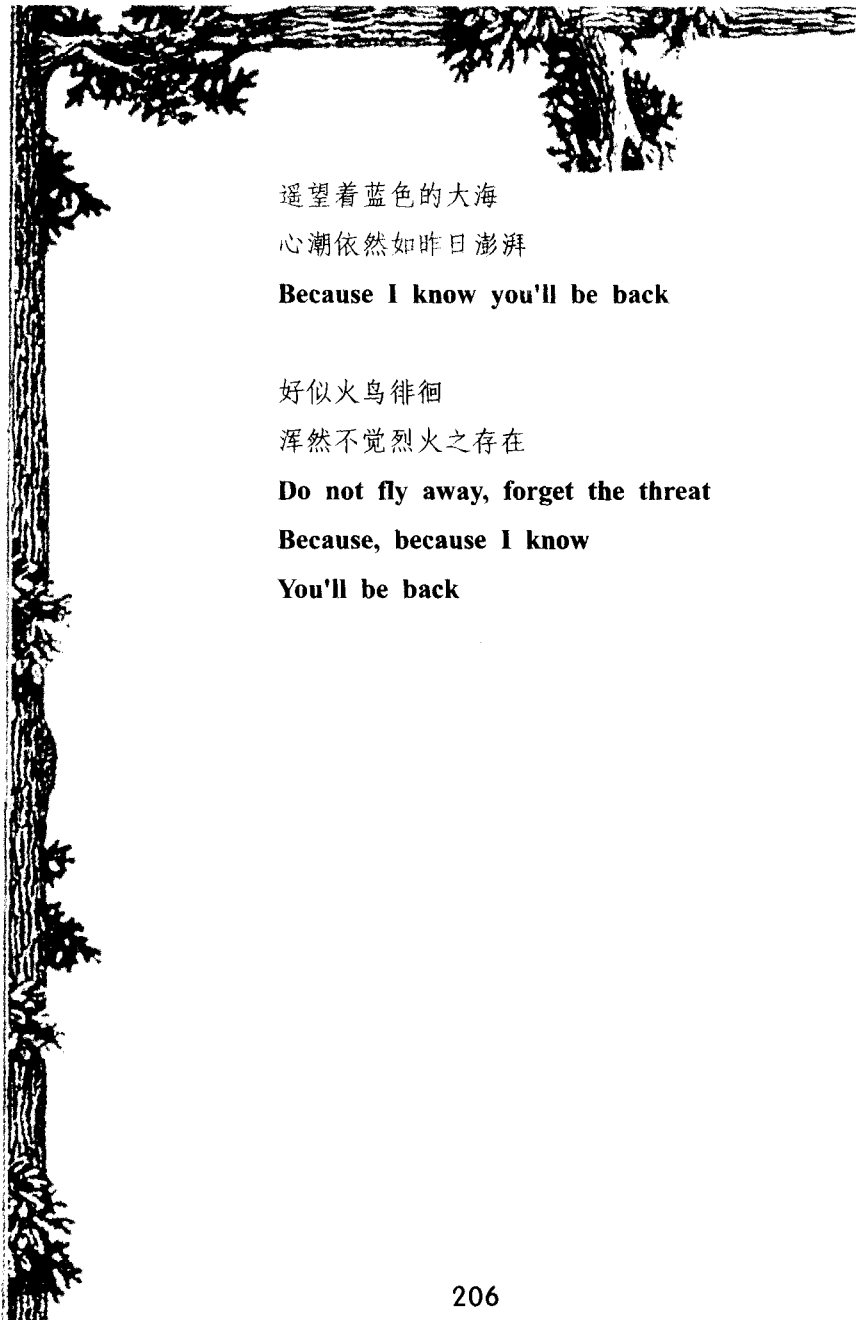
你 将 回 来

自从你离开
我便开始倚闾而待
不知道这就是伤害

遥望着灰色的 sky
I forgot to cry
Because I know you'll be back

好似寒梅乍开
浑然不觉凄风冷雨的伤害
依然扎根于冰的洁白

自从你离开
我便开始倚闾而待
不知道这就是伤害



遥望着蓝色的大海

心潮依然如昨日澎湃

Because I know you'll be b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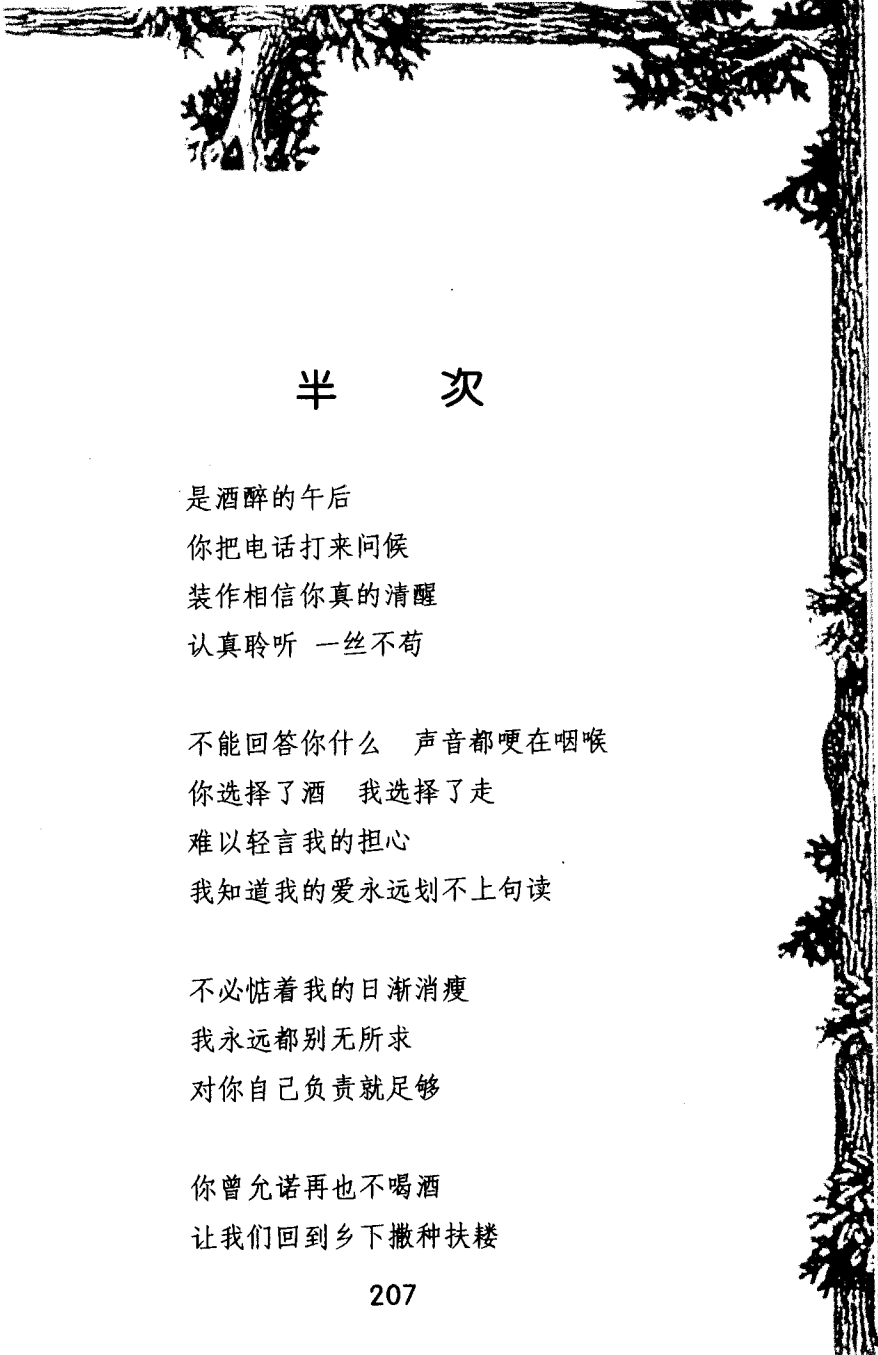
好似火鸟徘徊

浑然不觉烈火之存在

Do not fly away, forget the threat

Because, because I know

You'll be b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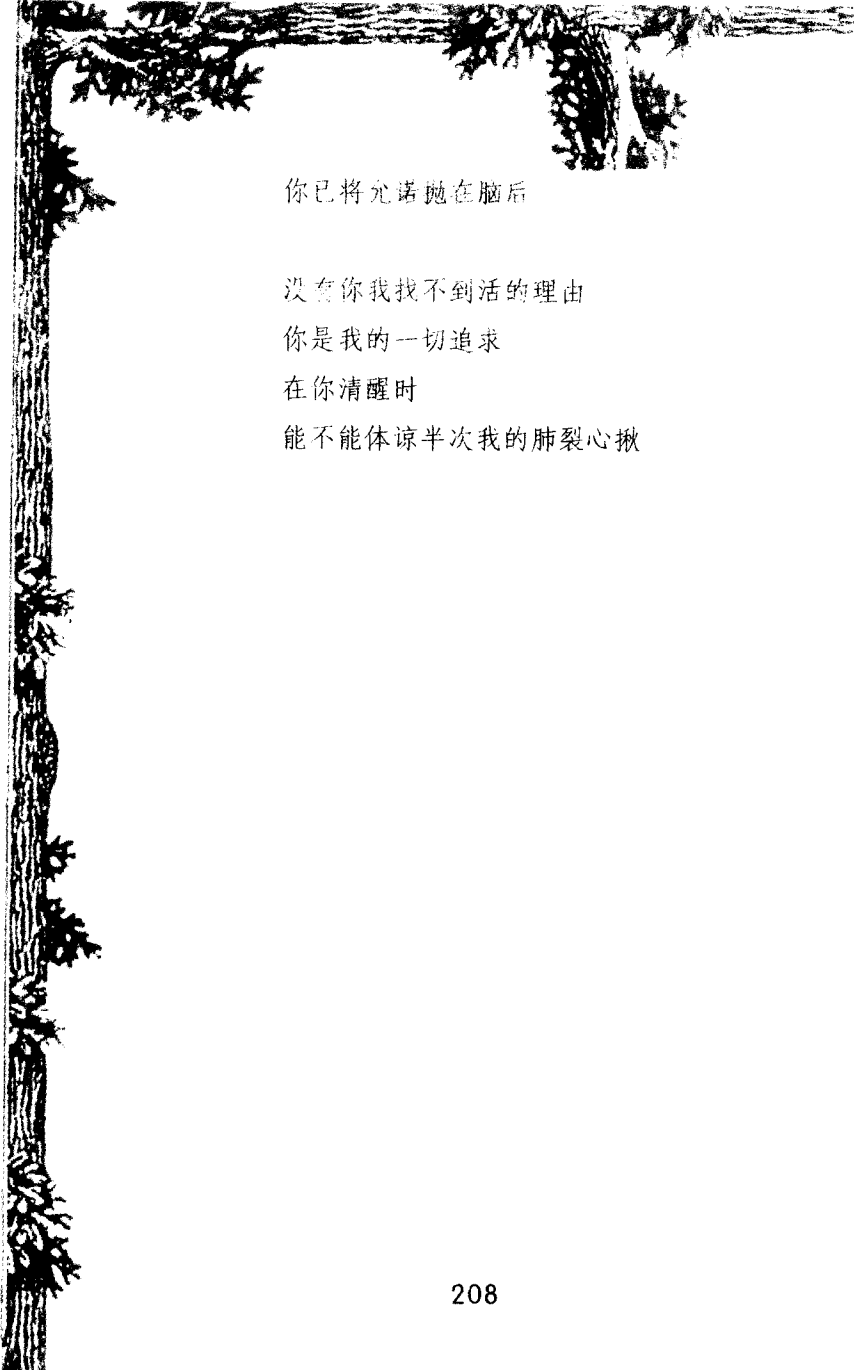
半 次

是酒醉的午后
你把电话打来问候
装作相信你真的清醒
认真聆听 一丝不苟

不能回答你什么 声音都哽在咽喉
你选择了酒 我选择了走
难以轻言我的担心
我知道我的爱永远划不上句读

不必惦着我的日渐消瘦
我永远都别无所求
对你自己负责就足够

你曾允诺再也不喝酒
让我们回到乡下撒种扶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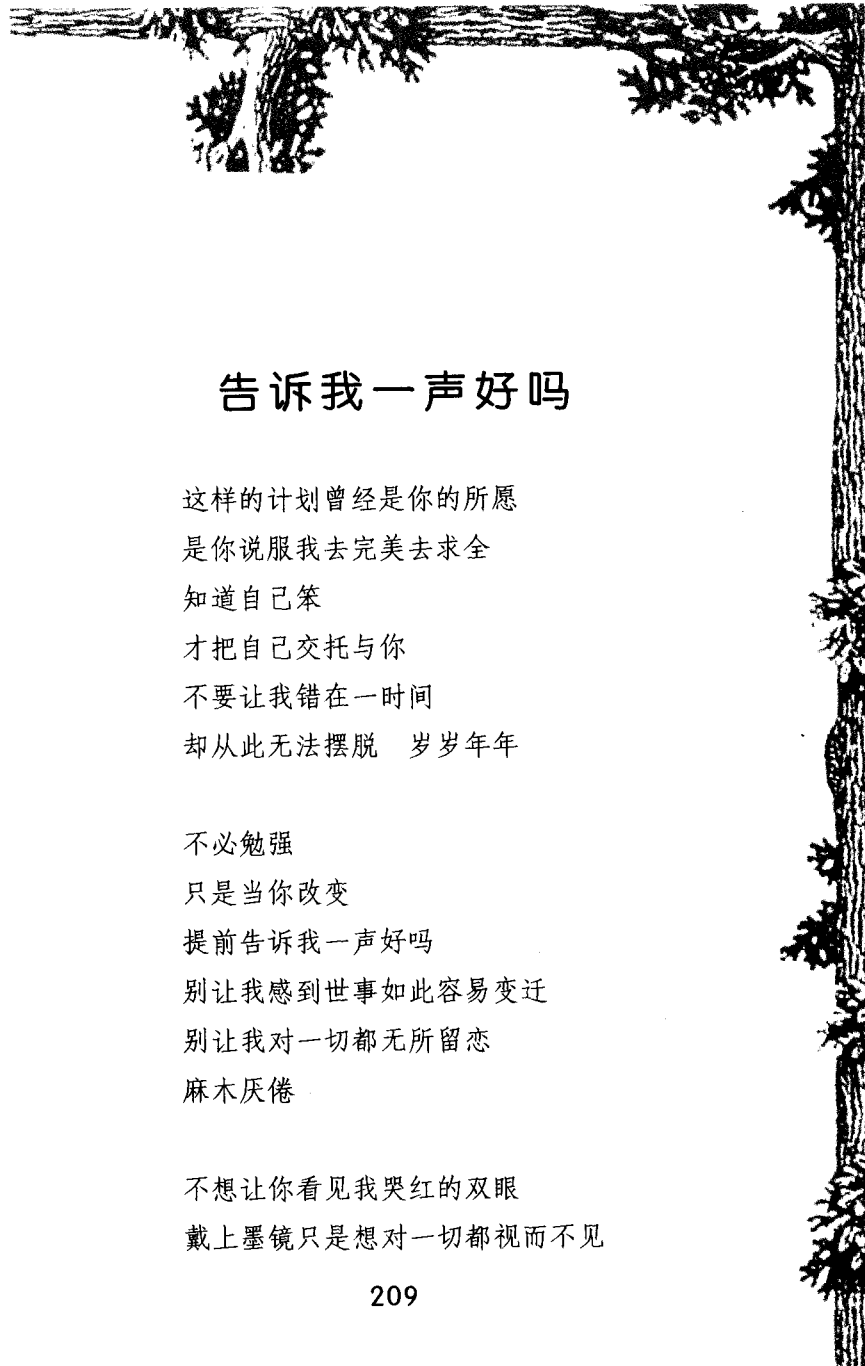
你已将允诺抛在脑后

没有你我找不到活的理由

你是我的一切追求

在你清醒时

能不能体谅半次我的肺裂心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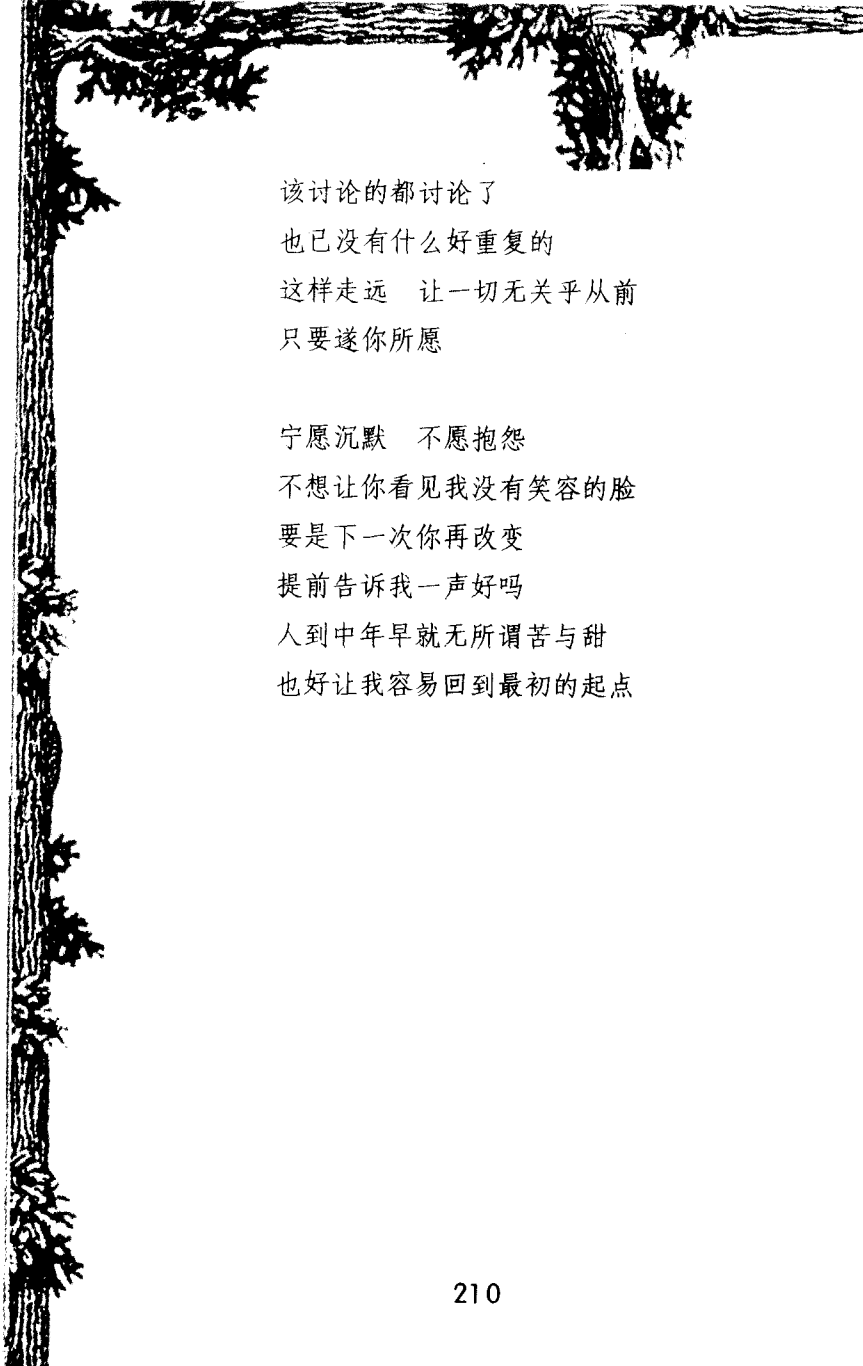


告诉我一声好吗

这样的计划曾经是你的所愿
是你说服我去完美去求全
知道自己笨
才把自己交托与你
不要让我错在一时间
却从此无法摆脱 岁岁年年

不必勉强
只是当你改变
提前告诉我一声好吗
别让我感到世事如此容易变迁
别让我对一切都无所留恋
麻木厌倦

不想让你看见我哭红的双眼
戴上墨镜只是想对一切都视而不见



该讨论的都讨论了
也已没有什么好重复的
这样走远 让一切无关乎从前
只要遂你所愿

宁愿沉默 不愿抱怨
不想让你看见我没有笑容的脸
要是下一次你再改变
提前告诉我一声好吗
人到中年早就无所谓苦与甜
也好让我容易回到最初的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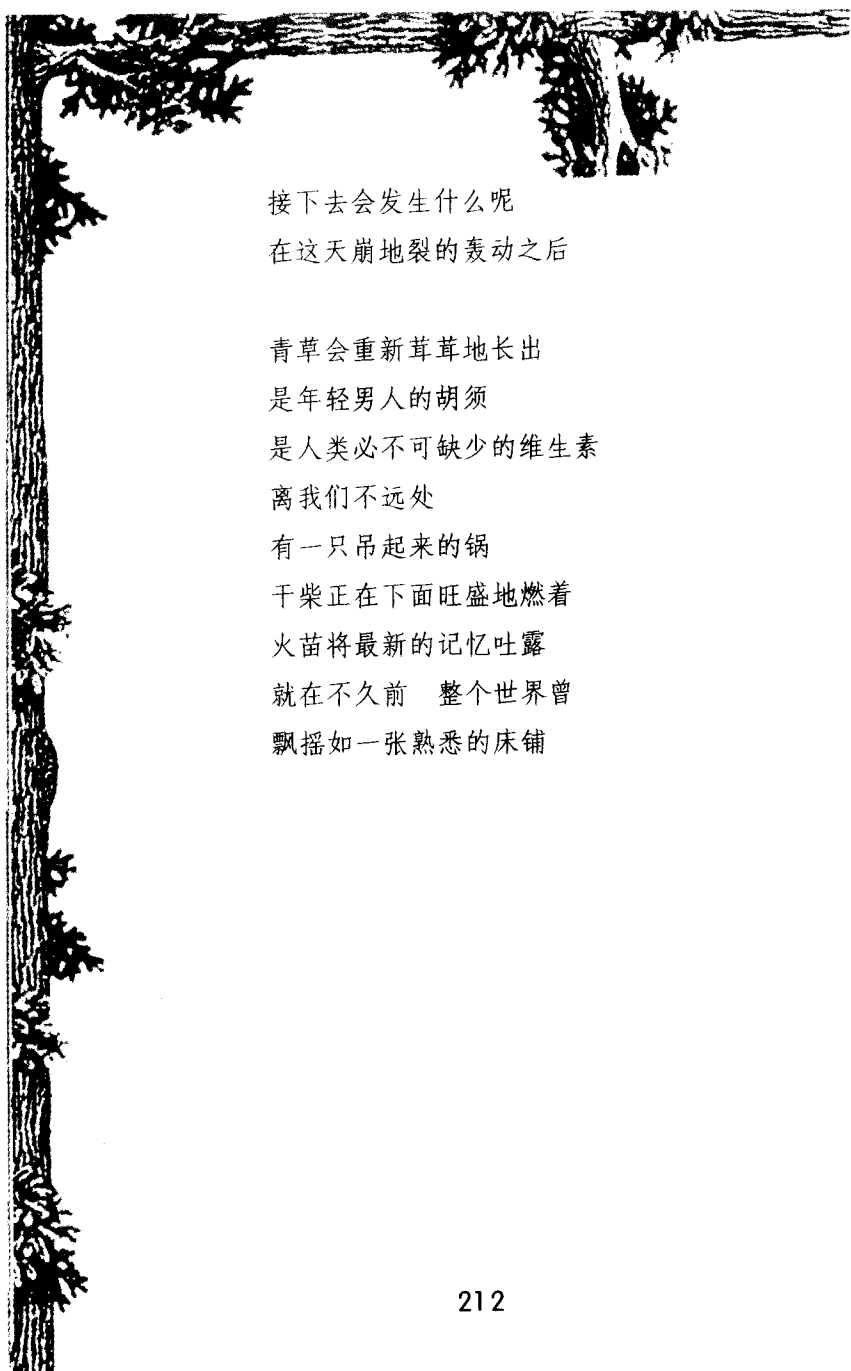


不再需要语言

当血与火已成为背景
转过身我们再一次开始前行
却怎么都达不到要到的峰顶
却怎么都无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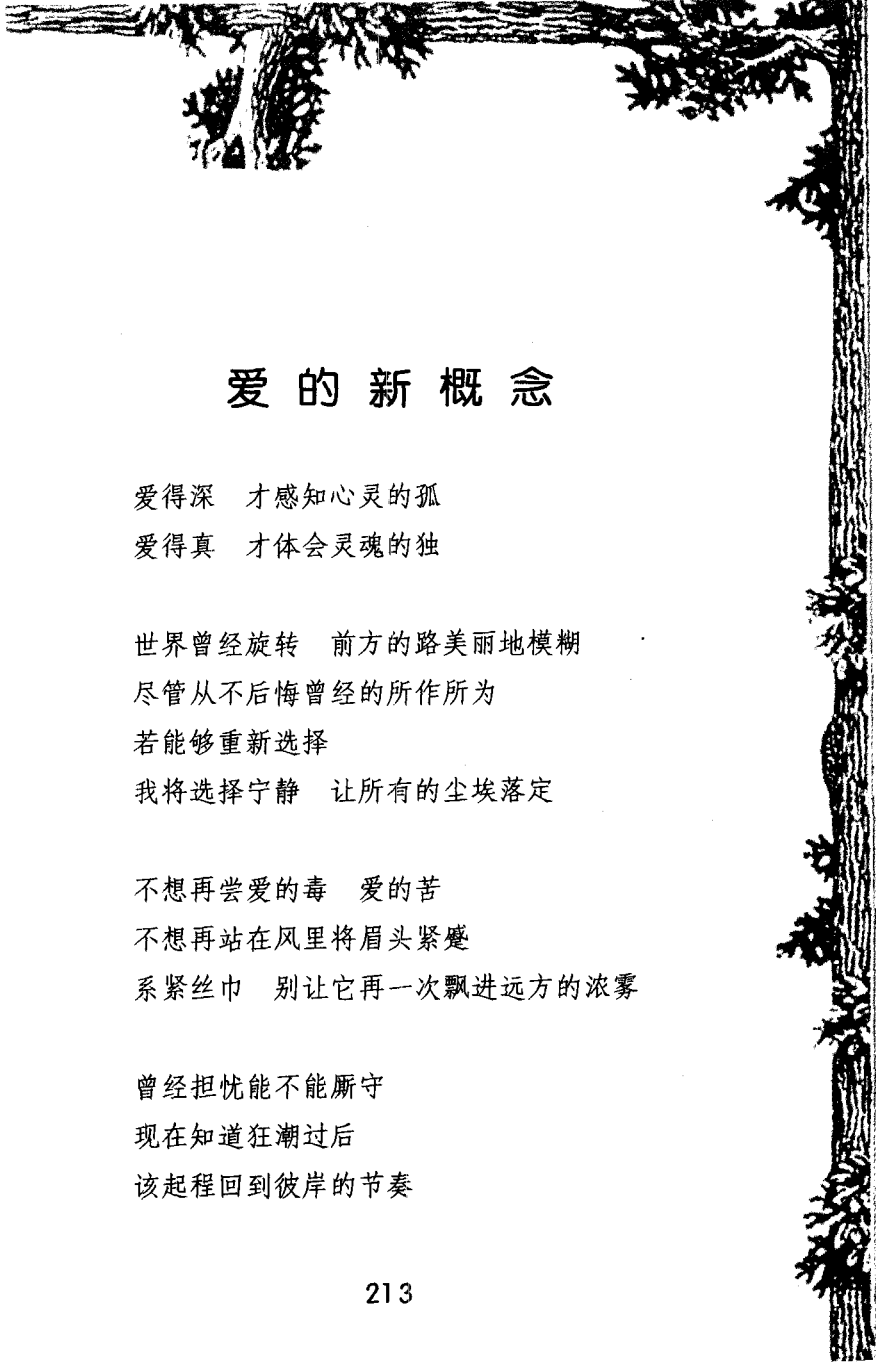
身后的山洞
可证明确曾有河流轰轰烈烈地经过
水流的声音已经纹在这石期的表面
洪荒过后的渍痕
清晰可辨
这和洪荒一样的肤色
需要鲜艳衣物将它遮掩
可目前惟一鲜艳的是我们的脸

相互注视 以再一次验证
我们确曾逃脱 确曾继续存活



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呢
在这天崩地裂的轰动之后

青草会重新茸茸地长出
是年轻男人的胡须
是人类必不可少的维生素
离我们不远处
有一只吊起来的锅
干柴正在下面旺盛地燃着
火苗将最新的记忆吐露
就在不久前 整个世界曾
飘摇如一张熟悉的床铺



爱的新概念

爱得深 才感知心灵的孤

爱得真 才体会灵魂的独

世界曾经旋转 前方的路美丽地模糊

尽管从不后悔曾经的所作所为

若能够重新选择

我将选择宁静 让所有的尘埃落定

不想再尝爱的毒 爱的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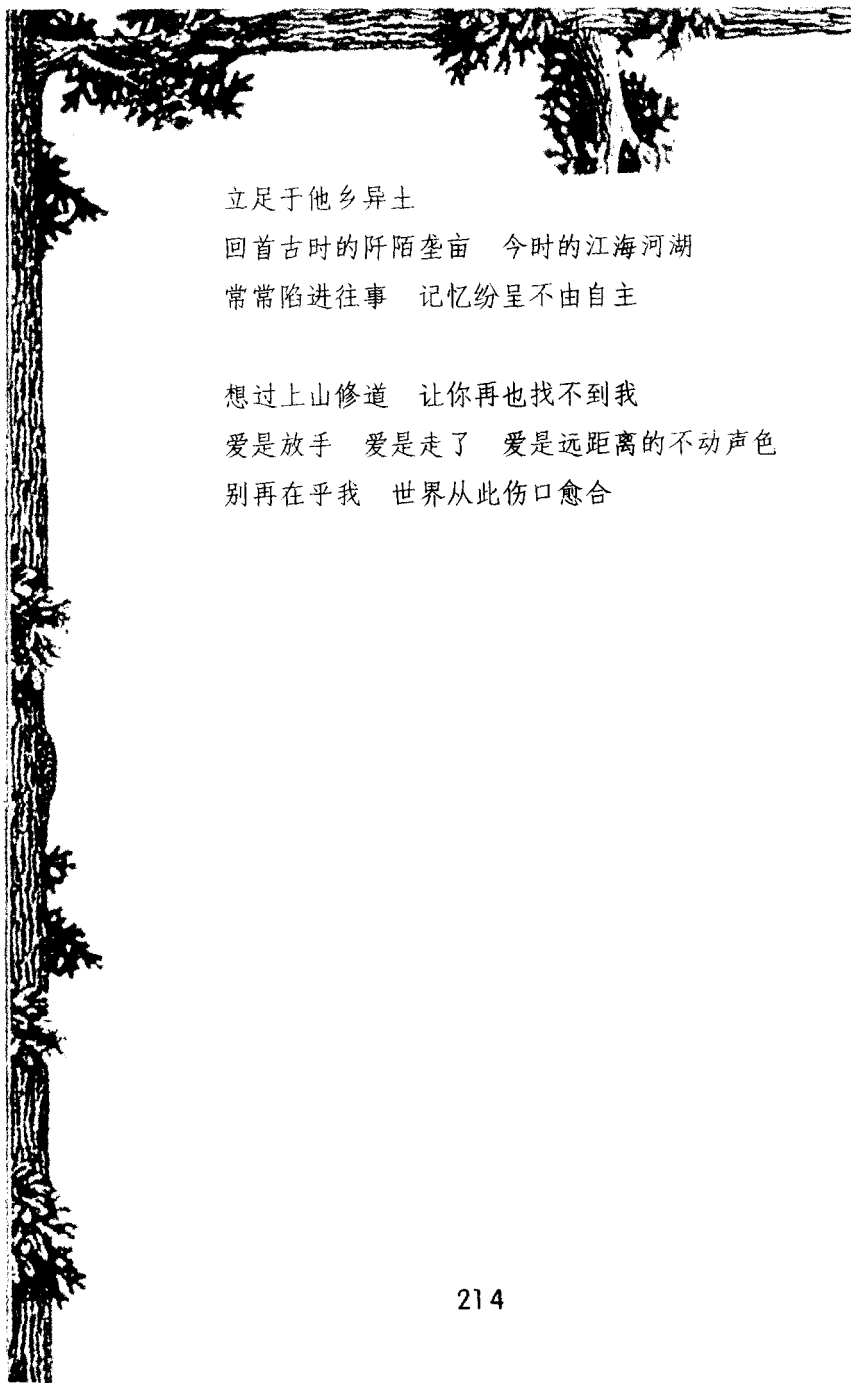
不想再站在风里将眉头紧蹙

系紧丝巾 别让它再一次飘进远方的浓雾

曾经担忧能不能厮守

现在知道狂潮过后

该起程回到彼岸的节奏



立足于他乡异土

回首古时的阡陌垄亩 今时的江海河湖

常常陷进往事 记忆纷呈不由自主

想过上山修道 让你再也找不到我

爱是放手 爱是走了 爱是远距离的不动声色

别再在乎我 世界从此伤口愈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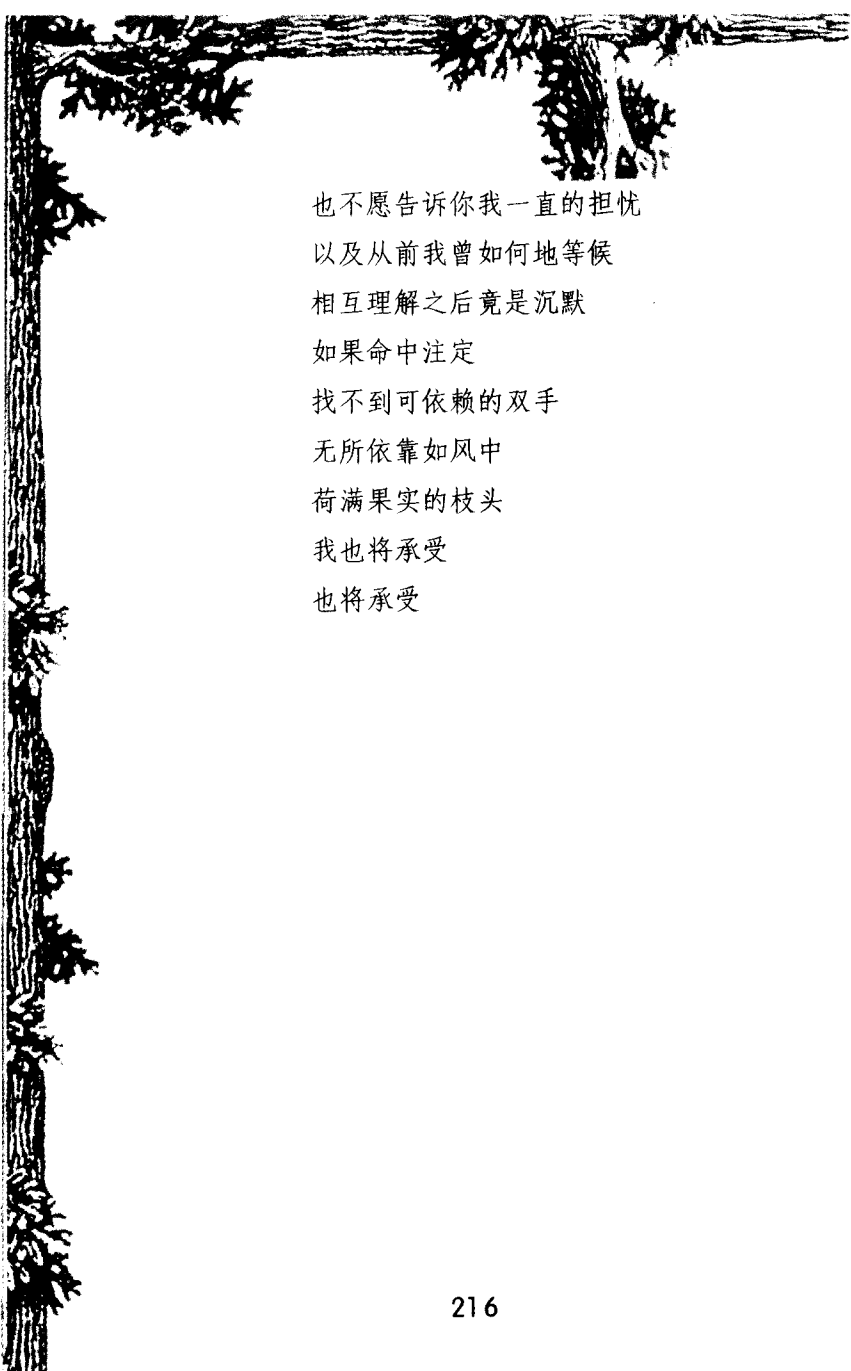


中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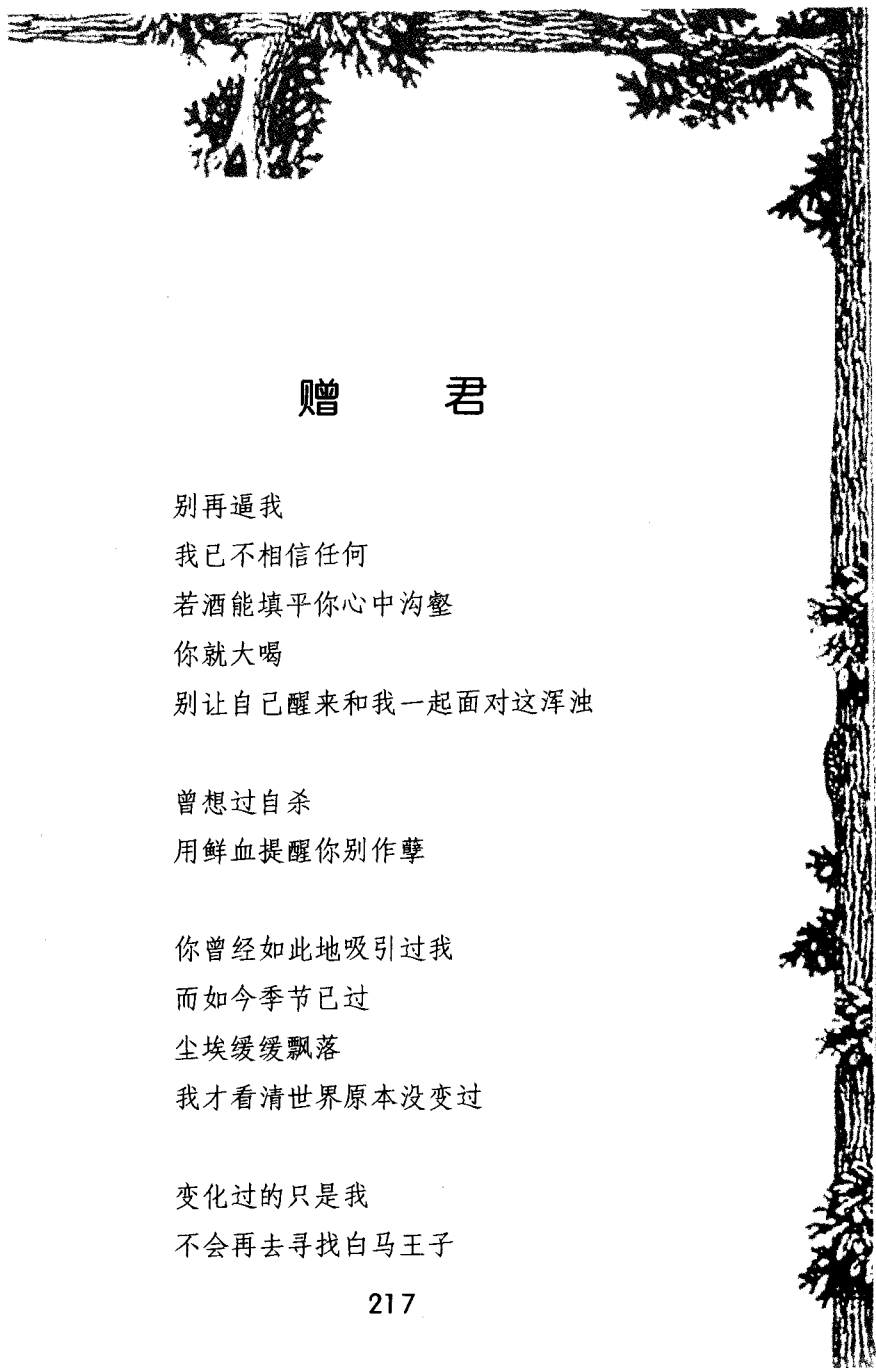
还会不会再有
一个让人落泪的拥吻
还会不会再有
一次无言却痛心的离分
还会不会再一次相互注视
清纯而认真

什么时候学会了掩饰
学会了不去希冀
学会了安慰你
告诉你我一切都好
只让生命像风
在没有你的田野里
无所谓地来来去去

从不敢奢求你会陪我到最后



也不愿告诉你我一直是担忧
以及从前我曾如何地等候
相互理解之后竟是沉默
如果命中注定
找不到可依赖的双手
无所依靠如风中
荷满果实的枝头
我也将承受
也将承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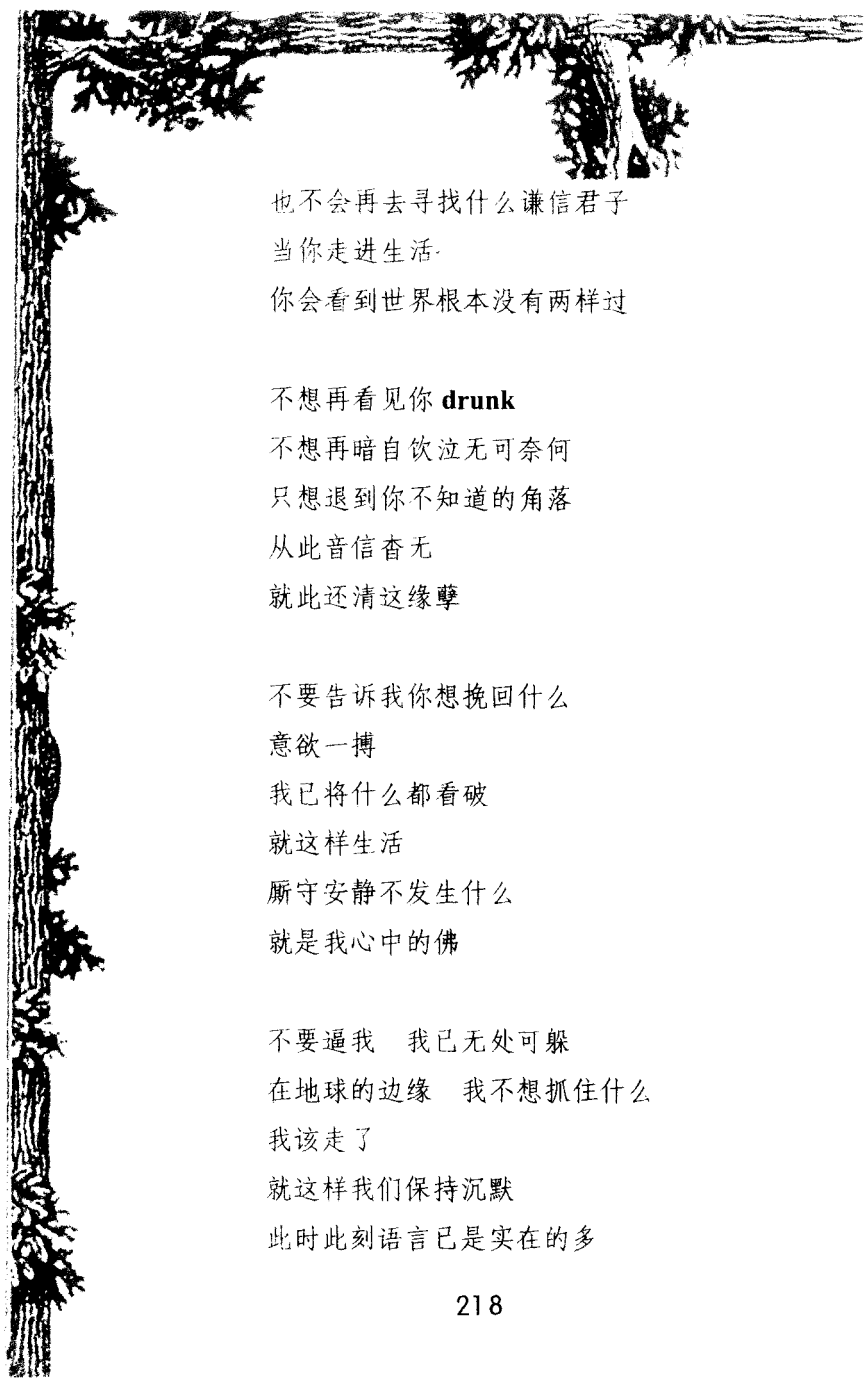
赠 君

别再逼我
我已不相信任何
若酒能填平你心中沟壑
你就大喝
别让自己醒来和我一起面对这浑浊

曾想过自杀
用鲜血提醒你别作孽

你曾经如此地吸引过我
而如今季节已过
尘埃缓缓飘落
我才看清世界原本没变过

变化过的只是我
不会再去寻找白马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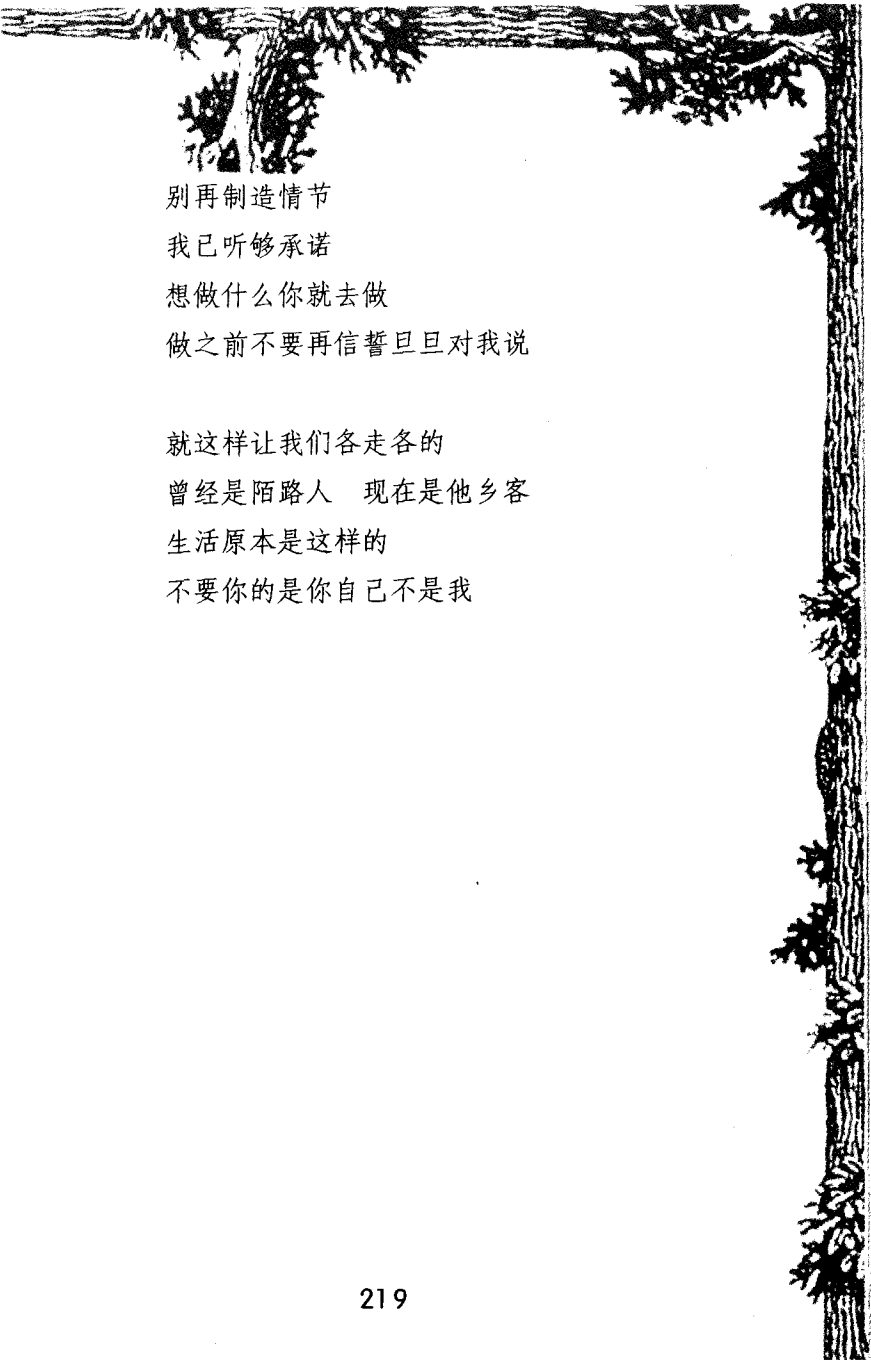


也不会再去寻找什么谦信君子
当你走进生活
你会看到世界根本没有两样过

不想再看见你 **drunk**
不想再暗自饮泣无可奈何
只想退到你不知道的角落
从此音信杳无
就此还清这缘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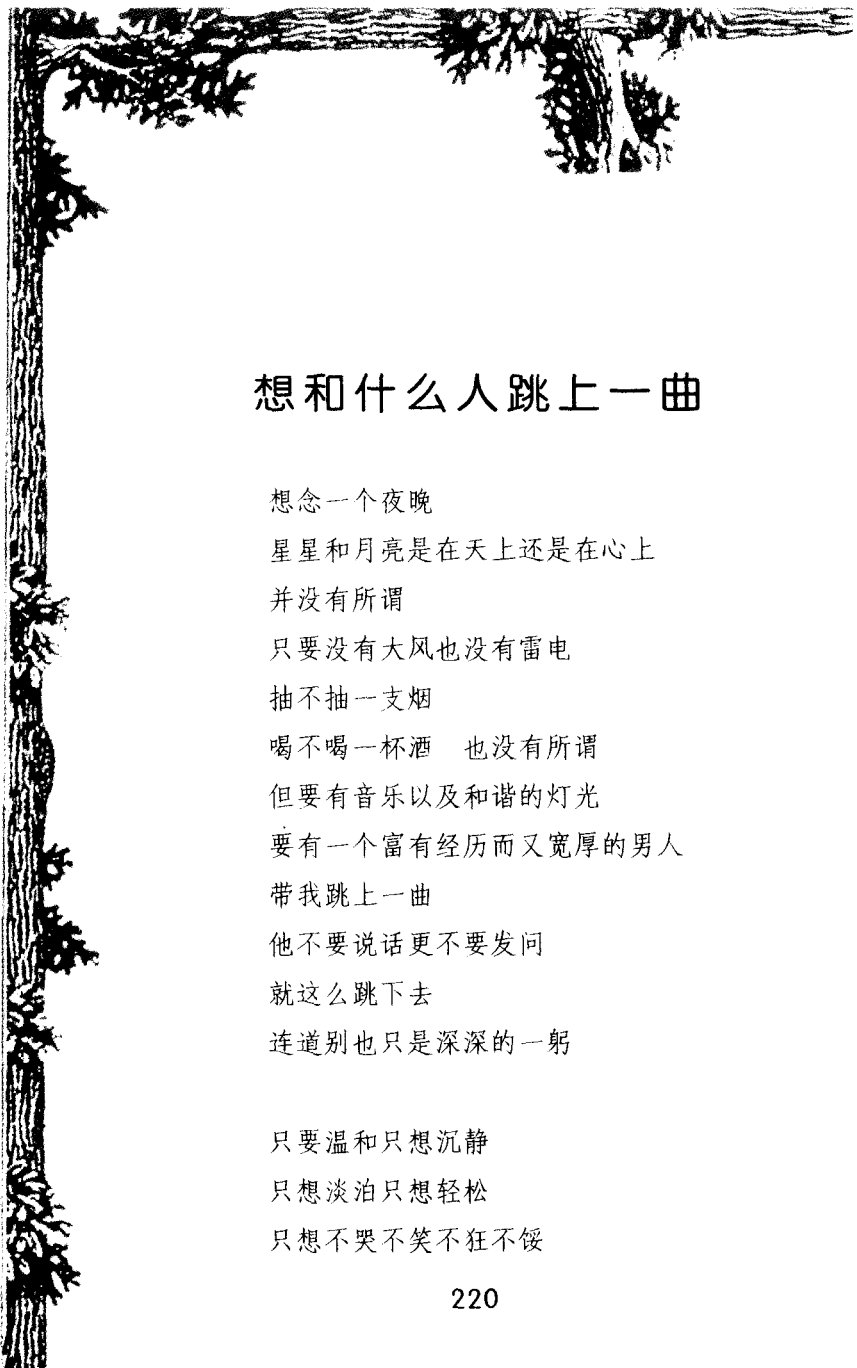
不要告诉我你想挽回什么
意欲一搏
我已将什么都看破
就这样生活
厮守安静不发生什么
就是我心中的佛

不要逼我 我已无处可躲
在地球的边缘 我不想抓住什么
我该走了
就这样我们保持沉默
此时此刻语言已是实在的多



别再制造情节
我已听够承诺
想做什么你就去做
做之前不要再信誓旦旦对我说

就这样让我们各走各的
曾经是陌路人 现在是他乡客
生活原本是这样的
不要你的是你自己不是我



想和什么人跳上一曲

想念一个夜晚

星星和月亮是在天上还是在心上

并没有所谓

只要没有大风也没有雷电

抽不抽一支烟

喝不喝一杯酒 也没有所谓

但要有音乐以及和谐的灯光

要有一个富有经历而又宽厚的男人

带我跳上一曲

他不要说话更不要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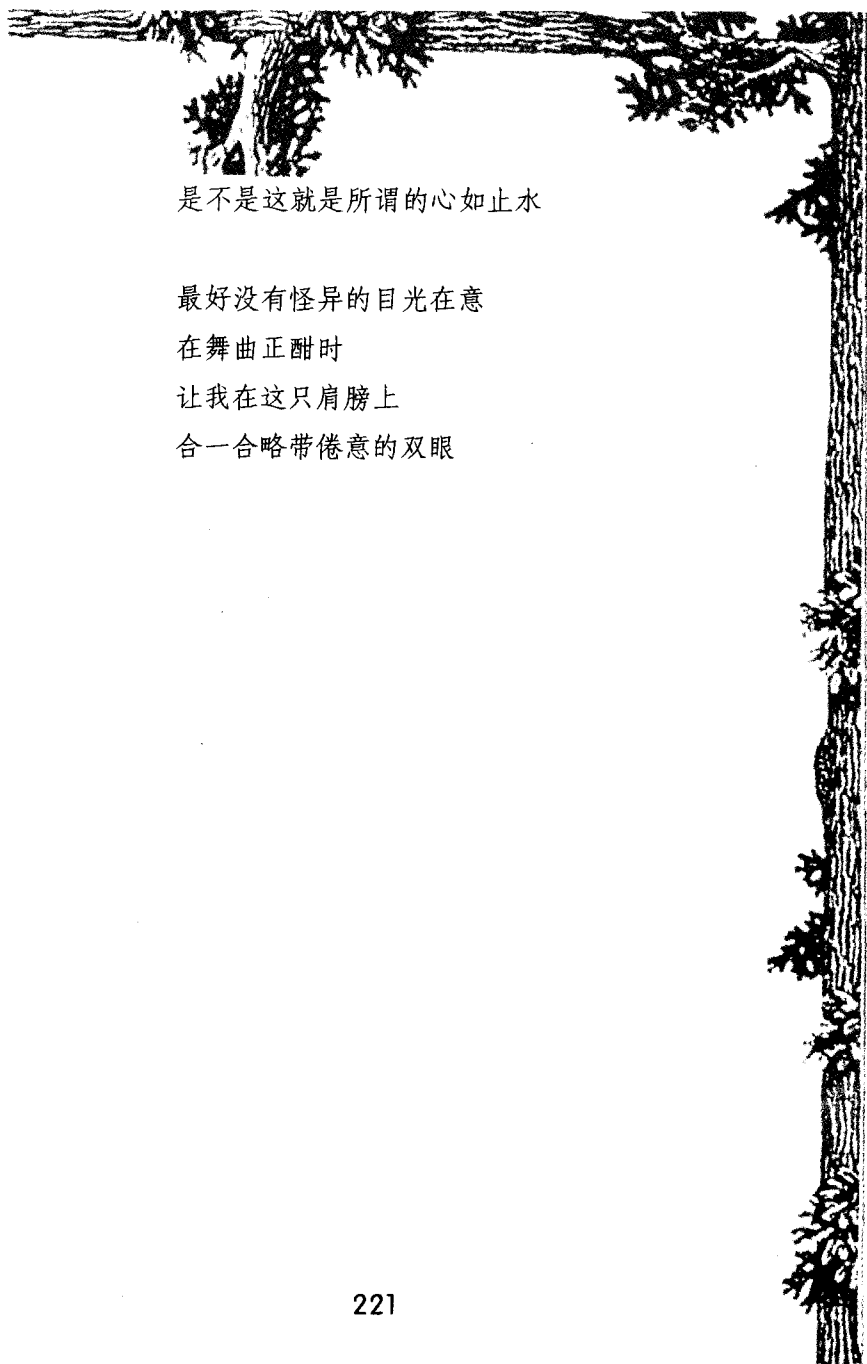
就这么跳下去

连道别也只是深深的一躬

只要温和只想沉静

只想淡泊只想轻松

只想不哭不笑不狂不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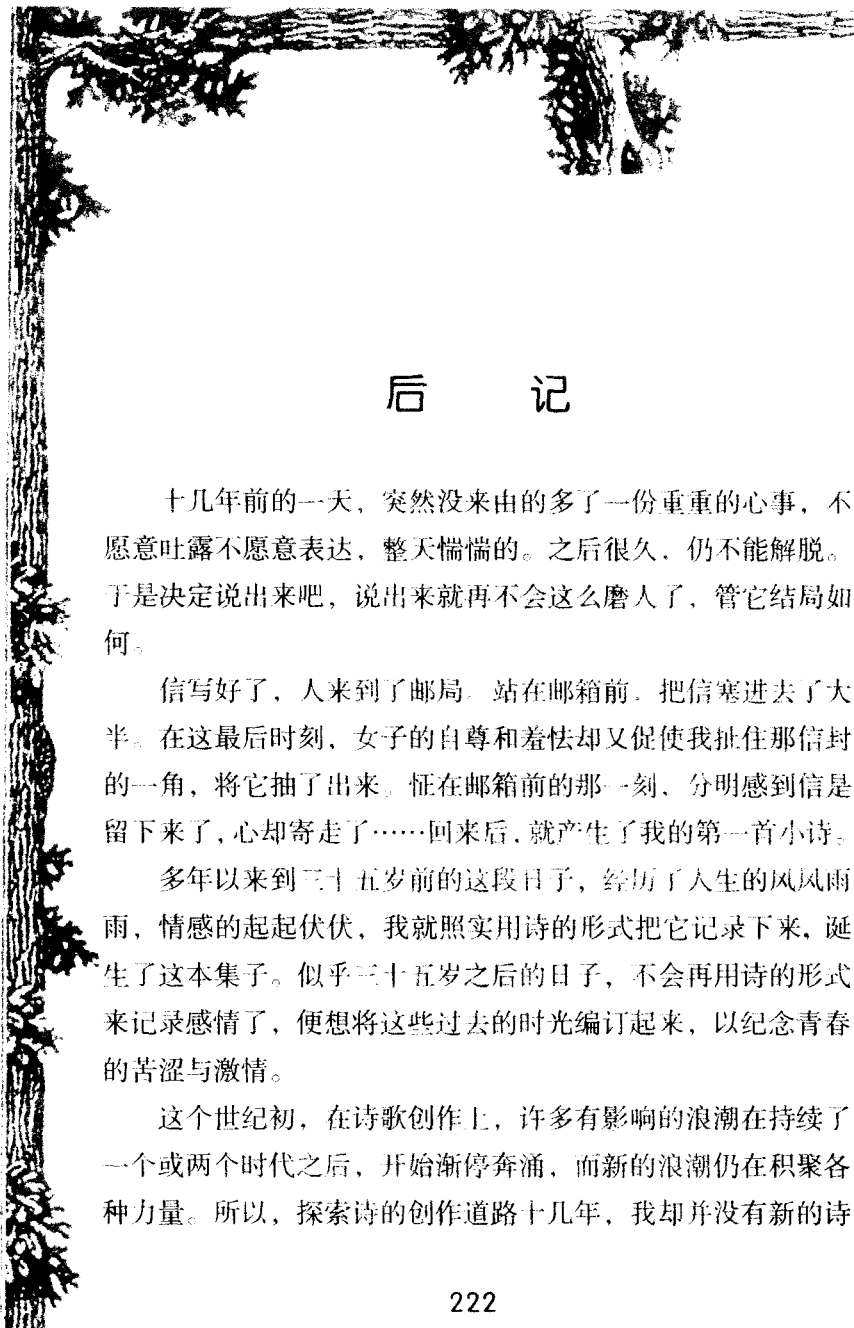
是不是这就是所谓的心如止水

最好没有怪异的目光在意

在舞曲正酣时

让我在这只肩膀上

合一合略带倦意的双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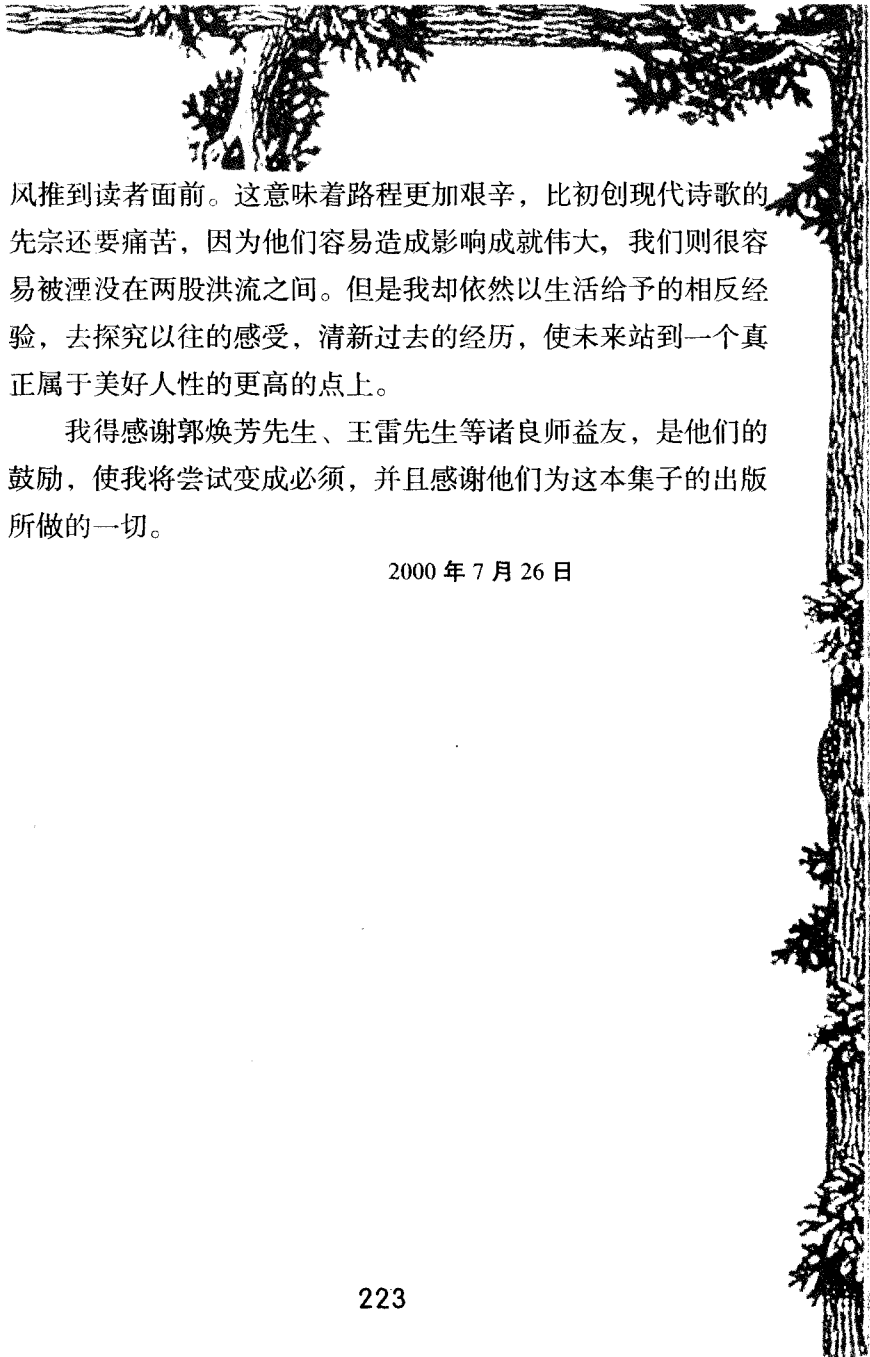
后 记

十几年前的一天，突然没来由的多了一份重重的心事，不愿意吐露不愿意表达，整天惴惴的。之后很久，仍不能解脱。于是决定说出来吧，说出来就再不会这么磨人了，管它结局如何。

信写好了，人来到了邮局。站在邮箱前，把信塞进去了大半。在这最后时刻，女子的自尊和羞怯却又促使我扯住那信封的一角，将它抽了出来。怔在邮箱前的那一刻，分明感到信是留下来了，心却寄走了……回来后，就产生了我的第一首小诗。

多年以来到三十五岁前的这段日子，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情感的起起伏伏，我就照实用诗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诞生了这本集子。似乎三十五岁之后的日子，不会再用诗的形式来记录感情了，便想将这些过去的时光编订起来，以纪念青春的苦涩与激情。

这个世纪初，在诗歌创作上，许多有影响的浪潮在持续了一个或两个时代之后，开始渐停奔涌，而新的浪潮仍在积聚各种力量。所以，探索诗的创作道路十几年，我却并没有新的诗



风推到读者面前。这意味着路程更加艰辛，比初创现代诗歌的先宗还要痛苦，因为他们容易造成影响成就伟大，我们则很容易被湮没在两股洪流之间。但是我却依然以生活给予的相反经验，去探究以往的感受，清新过去的经历，使未来站到一个真正属于美好人性的更高的点上。

我得感谢郭焕芳先生、王雷先生等诸良师益友，是他们的鼓励，使我将尝试变成必须，并且感谢他们为这本集子的出版所做的一切。

2000年7月26日